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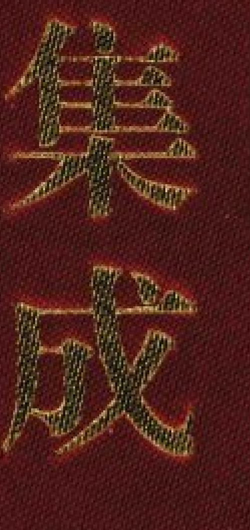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越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叁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潘神娘玉譜

辰有山西道沿陽府不拔縣羅浮社有長家翁姓潘諱仲娶妻本總桑麻社諱魯氏瀯年齒已高春日夫妻備將錢香供佛往謁玉傘灵山潤見山水回至山脚見一蜈蚣長外弍丈逐一風蛇長外十丈行木上枝頭潘公夫婦不敢行伏于木根以覔其意頃間又覔蜈蚣走来勃見一大声撲于下地公之夫婦往覔之已見風蛇死矣公之夫婦素是慈心見蛇死之而憐恤之遂呼牧童謂曰汝衆若能蛇則吾當有重報公懐中存青錢七陌乃許牧童瘗蛇事訖乃返回家此夜渾然似寐忽見一蛇玉甲

《潘神娘玉譜・册丁聖母玉譜・傘員聖事跡》書影

五色直入庭前稽首而拜公乃問曰蛇何方處得來緣故如何蛇乃幻化
為要女对曰日間被蚂蟻為害幸逢尊公救得全性命今皇天已
焰尊公之心令妾投入公家為子以報深恩言訖公乃醒起具以夢中
告魯娘魯娘对曰此蛇之報也及後魯娘有孕生下一女額上有赤瘢
兩臉有青瘢異常年三歲稟性賢厚孝順父母命名曰氏虬年
至十九形容窈窕顏色花芳有沉魚落鴈之形凡女行女工百無一
二非世上所得擬也惟有面部甚醜目大無眉顴低眷露常人無敢視
者年二十二豪長英雄無人求配夏天六月辰潘娘與鄉中之女七

《潘神娘玉譜·册丁聖母玉譜·傘員聖事迹》書影



《武氏烈女神籙》書影


河南里仁南昌
皇南維新甲寅仲秋奉鐫
禹甸靈祠藏板

《武氏烈女神籙》書影

目録

佚名◇撰

天南雲籙

任明華◎校點



提要

陳慶浩 撰

《天南雲籙》二卷，不著撰者姓氏與年代。今所知見僅有抄本一種，現藏越南河内漢喃研究院，編號A.1442。凡75葉，頁面尺寸爲30×20公分。每半葉9行，行19字。字體工整。無序跋及目録。封面署「天南雲籙」，第1葉首行題「新編天南雲籙列傳卷之一」，第31葉首行題「新編天南雲籙列傳卷之二」。卷二《道行明空傳》、《蠻娘傳》、《何烏雷》、《東海妖魚傳》、《白狐九尾傳》等篇後有詞語注釋。

本書共計收録38篇神話傳説，其中卷一15篇，卷二23篇。其内容大抵可分為越南民族與事物起源之神話傳説與民間神祇傳記兩類。其故事均見於《嶺南摭怪》，然内容有詳略，文字有異同。且其篇目下有注出處，當非《嶺南摭怪》之異抄本。其篇目下注明「出《嶺南摭怪》」者有《鴻厖傳》、《董天王傳》、《金龜傳》、《西瓜傳》、《蘇瀝江傳》等五篇； 而注明「出《天南古跡》」者，有《布蓋王傳》、《龍爪傳》、《徵王傳》、《龍肚神傳》等四篇。其他二十九篇雖篇目下不注出處，然亦多有於篇首説明所據，如《士王傳》有「按《三國志》云」； 《乾海夫人傳》有「按《本傳》云」； 《范巨傳》有「按《史記》」； 《朔天王傳》有「按《禪苑集

録》」；《龍肚神傳》有「按杜善《史記》云」；《銅鼓山神傳》有「按《報極》云」；《李服蠻傳》有「按杜善《史記》云」；《沖天王傳》有「按《古法記》云」；《藤州土神傳》有「按杜善《史記》云」；《白鶴神傳》有「按趙公《交趾州記》云」；《后土傳》有「按《報極傳》云」等。詳審此類篇章均與《嶺南摭怪》卷三及續類同，當是根據《嶺南摭怪》加以改編者。

1992年11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汪娟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本次整理，因無異本可資參校，故僅據抄本複印迻録，標點排印。在整理過程中，劉青海、朱旭强先後覆讀了校樣。

目録

新編天南雲籙列傳卷之一



新編天南雲籙列傳卷之二

新編天南雲籙列傳卷之一

鴻厖傳 出《嶺南摭怪》

初，炎帝之孫帝明，南巡於五嶺，接得婺仙之女，納之以歸。生禄續，容貌端正，聖智聰明。帝奇之，欲以爲嗣。禄續固讓其兄帝宜，帝明遂立帝宜以爲帝嗣。封禄續爲涇陽王，以治南方，號其國爲赤鬼國。王能遍知水府，娶洞庭君之女，曰龍母。生崇攬，封貉龍君以代治其國。涇陽不知所之。龍君教民耕種衣食，始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之倫。龍君有時歸水府，而百姓晏然。民有事則呼曰：「逋主何在？胡不來治我輩？」龍君倏然而來，其靈應如此，人多敬畏。

時帝明子帝來治北國，帝來又思帝明南巡接得婺仙之事，乃命親臣蚩尤守其國，而自南巡。見龍君已歸水府，中國無主，乃留愛女嫗姬居峯城今白鶴縣也。而巡行天下，遍觀刑勢。至於奇華，見山濬海錯，無物不有，風氣四時暄陽和煦，心樂居之，忘其歸國。人民煩擾，不能如帖然之初，相率而呼龍君曰：「逋主何在？使北主擾吾民。」龍君忽然而來，見嫗姬獨居宮城，侍妾僕從，儀衛甚嚴。龍君化爲好兒郎，豐姿雄偉，從官羅列，笙歌舞蹈，達於宮中。嫗姬見而悅之，遂從龍君歸岱岳。及帝來回，不見嫗姬，

乃命遍求天下。龍君有神術，變化百端，帝來羣臣畏之，不能自勝。又聞蚩尤作亂，與有熊國君較戰，未分勝負，乃北歸。蚩尤獸形人身，勇猛有威。人教軒轅以夢獸皮縵鼓爲令，以骨爲椎，還擊之，則聞聲百里，如此可以取勝。軒轅一如其言，蚩尤震恐，大敗，死於涿鹿。於是軒轅有其國，是爲黄帝〔二〕。帝來還，與黄帝三戰，敗績，囚於洛邑而死。神農氏遂亡。

龍君與嫗姬居，期年而孕，滿月生一包，以爲不祥，棄諸源頭。過七日，包開百卵，卵開各一男，歸之而養，不煩乳哺，各自秀異。及長，資質雄偉，智勇俱全，見者知其非常人。龍君歸水府，忘其妻子，嫗姬茫然，思回北國。行至境，黄帝聞之，甚恐，使人閉關拒守。母子不能歸，哀恐呼龍君。龍君倏來，遇於襄野。嫗姬曰：「妾與君王生得此子，無由鞠育，願自相從，勿令遐棄，使無夫無父之人徒自悲耳。」龍君曰：「我是龍種，水族之長；爾是仙種，地上之人。本相屬水、屬火，雖陰陽相配，氣合而生，然方族不同，難與相處。今分吾五十男，歸水府，使治各處；分汝五十男，分國而治。登山入水，有事相關，無得相廢。」百男聽命。

龍君將五十男歸水府，嫗姬與五十男歸峯城。自相推讓，立作君長，以其雄長尊爲王，號曰「雄王」，建國於文郎。其土地東接於海，西抵巴蜀，南至胡孫精，北接洞庭湖。分其國爲十五部，文郎、交趾、朱鳶、武寧、福禄、越裳、海寧、陽泉、陸海、懷歡、九真、平文、祈興、九德之類。定命羣弟治之，皆以臣於峯城。其次者以爲相，曰「貉相」，將曰「雄將」。王子曰「官郎」，王女曰「媚娘」。有司子曰「蒲正」，奴隸曰「列婢」。以父子相傳，曰「父道」。後改爲輔導。世世相傳，皆襲雄王之號。

後山麓之民，見河上濮水，魚蝦多聚，相率取之，爲蛟龍所害，乃告於王。王曰：「山蠻之種，與水

族殊。彼好同惡異，故有害之。」乃令以墨畫其身，自是蛟龍無咬傷之害。百越文身之俗始於此。然初民用未足，以木皮爲衣紌，與織同。草菅爲席，以椢棕爲檳榔，以桄榔爲飯，以禽獸爲醎〔二〕，以薑根爲鹽。刀耕火種，便多糯粳。以竹笥架木爲屋，以避惡獸。剪髮以便入山林。子之初生，芭蕉卧之。人之死也，以杵舂之，使鄰人聞以相救。凡嫁娶之禮〔三〕，先以鹽封問名，然後以牛羊成之。其迎婚也，先以糯飯入房，夫婦對食，食悉，然後交通，以其時未有檳榔也。蓋百男，乃百粤之始祖也。

【校勘記】

〔一〕「是爲黄帝」，「帝」字，據文意補。

〔二〕「以禽獸爲醎」，「醎」字原作「鹹」，據文意改。

〔三〕「凡嫁娶之禮」，「嫁」字原作「稼」，據文意改。

董天王傳 出《嶺南摭怪》

昔雄王六世，民物康阜，熙熙皥皥。時殷王見雄王無朝請之禮，托以南巡而侵伐之。雄王聞之，召羣臣問攻取之計。或進曰「莫若求龍君陰將。」王然之。遂築壇，齋戒致敬三日以禱。忽見大風雷雨疾作，見一老人身長九尺，體質豐碩，髮眉皓白，立於岐路，談笑自若。因以告王。王出拜，接於垓。進以酒食，皆不之顧。王請曰：「今聞北方來侵，勝負如何？倘或高見，願以啓見告。」老人良久索算卜曰：「三年後賊來，吾告之矣。」又請問計，老人曰：「整備器械，訓練士卒，爲國威勢。遍求天下有高才、能破敵者，分封爵邑，傳之無窮。若得其人，則賊不足平矣。」言訖，窈冥晝晦，騰空而去。王及羣臣皆驚異。

比及三年，邊人告急，有殷王兵至。王如老人之教，乃遣使求之。至武寧部扶董鄉，鄉有富家翁年六十，生一男，方三歲，不能言語，惟仰卧飲食而已。母聞使者之求，戲曰：「生得此子，徒能飲食而不能擊賊，取朝廷重賞，報乳哺之恩乎？」子勃然而起曰：「喚使者來，問何事。」母大驚，以告鄰人。鄰人亦驚，乃迎使者。使者曰：「爾爲小兒，方能言語，問我何爲？」兒起坐，曰：「速告於王，鍊成鐵馬一

四，高十二尺，鐵箠長二十七，鐵笠大準兩蓋。修畢將來，賊不足平矣！」使者歸以告王，王且驚且喜，曰：「吾無憂矣！」羣臣曰：「此爲小兒，安能破賊？」王曰：「是爲龍君救我，如前老人之言，信不誣也。」乃求搜得庫中鐵五千斤，鍊成將至。

母大驚，恐禍及己，嘆息告兒。兒笑曰：「但渴飲食耳，如何醉飽，則可以唾手成功。母何憂乎？」母於是與之食，不問多少，須臾皆盡。鄰人供給，吹爨不勝。於是欠身而立，噫聲如雷，縱然身長十尺，腰大數十圍。衣裳不勝被，乃以布環體爲衣。持箠厲聲曰：「認得天將否？」遂上馬。馬踴躍鳴，奔馳如飛，瞬息至王前。乃指麾前行，官軍隨後。至殷王寨，大戰於武寧鄒山。殷兵大敗，羅拜爲天將。遂殺殷王於陣前，餘衆悉降，振旅而還。至安越朔山，乃解衣乘馬，冲天而去。王思其功無以報，乃尊爲扶董天王，立祠於鄉以事之，賜田一百頃以奉香火。終殷之世，不敢加兵，四夷聞風而懾服，歸附於王。後李太祖亦嘉封之，今其祠有建初寺在側焉。

傘圓神傳

傘圓山者，南國之名山也。在京師西北，去昇龍城百餘里。其山三峯，羅列高聳，圓形如傘，因以名焉。以其最爲靈應，禱雨祈晴，無不立驗。有時冥如幢幡之狀，縹緲於山谷者，謂之神見。或云神乃五十男從龍君之一，山精，灝氣之英也。神常自神符海口歸，尋高山清淑之地、人民淳樸之風以居之。經大江龍編肚龍之地，欲居之，有不滿意，遂沿浥江而上，至福禄江津，見傘圓山崇秀麗，民俗淳厚，於是開一條路，其直如繩，自江津達於海隅，以通往來。又於別岩山頭，創立屋舍，以備觀憩息。其後，人因迹立祠以事之。

迨雄王季世，王有女，容貌甚美，欲得佳婿。一日，二大人從外來，致辭曰：「臣等皆在本國，一山精，一水精，聞王有聖女，願以爲配。」令試法。山精乃指山，山崩出石，中無礙。水精乃噴水成雨。王曰：「二君皆有神通，然吾有一女，安得兩賢？如能備聘禮先至者，嫁之。」二人領話而歸。明日，山精備禮而先至，王如約嫁之，乃迎回傘圓。水精乃後至不及，忿怒激烈，乃興雲作雨，率水族之衆追之。山

精乃以鐵網截慈廉江流，水精不能進，乃復從别流，自莅仁入沱江今嘉興府。以擊之。又鑿小江岐向傘圓前，所至甘蔗、來樓、古鵶沿江諸村，皆爲深淵，以觀其衆而圖取之。山精使蠻民編竹爲籬以備之，凡見他物入者即斬之。或蛟龍魚鼈之尸，充斥江河，年年常有，至今爲仇讐。

唐咸通日，高駢爲安南都護，每以神術厭諸靈處。駢以少女未嫁者，剖去腸胃，充以燈蕊草，被之衣裳，坐於登椅以薦於神，潛能舉動，揮鈕斬之，使没其靈氣。駢薦於傘圓神，神於白雲中唾之而去。駢嘆曰：「南方靈無可絶者。」

至陳時〔一〕，翰林學士阮士固從征西蠻，拜謁題詩云：

山峙天高神頂清，香心纔叩已聞聲。媚娘只具威靈著，願學書生保此行。

其見敬重於人如此。或云得仙之術，變化無窮，威靈顯應，爲大越第一等神也。

【校勘記】

〔一〕「至陳時」，「時」字原作「辰」，爲越南避諱字，今改回，下同。

李翁仲傳

昔雄王時，有姓李，名身，字翁仲，慈廉人也。身長數丈，勇悍殺人。王惜其才，不忍加誅。至安陽王時，秦始皇欲加兵我國，王以李身貢之。始皇喜，以爲司隸校尉。及始皇并天下，使李身守臨洮，聲振匈奴，不敢犯塞，封爲輔信侯。後以老乞歸，始皇許之。至是匈奴又犯塞，始皇欲召李身爲校尉，李身不肯行，竄於林澤。安陽無以應，詐云已死。秦人命以尸來，李身不得已，乃自殞而死。王以合灰塗之，送納於秦始皇。乃命鑄銅爲像，號李翁仲，置咸陽宮司馬門外，腹中容數十人潛搖動之，匈奴以爲生校尉，不敢犯塞。

歷唐時，趙昌爲交州都護，夢李身講《春秋》、《左傳》。及覺，訪其故宅，立祠以事之。至高駢平南詔，常靈助順。駢重修廟祠，刻木爲像，號李校尉祠。今在慈廉縣甘市村江邊，去京城五十里。

一夜澤傳

昔雄王三世，王有女，曰仙容媚娘，貌甚美，年十八，不願嫁夫，喜巡行娛弄。王鍾愛其女而許之。每年二三月，船艘裝載，浮遊海外，興盡而歸。

時瀘江適褚舍鄉有人姓褚名徵雲，子名童子。父子性本慈孝，家遇火灾，財物俱盡。尚遺一布袴，父子出入，迭相衣之。一日，徵雲病且死，謂童子曰：「我死，裸葬之，留袴與女，庶幾無愧。」及徵雲卒，童子斂葬之。由是無以蔽體，而涑餒尤甚，乃立水中持竿釣魚，而望夫商客往來，隨船乞飲食。

一日，仙容船到，傍徨無所退避，顧見洲沙有荻蘆一叢，扶疏三四株，遂匿其中，竿爬沙為穴，藏身於下，歷覆以沙。須臾，船到，駐於其所，行遊洲上。已而命以幔圍荻蘆叢為沐浴所，仙容入幔浴之，沃水灌，培沙散去，露出童子。仙容認得之，怒曰：「我不願夫，今遇斯人，露體同處，庸非天乎？」遽命起同浴，賜之衣裳，登船共餐。舟中之人皆以為嘉會，古今罕有。童子具道其所由，仙容嗟嘆，命為夫婦。童子懇辭，以為不可。仙容曰：「如此，無復固辭！」童子從之，乃使人馳告於王。王大怒曰：「不惜名

節，不恤廣費，動行娛弄，自謀自嫁，天已與汝，汝不得歸國！」仙容懼，不敢復命，遂與童子創立市肆，與民貿易以治生業，卒成大市。凡諸商賈，皆敬愛之，推爲市長。

一日，有大商人謂仙容曰：「貴人能出黄金一斤，出海外買貴物，來年可得十斤。」仙容謂童子曰：「我之夫婦是天所使，凡其衣食無不由天，君可以黄金一斤，與商人行買物，來年取息以供費用。」於是童子與商人行，至海外瓊園山，山有小庵，有道士名佛光，教童子以佛法。童子樂居之，乃付商人金行買貨物，而從道士。後商人至此，商人復與童子歸。道士贈一杖一笠，囑曰：「靈通已在是矣。」童子歸，具以事告，仙容覺爽，遂廢商賈之業，相與優遊，從師學道。一日，從外回而未至家，中途駐雨宿，乃立杖覆笠以自蔽。夜及三更，忽變爲城郭，珠樓寶殿，府庫廊廡，金童玉女，羅列滿前。明日，人民見之驚異，争持牛羊酒食，獻享稱臣。粗置官僚宿衞，漸成一國。王聞之，以爲作亂，遂發將以討之。官軍將至，羣臣請禦之。仙容笑曰：「天之所使，生死在天。豈敢拒父？順受征誅，任其殺戮而已。」時衆新集，於是一一散去，惟舊婢與仙容在焉。官軍悉集，駐營自然洲，會日暮未進。夜及三更，忽有大風雷雨疾作，揚沙走石，折木發屋，官軍錯亂。仙容、童子部黨，一時拔去升天。明日，人視之，惟見成大澤深涸而已。王聞之，嗟嘆悔然，乃命立祠以事之。因名其澤爲一夜澤，洲爲幔幗洲，其市爲琛市。

後李南帝爲梁兵侵，帝本野能洞，帝命將軍趙光復禦之。光復率衆禦此澤，其澤多深潤沮洳，難行難止。光復獨木船以時進退，奪取賊糧以撓其衆勢。梁兵屢失機而不知所處，難與争鋒。陳伯先嘆曰：「古人一夜升天，信矣！」及侯景作亂，梁武帝召伯先還，委裨將楊孱代之。光復齋戒禱於澤中，求

其救助以平亂賊。見神人自天而下，自言姓名，乃曰：「我本一心忠孝，得飛天之術，今王誠心懇禱，故來相助。」言訖，脱龍爪付光復，使致諸兕弩所向，賊必飛靡。光復得之，氣力益倍，軍聲大振，乃奮身來戰。梁兵大敗，斬楊孱於陣，餘兵北還。時南帝已崩於野能崗中，光復自立爲越王，城於武寧鄒山。

蒸餅傳

昔雄王破殷王之後，天下太平，國家無事。王欲傳位於子，以其自安養，乃會諸郎二十二人，謂之曰：「我欲傳大位，然有能如我意，其珍甘異味終歲進於王以盡孝道者乃可。」

由是，諸官郎遍求天下珍禽奇獸，如不能及。惟十八官郎名僚，其母已先逝没，左右又欠，其人無以應辦，常憂思不已。忽夢神人告曰：「天地之物，所貴者米，蓋米以養人，能壯精神，食之無厭，他物莫比。」乃教以糯米爲餅，制作方圓之形以象天地覆載之義，中含珍甘異味以稱父母生養之恩，如此則親心可悦，天位可得。」僚失轉而覺，以語家人。遂擇精白糯米，洗潮爲之，一如夢中所見。終日蒸煉，施於葉上，名曰「薄持餅」。

至期來獻，王歷觀之，諸官郎無物不有，惟王獨進二餅。王怪問之，僚以實對。王嘗之，果然適口無厭，諸官郎之物莫能加。王嘆美，遂以僚爲第一，傳之以位。

自是以來，每年歲終，常以此餅爲奉親之具。天下效之，至今不絶。王以名僚，因謂此節爲「節僚」。後訛爲燎。其諸官郎二十一人，使之四方，分守藩籬。遠及後世，争長不睦，各共木柵以遮護，因號爲「柵」，爲「莊」，卒成其偌焉。

檳榔傳

初雄王之世，有一官郎，形體高大，便以槔爲姓。生二子，長曰檳，次曰榔。二人養育俱齊，容聲相似，人莫辨爲兄爲弟。

其年幾冠，父母俱亡，於是尋師肄業，舍於留道士家。留有女，年及加笄，見而悦之，欲得相配。父母鍾愛其女，亦不忍違。然而頏頡未定，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伯仲難知。乃與粥一碗，女於屏處潛窺之。見榔讓檳，因以告父母，乃妻檳，夫婦焉。檳於是賦詩一首，以叙其情云：

兩儀開判後，萬世起姻淵。相對冰人語，俱題紅葉言。
茫茫驚白璧，愕愕駭痕肩。金屋嬌娥貯，紅絲繡幙牽。
婚成稽鳳卜，事竟駕魚軒。鴛鴦呈千户，麒麟降自天。
弧懸期志大，鞭著破樓煙。蚌口生珠美，鳳毛肖體全。
竹叢森挺挺，瓜瓞益綿綿。萬事俱前定，方知是合緣。

榔見詩只言夫婦之情，不及兄弟之義，乃忿然不告而歸。途經山麓時，天霖雨，泉水漲溢，無可渡者，而烏輪已入山頭矣，乃獨坐慟哭而死。

檳居數日，以思弟之故，寢食不安，遂棄其妻而歸。顧見弟尸於泉上，不勝悲忿，遂號哭數聲而自絕。妻深憶其夫，情不能已。於是潛出，自家而來，達於其處。忽照得之，驚悲交作，遂抱夫尸哀號一陣，吐血數升而死。留道士以女不告而去，勃然悲忿心攻，愛憂情緩，遂不追訪。終及歲餘，然音耗雖屏息，而思情則未斷。想及女之言行形容，感愁於心，不能自遏。遂備裝而來，至於其處，乃息於大樹之下爲介。見源邊枯骨三人，或口旁生一小樹，纔及二三尺許，或腹間化成大石，或心間生一小藤，長及數尺，盤旋於石上，然猶未知其誰也。時當盛暑，紅日冲冲，人之往來至此，咸有休息迎風之快。有言及往事三人事者，留問之，始知其爲檳、榔及已女，於是不勝哀痛。明日，伐木編草爲祠，設三人位，具其酒餅，自制爲文以祭之。其文曰：

痛惟汝等命輕霜葉，義重丘山，同根有似紫荆，結冢何殊連理！想汝初來謁吾，以爲松柏之才；思汝自托生吾，以爲門楣之喜。意其有樗櫟之度，故欲成喬梓之恩。予方竹筍遺行，擬有兼霞玉樹；汝自椒房寵用，盍親丹桂姮娥。每云雪藕養生，豈意木墳大拱。噫！生死有限，雖楊枝之水難求；壽夭非常，則蒿里之歌易起。兹予蒲輪適往，芻生束來；忽聞薤露重悲，曷勝哀感。謹取菊椿二叵，庶瀉幽懷。嗚呼哀哉！汝其享之。

祭畢，回程僦次，哀想不寧，傍徨就枕，忽然就睡，見三人前來，拜曰：「某等以兄弟之故，義不苟生，連及君之令愛，本不見罪，復蒙慰祭，敢不來謝。」其女繼之曰：「妾自托生，蒙君撫養，垂及期年，無

由報答。頃以夫婦之道，意欲從一而終，婦道雖全，而父恩則缺，敢請罪。」留道士曰：「汝等能盡友恭之道，以思從一而誠，吾亦何恨。但以異路適分，一朝千古，故成哀感爾。」已而索酒勸酹，三人懇辭而去。留欠伸而寤，猶遽處然如一夢也。明日，復詣祠所，揮淚爲別而去。自是時人過此，皆焚香致拜，稱爲兄弟友恭，夫妻節義。

其後雄王巡行至此，見祠前樹菓稠密，藤蘿彌曼。王問之，或對以事，而不知樹藤之名。王嘆賞久之，乃令人摘樹菓藤葉視之。有置於石上摧破者，頃之朱紅競起，氣味芬芳。王令試食之，果然香美可愛。於是燒石爲灰，浸塗之葉上，合食之，唇頰丹紅，寒邪屏辟。傳於天下，處處重之。因名其樹爲檳榔樹，其藤爲芙蔔藤。自是而後，凡嫁娶會同之禮，以此爲先焉。謂之檳榔者，以其兄弟之義名而并言之，亦謂之榫，蓋其性也。謂之芙蔔者，以其藤葉扶疏可愛，而女本姓留故也。

白雉傳

辛卯歲，雄王使其臣稱越裳氏，獻白雉於周。其言語不通，周公使重三譯，然後始入。周公曰：「交趾短髮文身，露頭洗足，力耕火種，食檳榔，染黑齒，何由若是？」使者曰：「短髮以便入山林，文身肖龍君之狀以游泳於水，蛟龍不犯。力耕火種以避炎熱，食檳榔以除污濊，故成黑齒。」周公曰：「德澤有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及記黄帝誓，云「蛟龍不得犯」，乃賞重物遣還。使者歸，迷失道。周公錫以駢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嘗爲先導。故孔子作《春秋》，以其文郎國不明風化，不聞治亂，不傳於朝，故置之不載也。

南詔傳

初趙衛陽王時，爲漢兵南侵，及宰相吕嘉敗死，趙氏遂亡。漢并其國，分置守令。趙之子孫散之四方，後復會於神符横山，造成舟艦，以時駕海入賊境，掠刼海濱，因殺守令，吏多畏之，呼爲南趙，後訛爲南詔，因襲其號焉。迨三國時，吴孫權命戴良〔一〕、吕岱等爲牧守以治之。南詔至天擒山，奇華縣河中社海口門也。望海岸長沙，天高水深，波濤汪汪，絶無人迹者居之，常以刼掠爲用度之費，守令不能禁。其衆稍盛，遂以珠玉賂婆夜國，今義安道。求爲婚姻，以相救助。至晉末，天下大亂，有土酋魏翁、李奕等，亦趙之苗裔，兄弟衆多，勇略過人，爲衆所宗。與南詔連，兵衆至數萬。又以珠玉賂婆夜國，求隙地以居之，婆夜王許之。於是以海濱源頭相雜，分爲二路：一路上自峯山，下至演州，南詔魏翁、李奕居之；一路上自夔州，下至歡州，爲茹羅路婆夜居之。與交盟約，結爲兄弟之國。於是南詔築於高舍鄉居之，自立爲王，有土地，東至於海，西抵巴蜀，南接婆夜，北夾九真。東晉命曹耳將兵擊之，晉兵至則解散，去復屯結。既據源頭險要，伏象以擊之，又出海外山末以避，更出迭入，四五月餘，未常對陣。晉軍不耐水土，

爲障嵐所攻，死者太半，遂收兵北還。

南詔起於西漢，而立於晉末，歷至隋唐，尤爲强盛。唐懿尊命高駢擊之，亦不能克。至五代時，石敬瑭〔二〕命司李進將兵擊之，南詔大敗，奔附哀牢，遂號頭謨國。紫謨郎大號也。又常以刼掠爲資用，時發時止，未常息焉，至今猶或有之。

【校勘記】

〔一〕「吴孫權命戴良」，「戴」字原作「載」，據史實改。

〔二〕「石敬瑭命司李進將兵擊之」，「瑭」字原作「唐」，據史實改。

士王傳

按《三國志》云：王姓士，名燮，蒼梧廣治人也。其先祖魯滎陽人也，避王莽之亂，而至王父賜，歷六世矣。賜侍漢桓帝，爲白南太守。王少時遊學漢京，治《左氏春秋》。獻帝聞之，賜書使督七部，領統交州太守如故。王乃遣使張旻奉使，詣漢京修職貢。漢帝復下詔褒稱，拜爲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屬吴王孫權，封左將軍，乃拜二子爲郎中。王乃貢方物，吴王輒厚賜慰答之。又拜王弟爲合浦太守，鮪爲九真太守。今清華處也。王體貌厚寬，虚懷待人，避亂多歸之，民號爲王。壽九十歲，在位四十年，尤善於調變元氣，訓化人才，自是南國文風與北國同，其後盛矣。及王薨，葬於嘉定三極村。歷至晉末，百六十年餘，林邑入寇，發開王陵，見其全體不壞，顔色如生，乃大懼，葬之。至唐咸通間，高駢平南詔，過其境，逢一異人，容貌秀麗，衣冠奇偉，遮道相挹。駢大悦，延至幕下，與語三國時事，出入相迭，倏然不見。駢怪問其故於村人，皆以士王墓對。駢嘆息久之，遂吟詩曰：

自魏皇初後，相來五百年。唐咸通八載，幸逢士王仙。

然而遠近祈禱，必彰靈應。陳太宗追封爲「善感加靈應武大王」，至今爲福神。

布蓋王傳 出《天南古迹》

王姓馮，名興，唐林人也。今福禄縣。王甚雄勇，能排牛搏虎，又多豪富。唐大歷初，因交州之亂，與其弟駭率衆鄰邑，自號「都保」，與都護高正中相拒數年。後用本鄉人杜英、輸斤率衆圍正中，正中憂憤成疾，發背而死。王因入府治事，未幾，薨。子得宗爲布蓋大王，蓋以蠻謂父曰「布」，母曰蓋也。王能顯應，欲以爲神，乃立祠於都護府之西以事之。即「孚祐彰信崇義布蓋大王」是也，今在盛烈坊籍田東西焉。

金龜傳 出《嶺南摭怪》

初，安陽王嘗築越裳城，今東岸縣城，郎螺城，又謂之思龍城。唐人謂之崑崙城，以其城之最高也。隨築隨崩。王患之，乃齋戒禱於天地神祇。時春三月，有人過門外，指城笑曰：「此築何時成乎！」王知其爲非常人，乃迎接入城，問之，答曰：「待江使來。」郎辭去。次日早，王出城外，見金龜從東方浮江而來，能作言語，自稱江使。王甚喜，以金盤盛之，置於殿上。王問以城崩之故，答曰：「此本土山川精氣，前王子附，爲國報仇，隱於七曜山之中。有鬼，前代伶人死，葬在此，化爲妖鬼。山傍有館，主翁名吴空，有一女并一白鶴，是妖鬼之餘氣。凡人往來至此，宿泊必至此，鬼害之也。所以積聚成羣，而爲城壞。若殺白鶴，除此精，則城自完固也。」

王將金龜就館，假爲宿泊之人。館翁曰：「郎君速行，勿留取禍。」王笑曰：「生死有命，鬼魅安能爲之。」遂留宿之焉。夜及三更，鬼精果從來，呼開門。金龜吐之，鬼精不能入。鷄鳴，𦵔鬼遂散去。金龜請王追躡之。至七曜山，得古樂器并枯骨，王令燒散之於江，妖氣遂滅。王歸，復興功築城，八月而畢。

金龜辭去，王深感酬恩，乃謝且請：「荷君城已固矣，倘有外侮，何以禦之？」金龜脱一爪付王，曰：「國之興亡，自有天數，人亦防之。倘有賊來，用此爪爲弩機，向賊發箭，君無憂矣。」王大喜，乃命臯魯造弩，名曰「靈光金龜神弩」。

時趙陀知王有神術，爲其子仲始求婚於王，王許之。遂納仲始爲贅壻，以媚珠女焉。仲始誘見其弩，潛換其機，詐爲失手而助之。一日，仲始告以歸省，謂媚珠曰：「夫妻之情不可忘，夫婦之恩亦不可斷。倘或後來不知，何以相見？」媚珠曰：「妾有鵞毛錦蓐，常附於身，到處置岐路示之。」仲始與陀舉兵擊王，王圍棋，聞之笑曰：「我有神弩，何不畏耶？」趙兵逼近，王弩折，敗走。王鐘愛媚珠，置於馬後，媚珠近於岐處放鵞毛以表之。仲始隨認，追至南海夜山高舍村。今屬演州。王大窘迫，大呼曰：「吾事畢矣！」忽見金龜湧出，曰：「馬後者賊也。」王始覺，欲殺之。媚珠曰：「臣子一心忠孝，墜人之計，死後願爲明珠以雪讐恥。」王殺之，流血水下，蛤蜊含之，化成明珠。金龜導王入海，蜀氏遂亡。始至，見媚珠已死，乃抱其尸慟哭，歸葬螺城。仲始惆悵殊惜，悲不自勝，遂投井而死。今人採得東海明珠，以井水洗之，其色愈光瑩焉。

龍爪傳 出《天南古迹》

昔李南帝爲梁兵陳伯先〔一〕所敗，退保野能，委大將趙光復率衆禦之。光復以伯先軍勢甚盛，難與争鋒，乃退保夜澤。其在東鳶，東安縣。冏回不知數里，草莽蓁蕪蘆荻交蔽，中有基地可屋，四面泥淖沮洳，人馬難行，惟用獨木舟棹行於草上，乃可到也。然非諳知岐路，則迷不知處，誤墜水中，爲蛟龍所害。光復諳脉路，率二萬人屯澤中，晝則泯絶煙火，夜則出軍襲擊，殺傷甚多，獲儲爲用度之費。伯先躡而攻之，亦不能得，國人號爲夜澤王。梁人不知其處，難與争鋒，嘆曰：「古人謂一夜昇天，信矣！」光復以梁兵不退，乃焚香致禱於天地神祇，見神人乘黄龍從天而下，自稱褚童子，曰：「我本一心忠孝，得飛龍之術。今王誠心懇禱，故來相助。」言訖，脱龍爪付光復，使置於兜鍪，所向賊必破敗。光復受拜謝之。

時北國侯景作亂，梁主召伯先還，委裨將楊孱代之。光復縱兵襲擊，大破之，孱敗死，餘兵散歸。時南帝既崩，無嗣，族兵立族將李佛子爲帝以繼其統。佛子來，與光復戰於太平，五接皆敗，疑光復有奇術，乃請禮和。光復以佛子爲南帝族，不忍遽絶，遂許割界君臣州，今慈廉縣上葛下葛。居國之西。後佛子

爲其子雅郎求婚王女皐娘，王許之。然復鍾愛其女，遂納雅郎爲贅壻。一日，雅郎謂皐娘曰：「兩父昔爲仇讐，今成和好，不亦善乎！然此父何術，能却彼父之兵？」皐娘不知其意，密取龍爪兜鍪示之。雅郎潛易其爪，托以歸省，與佛子舉兵攻王。王不覺，倉卒督兵，披兜鍪，立以待。佛子兵益進，王知勢窮兵敗，乃携皐娘南走，至大雅海口，一名大惡，李太宗改爲大安縣也。忽得文犀七寸，文犀，郎辟水犀。乃持入海去。佛子至，不知所之，遂引兵還。復以靈異，遂立祠以事之。

【校勘記】

〔一〕「昔李南帝爲梁兵陳伯先」，「伯先」原作「伯光」，據史實改，下同。

徵王傳 出《天南古迹》

王姓貉，名側，妹名貳，峯州麊泠人，今文江縣。雄將之女也。初嫁朱鳶人東安縣。詩索，亦貉侯之子也。王性雄勇，有義氣，能總決大事。時交州刺史蘇定苛虐貪暴，州人苦之，詩索作《古今爲政論》以切諷之，曰：

竊聞政者爲治之具，而政之爲政，在乎得民而已。試常觀之，子游宰武城，綽有弦歌之誦；子賤治單父，藹有得人之稱。近則吴公治平第一翁，治郡高第，彼誠達於政體矣。他如子路，以正名論爲迂，有野哉之責；太叔以水火言爲惑，遂成萑符之悔，未識時政之宜矣。今子之爲政，忠言嘉謀者先罪，奔走承順者大賞，閹宦專其權，宫妾預其事。雖愛民之令，無時無之；而刻薄之心，愈横愈烈。浚民膏以豐其財，竭民力不勝其役。自謂富强，凛有太阿之勢；不知傾敗，誠如朝露之危。如此而不濟之以寬，則危亡立至矣！

定見大怒，以爲謗己，遂執詩索而殺之。王於是憤怒激烈，乃與妹貳舉兵移檄諸郡。其辭曰：

元惡大憝，久藏狼野之心； 敦德仁人，庸大勦除之舉。星馳寸簡，雷動三軍。眷言我國開基，實自雄王撫治，官安民樂，人多足下生毛； 雨順風調，麥盡一莖兩穗。卜世循循較下，歷年永永計千。爰及陽王聿更，趙武相時，厥德厄運，偶遭熙載、周章、魏郎之徒，更相守郡； 鄧讓、賜光、杜牧其輩，繼作牧州。故雖有貪廉不同，然未有苛虐之甚。柰茲蘇孽，安肆貪殘，賊蒼生而貴象犀，輕賢才而重犬馬。開金場則寒侵人骨，易色破皮； 採明珠則涣摘飲驪，百行一反。厚歛而甕傾倉掃，煩刑而屋比鄉連，民不聊生，物皆失所。予以天潢餘派，雄將後昆，憫赤子方陷時坑，不能安枕； 協人謀而興義衆，正切除殘。汝曹均得性靈，系同鼻祖。國讐當復，奄臂張繁弱之弓； 異種悉鋤，洗戢盡天河之水。鴻業以之再造，雁宅以之息嗷。衛社稷，枕干戈，維其時也； 立功名，垂竹帛，顧不韙歟。倘或尚執狐疑，俱存猶豫，檄到明章，汝當自勉！

諸郡聞之，悉皆響應，遂攻蘇定。定大敗，還南陽，漢光武大怒，貶定於詹耳而死。王於是略定嶺南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乃改姓徵，都朱鳶城。

漢光武使馬援、劉隆等將兵來侵，王與漢兵相持於浪泊。踰年，王兵不利，退保禁溪。時漢兵多爲嵐障所攻，援不勝憂懼，乃焚香再拜，禱於鬼神。一日，見老人僖遊歡笑，前來參謁。援喜，再拜，迎問以治障之術。老人教以服薏苡，能輕身，勝障氣。援問以他事，而老人已失所矣。援喜，採而服之，障氣盡除，兵威復振。忽有狂風雷雨大作，王舟師沉溺，步軍錯亂，漢兵乘之，王兵大敗，陳陷而亡。或云登希山，不知所之。其妹貳復收殘卒，分據要陰以圖懨復。時又不利，陷没於陣。國人思之，立祠喝江口以事之。凡人所禱，無不靈應。

及李英宗時，遇旱而禱，已而雨降，寒氣逼人。英宗大喜，頃之，思睡，見二人戴芙蓉冠，著緑衣朱裳，而駕鐵馬，隨風雨行至。帝問之，答曰：「我二徵姊妹也，奉上帝勅行雨。」帝諄勤益請，乃舉手止之。忽然帝覺，勅重修祠廟，以太牢祭之。後乃托夢於帝，請立祠於古來鄉。帝許之，加封「貞靈二夫人」。後陳太宗贈封「威烈制勝貞純保祐」諸靈字，至今香火無窮。

媚醯夫人傳

夫人失其姓，名醯，占主乍斗之妃也。李太宗時，占城不修職貢，太宗征之。占主乍斗率兵禦於剛練，尋爲王師所敗，乍斗死於陣，帝俘其妻子以歸。至莅仁江，帝遣中使召醯夫人，夫人不勝怨念，遂以白氈自裹，投江而死。帝聞之驚悼，令人收斂以葬之。自是而後，每於霜晨昏夕之際，常聞哀怨之聲。衆人異之，率相告曰：「此人生能全其節，死能聚其靈，血食百世，非斯而誰？」於是咸有敬畏之心，立祠以事之。

後太宗巡行至此，見祠鮮研於江岸之上，今南昌縣莅仁府。帝怪問之，左右以實對。帝爲之惻然，曰：「果有真靈，切須告朕。」是夜托夢於帝，身著占衣，登於御舟，且拜且哭，曰：「占主雖不與陛下抗衡，然亦一方之得志也，妾每蒙恩寵。頃因失道，上帝譴責，假手於陛下，妾等爲所俘虜。然妾聞婦人之道，從一而終〔一〕，國破軍亡，社稷墟冶，日夜窮思，無由可報。幸陛下送死於水雲鄉，庶幾瞑目矣。又何敢擬真靈談能聽乎？」言訖，茫然而去。帝大驚而覺，乃命侍臣具牲醴祭之，褒封「協正夫人」。陳重光時，加

封「佑理貞烈直猛」諸靈字，以表端正之節焉。

【校勘記】

〔一〕「從一而終」，「從」字原作「終」，據文意改。

乾海夫人傳

按本傳云：夫人姓趙，南宋公主。時端宗播遷海嶠，以病而崩，丞相文天祥等立端宗弟昺爲帝，以紹大統。未幾，天祥兵敗，爲元所擒北去。大將軍張世傑移帝船於崖山，元人張弘範襲之，宋師大敗。丞相陸秀夫抱帝沉於海〔一〕，世傑亦溺死，宋室將士溺死十餘萬。夫人母子三人抱一板抵海外，飢困無所聊寓。山有寺僧，見而憫之，爲之保養，得旬月間，肌體完故，容儀甚美。僧見之，禪機易動，海愛漸生，無以自遏。夜及更深，遂至求通。夫人拒之甚嚴，僧悔來羞怍，遂投海而死。夫人見之，泣曰：「吾母子賴僧衆養以得全生，今因我故羞怍自沉，我亦何所生爲？」乃自投於海，二女亦隨溺焉。僵尸漂蕩於我國演州乾海門〔二〕，抵於峯上，鄉人見之〔三〕，曰：「彼人僵至此〔四〕，不知幾千里，海道險要，而衣裳不亂，容貌儼然如生。自非靈異，曷克臻此？」遂收斂葬之。自是客船往來至此，有風波危急者，誠心懇禱，頃刻復安。其清華諸海門，亦立祠以事之，至今爲福神。

【校勘記】

〔一〕「丞相陸秀夫抱帝沉於海」，「夫」字原作「扶」，據史實改。

〔二〕「僵尸漂蕩於我國演州乾海門」，「尸」字原作「死」，據文意改。

〔三〕「鄉人見之」，「鄉」字原作「相」，據《南海四位聖娘譜録》改。

〔四〕「彼人僵至此」，「彼人」原爲乙文，據文意改。



新編天南雲籙列傳卷之二

越井傳

越井，在武寧鄒山也。雄王時，殷王來侵，至鄒下求救於龍君，化爲扶董天王，乘鐵馬以擊之，殷王敗死，化爲地府君。民立祠歲時奉祀〔一〕，經久寢廢，基趾荒蕪。歷至秦時，有國人崔亮，仕秦爲御史大夫，經至祠下，見其荒蕪，遂重修祠廟，焚香致拜，又立石碑以顯之。遂題詩云：

古人道德是殷王，巡狩當年至此方。水秀山清空見廟，源頭山下只虚堂。
負將勢敗無湯德，猶著威靈顯越裳。百姓從兹皆奉事，默扶國祚永無疆。

民於是又奉事香火如故。後任囂之相趙陀，南征安陽王，駐營於此，復修祠宇壯麗，崇奉香火。

殷王欲報崔亮之功，使麻姑出境求之。時崔亮已死此，亮之子偉尚在遊學焉。時適遇上元節，士女遊戲於此祠，或獻玻瓈瓶壹雙，麻姑特地破毀，爲者所執，箠楚甚困。偉憐之，爲之救解。麻姑問其所居，偉具道其所由來。知其偉爲亮子，喜謂偉曰：「妾今困無報，姑予艾一束，君可帶之，勿離於身。如人有了瘻疾，以此炙之，必得大富。」偉受之，不知其爲仙人也。



偉至親友應玄家，玄有瘻疾，偉以艾灸之，應手而消。玄曰：「仙藥也，不足以報，願以別恩待之。我有親識貴人，亦患此疾焉。君治之，必有好官之遇矣。」遂薦偉於任囂。囂使偉灸之，疾亦應手而愈。囂大喜，甚寵愛之，使開堂賜學以侍欽問。偉性通敏，好鼓琴讀書。囂女芳蓉見而悦之，遂與之私通。囂知之，欲置之死地。時歲終，祠猖狂鬼而未得其人，囂欲以偉供祀，乃誘之曰：「今日不可行，恐遇猖狂鬼。汝宜入公廨房以避，無令他後悔。」偉以爲然，遂入房。囂使愼其門，偉不得出，知其爲囂所詐，乃大懼，傍徨計無所出。頃之，芳蓉賜偉以刀，偉鑿壁而出。偉乃暗行應玄家，未及至而東方已漸明矣。

偉恐有人躡後，遂避入山中。忽墜一穴，約更餘始至穴底。偉痛，卧一時方能坐。日至午，始照穴中，見四面屹然如壁立而已，傍有石乳流於盤。倏然有大白蛇，長準九八尺，黄角赤口，青髮白鱗，頷下有肉瘻，額上有金字曰「玉京子」，來食石乳。偉驚懼隱匿，已而蛇復入穴。偉居三日，飢困，度無生理，乃盜食石乳。及蛇出，見空盤，舉首四顧，見偉在側，張口欲吞之。偉恐懼，羅拜曰：「臣避難偶墜於此，無充飢渴，誤食王物，誠有罪矣。今見王頷下有瘻，乞治之，庶免臣罪。」蛇聞之，遂仰首使偉治。忽有一片火落穴中，偉取炙之，瘻尋愈。於是蛇向爲前，欲使乘之，偉乃附於背。蛇飛騰，頃刻達於岸上。偉下地，蛇復入穴，不知去處。

忽見城門高閣，殿宇巍峩，蓋以赤尾玲瓏，閣門照耀，門上有金榜，題金子曰「殷王城」。偉坐門外，久之，寂無音耗，望見大庭，見有蓬池，五色花池中，槐柳數行，清凉可愛。街甎坦然，玉殿珠宮，廊廡軒豁，中設金龜床，鋪以銀花席，上置一條琴，寂無人焉。偉徐來抱琴而鼓，未及終曲，忽見金龜數百輩侍從儀衛，開門而去。偉視驚，下庭拜伏。后笑曰：「崔郎何處？」乃接之昇殿，謂曰：「殷王皆及雄王陣

亡於此，往年祠廢，香火無聞，賴崔御史重修，使人效之，崇奉香火，至今無窮。深恩未報，昨令麻姑尋之不遇，今幸見君來，無以待之。且上帝有事，王已朝矣，姑且少坐。」乃賜以酒食，頃之，見一人長鬚大腹，奉表跪曰：「正月三日，北人任囂爲猖狂鬼所殺，奉畢。」后謂之曰：「羊官人可接崔郎。」羊官人使坐於肩上，閉目，一瞬間已到山上。只見石羊卓立，偉驚異再拜而去。

及至應玄家，具以事告玄。後八月，偉出遊，適遇麻姑帶瓏璲來，結爲夫婦。及秦末，天下大亂，珠寶略盡，時商人望見南方寶氣冲天，遂來求之。蓋瓏璲者，自開國以來，雄王有十二寶，一以貢黄帝，傳至殷王，帶之以攻雄王。及死，埋於地，至是以賜偉。商人欲得其寶，悉罄所有以易之，偉於是大富。後夫妻從而學道，顯靈化仙。今井已污穢，而穴尚存，俗呼爲越井崗焉。

【校勘記】

〔一〕「民立祠歲時奉祀」，「歲」字原訛作「歳」，今據文章改。

西瓜傳 出《嶺南摭怪》

昔雄王之時，有外國人，年六歲，商人載來，予之爲奴。及長，容貌端正，通達辭理，王甚愛之，號爲牧偃，名安暹，而以奴婢子妻之，寵任以事。牧偃有口辨，人多褒之，苞苴踵門，卒成豪富，遂生驕傲之心。常曰：「是我生前之物，何事主恩？」王聞之，大怒曰：「彼爲臣子，不欽君上之恩，妄自驕傲，今姑置之海外無人之地，有生前之物，任汝爲之。」遂放牧偃處海外沙山，絶無人迹，囊橐之具纔用五六月而已。其妻哀悲曰：「此無生理。」牧偃曰：「天既生人，天又死人。生死於天，又何憂乎？」

已而白鳥飛從西南來，止於山陽而鳴，其聲喈喈，口中落六七核於沙。經數日，芽苗萌發，蔓葉茂盛渤淹。旬月，開花結寔，子熟離離。牧偃心中暗喜，試取食之，見其味清凉甘美，爽透精神。乃謂其妻曰：「此非輕物，乃天所以助我也。」於是時時種發，不可勝食，而未知菓之名，乃以鳥從西過海而來，因號「西瓜」，乃「過」字之訛也。牧偃自是每見舟商船漁過此，則招來與食。人多愛其凉美，遂罄其所有以易之。牧偃後成豪富，不減前程。

後王使人探問存亡而歸，具以事告王。王嗟嘆久之，曰：「彼謂前生之物，誠不虛説！」遂徵還，復其職。於是傳之遠近，亦於沙洲一時種此，牧傴爲西瓜父母，時祠之而已。牧傴所居之洲爲安暹洲，其莊曰牧莊，今清華處峩山縣安暹洲。

蘇瀝江傳 出《嶺南摭怪》

初唐咸通間，高駢爲安南都護。駢能通天文地理，乃築城瀘江之西，周圍三十餘丈以居之。有小江從瀘江入，經在南婉回曲始大羅城，末流復入大江。時六月，水雨漲溢，駢乘輕舟順流而入。忽而江裏見一老人，鬚眉皓白，容貌奇偉，游泳於水中，談笑歡喜。駢問之曰：「叟家何在？姓甚名誰？」答曰：「家在江中，姓蘇名瀝。」言訖，洎水晦冥，倏然不見。駢愕然悚懼，焚香再拜而歸。因名其江爲蘇瀝，蓋以其神之姓名而遂目之焉。

范巨傳

按《史記》：公姓范，名巨倆〔一〕，武安人也。其先祖占，事吳，爲銅甲大將軍。父蔓，事南晉，爲都護。兄溘，事丁先皇，爲衛尉。巨倆事黎大行，爲太尉大將軍。歷李太宗時，以都護府多疑獄，士師不能決，擬立神祠以主之。乃沐浴焚香，詣告上帝。夜見赤衣使者謂太宗曰：「上帝有勅，賜范巨倆爲都府盟主。」太宗顧問曰：「彼是何人？典何職局？」使者曰：「此乃黎大行太尉也，爲人盡忠。乃去世日，上帝勘較有功，補南曹中司，録其舊秩，今命典按人間疑獄主也。」太宗忽然而覺，召語左右。罕據對曰：「此是善人，名宗子弟，郎占之孫，蔓之子，而溘之弟也。此爲盟主，疑獄郎有平决之效焉。」太宗以爲然，遂封爲「洪聖大王」以主疑獄。是夜見一人衮冕，趨庭拜謝，一如禮儀。及覺，帝深加賞嘆，遂命撰文鐫於堅珉爲記，以顯殊迹焉。

其言文曰：

人有常守底，循其序而進焉；神自爲高虛，在乎善以充耳。眷言我武安人范巨倆，孝忠大節，

閥閲名家，厥後王足妻北一宿，便好底人，而積種陰功，多資大母之德。繼以尊家禄中千石，素稱君子，而增培仁脉，又尊爲勸焉。爰及范公前業，思賁乘風擊浪，尤愈加跨竈撞煙，聳壑昂霄，心益篤，盡誠致敬。生前既當好得，没後豈泯餘靈。比聞上帝，降衆綸，賜盟主。昨想夢中來謝，恰合節符。蓋聞顯應之靈，盍著表揚之迹。爰封爲「洪聖」，以彰神能見之英。乃使監典刑，默扶國無疆之福。兹鐫於石，以廣其傳。

銘曰：

人由常以進，神自善而充。料想名家子，兹惟范令公。
祖妻一宿北，父秩千石中。爰及他令子，深恩賁前功。
聲名兹有立，職分酬當忠。節既前表表，慶宜及重重。
帝綸音一降，神血食無窮。又能有靈應，刻碑遂命工。
其傳令久遠，默扶國綿洪。

通瑞萬萬年之二〔二〕，仲春穀日。

【校勘記】

〔一〕「名巨倆」，「倆」字原作「俪」，據《大越史記全書》改，下同。

〔二〕「通瑞萬萬年之二」，「瑞」原作「端」，據《大越史記全書・李紀》改。

二張兄弟傳

初丁少帝時，宋太宗命孫全興、侯仁寶等將兵南侵。至大灘江，帝命十道將軍黎桓率衆禦之，至瀘江對壘相拒。桓夜夢見二人來拜於江上，曰：「某二張兄弟，一名吼，一名喝，前事吴王，常從征伐有功。後吴氏亡，丁先皇聞某等之名而召之。某等義不事二姓，飲鴆而死。上帝嘉其忠誠一節，有勅命爲神，管欽鬼卒，防禦盜賊。今宋兵來侵，爲生靈之苦，故來相助，以除亂賊。」桓失驚而覺，以語將佐。遂焚香再拜，祝曰：「神人能與共成功，則褒封血食無窮。」於是以太牢及衣冠冥財飛馬，祭而焚之。

十二月甲子夜三鼓，忽有狂風暴雨大起，天地昏黑。見一人於宋軍中，縱身長大，厲聲言曰：

南國山河南帝居，丁寧已定在天書。謂何逆虜來侵伐，汝等枯骸不葬收。

宋主聞之，大驚，狼藉奔潰。桓引兵乘之，大破宋師。死尸相枕，全興等北奔，桓整旅而歸。時桓篡丁踐天位，乃思二神之功，封吼爲「威靈大王」，立祠於龍眼江岐；封喝爲「刧敵大王」，立祠於如月村，各以太牢祭之。村有書生見之，意其不平，乃作《義利論》以激之。

其辭曰：

君子從義而不從君，正所以從也； 小人惟利是從，正所以不從也。 嘗聞二公盡忠於吳，義不臣丁。且以丁非吳之世讐而得天下爲甚正，苟事之，未爲害義。 而公等猶嫌其二姓，伏義死節，不苟富貴，大有烈士之風，於義是矣。 今黎桓爲丁之大臣，掌國權柄，恩遇甚厚。 一旦丁君晏駕，乃利人之灾，欺人之弱，而簒奪神器，遂踐君之位，蒸君之妻，曾犬彘之不若。 昨聞公之守義，心慚面赧，若無所容，柰何從而助之，以成威勢？ 蒙他顯賞，血食百世，於是營利謀身，何生死之守，各二其操耶？ 此吾所以不平也，不得不爲公而論。

論畢，將至祠下，各讀一遍，焚之而歸。 後就房觀書，忽然欠伸思睡。 見二人來，一著白衣，一著赤衣，前接曰：「奉令，吾主召君矣。」郎導之左行，及數百步，已見二人出迎，攝延入坐，語曰：「向者作論，何見深責耶？ 今爲卿陳之。 我輩於前朝有功，又能盡節，奉上帝封爲神，一領白衣鬼卒，一領赤衣鬼卒，各保江河，盜賊稼穡之事皆主之。 頃者宋人爲寇，殘害生民，吾職當爲勦除，而不能顯著，故借彼之力以相助耳。 至於簒奪之事，我何預哉？ 彼既以不仁，禍將至矣，安得傳之子孫而不滅亡乎？ 若夫利彼之爵，非吾之志也。 極知吾之守義之言，彼咈彼意，心無所舉，但彼以吾有功，不得已而虛加之耳。 且吾既奉上帝勅命爲神，縱彼不封拜，寧能已乎？ 而卿反責我以利，此我不能自已，故爲卿言之。」書生曰：「誠能如此，則真是神明矣。 吾何譏哉！」於是撫手大笑，酌金罍爲餞。 生博身一覺，乃是諄諄如一夢耳。 以其事語村人，村人益加敬畏，崇奉香火。

朔天王傳

按《禪宛集録》云：初丁先皇時，巨越人姓吴，常遊衛靈山，愛其景幽勝，乃立庵居之。夜夢神人，身長數丈，被金帶甲，左執金鎗，右擎寶塔，狀貌可畏。從者千餘人，前來謂吴曰：「我昆沙明王也，從者皆夜叉衆。上帝有勑，命我探北國之地，保此下民。於汝有緣，故來相告。」吴大驚而覺，俄聞山石間有可喝之聲。吴甚疑懼，乃旦入山中，見大樹枝葉欝茂，有祥雲蔭覆其上，乃命工伐之，刻爲神像，如夢中所見，立祠以事之。歷丁少帝時，宋兵南侵，帝素聞其事，命吴詣祠禱之。時宋兵屯西結，兩軍未接。忽見一人湧出波上，縱身長數丈，首髮上指，瞋目而視，神光閃爍。宋兵大驚，退保岐江。又遇風波，洋汪振蕩，蛟龍踴躍奔馳，衆皆驚惶，郭達乃拔寨而歸。帝嘆其靈異，又增葺祠宇以祀之。或云董天王掃平殷賊，乘鐵馬而歸。至衛靈山，登山頂，至榕樹處冲天而去[一]。遺衣於樹下，人謂「易衣樹」。凡有所禱，用茶菓餅而已。歷李時，欲便所禱，乃立祠於西湖之東，載在祀典，至今香火無窮焉。

【校勘記】

〔一〕「至榕樹處冲天而去」,「榕」字原作「鎔」,據文意改。

龍肚神傳 出《天南古迹》

按杜善《史記》云：神本龍肚之精也。初駢爲安南都護，築大羅城以居之。一日，駢出遊東門，忽見雲露大至，有一道五色雲送出，光芒奪目。中見一人，身長數丈，衣冠奇偉，乘赤黄虬，無角龍也。手執金簡，蟠旋於其中，良久不見。駢驚異以爲精神，欲設坛以禱之。是夜夢見其人曰：「公勿生疑，吾非妖氣，乃龍肚精也。以公新造城府，故顯見之耳。」駢愀然而覺，以語僚屬。或曰：「吾不能服遠人也哉。何鬼外之窺伺，爲不祥之事乎？請立壇場，設爲形像，用鐵爲符，重千斤，咒誦三日夜，埋於其處以禳之。」駢以爲然，遂行之。忽見天地窈冥，雷霆轟烈，風雨驟至，頃刻之間，復見其符拔出地上，盡碎爲灰，駢大驚，嘆曰：「此處有靈異之神，不可久留。吾當北返，不然將有禍凶之事矣。」未幾，僖宗有詔徵還，駢果被誅，以高鄩魯代之。自是人多敬憚，立祠於京師市側以事之。

後來太祖建都於此，夢神人來賀，上曰：「汝能保億年香火耶？」對曰：「但願國祚綿洪億萬年之久，不啻神人保億年之香火也。」及覺，以牲醴祭之，封爲「昇龍城隍大王」。時有大風振蕩，破壞屋舍，而

其祠晏然，又封「貴明大王。」凡有迎春之禮，率用於此祠焉。歷陳朝，屢有火灾，而其祠未常延及。陳光啓有詩云：

昔聞赫濯大王靈，今日得知鬼膽驚。烽火三燒祠不動，風雷一陣鐵成輕。
指揮摧制千餘衆，呼吸消除百萬兵。願仗餘威摧北敵，山河依舊晏然清。

凡京師之民，多所敬重，至今爲福神。

皋魯傳

按杜善《史記》云：姓皋名魯，武寧人也。事安陽王，爲將有功，駱侯疾之，譖於王。王信之，斥歸田里而亡。及唐咸通間，高駢平南詔，巡行武寧部，次於地頭，觀遊其景，凛然有英風氣接人。已而就寢，見一人身長九尺，右面稜層，著赤裩束帶來謁。駢問之，答曰：「我姓皋名魯，事安王，有破敵之功，爲駱侯所譖見廢。既没之後，天帝憫其無過，勑賜江河管領。凡寇賊稼穡之事，皆得主之。今既從明公討賊，區宇泰然，復至本部，於禮不可不謁。」駢問曰：「駱侯何見疾？」對曰：「幽冥之事，不可漏洩。」駢請之，笑曰：「安王金鷄之神也，駱侯白猿之精也，我石龍之精也。鷄猿相合，與龍相尅，故見疾疑。」言訖，騰空而去。駢忽然而寤，乃是一夢場也。以語僚屬，遂吟詩云：

美哉交趾地，悠悠萬載來。古賢能得見，終至負陽臺。

其見靈應如此，俗呼爲「大灘都魯石神」，至今香火無窮。

銅鼓山神傳

按《報極傳》云〔一〕：神本銅鼓山灝氣之英也。其山在安定縣丹泥上社。而李太宗爲太子時，太祖命提兵伐占城。至安場駐蹕，夜夢見異人，著戎衣裳〔二〕，謂太宗曰：「臣銅鼓山神也。今王南征，願從王師以立戰功。」及覺，大喜。後平占城，班師而還，乃立祠於京師之左慈恩寺以事之。及太祖崩，太宗奉遺詔即位。是夜，夢見神人謂太宗曰：「翼聖、東征、武德三王謀不軌，明日三王已伏兵於内，急收諸門。」太宗命黎奉曉以兵拒戰。奉曉領命，拔劒開門，至武德軍大呼曰：「背義忘恩，窺窬神器，蔑視嗣君，奉曉請以王頭爲獻。」於是直趨武德王，斬之。東征、翼聖，皆驚遁。其徒走散，内難悉平，如有神威之助。太宗乃褒封爲「天下盟主」，每年四月，會百官盟誓，其文曰：「爲臣不忠，神其殛之！」自是人多敬畏，崇奉香火焉。

按《史記》：黎奉曉乃清華那山人也，身長七尺，勇悍有威。梁江人有借力借聞者，公能拔苗芽，連根舉之。至是平内難，其過敬德遠矣。今有從征占城，擒其主乍斗，豐功偉績，名播邇遐。及薨，土人爲

之立祠以事之。屢有顯應，歷年贈封□□王爵。

【校勘記】

〔一〕「按《報極傳》云」，「傳」字，據本書《后土神》篇補。

〔二〕「著戎衣裳」，「裳」字原作「常」，據文意改。



李服蠻傳

按杜善《史記》云：公姓李，名服蠻，唐林安所人也。身長八尺，體質豊碩。至李南帝，爲大將軍。南帝令將軍守唐林，以病而終。後李太祖巡行至安所鄉，見山奇水秀，恍然有感，遂索酒酹之。祝曰：「朕見此地風景殊勝，倘有傑人俊士、灝氣英靈者，孚朕明享。」祭畢，遊觀美景，日落而罷。是夜夢見一人，高大豊偉，前來拜曰：「臣本鄉人，姓李名服蠻，事南帝爲將，以忠烈得名。命守唐林之地一帶江山，民皆安居。既没之後，天帝嘉其忠勇，勑命守職如故。常領鬼兵討賊，於兹有年矣。今幸遇陛下，待以殊禮，敢不來謝。」既而從容吟曰：「海内罹塗炭，賢人匿姓名。中天明日月，孰不見其形。」吟訖，騰空而去。帝覺之，冉冉而覺，具以其事告臣僚。御史大夫梁文俚曰：「此要欲顯立祠廟，塑繪形像之意耳。」帝令人置環珓，得吉地，遂命爲祠，刻木爲人，塑繪其像，一如夢中所見，封爲大神。是夜見其人來謝，帝欲問，忽失所在耳。及覺，嘆息久之。逮陳元徵日，韃靼入寇，過其境，馬跪不進。有策馬入者，村人率衆拒戰，大破之，虜終不敢入。後入寇所至，燒殘屋舍，曾經其境，而鄉不動，如有神護。及其既平，加封「征虜明高」諸美字，至今尤顯赫焉。

冲天王傳

按《古法記》云：神乃建初寺土地神也。昔扶董鄉立土地神祠於此，後僧徒立建初寺於祠之西北，歲月尋侵，卒成一場佛寺，遂以其祠爲誦經所焉。然鄉人猶以爲神祠，隨時禱祭。其多寶禪師重修祠字，侍燈持註，以神血食爲不齋，意欲移之。忽於榕樹題詩云：

佛法能容博，聽吾住浄園。若非其種者，任子别分還。

多寶見之，震懼不敢言移。後數日，復見八句偈云：

佛法慈悲大，威靈覆大天。萬神皆變化，三界共廻旋。
吾子能持正，邪魔孰敢先。知神師法戒，萬刧保祇園。

多寶見之，乃設壇爲神受五戒，遂以齋戒祭之。

初，李太祖潛龍時，常善多寶，常與之遊。至於已受禪登極，忽憶舊遊，嘗幸其寺，時多寶迎王車登寺，厲聲謂神曰：「佛子既能落俗，又能慶賀天子乎？」忽於榕樹見四句偈云：

帝德乾坤大，威靈振八埏。幽陽蒙惠澤，優渥那冲天。

帝大驚異，因賜號爲「冲天神王」，乃命立神像，及侍從八軀，以爲瞿雲沙彌之具。僧落髮稱沙彌。復見詩四句云：

一鉢功德始，隨緣化世間。重重光昡曜，影没日登山。

多寶以詩進帝，帝不曉其意。後李朝八位失御，惠宗第八子諱昺，乃「日登山」之驗也。甚其顯應如此，至今香火尚在焉。

滕州土神傳

按杜善《史記》云：神本滕州土神也。初，黎臥朝時，公蘊親典衛兵，食邑於滕。一日遊於此，忽有大風暴雨立至。顧謂左右，曰：「江臯是何神廟，能靈應否？」村人曰：「此古廟，土神也。」公蘊厲聲曰：「若却得一陣風雨，那個邊晴得是靈應。」頃刻間，一半江晴，一半江雨。公蘊驚服，乃命修葺叢祠，崇奉香火。

人有詩贊之曰：

美矣李公威望重，爽然土地著英靈。却教暴雨無侵犯，那個滂沱那個晴。

公蘊聞之，自有負威德之意。及謀大事，詣祠求，夢見神人曰：「要勝克勝，要成克成。諸方皆順服，天下享昇平。三年民樂業，廟主也安寧。」公蘊覺，以語使者。或言之曰：「是吉兆也。」及公蘊得天下，乃昇滕州爲太平府，封其神爲「開封大王」。歷陳重光時，封「開天鎮國」諸美字。

其祠在堤内，每於洪水泛溢，江邊水漲，村人常望見車馬兩蓋，侍從循行，若護水者，故堤雖旱而水

不爲害。後經久，河崩，將近祠廟，歷皇朝統元丙戌移於堤上。基址既成，樑棟具立。一夕，吏士匠衆宿於堤上，見人來借畚鍾。頃間，新廟間隱隱有聲，如没作狀。達旦視之，已見轉面堤左三尺許，衆甚驚異，其靈應有如此也。知府黄南金有詩云：

分土州墟丕赫赫，開天玄妙仰巍巍。祠成欲識黄靈迹，但有神功妙轉移。

白鶴神傳

按趙公《交趾州記》云：神乃白鶴土神，名土令。唐永徽中，李常明爲交州都督，常見襟山帶江，威儀凜凜，遂於白鶴地立大清館，設三像法以禱之。别開一幕，擬塑神像，而未知孰靈。乃焚香祝曰：「此間神祇，有能顯應，急現形像，得便塑繪。」是夜，夢見二人，容儀俊雅，各擁兵威，相叫相没，趨向幕前。常明問曰：「公等姓名，爲孰先？」曰：「一名土令，一名石鄉。」常明願較藝，勝爲先。石鄉應名，一躍到那江邊，已見土令在那江邊了。石鄉再躍那江邊，又見土令在那江邊了。常明覺，遂塑土令像事之。其像深嚴可畏，州人敬奉爲三江福神。歷陳時，學士阮固征哀牢，拜謁，有詩云：

龜龍符印掛腰間，功業希求付妙官。賤質書生無所望，祇來祠下乞平安。

及學士王成務從征西蠻，凱還拜謁，有詩云：

貔貅百萬奮王兵，勢壓雲南塞外城。江左區區無足慕，勿勞鶴唳作威靈。

其見重敬於人，有如此爾。

后土神

按《報極傳》云：昔李聖宗征占城，還至海門，忽有暴風疾雨，颯然立至，波濤洶洶，船不能渡，乃泊於江岸。是夜，帝夢見女人服素衣裙，淡粧婉媲，登御舟而言曰：「妾乃南國土地之精也，托棲於木久矣。今遇明君出征，願從王師以立戰功。」言訖，倏然而去。帝爽然而覺，召語左右及耆老。有僧惠生曰：「此神棲於木，可求而得。」帝於是命左右求之。偶得一木於峯上，頭似人形，婉然如夢中所見。命置船頭，焚香再拜，頃刻之間，風清浪帖，舟艦無振蕩之虞，士卒有踴躍之氣。旬日之間，達於占境，縱兵奮擊，大破之。帝班師而還，至於其處，勑立祠廟，封爲「后土神」。頃之，又波濤洶湧如初。惠生奏曰：「此神不欲僻居沙岸，如歆便回，必得晏然。」上從之，波濤復從而帖。及回至京，乃命立祠於安朗鄉以事之。

歷陳英宗時，遇旱，築坛禱於祠下。帝夢見女人來，曰：「本祠勾芒神，若能行風雨。」帝覺，命有司詣祠祭之。驟然天雨滂沱，勑封爲「后神夫人」。多有顯應，後贈爲「應天化育后土夫人」。

道行明空傳

李朝佛迹山天福寺有僧，姓徐名路，字道行。初，路父榮仕李，爲僧官都察，常遊安朗鄉，娶曾氏女，因家焉。路，曾氏所出也。少事遊俠，倜儻有大志，嘗與儒者費生、道士黎全義、伶人潘乙相爲友善矣。夜則勤苦讀書，日則擊毬弄笛，父嘗責其荒怠。一日，潛窺房内，見燈火闌殘，簡編堆積，路憑案而睡，手不釋卷，由是不復爲慮。後路應舉，中白蓮科李陳時，有僧陸制試，即此科也。未幾，乃父與道人延成侯謝大顛有隙，大顛以邪術殺之，棄蘇瀝江，流至安決橋大顛家，忽立而指，經日不去。家人懼，馳告大顛。大顛至，喝曰：「僧恨不隔宿。」尸應聲而去。路思復父讐，計無所出。一日，大顛外遊，欲邀擊之，忽聞空中聲曰：「止！止！」路懼，投杖而去。欲往印度國求靈異術以抗大顛，途經幽巒險阻而還。遊佛迹山，結白蓮社，以受五戒，日常誦《彌陀經》至十萬通。一日，見有人容貌磔偉，前來致辭曰：「我鎮天王也，感君持經功德，故來相報。」路知道法已圓，父讐可復，乃至安決橋，以築杖投急流水中，其杖逆流先行至西楊橋。路喜曰：「吾法勝大顛矣。」於是作藏形法，直至大顛所，叱之曰：「汝不記晨日之事

乎？」大顛仰視空中，無所睹。因擊大顛，病死。自是睚眦怨除，戴天讐復，乃往叢林求真印。聞喬智玄名於平化道，自往拜謁，問真心。偈云：

久混凡塵未試金，不知何處是真心。願承指教開方便，擬向菩提斷苦尋。

玄答曰：

秘訣真傳直萬金，個中滿露是禪心。河沙景是菩提道，擬向菩提滿萬尋。

路茫然，不契而去。復見法範於崇雲會下，問曰：「如何是真心？」範曰：「何難了是不真心。」路豁自得。又問曰：「如何保任？」範曰：「飢食渴飲，晝行夜宿。」路辭歸而去。自是衣鉢接傳，竿頭進步，弄象鼻以吐河，摇麈尾以折理，遂有清海慈航，昏衢巨燭之志矣。有小僧問路曰：「立行坐卧，如何是佛心？」路示偈曰：

作有如何有，爲空一切空。有空如水月，勿著可空空。

時仁宗無嗣，會大慶年二月，清華人上言：「河濱沙洲有靈異小兒，三歲自稱覺皇，陛下所好，無不知之。」帝遣中使往視，果如所言，迎回京師，居報天寺。帝欲立爲太子，羣臣切諫不可：「彼成靈異，托生宫中然後可。」帝從之，遂設大會爲托胎法。路聞之，曰：「此必大顛圖消怨府之計矣。」乃命其姊佯爲觀會，而密持結印數珠，埋於簷上。及三日，覺皇瘦病，語人曰：「偏滿世界鐵綱羅罩，雖欲托生，無由得也。」言訖而亡，乃是大顛之計也。帝疑路咒解，命求之，果獲結印數珠於圓慶樓下，有路之名。帝大怒，召臣僚議罪。時崇賢侯赴京道，過佛迹山，路遮道哀訴曰：「願垂情救一貧僧，異日寓胎爲報。」侯領之。及至庭議，僉曰：「陛下以無嗣，故彼托生，而路以咒解，宜加極刑。」侯奏曰：「覺皇若有神

力，雖百路咒解，夫復何爲？今反如此，路出覺皇遠矣。臣愚以爲與其罪路，莫若賜之托生。」帝以爲然。於是徑至侯第，於夫人浴處。夫人怒以告侯，侯素知其意，置之不問。夫人於是有娠，路囑侯曰：「臨誕可先來報〔一〕，及滿月轉胎。」侯使人告之，路乃澡身易服，謂其徒曰：「吾宿緣未了，猶且出爲天子。若見身有殞壞，是以沉入深海，不在生滅矣。」其徒聞悲泣，路示偈曰：

秋來不報鴈先知，堪笑人間勢自悲。爲汝門生傳著論，古師幾度作今師。

言訖，儼然離此殼漏。夫人遂生子，命名楊焕。年及三歲，仁宗養之宫中，立爲太子。仁宗崩，楊焕即位，是爲神宗，乃路之托生也。

初，長安大黄人姓阮名至誠，字明空，少時耽心釋典，師事徐路，歷二十年〔二〕。路奬其有志，深爲印節以予。及路真寂，謂至誠曰：「昔吾世宗，道已圓成，尚有金鎗之報，以道法公微，寧自免乎？吾當復出世，居人主位，便生病債，理數難逃。於汝有緣，可相救解。」及路隻履西歸，明空復還故里，居國清寺，優然自得，不求聞達。然神宗瘿病，煩亂心神，咆哮號虎，聲勢可畏。良醫應詔而至者甚多，莫能措手。偶有童謡曰：「要治天子疾，須得阮明空。」乃遣使求之，得於國清寺。明空下舟時，欲食棹卒，乃以飯一小鍋予食，曰：「貧僧飯少，恐不能充爾等腹。」已而，衆食不能盡。明空又曰：「汝等暫少頃，待潮漲，然後發行。」衆從之，纔頃刻間，已到京矣。衆皆驚異，使使者接明空入見。明空持大釘，長五六寸許，釘於殿柱，厲聲曰：「能拔此釘，方可療疾。」如是再三，人莫能應。於是以左手拔之，衆皆驚異。及謁見帝，厲聲曰：「大丈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乃發此狂亂耶？」帝大驚服悚。明空以大鑊煮水百沸，以手攪之數回，遍浴帝身，其疾尋愈。乃拜明空爲國師沙門，以褒賞之。至大定二年，入滅茶毗，年七十六矣。

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言倚語，五不飲酒食肉也。

睚眦：《杜牧傳》云：「報睚眦冥目也。」言有舉目觸忤之者，即報也。

隻履：後漢達摩自梁至魏，端居而逝，謂隗脱去也。後三年，魏宗使西域，遇達摩於葱嶺，手持隻履，翩翩獨行。問師何往，曰：「西天土。」明帝開墳視之，此一隻履存焉。

茶毗：僧坐化曰入滅，火焚曰茶毗。

真印：言得道者傳曰真印。

衣鉢：謂得道傳得衣鉢，出佛經。

竿頭：拓賢大師偈云：「百尺竿頭更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言百尺竿頭之高，更須添工夫。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則氣形無相，真空之悟，工夫極矣。

象鼻：象之一身，運用在鼻。此言弄象鼻者，喻其專於運用也。

麈尾：麈，音主，鹿之大曰麈。羣鹿隨之，皆視所往，麈尾所拂爲準。

清海：般若能變化生人，使之智惠若海中之船，渡人登岸故也。

昏衢：四達之路曰衢，言般若有如巨燭，照人於暗路也。

怨府：府，騤也。《左傳》昭公二年，昭子謂叔仲曰：「吾不爲怨府也。」言不能爲李氏逐女，以生怨府之聚也。

【校勘記】

〔一〕「臨誕可先來報」，「誕」字原作「延」，據文意改。

〔二〕「師事徐」，「徐」字原作「除」，據上下文意改。



孔路覺海傳

李嘉慶中，有僧姓楊，字孔路，青海人也。世常以魚爲業，孔路棄業，出家投佛。同鄉人覺海相爲友善，遊荷擇寺棲焉。草衣木履，乃忘其身，外嚴梵貝，從事比丘，内外禪定，心神爽然，粗有大鑒真印。有時爲羽客，有時作毛仙，覺有兜率泥珠之報。復於本縣寺居之，占成一塢，白雲之妙，以掛錫焉。時有侍者白雲曰：「某自來至兹，未蒙指示心要。」敬呈一偈云：

鍛錬心神始得清，森森直幹對天庭。有人來問空空法，身坐屏邊影集形。

「此何謂也？」孔路警之曰：「汝從山來，吾爲汝接；汝從水來，吾爲汝受。何處不與汝要？」乃呵呵大笑。會祥大慶十年己亥三月五日順寂〔一〕，其徒收舍利，葬於寺門。

初，覺海慕釣魚，常浮遊江湖，年二十五，始舍竿而從事桑門。居荷澤，與路相爲序獵，尋爲孔路法嗣。後復還延福寺，逍遥獨樂，不求於人。寺中有所隨時收用，以爲伊蒲之具。時李仁宗嘗與通玄直入蓮骨山，於凉石坐觀，忽有蛤蚧對鳴，聲聞可惡。帝命玄指之，玄默咒，生墮其一。帝笑謂覺海曰：「留

一與汝。」覺海注目，少頃，一個亦墮。帝異之，乃作詩以贊美之。曰：

覺海心如海，通玄道亦玄。神通能變化，一佛一神仙。

由是馳名天下，俗僧多傾慕之。迨神宗朝，累徵不起。或問：「佛與衆生，孰爲賓主？」乃題一偈云：

一覺你頭白，報你者作客。若問佛境界，龍門逢點額。

及臨終時，示衆偈云：

春來花蝶善知時，花蝶須更是應期。花蝶皆來知有刼，莫將花蝶向心持。

是夜，星隕於大寶宅東隅，時達旦，端坐真寂，至今猶聞其名焉。

【校勘記】

〔一〕會祥大慶十年己亥三月五日順寂「會祥大慶」原文漏脱「祥」字，據《大越史記·李紀》補。

蠻娘傳

初士王時，瀛婁城南有寺名福嚴，有僧號迦闍梨，從西方來居之，能行獨脚法。民多敬畏，應承不暇，欒入惠門者甚衆，而蠻娘亦與焉。每於朝夕，争趨香積之厨，以奉桑門之饍。

一日，僧講經，夜深乃罷。於是各散歸堝䕶，僧獨歸方丈。時蠻娘當熟睡，漸以忘機，僧叩其門，唤之莫醒，遂行身上，蠻娘暗然心動，已而懷娠。垂及數月，面常愧赧，若無所容，而僧亦恥之。遂置其寺，各適所去。蠻娘行至源頭江岐，望其邊有寺，遂居之。滿月生一女，復尋僧。囉迦還，至岐路榕樹處，夜將自付之，囉迦指榕樹謂之曰：「寄汝佛子，汝其藏之。」樹乃剖開，遂納之，樹遂合去。蠻娘辭去，會僧於別寺，僧賜一杖，囑曰：「以此贈汝歸，見歲旱，以此杖立地，必得見水，可以救之。」蠻娘復歸福嚴寺，每遇歲旱，必以此杖立地，以爲普施之方。

後蠻娘年八十餘，會秋月江水漲溢，樹隨崩流至寺前津邊，旋遶不去。人争斫伐，刀斧盡折，於是并力拽之，樹終不動。會蠻娘下津，以手攀之，樹隨轉動，衆皆驚異。欲使蠻娘搴於岸上，分爲四段以作佛

像。惟本一段於藏女處，乃化成堅石，匠人投之於淵，忽見光芒送出如虹，頃刻，其石始沉，投者立隨倒地。衆恐懼，復借漁人入淵取歸，刻木爲佛像，粧飭以金。闍梨至，遂設諸號，曰「法雲」、「法雨」、「法雷」、「法電」，四方禱雨，無不驗應，因謂蠻娘爲佛母。其後四月八日，蠻娘投館，葬於寺側，人以是日爲佛生辰。士女咸集，以爲勝會，年年遊戲，舞曲笙歌，娛弄百端，遂成其俗，因號爲浴佛會，至今猶有之。

何烏雷傳

陳紹興間，有姓鄧名仕嬴，麻羅人也。妻武氏，有殊色。時仕嬴奉命使北國，鄉有神，名麻羅，乘仕嬴在外，乃化爲丈人，肖仕嬴言語形象，深夜冒雨而來。武氏怪問之曰：「郎君已奉使北國，如何復歸？」答曰：「帝已使別使，召吾奉侍左右，常以圍棋，不復出入。然夫婦之情，故輪回與汝瀉其恩愛，明日復朝，不敢久居。」鷄鳴而去，武氏情深疑惑，而不能解。自是暮來晨去，眷戀彌深。及仕嬴歸〔一〕，武氏懷胎滿月矣。仕嬴以聞，下武氏獄。是夜，帝夢一丈人來前奏曰：「臣麻羅神也，取妻有孕，爲仕嬴所争。」帝覺，明日命獄官將武氏來，斷曰：「妻還仕嬴，子還麻羅神。」居數日，武氏生一黑包，包開一男，皮膚似墨，因名烏雷。以其神無姓，乃以「何」字爲姓。烏雷雖黑，然其潤澤如膏。年十五，帝召入侍，甚信愛之。

一日，烏雷出遊，逢一人，形神秀異，自稱吕洞賓〔二〕，謂烏雷曰：「郎好兒，欲何求？」對曰：「當今天下太平，國家無事，所好者聲色以娛耳目而已。」洞賓曰：「爾之聲色，得失相當。」乃引口唾入，使

自呑之，洞賓忽而不見。自是烏雷精神覺爽，雖不識字，而辨敏過人，詞章吟詠，無不精麗。每於橋樑寺館閒吟逸興，既去之後，而餘音不絶，響響然橋樑之間，人無不樂聞者，婦人女子屬意尤厚。帝嘗爲之笑曰：「烏雷奸犯，當來予百婚。」

時仁睦鄉宗室貴人郡主金蓮娘者，姿容美麗，顔色傾城，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年二十三而寡，帝欲求幸不得，思念不已。謂烏雷曰：「汝將何計得之？」對曰：「臣願假一年爲期，如不見來，是謀不成，臣已死矣。」乃拜辭而去。於是放却衣裳，浸塗泥濘，曝雨當風，卒成醜陋。著弊布袴，爲牧馬奴，直至主家，賂閽者入園刈草。時茉莉方盛，烏雷盡削而納諸擔，侍奴以告主人，怒命繫問之。烏雷曰：「僕是漂泊之人，無所依倚，常以唱兒借擔。昨見官馬於南城門外，賜僕五錢，使之刈草爲株，僕喜而爲之，疑是良草，不知茉莉爲何等物。今無償，願没入爲奴，庶幾免其罪。」主猶以爲不然，拘於門外。月餘，有奴婢見其飢渴，與之飲食。烏雷深自得，每於良晨之前，遥吟逸興以酬其意，聞者莫不窮睇眄，忘其色而深其□□[三]……

一日，主逍遥獨坐，乃大怒。召奴婢來，責以不供之罪，欲加以箠楚。皆頓首謝曰：「臣等不敢廢事，但樂聞奴馬兒唱，不覺至此，笞楚及耳。」主置之不問。

後主嘗與家奴坐庭，迎風玩景，以爲勝賞。忽聞烏雷歌吟之聲，恍然若鈞天節調，非世上聲音可比，精神移變，放心不收。乃召烏雷入侍，置之左右，爲親近之奴，每令吟詠以舒鬱結之懷。烏雷益加努力[四]，順承膝下，動容周旋，毫毛不遠，求之俯仰之間，豁然自得。有吟嘲風之歌，曰：

風何颯颯自土囊，出幽谷兮漸飛揚。向來閬苑弄韶光，伊誰謾自立幡行。

入北窗兮稱義皇，來陽臺兮娱襄王。送人柳下兮迎客海棠，解幾愠兮些此姨娘。

有吟詛月之詩曰：

儘是陰精似玉盤，羨渠爲物最靈端。東西宿泊無常處，没見盈虚不一般。
都向白駒光借隙，必容素女間高關。長存不老同天地，感動時時不暫閒。

其歌吟之聲，楊柳之調，鴈爲扶遥，魚爲衝貫。主因而感動，遂成幽疾。

數月之間，愈加煩劇。奴婢從服勤勞，一夜熟睡，主人唤，莫能覺，唯烏雷應聲而起。主知疾已逼，其情不能禁，乃低聲謂烏雷曰：「爾之聲音，靡我精神，勞我思慕，以致於此。且以曩時之事觀之，爾於庭中放聲一唱，秋風颯颯而來，白雲徐徐而過，物尚且爾，况於人乎？開赤心示汝，吾不以高下介意，汝誠能心同琴瑟，言欝蘭茝，斷不煩他醫下手而自瘳矣。」烏雷曰：「僕是隻身微賤，一介寒單，才非有剛柔之善，智猶乏進退之機，致有深突莊園，偶遭縲厄，幸而得免，舉以爲奴，寵作股肱，委爲心腹。故烏雷得以托庇於餘陰之下，自無窘迫調度之憂，誠三生有幸矣。至於歌唱之事，未能契合人情，僅是快他眸子，驚聞衆生，曾無李衮之能感動人情，何有龜年之善較藝。曷居人上，質他敢恃己長？不意高顏曲垂下聽，以至於此，遽命合巹之歡，陶陶於永久，側外之榮暢矣。但念僕非朱門之子，只有赤身之微，欲魁梧奇偉之資，有鼠頭麞目之累，而與伉儷，恐未妥當。僕敢致辭。」主曰：「嘻！汝誤矣。夫洞燭理者，舉一隅以反三隅〔五〕。善用人者，取所長而棄所短。且以時事觀之，論其節則湖陽再續新緣，論其貴則仙容下嫁釣子。使可譏誚，則前輩有餘矣。况人情所深愛者，聲色而已，以絶世之聲，媲絶世之色，何有不可，而反致多言。倘汝過於拘泥，執剛不屈，遲數月，則病不可爲矣。」烏雷曰：「唯唯！誠如尊諭，可

謂確然不拔矣，敢不從命！」於是主疾尋愈。自是而後，諄諄結好心神，匿匿迷身耳目，知有烏雷而不知有奴婢，欲分賜田土爲園宅。烏雷曰：「僕本無家産，今遇寡君，是天仙之福也。不願田土園宅，願得金陵粧玉冠試之一帶，死誠瞑目矣。」主無所惜，遂與之。烏雷得冠，暗行以見帝。帝大喜，即令召主，使烏雷戴冠而立。帝問主曰：「曾識烏雷否？」主大慚。自是烏雷之名動天下，王侯之女作詩以嘲之，曰：

幾年霜雪獨眠孤，一節無虧守節符。自是彈傾聞唱後，蕣夫已認作難夫。

顯動人兮尤物爲，物隨人動有誰知。有來聲色無優劣，色爲聲移聲色移。

顔色傾城集蝶蜂，斷絃不肯更膠重。謂何圖取君王計，管教奴來解髮封。

然烏雷之聲，深注人意，避之亦不能免。常私通王侯之女，而莫敢殺者。一日，與威明王之妹通，爲家所獲而未敢殺者。明王入朝奏曰：「烏雷夜入臣家，黑白難明，誤殺如何？」帝曰：「臨時格殺勿論。」王歸置烏雷於石杵，殺之。烏雷臨死時，有國語詩云：

徯唯藍橋乇易涓，没㫚恩愛瀉閘䛊。知音氽客油嘆晦，浪乇蹺隊南岳仙〔六〕。

又曰：「昔呂洞濱謂烏雷：『爾之聲色，得失相當。』至是其言驗矣。」烏雷既死，聲没入石。後人聞杵石之聲，猶有感焉。

橋梁：魯俄之齊，過鬻假食，既歸而餘音遶梁，三月不絶〔七〕。

嫣然：笑之淡者曰嫣。陽城，蔡地名。亦意傾國傾城之意也。

閽：司門人曰閽。

睇眄：睇，小視。眄，斜視。

鈞天：秦穆公夢至帝闕，覓鈞天廣樂。《淮南子》曰：「凡天之下小大曰均天。」

閬苑幡行：崔元微於夜月，見殊色女伴，求十八姨相花〔八〕，煩列七焉。且肯作幡，圖日月五星，立苑東。崔從之，而風剖地，披花飛，而苑中不動也。

襄王羲皇：晉陶潛夏月高卧北窗，每秋月徐來〔七〕，自謂羲皇中人。襄王夢女人謂曰：「妾朝行雨，暮行雲，朝暮常在陽臺之下。」

姨娘：夏月盛暑，人多陷於楊柳海棠之下，以迎風解緼。詳見《虞史》。姨封，神風名〔九〕。

玉盤：唐李白詩：「少時不識月，何爲似玉盤。」〔一〇〕

借隙：月本無光，受日之光，故云借隙。

蘭茝：心同於琴瑟，則言欝於蘭茝。

李袞：李袞善歌，聲動京師。崔昭入朝，蜜帶而坐。昭廣延客，以爲盛會，乃詐云：「予有表弟〔一一〕欲登末坐。」袞弊衣而出，滿坐嘆笑之。頃，昭曰：「請表弟歌。」袞及喉鴉一聲，衆大驚曰：「李八郎也。」皆羅拜之。

龜年：開元中，李龜年善歌，特承恩遇。其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爲人歌，故國聞之，敢不感泣。

魁梧：魁，大也。梧，悟也。周勃言：「張良智有餘，以爲使人驚悟，何反若婦人女子乎？」

玉冠：此冠乃先帝賜郡主，使戴之以進，朝賀之禮也。

【校勘記】

〔一〕「及仕贏歸」，「仕」字原作「士」，據上文改，下同。

〔二〕「洞賓曰」，「賓」原作「濱」，據史實改。

〔三〕「忘其色而深其□□……」，以下疑有闕文。

〔四〕「烏雷益加努力」，「努」字原作「弩」，據文意改。

〔五〕「舉一隅以反三隅」，「隅」字原作「偶」，據文意改。

〔六〕此喃文七言詩，大意爲：誰令藍橋志不堅，一日恩愛情萬千。若有知音來相問，謂予往尋南岳仙。

〔七〕「魯俄之齊……三月不絶」此段文字，《列子·湯問》作「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絶」。

〔八〕「求十八姨相花」「相花」，《博異記》此句作「相庇」，當是。

〔九〕「姨封神風名」據《類説》之《衆花之精》條，作「封姨乃風神也」。

〔十〇〕「少時不識月，何爲似玉盤」唐李白《古朗月行》詩作「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

〔一一〕「予有表弟」「表弟」原作「詐云」，據唐《國史補》改。

〔一二〕「每秋月徐來」，「徐」字原作「除」，據文意改。

神珠傳

前吴時，有姓鄧名決，洪州橋棹人也。與鄉人阮善射相爲友，二人常以捕魚爲業。一日入海，偶見一物，形狀類木，長三寸許，色如鳥卵，隨潮流至。二人取之以歸，及聞物中有聲若相對語者，二人驚懼，却之中流，移船別州宿之。後二人夢有人來，謂曰：「我乃美龍之子，東海龍妃所出也。曩者美龍與交而生我，恐東海王知之，故寄與汝等守護，莫令他物觸之。我長成必能福汝，無他憂也。」二人既覺，以事相告，乃顧之江邊，見那物已負船矣，深自靈異，載之以歸。至布拜鄉，其物忽躍峯上，二人以爲此必欲留之意，環珓得吉，遂創立祠宇，刻爲神像以事之，能通靈應。後丁先皇使人氽海求珠〔一〕，遍行海口，一無所獲，惟阮、鄧子孫得之甚多。吏問其故，乃以禱神爲對。吏歸以聞帝，遣修禮，由是大獲。遂頒詔褒封爲「神珠龍王」，以其本美龍之子故也。然惑邪人咒詛，亦隨害之，有及良善，非神之德也。

【校勘記】

〔一〕「後丁先皇使人汆海求珠」，「珠」字原作「球」，據文意改。



東海妖魚傳

上古時，大海之東有妖蛇，其長凖五六十丈，多足如蜈蚣。行則動風雨，能潛藏，著見大小幽明。遇物横吞直啗，人多狼狽隱迹不暇。後死化爲魚，居於海島。歲時積久，産育衆多，能通言語，變化爲人，喜食。人物往來東海，道經魚穴，多爲魚騰踏，傾覆船艦，卒成魚餌〔一〕者。或相貿易，誘至穴房，執而食之。凡有魚船至此，操持謹候，則吹浪江犹；少有逆意，則怒移水蟹，或被其害。於是并力開别路通行，遠避腥膻之境。而岩巉岩巑，林下欝結蟠旋，斤斧不加，實難下手。乃悲歌慷慨，環立而視，哀怨之氣冲天，嘆恨之聲滿野。有叩青穹而嘆曰：

嗟乎！以蠃蟲之長，而爲鱗種所傷。蜃樓之波浪不通，颶母之狂風無定。加以狐蜮射影，蛟吐驪涎，大鼊齒引長鰐尾。縱欲鑿山開巷，可以通行，而頑石堅木，無由改力。况人生億萬，四業各勤，一事缺焉，則人情難遂。今者如此，意者天禍一方之衆歟！何若是之甚耶？

嘆息而歸。是夜聞山間隱隱有聲，如擊柝之狀，衆心蠱惑，狐疑不解。有暗行至屏處潛窺其所爲者，見人人頓殊：有扇鯉魚風以折板木者，有持白虹劒以斬木者，又有駕赤虬從南方而來，有乘龍駒由

北方而至，咸奮鯤躍之威，不譬撞蟻之穴，頃刻之間，將成大巷。忽聞山上鷄鳴，於是一散去。達旦往視之，見其巷及半功而止，皆嘆惜不已。始知鷄衆憐憫衆生而作，妖魚失意，化爲鷄鳴以昧之也，至今猶謂之「仙穴」者。

自是以後，羣魚得志，肆爲口蛇心佛之謀，徧行山高海峯，誘致愚民，爲禍愈烈。蠻民不勝其禍，相率而呼龍君曰：「逋主何在？忍使妖魚殘害吾民。」龍君倏然而來，人人哀訴。龍君於是勑陽侯，波神名。嚴戢波濤，乃假爲商船，施施從上頭流而下。魚聞聲戞戞而來，乃戴舊形，離穴半里以迎之。龍君持一人，若將予者，魚張口欲吞之，遂投炎熱鐵丸。魚口爛敗，不勝憤怒，踴躍騰踏，其船幾覆者三。龍君出騰空之劒以斬之，斷其尾鋪之山下，因號「白龍尾山」。魚身覺殊痛，馳入穴底，乃以石炭投之，炎醲相攻，殄滅殆盡。惟元惡者排出奔馳，又追斬之，投流海山，化狗遁走，從而滅之，因號「狗頭山」。身流入漫，因號「漫梂」，蓋以俗呼狗爲梂故也。

江狆水蟹：狆，獸名。晉解系與王倫有隙，後倫得志，收系兄弟。梁王救，倫曰：「我生水中，見蟹猶惡之，况此兄輕我乎？」蓋以系姓解，而蟹頭有解字，故惡之。

蠻蟲鱗種：三百六十年而人長，可以人爲蟲之長，故棄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年而龍長，魚者鱗之種也。

蜃樓颶母：音慎，水所居，曰蜃樓。南海夏秋，必有棠如虹，謂之颶母。

蛟：主潭上吐涎，人爲涎所遇，遂溺死。

鼉鰐：鼉似鼈而大，其卵在山谷間，或爲鼉，或爲鰐，喜介人畜。鰐似守宫而大，其長大數丈，齒如其有刀，搏物以尾捲

去，如象之在鼻也。

鯉魚風：秋月之風，謂之鯉風。李賀詩云〔三〕：「鯉魚風到芙蓉老〔四〕。」

白虹劍：吴王有劍，謂之白虹劍。

騰空劍：鎮府云：「高陽有畫影騰空劍，四方有兵，以劍揮之則克。」

【校勘記】

〔一〕「卒成魚餌者」「餌」原作「弭」，據文意改。

〔二〕「徧行山高海峯」「徧」原作「編」，據文意改。

〔三〕「李賀詩云」「賀」原作「賢」，據《全唐詩》卷三九三李賀詩改。

〔四〕「鯉魚風到芙蓉老」「到」，李賀詩《江樓曲》作「起」。

白狐九尾傳

上古時，昇龍城爲村民所居。城之西有小岩，東沿瀘江而枕蘇瀝，南北相連逈里。岩有小穴，深幽窊窔，九尾白狐居之，生有九子，乃千歲狐精也。善爲妖媚，變化百端，多爲民害。有化爲人，衣白羊裘，而尋春之客，排謔誘來，藏諸岩穴者；有著白鶴鵝衣，縱白衣蠻，唱歌以誘歸者。聞其言，有蟬聯不斷之意；見其色，有生龜脱筍之難。或吟蒼山之歌，曰：

山杳緲，木蟠環，碌碌羣居有幾安？
象爲牙兮壽也難，翟爲羽兮易亡殘，羊道士兮虎石頑。
經叱咆，被弓蠻，紛紛不一定其間，孰能識我白衣間？

或唱弄月之歌曰：

自從暘谷至金樞，耿耿餘光愛白駒。霓裳舞曲素娥過，屬意陽臺有若無。
誰謂姮娥不嫁夫，杜鵑何事悵長吁〔一〕？誰爲姮娥遠天衢，纔得歸來大手儒。

清樂乎，濁樂乎，自情自料勿眠孤。

其謳吟歌唱之聲，楊柳婉轉之調，多是漂蕩愛河，流沉欲海，縻困人情者也。

時雄王素聞其事，命雄將將兵除之，則變化無方，弋羅不入，舉世無能爲者。會羣臣論殄除之計，貉侯曰：「彼爲妖獸，而欲以人力制之，是猶使喬蛇馳海，蚊虻負山，何以能勝？不如表奏龍君，使奮威靈以除之，必有韓盧蹇免之效也。」王以爲然，於是制爲表文，使文人進於龍君。其辭曰：

伏以雞卵分儀，人物從茲繁夥；鰲足定極，南北咸有界疆。君能行善政多端，要不若憂民一念。臣竊惟我越方初建國，世系出自羲皇，洪惟聖祖接轡來刑之初，創洪圖而出治，欽惟皇考繼志述事之後，握大象以持權。暨於藐躬丕承大統，封域守祖宗封域，屏息狼煙；人民保祖宗人民，無驚犬吠。柰兹狐孽，妄肆妖氛，嘯雨膞風，狡狙詐以欺孤弱；來山去野，假虎威而味餘羣。何紫之荒淫弗除，神獸之貪婪殆甚。捨之則興妖作怪，踵牝鷄風；伐之則隱迹匿形，浮任婦計。射獵不堪人力，殄除須仗天威。尚其鑿蟻悃之誠，曲垂俞允；早申命象牙之將，振耀英威。大興甲胄之師，長驅破浪之勢。悉滅青丘之迹，掃穴除妖；徯蘇赤子之心，案堵如故。國勢增山河之重，天下享安靖之休。無任仰聖戴天之至，謹奉表奏以聞。

龍君按之讀訖，大喝曰：「彼以黔驢一技，鼯鼠五窮，乃敢縱蠆尾，興妖肆，狼心逞亂，私自魚肉生民如此，豈可坐觀而不救之哉？」遂興風作雨，漲水揚波，鑿破岩穴，遂成大潭，殺大狐并其子，死浮潭水，因號爲「屍狐潭」，今西湖是也。其潭深闊，彎遶里餘，雄王於此立祠觀鎮之，即千年寺觀羅寺也。湖之西岸，村民居之，至今猶謂之「湖村」。其穴偃然尚在，今謂之「狐穴」焉。

昇龍城：李太祖建都於此，見黄龍於御舟頭飛昇，因號昇龍。至皇朝洪武爲奉天府〔二〕。

妖媚：《本草》云：「白狐尖鼻尾大，善爲妖媚。」

白蠻衣：上古時，傘圓山有人教以耕種及絰織樸素之文，因號爲白蠻衣。

蟬聯：謂語意不斷，如蟬〔三〕聯之聲也。

龜笴：笴，殼也。椎卜鑽龜以占之者，皆生取殼。人之情愛難捨，亦如龜之難脱其殼也。

象牙翟羽：象爲牙焚，翟爲羽亡，蓋人愛其象牙、翟羽而然耳。

羊道士：初羊年十五，牧羊道士。

虎石：陳李廣行，見石在草，以爲虎，射之。

暘谷金樞：暘谷，日出東方之處；金樞，日没之窨。

素娥：唐《逸史》明皇與申六師遊月殿，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舞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麗，上爲製霓舞曲。

愛河欲海：《昇玄經》云：「人不割絶恩愛，是猶流溺於河海。」

商蚷：蟲名，郎馬蚿也。言能使馳河負山，不能勝也。

嘯雨膞風：《大帖》云：「狐膞風嘯雨，夜見晨趨」。

青丘：狐神名，出青丘。《山海經》云：「青丘之狐大尾。」

何紫神獸：《名山記》云：狐，古之淫婦，其名紫，死化爲狐故。」又云：「狐，神獸，有三德：小前，大後，死則首丘也。」

【校勘記】

〔一〕「杜鵑何事悵長吁」，「鵑」字原作「鶻」，據文意改。

〔二〕「至皇朝洪德爲奉天府」，「洪德」原作「洪武」，據《大越史記全書·黎朝聖宗紀》改。

〔三〕「如蟬聯之聲也」，「蟬」字原作「禪」，據文意改。

猖狂鬼傳

上古時，峯州之地有一大樹，名栴檀，木香也。高千餘丈，枝葉蟠旋，屈數十里。有白鶴一雙棲於其上，因名其地爲白鶴地。其樹歲久枯死，化爲妖鬼，勇猛有威，多爲民害。涇陽以神術勝之，妖氣稍屈。然猶出彼入此，難以測量，人甚畏之，號爲「猖狂鬼」，立祠以事之。每於歲暮，常以生人祀之，其民始安。我國之西南，近獮猴國，雄王命婆娑國蠻今演州也。與之交通，潛奪其子，納之以供其祀，歲以爲常，無能爲者。歷秦始皇，以任囂爲龍編令〔一〕。囂無人祀，遂暴病而死，自是愈加嚴畏。

至丁先皇，有宋人名文俞，耽心釋典，不事生業，常周遊四方，能通四夷言語，至是過我國時，八十餘矣。先皇聞有奇術，乃以師禮待之，欲除猖狂鬼者。文俞曰：「彼誠難以法力制勝，自非爲謀之善，不能勝也。」乃以其術誤之，有曰騎、曰竿、曰鈎、曰險者，常以歲暮行之，以獻諸神，此亦以爲誤猖狂鬼。騎者，騎馬奔馳，乘身取物於地不墜也。竿者，身自仰卧，以足底盛表竿，使人登竿頭而不倒也。鈎者，造飛雲橋，高十二尺，編麻爲大索，長二十六尺，繫兩頭埋於地，加樹上疾行騰踏，優遊往返，懸身俯仰而不

墜者也。險者〔二〕，拍手踴躍，歡呼咆哮，展轉返側，進退高下者也。而多擊鐘鼓，諠譁亂噪〔三〕，吟詠舞蹈以助其□。國内設盛以祀之，猖狂悅而享之，不虞他事。文俞因其不意，持秘訣斬劍而滅之，部衆盡散。自是妖氛屏息，民安其生焉。

【校勘記】

〔一〕「以任囂爲龍編令」，「任」字原作「壬」，據《史記·南越列傳》改。

〔二〕「險者」，「險」字原作「階」，據上文改。

〔三〕「諠譁亂噪」，「噪」字原作「澡」，據文意改。

夜叉王傳

上古時，我國之南界有沙巖國，其王號夜叉王，又名長烏王。其國北擠胡孫精國，孫精太子名徵姿，有美貌妻，名白浄娘，淡施粧粉，自有艷容，其花見羞，其蝶相隨，所謂秀色可愛者也。夜叉王聞之，欲得爲婦，乃潛襲。率衆襲擊胡孫精國，奪白浄娘以歸。徵姿大怒，遂以獮猴國之衆，移山塞海，悉爲平地以通其衆，攻破沙巖國，殺夜叉王，後取白浄娘以歸。蓋胡孫精乃獮猴之精也，其王名十車生，今占城國是也。

佚名◇撰

南國異人事迹録

朱旭强◎校點



提要

朱旭强　撰

《南國異人事跡録》，不署撰人及時代。今知見抄本一種，本書見藏於法國巴黎的亞洲協會圖書館，與《大南事類捷録》、《南海四位聖娘譜録》、《南天忠義寶録》、《陳朝上將事跡》、《安南古跡列傳》、《香山筆記》合訂，藏書號爲b.15。其中的《南海四位聖娘譜録》亦爲黎貴所抄，查《越南漢喃古籍文獻目録提要》（「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2年印行出版），該人並抄有《使華叢詠》（b.22）、《大南古跡傳》（b.25）兩種圖書，俱藏於巴黎亞洲協會圖書館，係法國科研機構早年蒐集越南典籍時所僱的專職抄手。

本書共22葉。每半葉9行，行14字，有句逗。字大而工整。封面題「南國異人事跡録」，下雙行作「内共貳拾四張全集」，另行有「黎貴奉寫」四字；頁芯則作「南國異人事跡」。本書無序跋，書前有簡目。

本書共收録有《范子虛事業師事跡》、《李翁仲事跡傳》、《董天王事跡傳》、《夜澤褚童子與仙容事跡傳》、《海陽人居士阮仲播敘情》等五篇。其中前四篇故事亦見《嶺南摭怪》（HV.486及VHv.1473），文

字情節略有異同。前四篇有較爲一致的風格：皆爲越南古代異人故事，均採用「事跡（傳）」爲名（見正文，而目録或是抄録者後加，文字有所出入，以「傳」爲名），趨合於本書題旨；而開題基本上都逕以交待傳主的時間、籍貫，詳下：

《范子虛事業師事跡（傳）》：「李朝惠王時。子虛，貫海陽省錦江縣義閭社人。」

《李翁仲事跡傳》：「雄王世季。李翁仲，貫河内省慈廉縣瑞香社。」

《董天王事跡傳》：「雄王時。董天王，貫北寧省仙遊縣扶董社人。」

《夜澤褚童子與仙容事跡傳》：「雄王時。夜澤，在興安省東安縣。」

本書末篇《海陽人阮仲播敍情傳》一則，通篇常用四六對句，重抒情，多用典，與前四篇在文體、命名、開篇等均有所不同。以題名看，該篇敍述者爲阮仲播。據内容可知，阮仲播爲阮朝初年人，少爲儒生飽讀詩書，經歷了西山的鼎革戰亂，後皈依佛門；阮仲播的身份與前四篇中傳主亦不同，並未被進入民衆信仰。因此，末篇實爲本書附録。

按，本書前四篇地名，河内省慈廉縣瑞香社、北寧省仙遊縣扶董社、興安省東安縣俱可見於阮朝《同慶地輿誌》（1888），與阮朝初年的行政區劃相合，與《嶺南摭怪》所載有不同；海陽省義閭社則在《同慶地輿誌》中屬青林縣安良總，與錦江縣相隔於邯江，但所謂「錦江義閭」，早見於《嶺南摭怪續類》（1554）之《范子虛事師傳》，可知相襲。因此，本書的成書年代頗接近於阮朝初年，其編撰者很有可能就是末篇的敍述者阮仲播，而其是根據陳世法、武瓊原撰，段永福重編續補的《嶺南摭怪列傳》編撰成書。

1992年11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汪娟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四册。因無他本可校，本次整理徑據抄本微捲的複印本迻録，並參校以《嶺南摭怪》、《天南語録》等書相關篇什，標點排印。在整理過程中，查清華、孫菊園先後審讀了校樣。

南國異人事迹目録〔一〕

【校勘記】

〔一〕「南國異人事迹目録」，目録與正文篇名有文字出入，今目録從其舊，而在正文篇名處出校。

〔二〕「褚童子遇仙容夜澤傳」，本書「褚童子」俱作「楮童子」，今徑改不注。



范子虛事業師事迹[一]

李朝惠王時。

子虛，貫海陽省錦江縣義閭社人，家中貧苦，移居河内省金榜縣花封社。年少幼孤，樂道好學，從師楊湛字公直，學習如訓，出意成章。及公直卒，其子年幼未知禮儀奉事，子虛告其母曰：「業師家貧子幼，我家田土幾何？」母曰：「嚴父生時，遺子只有田土六篙。」子虛泣曰：「請母以二篙賣於村人，取錢以助事師。」母感其言語，亦泣而隨之。賣田二篙，得錢三十貫。子虛即買辦棺椁圖物，以助喪祭於師。又營室於師墓之側，日夜燈火奉祀。至三年畢，子虛始回家鄉，日夜專勤學習。迨至甲子科入試，中預第三場。再至丁卯科入試，預中第四場。

至本年十一月，子虛自家赴京師，到鎮武寺，遇夏日大暑，子虛入寓於寺内。忽見業師公直儼坐於内堂。子虛大懼，驚惶伏地，泣拜曰：「業師之棄世歸陰，已七八年矣。不知何由，業師復到於此？」師曰：「子虛有義於我，故我感其恩義，出見告之。」子虛叩頭大泣，曰：「師之歸日，弟子家中貧迫，難以

爲禮，今日見師，且忽逢空手，將何以爲禮！」師曰：「我生時，居陽世，平生公平正直；及卒，玉皇上帝用我爲判官，兼掌貢舉職事。」子虛問曰：「師知臣命事業如何？」師曰：「今予未知。弟子回家，至來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弟子又來至本寺，我即告之。」子虛拜謝。頃刻間，不見師坐，遍尋無見蹤迹。子虛回家，日夜思量，信如其言。

至後年是日，謂母曰：「母在家，子往京師。」子虛即往，至寓所，買辦粢雞酒肉一盤，齊整清潔。遞到鎮武寺前，已見業師公直，與弟子已列坐。子虛即稽首而拜，具酒殽一盤進之。師、弟子共坐飲食。師告曰：「脱我衣冠付弟子，我以弟子衣衣之。」公直乃以手衣提之再三。子虛眛目。子虛從公直同升於天庭，頃刻間忽至，見南曹北斗，徜班列坐。望見衣紫衣官坐其上；外南曹、北斗，坐於左右；餘皆分班列坐。公直亦坐於下。論察天下德行、文學之士，題名出榜。上進桂陽人陳泰，優文學。南曹曰：「陳泰有文學無德行，且父母無德，不可。」又進西姥人，有文學。南曹曰：「西姥人以文學驕人，且其妻不肖，不可。」又進安樂人范公平，優文學，且祖宗積德，妻有賢行，可居第一，是爲狀元。又進鳳山人阮曰賢，有文學，祖宗積德行兼全，可居第二，是爲榜眼。又進上賢人王文校，文學少有，陰德多，可居第三，是爲探花。三魁姓名，會論已畢。迨至上福縣人楊校，文學雖少，且父母及妻俱有賢行，家貧樂道，可居第四，是爲黄甲。前後進舉中格登榜，共得四十人著名登榜。判官公直乃進：「花封人子虛，有文學，可取。」南曹曰：「子虛以文學驕人，不可。」公直曰：「子虛年幼狂言，雖有驕人，未有害人。」紫衣官曰：「子虛孤幼，母有德行，且有義於事師，亦可恕罪，寘之下第。」即粘子虛姓名在四十人之下，乃挂榜於天門。右官北斗曰：「子虛有行義，若寘之下榜，恐有乖次。」紫衣官曰：「我以白字加之，則黜之下

榜，何乖之有？」

至明年，戊辰科。二月，子虛應會試。子虛入第一場，試卷欠「經義」二字，場官點閲，見疵而挂卷。後子得三四夜，公直應夢，告欽差官曰：「有今科進士，何挂之下？」乃知天卷，護榮進素定不可格言。後子虛歷登顯官，果至贊治翊運功臣，特進金紫榮禄大夫，玉帶金魚，參從吏部尚書，兼掌六部御史臺事，貞國公，贈太宰，封「忠貞大王」，爲花封上等神。生得男子三人，二子居花封社，一子還居義閭社，范文焌之祖，范文焕之高祖。果繼箕裘，紹家風，譜傳萬世之子孫，猶有修業焉。

子虛年至四十三歲，始得顯達。《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詎不信歟！兹傳記以行於世，使後之君子，耳聞目見，心受神領，庶幾亦得折桂看花、揚名顯後之一助云耳〔二〕。

【校勘記】

〔一〕「范子虛事業師事迹」，目録中「事迹」二字作「傳」。

〔二〕「揚名顯後之一助云耳」「揚」原作「楊」，據文意改。

李翁仲事迹傳〔一〕

雄王世季。

李翁仲，貫河内省慈廉縣瑞香社，姓李諱仲，身體長大，高二丈三尺。慓悍殺人，罪累至死。雄王赦之，不忍加誅。歷至安陽王時，秦始皇將兵侵我國，安陽王以李翁仲身貢納秦，秦始皇得之甚喜，任之仕，至司隸校尉。始皇兼并天下，使李翁仲將兵十萬，鎮守臨洮，聲振匈奴，不敢侵塞。秦始皇封李翁仲爲輔信侯，使歸南國。

至後年，匈奴再侵犯塞，始皇復令召李翁仲。不肯行，隱在山林淵澤間。始皇深責之。安陽王藏隱李翁仲，久而不得，詐言李翁仲已死。秦始皇遣使來問：「何由而死？」安陽王以瀉泄而死對。使者回國馳奏始皇，謂李翁仲瀉泄而死〔二〕。始皇又遣使往安南國驗之。李翁仲遂煮粥遶於地中，以爲實迹。始皇遺以屍載歸北國，李翁仲遂自殞。使者以□斂其屍〔三〕，遂納於秦。始皇以爲奇異，乃鑄銅爲像，號爲「李翁仲」，建立廟堂，置於咸陽金馬門外，腹中容數十人潛形摇動，遣精兵十萬餘人，常守祠像，匈奴

以爲生，不敢犯塞。

歷唐時，趙昌爲交趾州都護。趙昌夢見與李翁仲講《春秋左氏傳》，唐王與趙昌遂立祠廟，以供祭祀。迨至高駢平南詔之時〔四〕，焚香祈禱，以靈助順，再重修廟宇，建立木像，號「李校尉」，祠甚莊嚴，今在慈廉縣瑞香社珥河大江邊，相去京城西十五里。

【校勘記】

〔一〕「李翁仲事迹傳」　目録中「事迹」作「降生」二字。

〔二〕「謂李翁仲瀉泄而死」　「瀉泄」原作「寫泄」，據《嶺南摭怪》改。

〔三〕「使者以□歛其屍」　「歛」前原文闕字，《嶺南摭怪》等他書載李翁仲故事者，文句不同，不能徑補。

〔四〕「迨至高駢平南詔之時」　「平」字原脱，據文意補。

董天王事迹傳〔一〕

雄王時。

董天王，貫北寧省仙遊縣扶董社人。

天下泰和，萬民富庶，殷王見南國無朝覲之禮，舉兵托以巡狩，而欲侵其國。雄王聞之，召群臣謀其攻守之計。時有方士進言：「攻戰之策莫如求貉龍君以相助之。」王從其言，遂築壇場，持齋戒，焚香致拜祈禱，置金銀幣帛於壇中，群臣致敬三日。忽見大風雷雨，有一老人，高九丈餘，面方耳大，鬚眉皓白，坐於岐路，談笑戲遊，歌吟舞蹈。人皆見之，知其非常人也。有鄉人入告於王，王親行拜之，迎入壇内，進酒食。老人飲食而不言語，群臣就前拜問老人，曰：「吾聞今有北方之人，欲來攻戰，其勝負如何？願其賜教。」老人良久取延壽祝卜，乃謂王曰：「三年之後，賊來到此矣。」王又問計於老人。老人謂王曰：「但嚴備器械〔二〕，精練士卒。爲國家計，且遣人遍求天下，誰人有奇才異藝，能破得逆賊，即榮封爵邑，傳之無窮。若得其人，則逆賊可平矣。」言訖，老人騰空而去。雄王乃知其龍君也。比及三年，邊人

急馳奏雄王，報有殷兵到境。王使人遍求天下，如老人所言。使者行至扶董鄉，見富家翁，年方十八歲，生得一男，已三歲矣，雖能飲食，不能言語，惟仰卧，不能起坐。其母聞使遍求，戲其子曰：「生得男子，徒能飲食，不能擊賊，以蒙朝廷之賞賜，以報父母之劬勞！」兒聞母言，即勃然曰：「諾！母呼使者到吾家，問使何事？」母大驚異，告諸鄉人曰：「子能言語！」鄉人亦嘉之。母乃召使者來。使者亦驚異，試問童子曰：「童子爲小兒，亦能言語乎？呼來何爲？」童子乃起坐，謂使者曰：「爾速回京告王，練成鐵馬高十餘丈，劍長七尺，鐵笠一件，將到我家。我破殷賊，王何憂也？」使者喜，速回京師，具以童子言奏雄王。王見而且驚且喜，曰：「吾無患哉！」群臣論曰：「一人擊賊，如何可破殷軍？」王怒曰：「此乃龍君助我，如前日老人之言，的不虛語，諸公何疑！」即命匠冶錬鐵十五百斤，練成鐵馬、劍笠，將到扶董鄉童子家。母甚奇異，恐禍及身，憂恐告兒。兒大笑，謂母曰：「敢請酒肉甚多，與兒食之。」母答：「家貧，供給不足。」鄉人聞其言，爲之殺牛宰猪，酒飯餅菓之物將至，盛陳酒饌。童子見之大喜，一時間食之且盡，伸足而立，鼻噎十聲〔三〕，身長體大，高十八尺餘。衣裳不能衣，乃以蘆花葉結爲衣服，以蔽其身。手提鐵劍，乃躍上鐵馬，勵聲大喝曰：「我是天將！」踴躍長喝，馳走如飛。一瞬息間，到王殿前，告王。指劍前行。王使官軍隨後，到於殷賊夾壘武寧鄒山之下，擊之。殷軍大驚，倒戈相攻，死於鄒山之下。官軍所到，殷賊走散。殷賊將士羅拜，呼曰「天將神」，乞皆來降。天將破殷賊軍士已平，騎鐵馬行至安越縣寧朔山。天將乃脱衣騎鐵馬，白日升天。

雄王思念其功勞，無以報之。雄王即令建立董天王廟於本鄉，賜田一百畝，與父母晨夕祀事之需。殷王歷至二十七王，共并六百四十四年，不敢加兵侵擾邊塞。四方聞之，各相畏服，歸附於雄王。至後

李太祖肇興，天下安平，萬民樂業。每有事，必就靈廟祈禱，屢有靈應。再贈爲「冲天王」，其立祠廟在扶董鄉建祖寺側是也。

【校勘記】

〔一〕「董天王事迹傳」　目録「事迹」作「降生」二字。

〔二〕「但嚴備器械」　「械」原作「戒」，據文意改。

〔三〕「鼻嚏十聲」　「嚏」原訛作「嚔」，據文意改。

夜澤褚童子與仙容事迹傳〔一〕

雄王時。

夜澤在興安省東安縣。

雄王傳至三世，王生一女子，名仙容媚娘，年生十八歲，容貌秀麗，不願嫁夫，好行遊戲，樂遊天下。帝愛而許之。每年二三月間，裝載船艘，浮遊海外。

時在江邊褚舍之鄉，適有鄉人名褚微雲，生得男子褚童子。父子之性，本是慈孝，家被火災，財産空盡，止存一布褌。父子出入，更相换服。及至父病，父謂褚童子曰：「父有命故全身而葬。留褌與爾服，庶無愧恥。」至父故時〔二〕，褚童子以褌斂父身而葬。

褚童子在，無以蔽身而加以饑寒尤甚。計無奈何，乃就江邊，望商賈船，下水立行乞食，復持竿釣魚，以養其身。頃刻間，不意望見仙容船艘適至，聞其鐘鼓管籥之聲，見旌旗蔽日、歌管喧天，褚童子驚怖，無所逃遁避脱以蔽其身，因見沙洲有蘆樹叢，希疏三四株，乃隱避身於叢中，以手掘沙成穴而藏身，復以沙覆其身。

頃刻之間，仙容船至。乃駐於此，行遊洲上，乃命群臣以帳帷幔幕，圍其蘆叢，遂乃沐浴。仙容入帳幕中，解衣裳沐浴，乃灌水而沙自流散，露童子身。仙容驚之，認之良久，始知童子。仙容曰：「我本不願嫁夫，今已相遇此人，身皆裸露，是天使然也。汝急起，與我沐浴。」仙容乃賜童子以衣裳服之，遂與童子下船，飲食宴樂。隨從之人，皆以爲嘉會奇逢，古今罕有。童子具道其所以然，仙容嗟嘆，結爲夫婦，童子固辭。從者馳奏，雄王曰：「仙容不愛其身，不遵吾訓，巡遊道路，下嫁貧人。是天與汝，自今以後，汝不得回國以見我面。」從者復來到仙容遊所，直陳其事。仙容聞之，不敢歸國，遂與童子開市肆，立庯舍今琛市。

外國商賈敬慕仙容、童子爲主。有商賈船客人告仙容曰：「貴人出金一鎰，今年賜家人子弟，與商人同出海外諸國，買各貴物，明年得息十鎰。」仙容心喜，謂童子：「我夫婦是天使然，富貴是天所與。」褚童子乃取金一鎰，同與商人出海外，買貴物將回，以爲生活。褚童子遂與商人同行販買，船遊行到海外，有山名稷圍山，山上有小庵。商人泊船扱水，褚童子登遊庵上，庵上有僧，僧名曰「佛光法師」，傳法與褚童子。褚童子乃留，聽受傳法。童子乃付金與商人：「往買貴物，旬日回還至庵，迎我同歸。」禪師乃贈褚童子一杖、一笠，曰：「靈通亦在此矣。」童子領取回家，具以僧翁道告仙容，仙容覺悟，遂廢庯舍，夫婦相尋遊方，求師學道。夫婦同行，日暮未到鄉村，遂宿塗中，立杖覆笠以自蔽。夜至三更，自然天造地設，城郭樓臺，珠宫玉殿，鳳閣龍樓，廊座府庫、廟社，金銀、錦帷、綉幕，金童玉女，將士侍衛，羅列朝廷。明日，夫婦相見以爲驚異，各持香花珍寶之物，進獻稱臣。又有文武百官，分軍宿衛，别成一國。

雄王聞聲，以爲女子作亂。雄王率軍擊之。官軍相至近國，新立國官軍請褚童子、仙容命軍禦之。仙容笑曰：「非我所爲，是天使然。生死何敢奪父命，順受其正，任其誅戮。」時軍官新集，乃驚走散，獨

舊隨與仙容同處。軍官駐蹕於自然洲，猶阻大江，日已暮，未及進軍，至夜半，天起大風，揚波拔木，官軍大亂。仙容、童子，群臣，部衆，城郭、樓臺，一時拔起，飛去升天，其地皆空，畢成大澤。明日，人人望之不見，遂建立祠堂，時至祭祀，名其澤曰「一夜澤」，名其州曰「自然洲」號「幔幮洲」，其市曰「河琛市」焉。

後至前李南帝，與梁兵相拒，南帝命光復爲將以拒之。光復率其衆，居於此澤。其澤深廣泥濘，難於行止。光復用獨木船，以便往來。未諳所居，迷失處所。光復藏軍於此，賊不知其所在。夜暗三更，以獨木小船擊之，劫取糧食，梁兵屢失其機。三四月間，梁兵不知其處，難與交戰。梁兵嘆曰：「上古謂一夜澤，信矣夫！」今乃留之，夜常逃去。會侯景作亂，梁召陳伯先還香山，遣裨將楊孱擊之。光復齋戒設壇場於澤中，焚香致拜，虔禱祈來報助。忽見神人，乘龍來下壇中，謂曰：「我於升天處，威靈在上，汝能誠心祈禱，故我來助，以平禍亂。」遂以龍爪授光復，曰：「以此挂在兜鍪冠上，每有賊侵，以此向面賊，賊皆驚惶走散。」神人説罷，復升上天。光復聞得神助，氣力增倍，歡聲大振，奮身交戰。光復斬得梁將楊孱於陣前，梁兵大敗，乃退還。光復聞李南帝已殂，遂自立爲趙越王，立城於武寧山是也。

【校勘記】

〔一〕「夜澤褚童子與仙容事迹傳」　目録作「褚童子遇仙容夜澤傳」。

〔二〕「至父故時」　「時」原作「辰」，避阮朝翼宗嗣德帝阮福時（1848～1883年在位）諱。本書其他「時」字不諱，故此當抄録舊本時因襲之故。

海陽人居士阮仲播叙情[一]

且夫天地之於萬物，雖有雷霆之怒，而發生之意，實行乎其間；父母之於衆子，雖有鞭朴之威，而鞠育之恩，實存乎其内。是以衆子之有罪，未嘗不呼天地、呼父母者也。

士猥以儒生，本從學業，詩書負十年之積，未嘗筆陣吐鋒芒；單瓢甘一已之貧，自倚衡門頤性命。田經園史，半畝生涯；糗飯粗衣，一生淡薄。怒目西山無盜賊，百般縉胄，起義憑令主之詔書；多心東土有緣師，一陣風波，勤王鼓男兒之義氣。時未遇，嗟乎已矣；功不成，無可奈何。休將人意論英雄，悵懽府輕黎之運；正是天心開宇宙，賀龍湖啓聖之期。横山開百二之基，珥河瑩半千之水。六月龍城遺將，周宣王征玁狁之期；五年馬上揮戈，漢高祖滅項、秦之會。生民塗炭，今日息肩；童子嬉遊，康衢鼓腹。幽草曝來天眼照，回四十年不到之春；和風帖得地塵寛，响三十道無依之子。討亂除殘西僞局，太平酒酌舊君杯。賢冠羽箭榮花，快睹滿城之車馬；谷虎澤龍吟嘯，會來四顧之風流。寒谷知春，窮盧生色。士夫負棟樑大器，有路披漢殿之襟；書生慚文墨全才，何地鼓齊門之瑟。四征恨

未勢於汗馬，一旦難自效於攀龍。寸土中幸遇皇風，持把五絃歌舜日； 四海内咸孚帝德，敢將尺霧障堯天。忽來天數之艱難，遇促愚心之狂悖。不覺昭臺何處出，妄語迷天下之人心； 寧知貴德被欺人，惑言亂案前之客耳。白齒真人未卜，潢江天子預謀。上天下地口難憑，幻出古遼之聖； 窮谷深山何識得，弄成安子之僧。席前商議，蓬矢桑弧； 門外往來，繩樞甕牖。忠居乃武夫不學，觜將空大語之唇； 廷堅於兵事未聞，乳尚臭妄言之口。好捨牧牛之將士，巧陳奪布之規謨。許多水步虚聲，無□蹶馬殘舟之素具〔二〕； 一片詔書妄寫，未得皇名朱印之見真。菩提僧子，何忍欺人； 愚蠢書生，翻成僭僞。酒盞茶杯之相會，群盲又引群盲； 愚夫匹婦之笑談，一語復將一語。自作孽，慢將於意外； 不容奸，事在於目前。

彼缸忠何處得來〔三〕，竊入潢池之顯； 致愚等干常發見，牽來荷澤之群。後先密捉回調，酷受府屯之鞭朴； 次第經申解納，羞含鎮所之枷杠。强武軍押送於京城，司刑院付交於場所。卻分自丹心於藥石，卻爲忍辱之身； 痛心無奈俯於鉗爐，爲屈求生之足。誑惑責昭臺之無行，輕薄非缸武之不仁。恨彼誇寸舌之雄，甚磨口賊，致愚越三司之案，何等身冤？ 照幽自有天涯燈，洗垢仰憑海量。若聲罪而誅乎僭僞，己甘萬死不須言。然恤刑何論於毒災，曾記一生猶幸免。

河南天子，量及無辜； 北闕尊翁，政行不忍。以峒物無知而能感，蝦蟆鳴遠動於天庭； 即民不情哭而見哀，孩提語乞憐於公所。周冢宰難心於藥石，商頑民有意於龍蛇。寒風三月居周，既示必誅之戒； 雨露一朝處宋，次昭不殺之仁。場中蘇暗淡之花，庭前灑腐枯之草。况出入有人來擁護，這般殘疾復何爲？ 苟夕朝思政播寬容，願作蹶儒還自在。望治世從輕之典，睹太平不用之刑。口裏啼呼，庭

來吐草；法中寬恕，調自乾霜。孤兒轉作依兒，尊翁是重生之嚴父；墨筆換來朱筆，尊翁爲再世之南曹。洞開赦過之門，引入自新之路。應地檻搆之箭，夷吳尤悔於桓公；巾車遏馬之巴，馮異不忘於光武者也。

【校勘記】

〔一〕「海陽人居士阮仲播叙情」　目録無「居士」二字，「叙情」後有一「傳」字。

〔二〕「無□蹶馬殘舟之素具」　「無」下原脱一字，今據下文對句「未得皇名朱印之見真」□□。

〔三〕彼㐌忠何處得來　「㐌」爲喃字，形聲，意爲「二」，下文「輕薄非㐌武之不仁」同。

南國異人事迹録終

安南古迹列傳

佚名◇撰

朱旭强◎校點



提要

朱旭强　撰

《安南古跡列傳》，不題撰人及時代。今知見抄本一種，藏於法國巴黎的亞洲協會圖書館，與《大南事類捷録》、《南海四位聖娘譜録》、《南天忠義寶録》、《陳朝上將事跡》、《南國異人事跡録》、《香山筆記》合訂，藏書號爲b.15。本書共21葉，頁面尺寸爲17×16公分。每半葉10行，行14字，字大而工整，無句逗。本書封面題「安南古跡列傳」，目録首題「安南國古跡列傳」，頁芯題「古跡列傳」四字。按本書首尾，包括封面、目録以及正文第33頁起（即倒數第三篇《神珠龍王傳》末三行及《香山祠記》、《奇童問月傳》）的字體與正文主幹部分不同，稍瘦長，但正文主幹部分字體方正，與《南國異人事跡録》相近。正文有「（黎）大行皇帝」凡五見皆換行，但不避越南晚近古籍常見的「時」字諱（避阮朝翼宗嗣德帝阮福時，1848～1883年在位），或可表明其抄録時代在避諱松弛的阮朝末年即二十世紀上半葉，而抄録者姓黎，很可能是《南國異人事跡録》封面題署的黎貴，其身份爲法國科研機構服務的專職抄手。

本書無序跋，書前有目録。書中包括《龍眼如月二神傳》、《夜叉王傳》、《士王仙傳》、《乾海門三位夫

人傳》、《龍爪傳》、《貞靈二徵夫人傳》、《洪聖大神王傳》、《明應安所神祠傳》、《大灘都魯石神傳》、《神珠龍王傳》以及《香山峒記》、《奇童問月傳》等十二篇。前十篇均爲越南古跡及其神明的傳記故事，並系名以「傳」，與本書題旨相合。其中，《龍眼如月二神傳》、《夜叉王傳》故事亦見於《嶺南摭怪》卷二，其餘《士王仙傳》等八篇則見於《嶺南摭怪》卷三。文字有異同，併見於《天南語録》及《越甸幽靈》，或是據前書重編者。末二篇寫爲喃文，其中末篇《奇月問月傳》爲雙七六八詩體，今俱存目不録。末二篇並不見於他書，聯系本書抄寫字體，或可表明末二篇爲後人羼入，而封面及目録亦爲抄者後加。

1992年11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汪娟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二輯第四册。本書因無他本，今據抄本迻録，並參校以《嶺南摭怪》、《越甸幽靈》、《天南語録》等書相關篇什，標點排印。在整理過程中，查清華、潘建國先後覆讀了校樣。

目録



【校勘記】

〔一〕「夜叉王」，本書「夜叉王」均形訛爲「夜足王」，後文徑改不注。

〔二〕龍爪卻虜傳，底本原作「龍爪傳」，此據正文改。

〔三〕「香山崗記」，存目，原文爲喃文。

〔四〕「奇童問月傳」，存目，原文爲喃文。

龍眼如月二神傳

黎朝大行皇帝天福元年辛巳，宋太宗命將軍侯仁保、孫全興等將兵侵南國，至大灘海門。大行皇帝與將軍范巨倆領軍就屠虜江以拒宋軍，對壘相守。

大行皇帝夜三更時，夢見二神來拜於江上，曰：「臣二兄弟，一名張吽，一名張喝。前事吴先主，常以征伐，削平逆賊，以有天下。至南晋，後主失國，丁氏聞臣兄弟之名，召之。臣等守義不屈，鴆酒而死於此。上帝憫臣兄弟之功，遂嘉其忠義之節，賜臣等名爲神部官將，統領諸鬼兵〔一〕。今臣等見宋兵侵入境内，爲我生靈之苦，故臣兄弟來見，願與帝共擊宋兵，以拯生靈。」帝驚悟，謂侍臣曰：「此天遣神人輔我也。」即召群臣來告，以盡誠信，净手焚香於御艘前，帝祝曰：「神能輔朕成此功業，朕即贈封血食，萬世無窮。」王遂殺牛牢置祭，乃賜衣冠、金銀、錢財、馬象之物而焚化之。至夜三更時，帝又夢見兄弟二神人共著所賜衣冠貴物，來前拜謝。後夜三更時，帝又夢見一人，領取白衣部使鬼衆〔二〕，自平江而南出；一人領取赤衣部使鬼衆，從如月江而北下，共就宋賊營以驚之。十二月十三日夜三更，天氣昏暗，

暴風疾雨大作，宋軍驚潰，逃走散亂，如見人形容在營中空上，聞高聲吟曰：

南國山河南帝居，皇天已定在天書。如何逆虜來侵伐，汝等行看取敗虚。

宋軍聞此，自然潰爛走散，相攻相殺，各自奔逃。帝生擒宋軍不可勝計，宋軍退還本國。大行皇帝回車，獻捷於太廟，宴飲士卒，封賞功臣。追封二神之功，一曰「却敵大王」，立祠廟於龍眼三岐江，使昌江、平江之民，一一奉事以祭祀之；一曰「威靈大王」，立祠廟於如月近沿江，使如月沿江士民，一一奉事以祭祀之。有國血食，萬世無窮，今猶有祀之也。

【校勘記】

〔一〕「統領諸鬼兵」，「鬼」原作「思」，今據下文「鬼衆」改。

〔二〕「領取白衣部使鬼衆」，「鬼」原作「思」，據下文「鬼衆」改。

夜叉王傳

昔王古傳，南越甌貉龍君之外境，有妙嚴國。國王號「夜叉王」，一曰「長鳴王」〔一〕，二曰「十頭王」，其地接狐獮精之國。狐獮精國王曰「十車王」。太子徽姿之妻，名曰「白浄后娘」，容顏秀麗，世所罕有。夜叉王見而悦之，乃率兵攻狐獮精之國，而擒得白浄后娘以歸〔二〕。告於夫徽姿。徽姿怒之，乃領總貔貅之衆，彌山塞海，盡爲平路，攻破妙嚴之國〔三〕，取白浄后娘而還。

蓋狐獮精乃獮猴之精也〔四〕，今占城國種是也。

【校勘記】

〔一〕「一曰長鳴王」，「鳴」原作「嗚」，《嶺南摭怪》諸本作「長明王」。

〔二〕「而擒得白净后娘以歸」，有二衍字「后娘」，今删。
〔三〕「攻破妙嚴之國」，「國」後原衍一「主」字，據文意删。
〔四〕「蓋狐獮精乃獮猴之精也」，「狐」原作「孤」，據上文改。

士王僊傳

按《三國志》，王姓士，名燮〔一〕，蒼梧廣信人。其先魯國汶陽人也，遭王莽，避居於此。至漢桓帝，以爲日南太守。

王少時遊學漢京，治《左氏春秋》，舉孝廉科，拜爲尚書郎，以公事免。後舉茂材賢良科，除爲巫陽令〔二〕，獻帝遷爲交州太守。值漢末三國鼎立，士王營清城，龍編城也。獻帝聞之，賜王璽書，俾督七郡，統領交州太守如故。王乃遣吏官張旻，奉往詣漢京修職貢。漢帝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至吴王孫權，加封爲左將軍，并子三人皆拜爲郎中。及貢方物，吴王輒厚加賞賜，以答慰之。又拜王弟一領合浦太守欽州是也，鮪領九真太守廣州是也〔三〕。

王體貌寬厚，虚謙待人。漢之名士避亂者多往附焉〔四〕，我民皆呼爲「王」。漢之袁徽，與尚書官荀彧致書，略云：「交州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於大亂之中，保全一方。三十餘年，邊疆無事，民不失時。雖竇融之守河西，何以加之？况王之弟，並已列侯，分守雄長，出則車騎清路，當時貴

重，威震百蠻，彼尉陀不足踰也。」王壽九十歲，在位四十年，尤善於調燮元氣〔五〕，教訓人才。洎薨〔六〕，入葬於內地。

數至晉末，凡一百六十餘年，爲林邑人開破王墓，遂見其全體不壞，面目如前生時，爲之大懼，乃復埋葬如故。世傳以爲王得仙道云，遂立祠奉事。

唐時，咸通三十年〔七〕，高駢往平南京，過於境廟，見一異人，容貌秀麗，衣冠嚴雅，遮路相接。高駢悅之，延至幕下〔八〕，與語三國時事，出入相送，倏然不見。高駢謂之神人。村人指示，南京乃士王仙墓所。高駢嘆息良久，遂吟詩云：

自魏皇初後，將來五百年〔九〕。唐咸通八載，幸遇士王仙。

遠近州縣之人，凡有祈禱，悉彰靈應。陳朝加封「善惠威加靈大王」，至今爲福神也。今廟在超類社縣青湘社隴壓村及嘉定縣三棲社，二祠皆上等神也。

【校勘記】

〔一〕「名燮」，「燮」原作「奕」，據《三國志》改。

〔二〕「除爲亟陽令」，「令」原作「會」，爲本書抄寫者筆誤習慣。下則《乾海門三位夫人傳》「寺僧見之可憐」之「憐」即「怜」字亦訛作「愴」。今據以改正，下同不注。

〔三〕「鮪領九真太守廣州是也」，「九真」注「廣州是也」，原文如此。按本篇與史實頗有牴牾，蓋因輾轉傳說之故。今除

字詞專名外，並不删改。

〔四〕「漢之名士避亂者多往附焉」，「附」原作「復」，據文意改。

〔五〕「尤善於調燮元氣」，「元」原作「方」，據《嶺南摭怪續類》改。

〔六〕「洎𧁍」，「洎」原作「泊」，據《嶺南摭怪續類》改。

〔七〕「咸通三十年」，原文如此。按咸通年號共十四年。《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五〈屬唐紀〉載：「（咸通七年），自李琢侵擾，而羣蠻爲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據我府稱王。」「咸通八年春正月，駢巡視至邕廣二州。」《資治通鑑》卷二五〇略同。本篇後文亦有「唐咸通八載」之詩句，可見此處有誤。

〔八〕「延至幕下」，「幕」原作「墓」，據文意改。

〔九〕「將來五百年」，「五百年」，原訛作「五十年」，據史實改正。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至唐咸通八年（867年）不止五百年，蓋爲虚數。

乾海門三位夫人傳

按《本傳》，夫人姓趙氏，南宋公主也〔一〕。母子三人，夫人季子也〔二〕。陳仁宗紹寶元年〔三〕，屬宋端宗，播遷海島，帝以病殂。御史文天祥兵敗，陸秀夫、張世傑等爲大將軍，立端宗弟帝昺爲嗣君。未幾，文天祥被執北行，世傑、帝昺次於崖州〔四〕。元張弘範以兵襲之，宋師大敗。秀夫手抱帝昺沉溺於海，世傑亦溺死。宋兵死者十餘萬人〔五〕。

夫人母子三人援得木板，漂到海外岸上佛寺，饑困無所寓聊。寺僧見之可憐〔六〕，與之飲食。居得數日，夫人皮膚復完，容儀奇異。寺僧心悦之，遂生欲淫〔七〕，因夜間求通於夫人。夫人守節，拒之甚嚴。寺僧悔悟慚愧，乃出於海外，投身而死。夫人母子將立於海岸上，謂曰：「吾母子幸賴寺僧養育，遂得全生。今僧欲求通於我，而我守節不聽，僧乃慙愧，投身而死。吾何以生爲？」母子憐僧，乃投身於海而死。夫人姊妹亦隨焉。僵尸飄蕩到我國之演州乾海門，棲泊邊岸。海人見其身體無所虧朽，且其屍自僵流至此岸上，海道險惡，不知幾千里而存衣服，容貌宛然如生，人皆驚異之，以爲神靈。

於是海人相率封葬，立祠奉事。凡有遠近之人，船行此處，或遇風波危迫，篤心懇禱，呼吸之際，遂果得平安。至今隨處海門爲立祠廟，以奉事之。此南海福神最靈也。舊俗里人不知，以淫戲謔神，何其誤哉！宜痛治戒之，上旌表之，爲正直之神也。

【校勘記】

〔一〕「南宋公主也」，「宋」原作「京」，據《越甸幽靈集録》(VHv. 1285)所録《乾海門祠》篇改。

〔二〕「夫人季子也」，「季」原作「貴」。據《越甸幽靈集録》(VHv. 1285)改。

〔三〕「陳仁宗紹寶元年」，「陳仁宗」原作「陳李宗」，據《大越史記全書》及《越甸幽靈集録》(VHv. 1285)改。

〔四〕「帝昺次於崖州」，「次」字後原衍一「州」字，今删之。

〔五〕「宋兵死者十餘萬人」，「萬」字原脱據《越甸幽靈集録》(VHv. 1285)補。

〔六〕「寺僧見之可憐」，「寺僧」原作「僧寺」，乃越語之中心詞前置結構，不合漢語文習慣，今徑改。下同。

〔七〕「遂生欲淫」，「遂」原作「迸」，據文意改。

龍爪卻虜傳

按《史記》并世傳，帝姓李，諱佛子，前南帝之族將也。

前李南帝居太平縣，王素有奇才，仕不得志。又有并韶者，富於詞藻。梁吏部蔡樽除爲廣陽門郎。韶恥之，遂與賁還歸本鄉。因有刺史專詰暴横，相結豪傑俱起兵，出龍城。林邑入寇於日南，賁命范修擊九德破之，乘勝自稱南越帝，改元天德，國號萬春。皇帝凡八年也。

時越王姓趙，名光復[一]，本鳶州人，爲前南帝左將軍。其鳶州有巨澤[二]，周回不知其數。賁亡，王乃收散兵二萬餘人，聚於澤中，即一夜澤也。甫及一年，懇禱得神人授龍爪瑞，使插兜鍪以向賊，賊皆驚散，斬得賊將楊孱，梁軍退還。王入據龍編城，更詔還禄螺、武寧二城，自號南越國王，乃分國割界於神州而共治。南帝據烏、鳶[三]。

後，南帝子雅郎求娶趙王女名杲娘[四]，使成歡喜。嘗私語與杲娘曰：「昔吾兩父子爲仇讐，今成婚姻，甚不善乎！」因問杲娘曰：「父何靈術，卻我父兵？」杲娘以真心對，不覺其意，

竊取龍爪兜鍪示之。雅郎潛謀易得，乃私語杲娘曰：「吾今割愛，歸省其父居處，如何萬一不虞，或有賊到，汝父不勝，若何奔，汝以錦褥鵝爲表道，吾善相助之。」而南帝率兵頓至〔五〕，王初不之覺，督兵持兜鍪以待。賊兵益進，而知勢屈不能御，王遂攜女子而南奔。賊皆繼踵，王大怒，即呼：「龍爪王何在？而不能助我乎！」忽見龍爪指示王曰：「女子落鵝毛表迹，乃是賊也。」王乃是拔劍斬之，女子落水流去。王騎馬奔至大鴉海口〔六〕，阻水路窮，再見黄龍畫水爲道，引王從之，水乃復合如故。南帝進到，湛然望洋，遂還。越王在位二十三年，國人以爲驚異，後於大鴉海口立祠奉之。

南帝既追越王，乃還螺城及武寧城二處，封兄莊爲太平侯，守龍編城，封大將軍李晋鼎爲安寧侯，守烏、鳶城。南帝在位三十九年，威靈大振，爲隋將劉方滅之〔七〕。後民立祠於大鴉海口以奉事焉。

【校勘記】

〔一〕「名光復」，「名」字，據文意補。

〔二〕「其鳶州有巨澤」，「鳶州」，原作「州鳶」，今改正。

〔三〕「南帝據烏、鳶」，「烏、鳶」指「烏州」與「朱鳶」，原作「烏鳶」，今改正。

〔四〕「南帝子雅郎求娶趙王女名杲娘」，「杲娘」原作「果娘」，今改正。下同。

〔五〕「而南帝率兵頓至」,「至」後原衍一「賊」字,據文意。

〔六〕「王騎馬奔至大鴉海口」,「大」,原訛作「小」,據《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四〈後李紀〉改。

〔七〕「爲隋將劉方滅之」,「隋將劉方」,原訛作「隨將劉户」,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貞靈二徵夫人傳

按《史記》，二徵夫人姓本雄氏，姊名側，妹名貳，峯州麓冷人也，交州雄將之女也。初，女嫁於朱鳶縣人詩索爲妻〔一〕，有勇力，能總決事務。時交州刺史蘇定貪暴，州人苦之。姊怒，乃率其妹舉兵逐定，陷攻交州，以至九真、日南、合浦等郡，皆應之，遂略定嶺南六十五城，自立爲越王，始稱徵姓焉。建都於烏鳶城。蘇定奔還南海。漢光武聞之，遂貶蘇定，遣將軍馬援、劉隆等，將大軍擊之。至諒山，夫人二姊妹拒戰逾年，後見馬援兵强力盛，恐不能支，遂退保禁溪。卒徒走散，夫人勢孤，遂陷没於陣；或云，登希山。州人憐之，創立祠宇於喝江門以奉事之。人民凡遭災殃，有所祈禱，丕顯其神靈。

李英宗時，遭逢大旱，王命威浄禪師禱雨感應。一日雨來，凉冷襲至於人。帝喜觀之，忽然而睡，夢見二人，戴芙蓉冠，著緑衣朱帶，駕鐵馬隊，隨雨而過。帝怪問之，神人答曰：「妾乃二徵夫人姊妹，奉帝敕命，以行雨也。」帝乃諄勤請益英靈，王乃舉手止之。忽然應夢，敕封修造廟宇，備禮厚之。復亦托

夢於上，請立祠於古來鄉。上從之，敕封「貞靈二夫人」。陳朝時，加封「威烈」、「勝制」、「純貞」、「保順」各美號字，今褒封香火無窮也。

【校勘記】

〔一〕「女嫁於朱鳶縣人詩索爲妻」，「詩索」，原作「各施索」。「各」爲衍字，「施」音近而訛，今據《大越史記全書》改。根據聞宥《詩索考》（《東方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一文的考證，「詩索」本爲「詩」，最早見於中國佚籍《交州外域記》，「索」原爲下句動詞，後人習非成是故。

洪聖大神王傳

按《史記》王傳，王姓范，名巨倆。

昔黎太宗時，爲都護府，且多疑獄，士師不能決，擬立神主於祠獄，要欲彰著神靈，痛塞姦詐者〔一〕。乃薰浴焚香，請告上帝。是夜夢見一朱衣使者，稱爲上帝口敕，賜范巨倆爲都護府獄訟盟主。上顧問天使曰：「是何人耶？典何職局？」使者曰：「黎大行皇帝有臣范太尉，爲臣盡忠於君。逮去世間〔二〕，帝召勘校有功〔三〕，補南臺中司，隸以舊秩，命典按人間疑獄主者。」言訖不知所之。上覺寤，召問左右宰執，皆對曰：「此善人也。即武安州牧令范占之孫〔四〕，參政范蔓之子，都尉范溘之弟。范占佐兵吴王，有開國功臣，加封『銅甲將軍』；范蔓佐南吴王，榮陞參政；都護范溘佐於丁先皇〔五〕；范巨倆佐黎大行皇帝有勤勞，官陞太尉。」皆舋言也。上深然之，褒封爲「洪聖神王」。上夢見神王具冠服衮冕，趨庭拜聞，一如生時儀臣。上異之，命人撰文鐫石爲記，以顯其靈異之神也。

【校勘記】

〔一〕「痛塞姦詐者」，「姦詐」原訛作「姦祚」，據文意改。

〔二〕「逮去世間」，「去世間」原作「至世人曰」，據《嶺南摭怪列傳・洪聖大神王傳》(Hv. 486 本)改。

〔三〕「帝召勘校有功」，「召」原作「君」，「功」原作「君」，據《嶺南摭怪列傳》(Hv. 486 本)改。

〔四〕「即武安州牧令范占之孫」，「令」原作「會」，據《嶺南摭怪列傳》(Hv. 486 本)改。

〔五〕「都護范溘佐於丁先皇」，「佐」字原脱，據《嶺南摭怪列傳》(Hv. 486 本)補。

明應安所神祠傳

在丹鳳縣安所社，今東安縣坐所社亦奉事焉。《祀典》：「靈祠上等神。」

按杜善《史記》，王姓李，名服蠻，古所鄉人也。李太祖幸遊至古所渡，望見山川秀氣，有感於心，索釃酒酹之，曰：「朕觀此方山奇水麗，苟有人傑地靈神祇者，受吾陰享。」既而此夜夢見神人，高大碩美，稽首拜謝，曰：「臣本鄉人，姓李名服蠻，佐李南帝爲將，以忠烈得名，授杜𣶒一帶水江，民乃居焉。民皆安堵〔一〕，迨卒之日〔二〕，天帝嘉其忠直，更加職如故。臣常累次領兵攻之，思破逆賊，多年於兹，今遇陛下憐憫，臣已守職旦夕也。」既而嘆曰：

天下遭曚昧，忠臣匿姓名。中天明日月，孰不見其形？

言訖，倏然而去。太祖驚寤，具以夢事告御史大夫梁任之，曰：「杜神要顯立祠廟，重修形像之處耳。」上命群臣置環玟，命匠人建立祠廟，塑像形狀，一如夢中所見，加封爲一方福神。

歷至陳朝元豐年間，韃靼入寇至境，馬蹶不進，有驅馬入於村中，村人恃神威力，率衆拒戰，大破虜黨。韃靼之國終不敢窺。至重興元年，北虜入寇，到處皆焚蕩屋廬，遂經鄉邑，皆駐於此祠，如有防護者，秋毫無所犯。逆賊悉平，上乃加封「誕安明應」美號四字，今尤顯顯赫赫其神靈也。

【校勘記】

〔一〕「民皆安堵」，「安堵」原作「樂古」，據《嶺南摭怪列傳·明應安所神祠傳》(Hv. 486 本)改。

〔二〕「迨卒之日」，「卒之日」原作「率之民曰」，據《嶺南摭怪》(VHv. 1473 本)改。

大灘都魯石神傳

大灘社，在嘉定縣； 石在江，起於神廟之左。《祀典》：「上等神。」

按杜善本傳記云： 王姓臯，諱魯，乃安陽王之良臣輔佐也。俗號「都魯石神」，其亦本於神名「石龍之精」也。昔高王之時，平南詔後，巡幸武寧州，到地頭處，夢見異人身長九尺，石貌棱層，椎髻簪刀，束褐束帶，來謁高王。高王問曰：「爾乃何等神？」神曰：「臯魯。昔輔安陽王，用爲將軍。嘗有卻虜大功，被駱侯譖，罷之。既没，上帝憫其忠臣，命賜一帶小江山管領都將軍。及南詔征討，寇盗稼穡之事，皆暗知之，爲一方福神也。今既以明王削平逆賊，宗宇泰然，撫至本部，若不告謝，非禮也。」高王怪問：「駱侯何事相疾？」曰：「幽陰之事，不可漏泄之。」高王重請，答曰：「安陽王即金雞之精，駱侯乃白猿之精，某乃石龍之精。雞與猿相合，與龍相尅，故也。」言訖，倏然而逝。高王夢覺，編記丁寧，語及僚屬，而自吟詩曰：

美矣交州地，悠悠萬載來。言笑能得失，終不負靈臺。

又吟詩曰：

百越奠區宇，一漢定山川。神多皆助順，唐家景福延。

又吟詩曰：

南國山川勝，龍神入地靈。州民休蹙額，今又見升平。

歷代加封美號，至今香火奉事，赫赫如也。



神珠龍王傳

世傳神王乃美龍之精也。

昔有烘路捍矯人，姓邵氏，一名决，一名善射。兄弟入海捕魚爲業，時遭異物，若木狀然，長三尺許，其色如鳥卵，隨潮流上。二人接至，夜間忽聞卵中有聲自語，二人驚懼，投卵中流，避船就到州泊宿。夢見一人來謂二人曰：「乍緣東海龍妃，誤與美龍交，恐東海王覺，寄與爾等守護，勿令他觸犯，彼之長成，必能福汝，無憂患也。」二人相覺，以語相告，忽然見二物之木已附船邊。二人異之，載歸〔一〕。至布轉鄉，木從船中忽躍出上岸地。二人意欲居之，乃立祠焉。命工刻木作像，奉事感應，時號「龍君」。先朝遣侍臣入海求珠，徧告海口，所獲希少；鄧氏子孫所得甚多。差官借問其故，鄧氏具以實告，差官乃奉朝命備禮以祭之，由是獲珠玉。勅褒封賜號「神珠龍王」。歷代加封美號，至今大有顯績靈應。或有姦人，懷怨呪詛，亦害及良人者，爲可誤也〔二〕。

【校勘記】

〔一〕「載歸」，「歸」原訛作「掃」，據文意改。

〔二〕「爲可誤也」，「誤」原訛作「娛」，據文意改。



香山岗記〔一〕

【校勘記】

〔一〕「香山岗記」，本篇爲喃文，略。

奇童問月傳〔一〕

【校勘記】

〔一〕「奇童問月傳」，此篇爲喃文，略。



佚名◇撰

潘神娘玉譜·册丁聖母玉譜·傘員聖事迹

朱旭強◎校點

提要

［越］阮氏金鶯　撰

《潘神娘玉譜·册丁聖母玉譜·傘員聖事迹》，不題撰人及時代，今知見抄本一種，原爲法國遠東博古學院藏書，現存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41。26葉，頁面尺寸爲28×15公分，每半葉8行，每行字數不同，少則20字，多則50字。無目録，無序跋。

據遠東博古學院在書末的鈐記，推知該書乃20世紀上半葉在遠東博古學院轉抄自越南各地祠廟中所存的神迹玉譜。越南這一批神迹玉譜，並非單純的小説，乃民間信仰文獻，原是15—16世紀，黎朝廷命儒臣如陶舉、阮寳、黎嵩、阮炳等搜尋、記録并整理越南百神事迹，以管理越南全境的信仰狀態。最終輯成《玉譜録》或《玉譜古録》一部，存在禮部，亦留副册於各地祀神的祠廟之中。以管理全國的文化，曆史遺迹，同時成爲定期頒給各地祠廟神敕的依據。此書正本今已失蹤，副册仍然留在各地方祠廟，河内遠東博古學院曾把這些神迹玉譜抄成537集，現存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本書可能是其中之一。

本書包括三個故事，都在傘員山中發生，並故事皆與水相關（潘神娘是蛇神化身，嫁給水帝龍君，在

江水中生娩；丁聖母見龍在井而感生傘員聖。傘員聖即山精又是傳説中水精的敵人），或因此合訂。而後兩個故事有前後關聯，在文法上可視作上下篇。從故事形成的年代上，傘員聖事迹出現得最早。公元1329年李濟川編撰的《粤甸幽靈集》，公元1492年武瓊編撰的《嶺南摭怪》一書已經記載傘員聖事迹。

《潘神娘玉譜》情節略謂：山西道沱陽府不拔縣羅浮社潘仲和魯氏霑夫婦，一日往謁玉傘靈山，路中見死蛇。因善心葬之，得蛇王報恩托生爲女，命名氏虬。水帝龍君見其非凡之人慕其賢，而派使者問聘，潘公夫婦初甚驚恐，攜女避居報兆社。待水帝親向潘娘提親，終成因緣。因爲戀情秘密，潘娘有孕，遭人取笑，欲逐而不敢。有娠十九月後，忽見兵馬來迎，將她送到大舟之上將出江渚，在江水盈舟，乃生下二女三男。水帝分封之，以命其子女各鎮禦江邊，以保寧民。後潘神娘無病而化，其宫庭陵寢猶在羅浮社云云。

《册丁聖母玉譜》略謂：順化處肇州府順平州平峒丁碧和楊氏恒夫婦素是德厚仁慈，年歲甚高而苦無子息，登三島山西天寺祈禱，天帝賜女，命名曰丁玉娘，自小即迥異於常。三歲時，因避小人，逢雄王指路，舉家遷居沱北凌霜峒。因姑母遺命，嫁與阮高行爲繼室。後孀居，堅拒峒中黎雄貪欲，生計貧寒。一日，見黄龍出於水井，身動而有孕，十四月後生阮松，是爲傘員山聖。

《傘員聖事迹》謂：阮松娶妻曰麻氏，日用不給登傘員山採薪謀生。一日伐一大樹，見其靈迹。因此得遇太白精神紫微大將，授以靈杖神祝，能救人間死難，逐象虎之患。公藉此救得龍王之子而得神書祕法之賜。後在神書祕法幫助下，擊敗水精，娶得雄王之女媚娘；助雄王平定蜀亂；並諫雄王讓國

於蜀，賜以神弩。最後雄王，山聖，媚娘公主三人白日升天，化生不滅。蜀王感讓國之恩，乃建瑶臺石柱於義嶺上，以銘其功德云云。

本次整理，因無他本可校，徑以抄本迻録。在整理過程中，徐寶餘、潘建國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潘神娘玉譜

時有山西道沱陽府不拔縣羅浮社〔一〕，有長家翁姓潘諱仲，取妻本總桑麻社，諱魯氏澹。年齒已高。春日，夫妻備將錢香供佛，往謁玉傘靈山，閑觀山水。回至山脚，見一蜈蚣，長外式尺，逐一風蛇，長外十丈，行木上枝頭。潘公夫婦不敢行，伏於木根以觀其意。頃間，又觀蜈蚣走來，「勃見」一大聲投於下地。公之夫婦往觀之，已見風蛇死矣。公之夫婦素是慈心，見蛇死之而憐恤之，遂呼牧童謂曰：「汝衆若能葬蛇〔二〕，則吾當有重報。」公懷中存青錢七陌，乃許牧童葬蛇。事訖，乃返回家。

此夜渾然似寐，忽見一蛇，玉甲五色，直入庭前，稽首而拜。公乃問曰：「蛇何方處得來？緣故如何？」蛇乃幻化爲女嬰〔三〕，對曰：「日間被蜈蚣爲害〔四〕，幸逢尊公封葬，得全性命。今皇天已昭尊公之心，令妾投入公家爲子，以報深恩。」言訖，公乃醒起，具以夢中告魯娘。魯娘對曰：「此蛇之報也。」

及後，魯娘有孕，生下一女，額上有赤瘢，兩臉有青瘢異常。年三歲，稟性賢厚，孝順父母，命名曰「氏虬」。年至十九，形容窈窕，顔色花芳，有沉魚落雁之形，凡女行女工，百無一二，非世上所得擬也。惟

有面部甚醜，目大無眉，額低齒露，常人無敢視者。年二十二，豪長英雄，無人求配。

夏天六月時，潘娘與鄉中女七八人往登於桑麻，上山採薪。山上有一小寺，潘娘往入觀之。再往遊石峒，峒號曰「領蠟峒」〔五〕，峒内有一通天穴，又有一井在峒内。至石穴之内，見一井口，娘乃坐觀之。見井中之水大動，忽見青蛇、黄蛇一雙，浮於水上。少頃，兩蛇沉於水下，井底水呼之如雷鳴，水面波濤踴躍。潘娘大驚，出石穴，自走攜薪返回。

是夜間，忽見二人相貌堂堂〔六〕，身服黑衣，前步有青童，手捧金盤，上置金榔壹房、金芙五葉，直入於潘公前，謂公曰：「公在陽廷有一賢女，使臣等欽承水國管洮江主掌水帝龍君命，遞禮問聘，願結爲婚姻。有詩一律，先遞公看。來日，水君大駕親就。」潘公夫婦聞言大驚，乃執詩開看。詩云：

水國今觀世上人，一心只約欲求親。藍田不脱英雄手，寸禮先將報信君。

公觀詩訖，三人自然變矣。

潘公夫婦大懼，遂攜將潘娘，避居於報兆社舅家魯廷本。潘娘居此始得數日，一日往出江邊㖐渚處即號㖐巴兆沐浴，乃見身體一皆唾涎〔七〕，脱而不得。又見一黄鼈浮於水上，娘大懼，返回。

至夜半，忽見一官人花冠燦爛，錦帶焜煌，身服龍衣黄甲，五色雲浮，騎一烏龍馬，後步侍從外數百人，都是龍冠魚尾，麟甲霞衣，器械精兵，堂堂直入。潘娘見官人。兵馬至，潘娘欲走避。官人乃攜娘手謂曰：「我素位洞庭水帝，權掌三江。今見娘都是青宫貴品，蓬島靈霄，姮娥月殿之人，非凡塵之性命。今我櫛巾近侍少得其人，願結瑟琴，緣諧鸞鳳。陽廷水界，雖陰陽兩路，風木亦同。人間百歲爲期，水國長天不老，勸娘勿可關心而負我也〔八〕。」潘娘曰：「水君恤及，賤女豈敢負乎？亦願一心聽從大

命〔九〕，亦如葵草之向陽，順自長江之流水。惟願乞居於世上，養事父母，以報劬勞之德。且水國陽廷，路途遥遠。爲人子者，父母在堂，年高歲老，而能遠於膝下，可謂孝乎？陳情終始，願得如言，妾一心向耳。」水君又謂曰：「娘心不欲返回水國，亦許娘居於世上，以報養育之深恩。且水國往來緣事，勸娘勿可泄露於人間知矣。」娘曰：「諾。」言訖，鴛鴦同枕，鸞鳳成羣；樂鐘鼓之歡聲，讀雎鳩之好圓。

自此，没神出聖，變化無窮。日出騰空，夜來顯現。堂堂相貌，錦帶紅巾，自上空而直降，與娘通情。歡喜姻緣，天已定然，豈有塵而避得此間？虯娘再回，羅浮社。其情中不敢露言。此日夜間，常見官人兵馬進至，大風大雨，天地晦冥，人民父母都是不知，惟娘獨見矣。久來寐夢相纏，或丈夫高大，衣帽整齊，愛恩相合，或變黄龍長大〔一〇〕，據腹遶之，日又騰空上去。肉眼何知，凡情誰識？經已一年，虯娘有孕，人民鄉里，談笑是非。鄉職呼娘出問，及見娘出，人民自然心驚，無人敢問。

娘孕已十九月，一日，人民忽見雲雷大起，風雨喚來，四顧玄黄，驚天裂地〔一一〕。江上波濤萬刃，魚鼈千重，浮於水上。又見一支兵馬五百餘人，直入方民，傳取大舟一件，將出江渚，放下虯娘下舟，將取江水入舟，滿之，乃生下一胞五子，二女三男，一皆奇異。當生之間，五色浮雲覆於生船之上仙娘，五部歌舞華韶，香燃馥鬱，須臾畢變。生待三日，風雨驚天，雷霆動地。人民一皆怯服，行禮拜賀，乃迎娘母子返回家所。

是夜，有龍舟三雙，停在羅浮江渚，官人登於渚上，直入民居，乃召人民謂曰：「我乃是洮江水帝，前與潘氏合，得緣諧於世上。前者猶未露於人間，今已生成五子，由此往回探省衆子，並分封衆子鎮禦江邊，以保寧民，報民知之。」人民甚大驚〔一二〕，稽首拜謝。忽見呼召諸子，謂曰：「龍娘長子公主分鎮

底江一帶，以會社、貯社爲正所； 第一男名鯤龍王水侯，居鎮洮河三江口，以報召社而今巴□爲正所，兼掌同娘、豐城二所； 第二男名洪龍王，分鎮坡江一帶，以保康社即今保安社爲正所，兼掌桑麻、即青林社。 溪源峒口二所； 第三男名泜龍侯，付居母貫所羅浮社爲正所分治。」事訖，官人兵馬一皆變矣。 頃間，五子化爲五蛇，頭有花冠五色，身長十丈。 忽見江水獻直一路，形如帛絹，簇入家所。 蛟、龍、魚、鼈、蛇數百羣，從水路來迎。 乃見蛇皆拜慈母，下水路而出，大會江中，分爲四道而行，係至某所，天地暝晦，波濤洶湧，人民不安，立廟奉祀，始得寧帖。

及後，潘婆無病而化，各所回來會於羅浮社行禮。 寧葬砌陵於此，其宮廷陵寢猶在羅浮社云。

【校勘記】

〔一〕「時有山西道沱陽府不拔縣羅浮社」，「時」原作「辰」，爲越南阮朝諱字，避嗣德帝阮維時，今改回，下同不注

〔二〕「汝衆若能葬蛇」，「葬」字原脱，據下文「乃許牧童葬蛇」句添補。

〔三〕「蛇乃幻化爲女嬰」，「女嬰」原乙作「嬰女」，據文意改。

〔四〕「日間被蜈蚣爲害」，「蜈蚣」原乙作「蚣蜈」，據文意改。

〔五〕「峒號曰領蠬峒」，「曰」原作「日」，據文意改。

〔六〕「忽見二人相貌堂堂」，「相」原作「將」，音近而訛，後一「堂」字原作「又」爲重文符「々」形近相訛，據下文「堂堂相貌」改。

〔七〕「乃見身體一皆唾涎」，「唾」原作「涶」，據文意改。
〔八〕「勸娘勿可關心而負我也」，「勸娘」下原衍「勸娘」二字，據文意删。
〔九〕「亦願一心聽從大命」，「聽」原作「咱」，爲越南俗體，今改回正字。
〔一〇〕「或變黄龍長大」，「或」原作「成」，形近而訛，據上文「或丈夫高大」改。
〔一一〕「驚天裂地」，「裂」原作「烈」，據文意改。
〔一二〕「人民甚大驚」，「人」原作「民」，據文意改。



册丁聖母玉譜

時順化處肇州府順平州平峒有一部長，家姓丁，諱碧，娶山南處建昌府真定縣羣高社下莊人姓楊諱恒，夫妻結髮，琴瑟和聲。丁翁年外五旬，楊婆年外四旬，子息猶晚〔一〕。

翁婆素是德厚仁慈底人，一日相謂曰：「我夫婦年高，螽斯未應。莫或天心未達，人事猶虧？曷若探尋靈寺，齋戒虔禱，庶或蒙得厚福。」乃同登三島山西天寺祈禱。時日已暮，卧在寺中，以求夢應。至三更末，楊婆夢見老翁鬚眉皓白，身服青衣，頭帶星冠，堂堂相貌，手持一玉杖，直入此寺，顧謂楊婆曰：「天帝命我將一白玉許爾夫婦。」又謂一詩云：

上天有路照人間，有福皆由報福還。大寶連城今許入，島山相對傘靈山。

誦訖，騰空而去。楊婆執玉，藏於腹中，忽然醒來，具道其事與丁翁顛末。訖，拜謝佛前，相與返回。纔至百日，忽見一奇鳥，毛羽五采，觜足赤色，從天而降，飛入家中，棲於樑上，一家皆是輝煌。楊婆不得意有所動，而懷孕。至己丑年正月初六日夜，夢見紅雲一路自天直降庭前，中有一女人乘雲車徐徐而下，至庭前，直入於



家。至初七日，已刻滿期，生下一女。豐姿秀異，骨格清奇，唇如夜合之花，色似芙蓉之樣，面如玉鏡銀盤〔二〕，臉似朱樓壁粉。身中馥鬱香麝自如，背後有七曜星朱點，視如仙子一般。其生時，風雨晦冥，日如暗室，而產處光明，四面風聲傳誦，若有琴歌響喨，奇異有如此者。父母甚珍愛之，因命曰：「丁氏玉娘。」

三歲時，峒中有滿族巨家諱長，素是富强，見丁翁清廉正直，人皆愛敬歸慕，心甚惡之，潛心結黨，欲以作害。公知其意，乃與楊婆携女子玉娘，並公親妹諱丁氏顛。遁去，直入深山，連行十餘日，朝入於名峒乞食，夕駐於大樹下。楊婆抱娘坐卧，或見赤光燦爛，一處煇煌。

一日，當行山脚中，忽迷失路。見草木繁夥，大樹擎天，泉溪迤逶，虎豹奔號。丁公心大驚怯，與楊婆嘆泣，惟有玉娘年方五歲。顏色不變，戲笑唛罵，呼指，猛虎一皆稽首不敢仰視。忽然旋風一起，天地昏暗。須臾復見晴光，虎豹皆變去矣。見一老翁，身長七尺，手執蓬葉扇與竹杖，且遊且笑，乃誦云：

身中有玉豈何憂？可笑君兮亦是愚。素善之人何畏患？窮皆必達事無虞。

丁公意老翁必是神仙，乃就前問路，老翁仰面於天，笑而誦云：

一重雲路一重山，入得易之出不難。一片蔽雲隨玉上，向西好去到人間。

誦訖，騰空上去。丁公仰見一傘雲淡色，蔽在玉娘之頭。隨雲向西而行，見皆石丸拒塞〔三〕，無路可通，乃尋得一石穴，中有小路，側身而行，越過石穴，出成大路，須臾間已至驩州。後改乂安。過孔雀祠，又見老翁指路入祠門。丁公乃從入，忽然老翁不見。仰觀祠中有大字，刻云「雄王殿南天聖祖公」，知此雄王見以教我也。行禮拜於殿前而去。往過愛州，即清化地。直到沱北，即興化地分。駐居於此。

公素善風水，常爲人相地，峒人皆一敬服，事以爲師。七八年間，家又得富足。

此處凌霜峒，有一部長。姓阮高，諱行。家世豪富，德性慈良，素善射獵，年歲已高，而蘭桂亦晚。時當鰥居〔四〕，聞丁公名在沱北，往與之遊，後最相善。一日，高公見丁公親妹，求問娶，丁公乃嫁之。後高公回遊凌霜峒，丁公見地形貴局，民風淳厚，乃樂興一詩云：

造化生成秀氣靈，凌霜之地四奇形。龍樓鳳閣生賢聖，象伏麟朝出聖明。
玉井藏珠明不滅，銀盤帶印壽而榮。民風淳厚皆和樂，個個朝宗地最靈。

後數日，丁公返回沱北，玉娘年已十六。一日即十二月初二日，楊婆無病而終，公乃安葬於伊州青溪峒。經得數年，阮高公迎丁公回居凌霜峒，高公雖云婿弟而事兄如父，丁公甚愛重之。三四年間，不幸丁公親妹再逝，當臨終之時，有遺囑與親兄及阮高公曰：「願兄恤妹之情，再嫁女侄代相高公家事，妹必寧心而瞑目矣。」丁公甚憐親妹，再恤高公爲人有義，因許嫁之。自此玉娘宜室宜家，一般賢德。琴瑟緣諧，而麟趾之祥未見得。

二年半，一日清閑，兩公行遊畋獵，因此往沱北省楊婆墓，再回家所。一日，兩公同往凌霜市，樂遊會飲醉後，同至於溪沐浴。卒然頭痛，同時逝矣。家人奔回呼玉太婆，同與峒人遂行安葬禮於此處。太婆自此寡居，盟心節義。

峒中有姓黎名雄，素是豪富强暴。之見太婆容儀清秀，意欲媒求劫娶。太婆不肯，大怒罵之。黎雄積嫌，因設計竊取其家財。太婆家資罄盡，日常傭貸，暑旱雨霜，頭無笠蔽。時或採柴削草，擔水穊禾，天上有淡雲如傘覆上。

一日，忽於峒中井處見一龍取水，因仰面觀之，又見五色雲形，如大鳶自天而降，直至頭上。凉風微

動，送入身中，太婆自然輕步空行，擔井水於白石盤上沐浴，煙雲馥鬱，瑞氣氤氳，感精渾似慶都據腹，殊非薄厚，因此懷孕。黎雄見其有孕，責以荒胎之罪，指賣田宅。忽有猛虎十餘，夜回峒内將黎雄入收星山咬死，其峒民一皆驚異。再還土宅，不敢占取。太婆自以不夫而孕，慚與鄰朋共處，乃構草舍一間，居於井處。孕得十四月，一日夜半，太婆夢見一官人，衣服巾帶齊整，騎一白馬，手執龍紙，跪開宣章云：

天神定出至來時，欽命天曹事報知，丁氏賢人今生聖，凌霜權掌本神祇。

誦訖，上馬變去。太婆生下一男，丰神俊整，氣貌魁昂，三亭平等，五岳朝天，眼如星斗，面若太陽，高出尋常萬萬。當其生時，天地晦冥，雷霆凛烈，有黄龍直降取井水以沐浴之，又有鳶飛天上以蔽產處，虎獸銜石丸以抑太婆之腹。至今太婆坐產石盤，現在井邊；其石丸，虎銜尚存牙迹。得百日后，命名曰「阮松」，是爲傘圓山神云。其宫祠凌霜册原舊奉事焉。

【校勘記】

〔一〕「子息猶晚」，「息」原作「媳」，據文意改。

〔二〕「面如玉鏡銀盤」，「盤」原作「屎」，據文意定。下文「銀盤帶印壽而榮」處爲同一字。

〔三〕「見皆石丸拒塞」，「丸」原作「凡」，據文意改。

〔四〕「時當鰥居」，「時」原作「辰」，越南阮朝避嗣德帝阮維時諱，今改正，下一處「當臨終之時」同。按此文本惟此二處「時」諱改爲「辰」，其餘四五處，包括開篇首字皆徑作「時」字。

傘員聖事迹

山聖姓阮諱松，父阮高行，母丁氏玉，貫淩霜。時高行已没〔一〕，丁婆寡居。一日，見黄龍取水於井中，又見五色雲形如大鳶，忽輕步送至沐浴石盤上，自然身動有孕，十四月而生。丁婆遵從前夫族阮高行，命名曰「阮松」。

公方六歲，丁婆家貧，乃攜公就玉傘靈山住居，與伊山老婆名曰麻氏、所居地號曰「裴處」，故又稱曰「婆裴」。高山神氏麻氏父曰麻靈，母曰漢氏彦，貫在布政州，被亂避居於此，主掌一州。夢吞太陽星，又得白烏於高山之瑞，而生神女子，守法册佺倍之地。相結，因請爲麻氏養子。後公拾貳歲改名曰俊，受業於李堂先生，諱雅。常以日用不給，登傘員山採薪養母。後丁婆化於凌霜舊所，公常尋行葬禮，已見土蟲封成墳矣。公又就與養母麻氏同居。

一日，上傘靈山伐一大樹。翌日，樹木復生，枝葉並茂。公以爲異，再伐，佯回以觀其意。夜間窺見一老叟，手執一杖，從後童子執一金鈴，連擊三回，老叟口吟神呪，以杖指之，須臾樹木更生。公乃出，以

兩手抱老叫問。老叟曰："我乃太白精神紫微大將，承上帝命，鎮守此山。伊樹是梧桐寶樹，不可伐也。故我便扶寶樹，祈壯山河、奠國家，使公得見太平之日矣。"乃拜謝，願受杖呪以救人間之生死[二]，報父母之深恩。老叟聞言，知其大孝，非是常人，即以靈杖神呪授之，騰空而去。公得靈杖後，能救人間之死，能逐象虎之患，峒人號爲"神王"。

一日，公至麻舍莊中渡州，見牧童打殺一黑蛇，頭有王字。公以錢買之，口吟神呪，以杖頭指之，蛇又復生，頓首拜謝。公立觀之，見黑蛇由水中去，知其爲龍王子也。及後，見自稱使者來迎。公隨使者而往，過錦墻，渡朱門，望見玉閣珠樓，層層叠叠。有一帝君正御，請公就坐，判曰："昨日朕子遇變，賴公救兒，今日請來厚報。"公奏曰："此亦仁心所發，敢望報乎？"乃大開宴會，帝君親自勸飲。宴罷，謝以黄金大寶，公固辭。太子私請，閑曰："帝君有神書秘法，徹地驚天，都在書内。某請奏帝君借看。"公既得是書，辭別。帝君遣太子送回。公以神書密祝天地自然，雲騰雨施，雷逐風馳，忽見金錢百萬貫，公將恭獻麻太婆。太婆見公心敦篤，乃以山林已物留與公，以遺千萬世。及後麻氏命殂，公以禮葬，設立廟堂與壽堂，四時奉事。後人讚云：

洪圖肇造，帝業長綿。攸攸十八世，還還幾千年。

時有傘圓聖義養麻氏前那婆，臨命没遺祝，有書傳立靈廟於山上，置壽堂於左邊，家居一任孝道。萬全英雄延百世江山，總一天甚奇也。一門母子，子愛丈萬古神仙，其陵葬在青山縣芳膠州域巖枯山，今現存焉。自此各諸州莊崮州皆爲臣子，日日遊觀敗獵，時時樂興琴詩。或修鍊長生丹藥，或敖遊秀水青山，升騰不已，變化無窮，真塵中聖也。

時雄睿王有二女，一名媚珠仙容公主，一名媚娘玉花公主，王甚愛之。仙容公主已嫁與褚童子，貫快州府多和社。存媚娘公主，蟾宫方鎖，玉蕊正封，夙契姻緣，佳期未定。王乃設樓於越池城，選婿求賢公。山精與水晶同就京城應選，王御試其才，變變化化，法並妙玄，不知下嫁何人。謂曰：「朕有一藍田之玉，兩卿都是英雄，未審定歸誰手，誰能先聘，朕必嫁之。」於是水晶回洞延求異物，山精直出樓下以神書密祝。忽見白象九牙，珍奇異寶，從天而下，山精取之，夜半遞入龍樓。王乃召公主嫁與山精，迎回。至卯時，水晶備禮物來，王曰：「朕已如約。」水晶悔恨，乃還，將兵擊山精。由此遞年七八月間，山精水晶交戰，人民多被其害。三四年後，睿王欲禪位與山聖，山聖固辭不受。

及後，蜀起兵來攻，邊方告急。山聖自請三萬雄兵，分道進討。山聖坐山上，手持神書密呪，忽有一大將從天而下，身長五丈，脚有火繩萬仞，頭帶百星冠，手持木簫，長三十丈，其形似螺，立於山頭，吹來雷鳴風颯，露起雲騰，蜀兵大辭敗散。山聖以神弩發百餘矢，伏兵四起，盡擒蜀國將士，蜀亂遂平，神將騰空而去。山聖捷奏，王乃頒詔抽回，開宴慶賀，褒封功臣。

又二年，蜀主留憤求援鄰國，將精兵百萬，騎馬三萬，艄船壹萬，分爲五道來侵。山聖又自城門進，發分各部，直抵蜀屯，設計大戰。又進至蜀城，手持杖，口誦呪指之，忽然蜀國大亂，盡獲蜀國將士兵馬，送回京師，行表奏捷。並請返回家鄉省探，王許之。

經壹月餘，山聖復回朝。王遜位與山聖，山聖固辭不允，於是乃强輔國政。得幾年間，乃諫王曰：「雄家享國歷世久長，意必天心有限，致使蜀主來占中華，王何愛一方而强天意以害生靈乎？且陛下與臣既有神仙之術，莫若蓬壺閬苑〔三〕，逍遥不老之鄉；鳳閣龍樓，闢卻塵埃之垢。」王聞之〔四〕，乃遺書讓

國於蜀。蜀主遣使來謝。王賜蜀以神弩，乃回義嶺山，即雄王山也。與山聖及媚娘公主同白日升天，化生不滅云。既而蜀安陽王得國，感王與山聖之讓，德同天地，乃建瑶臺與兩石柱於義嶺山，銘其功德，對與乾坤不老焉。

【校勘記】

〔一〕「時高行已没」，「時」原作「辰」，避越南阮朝嗣德帝阮維時諱，今改正，下同不注。

〔二〕「願受杖咒以救人間之生死」，「受」原作「授」，據文意改，或可作「願授」爲「請授」。

〔三〕「莫若蓬壺閬苑」，「閬」原作「朗」，據文意改。

〔四〕「王聞之」，「王」字原無，據文意補。

佚名◇撰

雄朝褚童子及仙容、西宫二位仙女玉譜

任明華◎校點



提要

朱旭強　撰

《雄朝褚童子及仙容、西宫二位仙女玉譜》，署洪福元年（1572）「翰林院東閣大學士阮炳撰」，永佑二年（1736）「管監百神知殿雄嶺少卿阮賢再遵正本奉寫」。今知見一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合訂於《老窗粗籙》抄本（A. 2818）之後，11 葉，每半葉6 行，行20 字左右，字跡粗大，與《老窗粗籙》正文殊異。

本文係神跡，乃民間信仰文獻，撰抄者均是套語。神跡原本並非小説，而往往深受《嶺南摭怪》、《越甸幽靈》等書影響，故收録於本集成。本文詳述越南神祇褚童子與仙容公主、西宫仙女夫婦的事跡。按其故事早見於《嶺南摭怪列傳》中的《一夜澤傳》，惟神跡陳述踵事增華，敘事更加詳盡，民間傳説的色彩尤爲濃厚。按褚童子信仰在越南民間頗爲流行，是所謂「四不朽」即最著名的神祇之一。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録提要補遺》（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4 年版）的記載，漢喃研究院今藏有至少以下九種神跡文獻與之相關，即與本文内容相似：《河南省維先縣隊山總恩蒙社神蹟》（編號AE. a13/7）、《河東省青池縣琛市總錦機社神蹟》（AE. a2/83）、《河南省里仁府南昌縣禹甸總德聰社神蹟》（AE. a13/31）、《興安

省快州府東安縣芳幮社神蹟》(AE. a3/4)、《興安省快州府東安縣多禾社神蹟》(AE. a3/5)、《興安省安美縣桐灘總莊武社神蹟》(AE. a3/26)、《興安省安美縣和平總慈湖社神蹟》(AE. a3/31)、《興安省安美縣和平總大幸社神蹟》(AE. a3/30)、《興安省安美縣和柔社神蹟》(AE. a3/34)。

本文情節略謂，第十八世雄王的子嗣一律早夭，直至皇后禱于登三島山國母祠，夢老嫗送子，遂孕生仙容公主。公主年十八，不願婚配，好遊覽天下。直至一日到東安縣多禾鄉，船駐褚家津，以幔圍之沐浴，水沖沙，居然露出一位名叫褚童子的男子，仙容以爲天緣，遂嫁之。褚童子乃其母夢仙翁賜子而生，家逢回祿，僅餘一褌，與父親出入換穿。後以褌斂葬其父，自此裸身行乞江邊，適值仙容船隊經過，童子無以逃遁，入蘆葦叢藏於沙下，遂成姻緣。睿王聞之怒，不許仙容歸。二人遂居多禾鄉。童子後周遊海外時，逢天仙教法術，遂回家傳法仙容，夫婦俱成仙道。後二人在翁亭社逢一美女，仙容爲童子婚之，乃西宮仙女，夫婦三人以術活人，又幻化宮殿，遠人來歸，儼然成國，名自然洲。睿王聞之，疑其作亂，乃命征討。童子與仙容、西宮仙女等不欲與戰，遂於半夜一齊升天，宮殿城市化爲湖泊，因名一夜澤。王遂親至，敕封尊神。此後，三人護國救民，屢有靈應，多有帝王褒封，四時香火不盡云云。

本次整理，因僅得抄本A. 2818一種，今逕據此迻録。在整理過程中，徐寶餘、陳慶浩先後審讀了校樣。

雄朝褚童子及仙容、西宮二位仙女玉譜

次支第二部，上等國祭國朝禮部正本

粵昔南天啓運，横分翼軫之山河；北國分封，卻向斗牛之分野。自鴻厖承君父分封之命，爲我粵帝王之尊；一十八世之相傳，餘二千年之盛治，世世父傳子繼，皆號稱雄，玉帛車書，山河一統，是爲百粵之祖焉。後人有詩爲證云：

鴻圖肇造業長綿，聖子賢孫十八傳，歷二千餘支派廣，昭昭功德史長編。

卻説時值雄王十八葉，傳至睿王，都越池白鶴江，建國號文郎國，都號封州。越王雄才大略，資兼聖哲，承祖肇宗，培十七世開基圖之盛，有一皇后、六貴妃、十二夫人、二百六十宫嬪、二十男皇子、四女公主。胡而天也命耶？二十男皇子、四女公主，皆是漂身脱脚，一旦爲千古之人。王與皇后，皇后驩州德光坊人，名楊氏艷。愁腸日日，血淚時時。皇后乃與宫嬪數十人，鸞駕超遊解悶。

一日，登三島山，皇后命備禮香花，祈禱於國母祠。是夕，夢見有一老嫗，抱一仙孩以許。及返回，

感而有孕。居期,生下一女,面妝桃臉,色映冰壺,顔色芳菲,容姿窈窕,王行慶賀,命名曰「仙容」,封號公主。年十八,不願嫁夫,好行遊戲,王愛而許之。每歲二三月,裝載船艘,泛遊江海。

卻説先是在山南道快路東安縣多禾鄉,有一家姓褚名童,妻裴氏嘉,夫婦素是德厚底人。一夜,夢見有一老翁賜一童子,於是有孕。生下一男子,豐資穎異,體貌魁梧,父曰命名,呼曰童子。年六歲,有聰明之資,有孝誠之性。年十三,不幸家遭屯邅,禍無單至:母氏病殂,又被家中失火,財産一皆空盡。唯存一布袴,父子出入,互相服之。及父病將終,囑其子曰:「父今命没,父之形骸,已有土封無露,當裸父身而葬。子在塵世,無理裸身,則留此袴與子,庶無愧恥,以爲蔽身之策。」囑訖而亡。童子號泣旻天,勢無可奈,抱尸而嘆曰:「父兮母兮,生育劬勞,今而家貧身賤,無有一毫以報。我存在世,天如不負,則衣服猶多。我父在世,既作無服之人;今而捐塵,豈有裸身之鬼。」乃以袴斂其父而葬之。童子自此無物蔽身,而凍餒極甚,常沉身於江邊,以水爲蔽身之圖。見諸商賣往來之船,立行乞食。復揭竿釣魚,以養其身。

時仙容船至褚家津,童子聞鉦鼓笙管之樂,見徒衆旌旗之盛,童子驚懼,尋所逃遁避隱,乃走上沙洲。見沙中有蘆葦一叢,扶疏三五株,乃隱入叢中,以手決沙成穴卧下,復以沙覆其上而藏身之。頃間,仙容船至,駐於此,登岸行遊洲上。見沙洲處高平清淨,乃命侍女以帷幄帳幔圍於蘆叢之所,裸身而沐浴。盥水,水下沙,沙流露出童子,身亦裸之,仙容大驚,沉吟良久,以爲天之使然,乃呼童子起。童子甚驚,欲求走脱,仙容乃執其手而謂曰:「我本不欲嫁夫,今相遇卿,身體皆同裸露,是天緣之定,使之然耳。卿急起與我沐浴。」命以衣服賜,迎童子同下船,同飲食宴樂。童子具道其所以然之故,仙容嗟嘆,

命爲夫婦，號曰褚公主。

父聞之大怒，自嘆：「仙容，我女之貴，如有東牀之願，則內外岳牧百揆甚盛，結我東牀兮胡而不可？乃半路自適貧窮乞食之人，豈得如玄德升聞之舜而下嬪耶！我心實爲赧赧矣。」乃不許回宮。仙容不敢歸，與童子居於多禾之地。童子一日辭與仙容，浪步周遊海外。途半逢一白頭翁，年可八九十歲，鬚眉皓白，身體肥黃，頭載圓笠，手持竹杖，且行且歌曰：

山之高兮水之深，塵中肯有識其音。識其音兮且同心，可同心兮結佳音。結佳音兮雖萬里，亦尋既結得兮，與山之高水之深。

童子聞之，意其得道，遽乃向前揖曰：「仙容塵骨，有幸遭逢，千載希期，情攖一遇，願毋以唐突見辭。」老翁笑曰：「我乃上天仙，卿亦非塵俗容，且俗而成仙亦非難矣，況非俗而成仙而有難乎？卿肯與我從遊，則不久可成仙矣。」童子曰：「仙翁許小子相從，是其萬幸！」言訖，老翁乃將童子入海島中三日，夜授以神仙變化之術，童子一一曉熟。仙翁又賜圓笠、竹杖與神注一道，囑曰：「歸日立杖於地下，以笠覆於杖頭，口誦神注一遍，自然可成樓臺城市，珠寶財物。」囑訖，白頭翁復騰空而決去。童子返回，與仙容則已三年矣。於是，童子具以神仙之法傳教仙容，於是夫婦皆學成仙道矣。

一日，童子與仙容歷遊，觀東安地勢，往至翁亭社地頭，忽逢一女，年可十八九，有沉魚落雁之容，有閉月羞花之貌，逍遥於古鏡之前。仙容望見，恍若瓊瑶仙女，乃指示童子曰：「此女郎，君欲結爲次室耶？」童子微笑，仙容知意，獨步行至此女前曰：「娘兮娘兮，仙耶凡耶？凡女耶？花嬌耶？我郎君天資高邁，才步聰明，娘爲斯人之妾，豈不稱耶？雖帝女而無妒忌，無驕矜，娘與我結爲姊妹，不亦樂

乎？」此女答曰：「我豈以形骸相隱，我正是西宮仙女，而娘夫婦已學成仙，今而不期而遇，天耶人耶？」仙容曰：「天也。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其中亦有人矣。」於是結爲姊妹，相邀至童子坐所，行禮相交，飲食歡樂。

常聞見翁亭邑内有五六死尸將葬，童子乃謂仙容與西宮仙女曰：「我學得仙術，能改死還生，今見人之死，我往還生。諸娘肯從否？」西宮仙女曰：「救人大福事，何而不從！」於是童子與仙容、西宮仙女同至，命家人開死尸將出，童子手持竹杖，口吟神注，以杖指之，死人果然復生〔一〕，端坐飲食，言語如故。其各諸人歡喜不勝，皆來拜迎童子與仙容、西宮仙女三人回家，行禮謝之。諸人又言：「臣邑不幸，病近死外一百人。」童子曰：「待死後，我救得之。」西宮仙女曰：「郎君能救人之死，不能救人之病？」童子與仙容求之，西宮仙女乃以白紙手朱一字，燒灰調與清水，吸氣於水，許各病人飲，病人一時皆愈，救得翁亭邑内數百人焉。於是翁亭社人民老幼同至，行禮拜賀，乞爲臣子。童子望見翁亭之地有一所，龍虎環抱，山水有情，乃立杖於地，覆笠於上，自然成廟宇樓臺數座，交與翁亭人民，以爲後日香火焉。事訖，三人同往凡東安一縣，上夾細江今文江縣。縣，下夾金洞仙侶，皆立杖於地面，以笠覆之，自然成瓊宫、玉室、樓閣、珠玉、金錢，及牛馬雞犬頗多。官軍棄朝，來會太半，因命名呼曰：「自然洲。」

睿王聞之，疑其作叛，乃命將發兵討之。童子與仙容嘆曰：「子道安敢抗父命耶？」至夜半，忽天起風雨一大陣，撞所居楝宇，及雞犬，與童子、仙容、西宮仙女，一夕升天，所居之處，化成大澤，故名「一夜澤」焉。時癸卯年冬十一月十七日。將士返回，具以其事奏於睿王。王知其得道成仙，乃命車駕往還此澤，當間見仙容騎白鶴從天而下，立於内澤，向王前揖曰：「臣乃西宮仙女，代童子、仙容之命，來拜謝王

父。」言訖，又從澤中而升。王感之，即敕封内澤西宫公主，許與童子、仙容公主同奉配享焉。命官立祠於多禾社，又傳各諸縣内及天下諸社民何民有三位，平日往遊與宫祠者，詣多禾正祠，奉迎三位神號回奉之。此間翁亭社人民，亦行禮回多禾正祠，奉迎神號三位回於廟宇舊所，行禮奉之。當行禮之間，見凉風吹入殿上，雲霧輝煌，毫光燦爛，香煙馥郁，迎鼻而來。祭畢，猶聞有弦歌管樂之聲。自此以後，凡翁亭邑内有何災難，則先報應焉。禱雨祈晴，皆有靈驗。故人民嚴加奉祀，傳之萬代而無窮焉。

一封褚公童子上等大王至聖尊神，一封仙容公主上等天仙尊神，一封内澤西宫公主玄妙尊神。三位自此而後，爲仙爲聖，化生不滅，爲我越四祠不死之第二焉。歷丁、李、陳、黎，常有護國救民，稔著靈應。故多有帝王褒封美字，春秋國祭，四時香火，萬代無窮，與天地長存，猗歟休哉！

其諱字切禁「童子仙宫澤西」六字，色服禁黄紫二色，謹之。

洪福元年孟夏月穀日，翰林院東閣大學士臣阮炳奉撰。

永祐二年季春月吉日，

管監百神知殿雄嶺少卿臣阮賢再遵正本奉。

【校勘記】

〔一〕「死人果然復生」，「然」前原衍一「人」字，今據文意删之。

阮炳◇撰

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玉譜録

朱旭强◎校點



提要

朱旭强　撰

《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玉譜録》，署阮炳撰。今知存抄本一種，黎貴抄寫，藏於巴黎亞洲學會圖書館抄本書庫，編號爲ParisSA. Ms. b. 15。高25 cm，寬15 cm。扉頁署十四葉，實共13葉，每半葉9行，行13字。版芯題「四位聖娘譜録」，書末又作「四位聖娘玉譜録」。

本書乃山南上處奉天府廣德縣安順庄所奉事的海神南海聖娘的神迹抄本，據黎朝洪福元年(1572)阮炳主編、永佑三年(1737)阮賢編抄的《祀典》抄出。

南海聖娘即中國宋末皇太后的事迹，楊文安《烏州近録》(1550年左右)以及《越甸幽靈》、《嶺南摭怪》、《天南雲籙》早有記載。其傳奇情節與中國史籍頗不合，但南海聖娘信仰卻廣泛存在於越南中北部，是僅次於柳杏公主(雲葛神女)的重要女神。其神迹並可參見本集成所録《教育社奉事》(VHv. 1231)、《廣治省肇豊府愛子社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王、靈湫爪爪夫人事迹》(A. 3123)一種。此外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録提要補遺》(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5年)的統計，至少還有《四位王婆事迹文》

（喃文書，AB. 394）、《環龍機舍社神迹》（屬河内，AE. a2/16）、《寧平省儒關府嘉遠縣青厥總各社神迹》（AE. a4/12）、《寧平省安慶府金山縣自新總各寨邑神迹》（AE. a4/20）、《寧平省安慶縣蓬海總各村盎神迹》（AE. a4/22）、《寧平省安慶縣安寧總各社村神迹》（AE. a4/30）、《寧平省安慶府安謨縣土密總各社神迹》（AE. a4/39）、《寧平省安慶府安謨縣土蜜總各社神迹》（AE. a4/40）、《寧平省安慶府安謨縣安謨總各社神迹》（AE. a4/41）、《建安省先朗縣富鷄總各社神迹》（AE. a12/21）、《河南省金榜縣瑞雷總各社神迹》（AE. a13/21）、《南定省海後縣堅忠總神迹》（AE. a15/4）、《南定省海後縣寧美總瓊芳里、安禮邑神迹》（AE. a15/5）、《南定省海後縣群芳總各社神迹》（AE. a15/7）、《南定省直寧縣寧强總寧强社神迹》（AE. a15/20）、《乂安省宜禄縣上舍總各社村神迹》（AE. b1/3）、《乂安省宜禄縣羅雲總忠堅社神迹》（AE. b1/4）等，皆載有南海聖娘的神迹。

本書稱，宋帝昺之后趙乾娘，即驩州乾海門香葛社人，元兵迫及廣東時，與其二女紅蓮、紅杏公主及一侍婢王氏共四女投海而未死，飄及海島爲佛寺僧人所救，後聞帝昺及陸秀夫等俱亡，遂再投海自盡。屍體復飄故鄉，土人受天使所啓埋葬，並立爲神祇。陳英宗時征占城陰助而獲官方認同，黎聖宗起歷有封敕並頗靈驗云云。書後並載祀典。

按，本書的抄録者黎貴另抄有《南國異人事迹》（與本書俱爲ParisSA. Ms. b. 15）、《使華叢詠》（ParisSA. Ms. b. 22）、《大南古迹傳》（ParisSA. Ms. b. 25）等，俱藏於巴黎亞洲學會圖書館抄本書庫，當與李文巴、阮登豐、阮仕學、阮克定、黎文奇等，均是近代法人搜集越南文獻時雇用的專職越南手民。

本次整理，因其孤本，徑自迻録排印。在整理過程中，徐寶餘、孫菊園先後審讀了校樣。

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玉譜録

坎支第二部上等水神陰神。國朝禮部正本

翰林院東閣大學士臣阮炳奉撰
管監百神知殿雄嶺少卿臣阮賢奉寫

皇朝永祐三年仲夏月吉日

我粤雄家創葉，凡十八王；安陽取之，纔五十歲；趙陀有國，五代爲王。自此我越内屬於漢、吴、晋、宋、齊、梁，凡三百餘年。迨至前李、後李，内屬隋、唐。南北分争，吴王建國。至於此，南邦歷有丁、黎、李、陳，英君令辟，世有迭興。時惟陳朝，早應東阿之運，丕操授禪之權。當屬於太宗爲治之時。

此間在北朝南宋理宗寶慶五年[一]，元世祖忽必烈舉兵伐宋。是歲，理宗崩，度宗即位，改元咸淳。歷傳恭宗、端宗，至帝昺祥興年間，凡五十七年，元宋分争，未分勝負。至是元世祖忽必烈求援鄰國，益兵三十六萬來攻，宋國危矣。先是，我越太宗皇帝晏羣臣於□殿[二]，時當十月二十五日[三]，忽見天上

有一大星，形如絹匹，自天墜下。從者小星百餘員，一皆落下。帝奇之，謂諸侍臣，曰：「此宋家將亡之兆矣。」至十一月，元揚兵伐之〔四〕，宋師敗績。帝昺與丞相陸秀夫俱陷於陣。此間皇后按《迹》，皇后本我粵驩州大乾海口香葛社趙公評之子。初，娶社人楊氏粉爲妻，常能濟人度物，時人皆稱爲「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凡數年來，其妻夢見吞下太陰，勃然意悟，既而有孕。至期滿月，於壬申年春天三月初一日，夫婦方浮舟網魚，至大乾海口。楊氏臨盆生下一女子於舟中，因命名曰乾娘。及至長成，眉分柳葉，臉暎桃花，真箇傾國傾城之色。此間蜂媒蝶使，滿户盈門，然而蟾宫方鎖，玉蕋正封；夙契良緣，佳期未定；《桃夭》之詩，猶未弄琴吟也。時端宗爲太子〔五〕，車駕南遊，至我越驩州大乾海口，見娘顔色而嘉之，納於宫中，使與帝昺結朱陳之約。及端宗崩，帝昺即位，乃立娘爲皇后。初，后夢一老人賜一枝花，花開兩片，一似紅蓮，一似紅杏。娘欣然領取。及醒覺，道與帝昺。帝昺笑曰：「花開兩片，女子之祥。意者雙生，其在是也。」自此果見身如有孕，於庚寅年秋天八月望日，生下一胞，破出兩女，都是顔如花開，顔如紅日，甚爲可愛〔六〕，父母鍾愛之。因感其夢中之兆，乃命名二女：一曰紅蓮公主，一曰紅杏公主。至是已十有三歲焉。與紅蓮、紅杏公主及侍女一名按《迹》，侍女本虔州人，父王公著，母黄氏馨。生娘於己丑年八月望日。及至長成，桃臉柳腰〔七〕，顔色絶塵，但不願娶夫。王公進之於朝，皇后愛之，納爲侍女，使與兩公主同居之焉。同下小舟，逃回南境。沿行至我越海中，忽有狂風大發，海水波濤，小舟潰溺。信矣！人而行善，天必報焉。時皇后與兩公主及侍女一名，皆得一舟楫，風送一時，直至海岸。四人遥望一所，樹木森羅，中有一古寺。四人携手到禪門，見禪師方在坐。四人直入師前，言盡真情款曲。禪師憐之，急命小僧整齋盤以獻。留得數月，聞得帝昺與丞相陸秀夫俱入海死，文臣武將及士卒亦隨死者近數百人。后大驚，謂兩公主與侍女曰：「生於國事，其生也榮；死於國難，雖死猶生。且生而不能報國之讐，寧死而得相同之義。何愛青春之分耶！」兩公主與侍女亦泣曰：「銀臺寶殿、大帝宫人，十餘

歲浮生，斯榮足矣！寧甘死相合，勿使生相離！」嘆訖，四人同拜謝禪師，直出海津，皆自投波中而死時十二月二十四日。禪師聞之大驚，命人救之，已不見矣。禪師嘆惜不勝，即設立壇場齋戒，於海岸爲招魂之禮。事訖，立一小廟於寺旁，香火奉事之。

却説自皇后與兩公主及侍女一人投身海底，經三日，水引流回至大乾海口。時香葛社人民忽被疾疫，犬吠竟夕，寢不成安。是夜，民人行禮祈禱天地。至夜間，父老皆夢見一人身衣紅衣，手執紅旗，從西方來，自稱天使，宣召人民謂曰：「今有宋皇后三母子及侍女一名，都是盡忠死義。上帝憐之，敕爲海神，主治大乾海口，再寓禄於吾民。吾民急急出於海津，行禮埋葬，否則皇天責及，疫癘流行，吾民不能逃其咎矣。」人民驚醒，明日共會，皆言夢中，合符如一。遂使人探觀其事，果見四人列屍，浮於海口，面貌如生。探人返回，具告以事。人民皆行禮，出於海口拯之，即日埋葬於海岸即香葛社地分。事訖，設立小廟，於陵上寫神號曰「四位王婆」，歲時奉祀。凡有疾病，求之則吉；商船往來，禱有靈驗；多賈金銀貨寶以賂之。

歷至陳英宗皇帝舉兵親征占城，是日，春光明媚，天氣暄和；錦帆迎楊柳之風，龍舟駕桃花之浪。直行至驩州大乾海口，忽然海水波濤洶湧，兵士不能進。帝乃駐船於此。至夜間，帝夢見一婦人，衣晶紅之衣，綻璃珠之串；從後三少女，身衣金甲，手執金鏊。直入帝前揖曰：「妾乃宋皇后三母子及侍女一名，皆爲波濤所迫，上帝慘其無辜，勅爲海口之神。今聞陛下南征，妾等願從皇家討賊。俾後清平，恩蒙敕旨，以表英靈。」聞言未已，勃然醒覺。帝乃召此地方人民，叩問其事。人民具以事聞。帝遂親行，密禱於祠所。事訖，興兵直進。船頭鉦鼓千里，轟雷電之聲；路上旌旗兩岸，繞龍蛇之影。王師所至，

勢若從天。大破浪走風之勢，振摧枯拉朽之威。大戰一陣，占兵大敗。攻城斬其主而回。遂至大乾海口，帝傳兵士，與民人設立廟宇巍峩，培築陵墳，大開慶賀，再贈封敕旨，爲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頒賜人民青錢三百貫，以爲保守祠所之需。自此國禱民求，皆稔著靈應。

迨至陳末，胡氏争權，明人僭亂。洪惟我國朝太祖高皇帝，三千虎旅，勦除胡氏，平定明人，即帝位於藍山，年號順天。歷傳至聖宗淳皇帝之時，占寇不臣。帝自將征之，兵聲大振，直進至驩州大乾海口。帝傳兵士，大宰牛牢，行禮致祭。帝親祝曰：「若有英靈，受吾敬享，陰扶討賊，保我黎民。倘賊平之後，共享同休之慶。」祝畢，舉兵直進，與占兵大戰一陣，占兵大敗。斬其主，獲器械而送回京國。帝班師凱還，至驩州大乾海口，行禮致祭，賜封敕旨爲國母皇婆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再頒賜人民青錢三百貫，使人民重修廟殿以奉事之。春秋命官致祭，行禮三牲。再御題對聯云：「風濤喚醒英宗夢，香火長留國母祠。」

御說時在我越山南上處即昇龍城是也。奉天府廣德縣安順莊有一兵人，名黎曰壽〔八〕。是日，從帝南征。及帝駐大乾海口，行禮祈禱國母靈祠，此間壽公亦行禮密禱，自陰祝曰：「萬賴神靈陰扶默相，俾得討賊成功，萬全之後，則奉迎香爐，回本莊立廟，以奉祀之。」祝悉，從帝大戰占兵。初一交戰，壽公被陷於賊陣，賊裨將范淳横戈馬上，欲取壽公。公大呼曰：「海口靈神不能助耶？是何使壽卒陷於此！」言未已，向顧後，見淳戈不遠，壽自度其難免。誰知玄妙最靈，求之必應，忽見女將軍一員，身騎紅馬，手執金鏊，從後而來，大吼一聲，曰：「我馬已至，范淳且休矣！」言訖不見。隨見范淳墜馬而死，壽公回頭斬淳首，將回旗下。又連戰一陣，凡數十合，斬賊裨將六員數，數衆數十級。及平得占賊，帝論功

行賞，等級有差，即拜黎壽爲中郎，賞賜巨萬。壽公因上表，具奏其事，自請奉迎四位王婆回本莊立祠奉祀。帝賜之，再贈封四位敕旨一道，許黎壽奉迎回民，立祠奉事，頒賜青錢六百貫，以爲後日保守祠所；據遞年春秋二期，會定致祭，行禮三牲。壽公奉命，拜謝帝前，迎勅旨回安順莊，傳人民設立一祠於民居之地。寫神號曰「國母皇婆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以奉祀之。四時香火不絶，自此以後常有護國救民，祈晴禱雨，稔著靈應，故多有帝王加贈，敕旨上等福神。春秋國祭，萬代無窮。綿綿延延，永爲恒式。庥哉！

一、封「國母皇婆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上等神」。

準奉天府廣德縣安順莊奉事。

一、諱字詳查《迹》内，一皆避音。行禮之間，紅色不得服。

其正祠在驩州大乾海口，屬三香之地。

一、正月、七月春秋二期，國祭，行禮三牲。

一、三月初一日，皇后生日。上進齋盤碗菓。下牛猪隨用。唱歌文朝三日。

一、八月十五日，三位同生壽日。禮用上進齋盤、碗菓，下黑猪全色、粢酒等物。唱歌文朝四日。

一、十二月二十四日，四位同化日。上進齋盤、茶碗、粢餅，文朝四日

四位聖娘玉譜録終

【校勘記】

〔一〕「此間在北朝南宋理宗寶慶五年」，按本書情節與史載多有出入，今一仍其舊不作改動。

〔二〕「我越太宗皇帝晏羣臣於□殿」，「殿」前原闕一字。

〔三〕「時當十月二十五日」，「時」原作「辰」，避阮朝翼宗嗣德帝阮福時(1848—1883年在位)諱，下同不注。

〔四〕「元揚兵伐之」，「元」下原衍「宋」字，據文意删。

〔五〕「時端宗爲太子」，「子」下原衍「辰」字，據文意删。

〔六〕「甚爲可愛」，「可」字原脱，據文意增。

〔七〕「桃臉柳腰」，原作「柳臉桃腰」，據文意改。

〔八〕「名黎曰壽」，越南男子姓名中間一字多爲襯字，故後文常略省。

佚名◇撰

教育社奉事

朱旭强◎校點



提要

朱旭强　撰

《教育社奉事》，不署作者。今知存抄本一種，見藏於河内漢喃研究院，藏書號爲VHv. 1231。頁面尺寸爲25×15公分。共2葉，每半葉8行，行23至25字不等。本書書末有「奉抄」二字，而未署抄寫者姓名。

本書爲教育社所奉事的海神南海聖娘的神跡抄本。南海聖娘的信仰狀況可見《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玉譜録》的出版説明，此爲其一個異本。按，教育社屬南定省義興府大安縣士林總。並本書與《清茶社神跡》（屬南定省春長府茶縷總，VHv. 1232）、《河南省青廉縣杞棟總石祖社神跡並譜記》（外六種，臺版目録並署VHv. 1232，或誤）、《南定春長府葛川總安道社神蹟》（VHv. 1233）、《李朝大神一位陰扶一位大王譜録》（京北道慈山府東岸縣詠橋庄神跡，VHv. 1234）、《北寧省安豐縣豐光總東枚社玉譜古録》（VHv. 1235）、《北寧省安豐縣殷富總三棗社四位玉譜古録》（VHv. 1236）以及《詠阮氏金詩・莫挺之小史・朱文安小史》（VHv. 1237）合訂。其中《清茶社神跡》、《南定春長府葛川總安道社神蹟》等皆署

抄録年代爲保大十九年(1944)。蓋1930至1940年代法國遠東學院在越南進行了一次人類學普查，該次調查涉及碑記、神敕、神蹟、古紙、俗例、神祠佛寺、塑像祀器、禮節、古跡、版圖及工藝物産等十一個方面，其中南定省的調查正是在1944年進行的，參見《南定省春長府二總社誌》(含茶縷總清茶社及葛川總安道社，AJ.7/17)、《南定省義興府三總社誌》(含士林總教育社，AJ.7/11)等書，以上可知本書亦當是保大十九年時調查所得抄本。

本次整理，因其孤本，徑自迻録排印。在整理過程中，徐寶餘、孫菊園先後審讀了校樣。

教育社奉事

國母王婆皇越國家南海四位上等神，一位宋度宗之后〔一〕，三位宋度宗之女也。

時元兵入寇，火祚告終。端宗播遷海島，以病殂。丞相文天祥敗兵，以陸秀夫爲左丞相，世傑封越國公。立端宗弟衛王昺嗣位。未幾，文天祥被執北行，張世傑遷帝於崖山。元人張弘範以兵襲之，宋師大破。陸秀夫負帝於海，張世傑奉三位渡海而南，欲收拾餘燼，以圖興復。至海中，忽遇風波大作，張世傑仰天祝曰：「天心若存趙宋，則風波静盡；若天不祚宋，則大風覆我舟。」言訖〔二〕，舟艦盡覆，張世傑溺死。此宋祥興二年春也。

時，三位援得船板，漂泊海岸，僧人濟之，僑於佛寺。寺僧見其可憐，爲飲食之。居數月，皮膚復完，容儀特異。叵奈禪心匪石〔三〕，慾火適烘。三位知之，堅閉齋房，紅蓮自開，黑泥不染，貞淑之節可嘉。自此，僧人愧怍，自投於江。三位見僧含寃，亦投於江而死，流入乾門海口。死後顔色如生，花容不改，鄉人奇其事，封墳立廟以祀之。在乂安處瓊瑠縣香芹社〔四〕。

後陳英宗進討占城，至海門駐驛。夜夢神女謂曰：「妾趙宋妃子，爲賊所迫，困於風波至此。上帝敕爲海神久矣。今六師啓行，一心默相。功成之後，願不忘恩。」隨即騰空而去。明日，帝召父老問故。

父老具陳初末，即差官致祭。此後，每與占兵交戰，履險蹈危，若有神靈默相，遂能驅逐占兵〔五〕，削平宇內，實賴四位扶持之力也。師還，敕封上等國母王婆四位聖娘。

舊洪德經過靈祠，亦命官致祭，傳下居民大修廟宇以祀之。自此最有靈應，凡商客經過海門，誠心望拜，必無波濤之患。仍此，海濱〔六〕、江邊各社村立廟奉事。

奉抄〔七〕

十二月十五日束載船。至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等日，鬬棹〔八〕。

正月初六日、初七日魄日、十五日，發迹。

【校勘記】

〔一〕「一位宋度宗之后」，「宗」原作「尊」，乃越南避阮朝憲宗紹治帝阮綿宗（1841—1847年在位）諱。下同不注。

〔二〕「言訖」，「訖」字原殘，據《寧平省安謨縣土蜜總芳奈社神迹》（AE. a4/40）補。

〔三〕「叵奈禪心匪石」，「叵奈」原作「巨柰」，據文意改。

〔四〕「在乂安處瓊瑠縣香芹社」，「瓊瑠」原訛作「瓊瑠」，據地名改。

〔五〕「遂能驅逐占兵」，「遂」原作「逐」，據文意改。

〔六〕「海濱」，「濱」原作「頻」，據文意改。

〔七〕「奉抄」，「抄」原作「杪」，據文意改。

〔八〕「鬬棹」，「棹」原作「掉」，據文意改。

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王
靈湫瓜瓜夫人事迹

佚名◇撰

朱旭强◎校點



提要

朱旭强　撰

《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王、靈湫瓜瓜夫人事迹》，不題撰人。今知存抄本一種，見藏於河内漢喃研究院，藏書號爲A.3123。頁面尺寸爲25.5×13公分。7葉，每半葉6行，行24至31字不等，以25、26字爲主。

本書係廣治省肇豊府愛子社所奉神的神跡抄本，分爲兩部分，其一爲愛子社所奉海神南海聖娘的傳説，其内容可參《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玉譜録》出版説明。其二爲發生在愛子社的靈湫瓜瓜夫人的神跡。略謂其在阮朝先祖仙王阮福潢初至廣南時，在愛子社陰助克勝而得封神云云，並有阮福潢罷斥莫朝所奉清湘神的情節。

本次整理，因其孤本，徑自迻錄排印。在整理過程中，徐寶餘、孫菊園先後審讀了校樣。

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王尊神事迹

出《烏州近録》卷之五

按本傳，夫人姓趙氏，南宋公主也。母子三人，夫人、季女，女也。宋端宗屬我國陳元宗紹寶元年〔一〕，播遷於海外。帝以病殂，丞相陸秀夫、張世傑同溺於海。宗室、官軍死者十餘萬。

夫人母子三人援得船版，飄到海岸佛寺，饑困無聊。寺僧見而可憐，爲之與食。保養四月餘，肌體復完，容儀奇異。寺僧悦之，遽生淫心。夫人守節，拒之甚嚴。僧自悔悟慚愧，乃投死於海。夫人母子相泣，謂：「吾母子賴僧保養〔二〕，遂得生全。乃以我故而自沉，吾何以生爲？」其母自沉於海，姊妹亦隨溺焉。

僵屍漂蕩，自投疆海，至我國之演州乾海門，栖泊岸邊。土人見其身體無有虧缺，且言，自彼疆海，道路遥遠，不知其幾千里餘，而衣服、容貌完然如生，皆驚以爲神。於是相率封窆，立祠奉事。

每凡船行過海，倘遇風波，尤迫呼吸之際，果遂平安。至今創祠隨處以祭之，此南海之最靈神者

是也。

【校勘記】

〔一〕「宋端宗屬我國陳元宗紹寶元年」，二處「宗」原皆作「尊」，乃越南避阮朝憲宗紹治帝阮綿宗（1841—1847 年在位）的名諱。「陳元宗紹寶元年」，按據《大越史記全書》，紹寶元年屬陳仁宗年號，越南陳朝並無元宗廟號，蓋民間常傳陳仁宗爲陳元宗，今不改。

〔二〕「吾母子賴僧保養」，「賴」原作「懶」，今據文意改。

靈湫瓜瓜夫人尊神事迹

正治十一年戊辰。太師照勳靖王公子端郡公阮福潢討莫，多立大功，所向皆麕驚鼠竄，人皆愛慕。自照勳靖王臨薨以後，義婿太師明康恃其權柄，不顧恩情，最嫌惡端公，欲謀加害。於是，端公親舅威國公密謀，令端公許人潛入宫中，求救與親。阮氏原爲明康正妃，聽得駭然〔一〕，遂潛謀誑尊明康王，曰：「賤妾有辱弟端公，忽被惡風之症，以致愚迷，如此不堪内朝輔政，妾受辱朝廷耻笑屢多。妾竊聞，廣南、順化二處乃毒峯惡水，嵐蠻之地，人皆惡之。伏乞尊顔賑想前公及賤妾之情〔二〕，許辱弟端公鎮守此處，爲藩臣之道，以享終年，庶全兄弟之義。望尊顔憐憫許之。」太師明康曰：「端弟是英雄俊傑，足智多謀，堪其大用，非愚訥之人焉，忍置之弊地？夫人勿憂，予無他心矣。」阮妃聽言跪下，放聲大泣，再三懇乞。太師明康暗思曰：「此處有僞莫屯居，宜許之，以借莫人之手，免於我受不能容人之議。」乃允之。阮妃拜謝。太師明康遂敕封爲太尉端國公，鎮守順化、廣南二處，兵民年常徵收税例奉納。端公拜謝回府。原端國公在京已四十四歲，生獲公子十員，公欲帶隨鎮，再思明康疑心，乃留錦郡等四員在京，

其公子太保、和郡、瑞郡〔三〕、文岩、石川、美忠、祥禄等隨端國公就鎮。

是日，端國公阮福潢望拜奉命，再拜辭阮妃，率水軍二千，往鎮順、廣二處。戰船直入越海門，駐營在武昌縣愛子社浮墟處，號爲仙王。王施仁政，恩厚恤，兵民人皆愛慕。

先是，僞莫光寶時〔四〕，已差莫將都督立郡公鎮守二處，駐營在康禄縣，聽知仙王入鎮，乃率戰船三十隻，入越海門；及步兵一千，從胡舍道進發，屯於銀花社。過清湘廟内列寨，欲圍擊仙王。是時，仙王本部有戰船二十隻，兵有步兵，難於拒敵。王甚憂思，夜間秉燭悶坐，忽聽大江邊靈湫，常鳴「瓜瓜」之聲，王異之。明日就江渚，看見浪逐波浪，其聲甚異，乃密懇曰：「江中倘有靈者保佑，破獲賊徒，立廟四時奉祀。」願罷回營，夜間夢見一婦人身著緑衣，手執紈扇，詣於王前，禀曰：「將軍欲除僞黨，宜定美計，誘至沙灘，助力除之，免於擾境。」説罷，拂袖而去。王醒來方知是夢，心中甚喜，望空致謝，乃暗思曰〔五〕：「夢見婦人令我定美計誘之，乃是用美人之計，則獲全勝也。」思罷，欲擇美女，特設美計。時王有侍妾順化處世賴社吴氏玉琳，其人雖是女兒，頗有智謀腑略，善言快語，應對如流，顔色有羞花閉月〔六〕，骨格有落雁沉魚，雖西子、邯鄲不讓也。王甚喜，乃令吴氏將金珠、琦瑇寶物，賫就立郡別名立暴。寨中進獻，求其和好，許以通情，定謀誘至「瓜瓜」處，設計除之。吴氏聽言諤然，下拜禀曰：「賤妾幼時侍事王上，篤全女道，勿失婦節。今或王令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今令私通與鄙人，是何理也？妾寧死不奉此命。」王笑謂曰：「汝之此言，是婦人之大節，我已識得汝心。方今國家大事，非汝用力，焉能破賊乎？汝宜從人，勿其推拒。」

於是吴氏望拜受命，將寶物就立郡營中，拜獻呈曰：「妾本官端公，聽知明公大威所至，不勝恐懼，

特差賤妾賚薄物敬賀，以表真心。乞誓尊明公爲兄，願自結爲義弟，同心協力，勿可嫌讐攻擊戰争，損害百姓。」立郡聽言，乃揚威大罵：「汝欲爲女使説客，以鈎我乎？」吴氏假爲戰栗懼怯，俯首眄目，爲秋波送情之狀。立郡是貪財好色之人，見吴氏美色無雙，巧言善誘，忽起慾心，乃喜大笑，收納厚幣，携手入房。立郡心迷，吴氏説「聽請就立誓爲約」，立郡遂從之。再暗差人探聽，見王兵少無疑，與吴氏定期就誓。吴氏喜不自勝，乃令心腹人禀王如此。王大喜，遂使人就「瓜瓜」沙墟處，竪立茅祠一座，掘穴四圍許，壯健軍人各持器械，隱卧於穴下，以草菅、白沙遮之於上，存老弱兵三十餘人持箕執箒，隨候廟門聽令。

於十月下旬，吴氏誘立郡到廟盟，立郡欺王兵少，心無疑憚，乃駕小船，從卒三十人，效雲長單刀赴會，遂至瓜瓜廟門。其船泊埠，立郡手持寶刀一柄，步行入廟。是時，吴氏隨於腋下〔七〕，呈曰：「明公緩步，免妾本官心驚。」立郡大笑，緩緩行近廟門，王整衣冠，執手遠遠接敬。立郡將近廟前，王大呼曰：「諸軍早起，以迎候尊兄。」於是，伏兵在穴下突起，圍捉立郡。立郡大驚，魂飛天外，踴步急走，將近江邊，見船已離其埠。立郡盡平生之力一躍，過於船檣，墜於江中，沉下水底。時王將署忠、署鐵追及，望見立郡首將浮水面，皆射殺之，從兵四散奔去。王乘勝，推兵急戰。立暴水步軍逃回東京走脱，餘兵皆拜降。

於是，王怒清湘神，責曰：「我已四時貴祭，但祈福國護民，何故容賊黨侵入地界，祀之何益！」遂差水軍射破廟門，放火焚燒。至後年顯靈，王再立廟祀之。

於是，王乃回府，宴待諸將，厚賞三軍。差人修造廟祠，著封爲瓜瓜靈湫普澤相佑夫人之神，四時奉祀。

【校勘記】

〔一〕「聽得駭然」，「聽」原作「咱」，爲越南「聽」字之俗體，今一律改回正字，下同不注。

〔二〕「伏乞尊顏賑想前公及賤妾之情」，「尊顏」之前原文空一字，下行則又不留空。「賑」字義未詳，或是喃字，俟考。

〔三〕「瑞郡」，「瑞」原作「端」，據《越南開國志傳》改。

〔四〕「僞莫光寶時」，「時」原作「辰」，避阮朝翼宗嗣德帝阮福時（1848—1883年在位）諱，下同不注。

〔五〕「乃暗思曰」，「暗」原作「諳」，據文意改。

〔六〕「顏色有羞花閉月」，「閉月」二字原無，據下句「骨格有落雁沉魚」補。

〔七〕「吴氏隨於腋下」，「腋」原作「掖」，據文意改。

陳田之◇撰

天本雲鄉黎朝聖母玉譜

宋莉華◎校點



花舊寺寺尼字心潤奉命刊刻印送

維新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子牌降筆檢閱

文朗社閬苑靈祠藏板

提要

[越] 阮氏金鶯、[中] 朱旭强　撰

《天本雲鄉黎朝聖母玉譜》，署舉人陳田之述，廕生陳次之書，乩生阮居安校。今知見刊本一種，印於維新四年(1911)，文明社閬苑祠藏版，由花舊寺尼心潤刊刻印行。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編號爲 A.2978。共31葉，高27厘米，寬14厘米。每半葉二十行，行二十字，行體，結字方正。

本書記載崇山聖母(通稱柳杏公主，又稱雲葛神女、禖鑇公主等)的事跡。略謂：天庭第二仙女瓊娘有失遭謫，而於天祐元年(1557)生於雲葛鄉天本縣黎家。後嫁夫生子，21歲上無疾而終，位歸仙班。但塵緣未斷，重返人間，曾與前夫後身重續姻緣。後並應現各地，降福除災，或助王平寇，或閒遊山水，或與名士如馮克寬等詠詩唱和，時有顯跡云云。本書全篇採用詩文相間的形式，詩賦占據了極大篇幅，人物間的對話也間或採用詩文，其藝術水平未必很高，但與情節扣合。

柳杏公主是越南獨特的民間信仰，其與傘園山聖，褚童子及扶董天王並列爲越南「四不朽」，即越南民間信仰中的四位最高神靈。其祠廟著名者見於南定省務本縣、河内市西湖府和行勃街等處。其中傳

説中柳杏公主的故鄉南定省務本縣(天本縣)祠尤爲重要。每年舊曆三月三聖母忌日,到此祭祀行禮者甚夥。故越南俗語又有云:「二月忌父,三月忌母」,其中的「父」指陳興道大王,而「母」與陳興道無涉,指的就是柳杏公主。其信仰在十七至十九世紀的越南中北部尤其興盛,並形成了稱爲「母道教」的宗教體系,而柳杏公主即是其主神。

柳杏事跡屢見諸史集、方志以及藝文者,可參考《雲葛神女古録》的出版説明,其書爲關於柳杏故事最爲詳細的記述,本書的情節篇幅則僅次之。本書與《雲葛神女古録》一書有兩點差異:本書爲印本而彼爲抄本;本書使用先由詩體概寫,后以散文詳述情節的結構,環節甚明,《雲葛神女古録》則通篇散文。本書每一節前所用爲是越南獨特的雙七六八體,源自越南風謡與俗語,並接受過中國古典詩律的影響。該詩體以兩行七言句和一六一八詩句爲一個基本單位,協腰尾韻。其音調曲折多變,扣人心弦,擅長於對人物心理的抒情。雙七六八體往往書寫越南語音,故在古代文獻中常直接記以字喃,不過在本書中,卻全爲漢文,反映了本書編撰者不俗的士大夫文化素養。而在散文部分中,亦雜有數種漢文固有詩體如詞曲(四時詞調)、律詩(與馮克寬唱和時),以及詩謎(馮克寬北使回國遇柳杏時)等等,作爲文人高士雅致生活中對話與交流之必需段落,足以徵見漢文化在古代越南的深刻影響。

本書因無他本,今徑迻録,並參校以《雲葛神女古録》、《傳奇新譜》、《聽聞異録》等書相關内容,標點排印。在整理過程中,徐寶餘、孫遜先後覆讀了校樣。


先瞻聖像肅然起敬

聖母真像讚

紅雲朵朵幾丹青，萬古花容削不成。
澤浹千家宜子育，風高九陛足香生。
未應玉井秋同謝，長見金杯宴已醒。
願得福根留善地，千秋海甸月常明。

陳朝元慈國母奉讚



欽録　寶誥

志心頂請

黎朝誕降，葛水秀鍾。帝眷特隆，善福之家門生色；天宫有命，文明之地域流香。閨中而藴藉名儒，紅堆錦繡；世上而衡昂烈女，碧落神仙。朝兜率而暮煙霞，彩鳳斑龍隱約；往霄庭而還尊國，歌鶯舞燕趨蹌。望望慈雲，金身三相；明明秋月，玉井一泓。護國護民，至靈至顯。雲鄉仙主第一聖母敕封制勝保和妙大王尊元君。三月初三日聖誕

志心頂請

天宫有命，雲府從遊。姊妹花間，瑞色名香萬里；北南月影，崇山葛水千秋。逍遥金母之傳書，神明莫狀；仿佛玉函之受賜，普濟多方。至靈至顯，大慈大悲。

雲鄉第二聖母尊元君。四月初二日聖誕

志心頂請

西池閑客，南土飛仙。乘雲駕而會雲鄉，三千世界；訪仙人而得仙訣，五卷素書。葛庫逍遥，花草青芳是處；崇山瞻望，樓臺上下之間。大悲大願，無量無邊。

雲鄉第三聖母尊元君。八月十四日聖誕

雲鄉仙主聖母行述讚文

羣仙録旁求逸迹，女中仙奕奕流芳；服絳雪搗玄霜，驪山留麥餘杭釀花。
高化道乘鸞離俗，花山頭駕鹿升天；悠悠一去而仙，幾會踪迹流傳在人。
固未有一身今古，女而仙而主而神；只緣孝順全真，感天至德動人至誠。
故萬世精靈不滅，與山河日月無邊；六奇細閲遺編，地鍾天本事傳雲鄉。
惟仙主玉皇之子，侍瓊筵偶墜玉杯；降生奉命欽哉，文明之地栽培之家。
嵬山下雲和草静，禾刀家福慶門楣；香風瑞氣標奇，玉金麗質應期誕生。

前黎天佑間，南定天本之雲葛，有黎太公者，力於行善。年四十甫育一子，禱於帝，太婆懷妊逾月未生。公夢見力士引至天門，適見紅衣娘子捧玉杯祝壽〔一〕，失手缺其一角，茫然拜伏於地。殿上王者震怒曰：「汝薄文明之地耶？」即有侍女數輩，擁這娘子從南門出。使者前引一金牌，上是「敕降」字，中有兩「南」字，下乃「鈌」字，餘不能辨。力士道：「此乃第二仙子瓊娘，此行必被謫矣。」因曳公返。公覺

醒時〔二〕，太婆已生下一位女子。是夕異香滿室，舉家驚異。公想必仙人降生，因以降仙名焉。

天賦性聰明寡匹，彈而詩音律精通；
吟成春夏秋冬，天然大吕黄鐘歌辭。

主性聰慧，精音律，嘗作四時調各一闋，被於管弦以自娱。

其一春詞：「春似畫，暖氣微，愛日遲，桃花含笑柳舒眉。蝶亂飛，叢裏黄鶯睍睆〔三〕，梁頭紫燕喃呢。浩蕩春閨不自持，綴新詞。」右《春光》調。

其二夏詞：「乾坤增鬱燠，草裏青蛙閙。枝頭寒蟬噪，聲聲杜宇惱。啞啞黄鸝咾，頻相告。春主今歸兮如何好，這般景色添起一番撩撩。幸祝融君鼓一曲南薰操，親送荷香到，前番傷心隨風盡掃。」右《隔浦蓮》調。

其三秋詞：「水面浮藍山削玉，金風剪剪敲寒竹。蘆花萬里白依依，樹色霜凝紅染緑。瑩徹蟾宫娥獨宿，瑶堦獨步秋懷促。不如徑來籬下菊花香，閑坐撫匏彈一曲。」右《步步蟾》調。

其四冬詞：「玄冥播令滿關山，鴻已南還，雁已南還。朔風凛冽雪漫漫，遍倚欄干，倦倚欄干。擁爐尚爾覺青顔，坐怎能安，卧怎能安。起觀姑射落塵間，花不知寒，人不知寒。」右《一剪梅》調。

廣寒殿一枝丹桂，一移栽千里聞香；
陳家書院連芳，花姨信報桃郎緣諧。
一帝所降來星客，一天宫下謫仙人；
瑟琴共契夙因，三家情好六親歡承。
類永錫祥徵麟趾，三周星雙紀太占。

一日，太公適過，聞主歌調，殊覺不樂。遂與志友陳公拜爲義父，使移居焉。時鄰有一宦家，晚得嬰兒於桃下，養之，唤名桃郎。見主丰姿才調，遂有附喬之願。主于歸後，孝敬備至，子女連生。三家情好充周，斗柄已三東指矣。

暮春日值重三，玉庭返命珠簾空垂；雖靈爽已歸天上，念深情猶向人間。
吁嗟鶴髮駝顏，劬勞未報晨昏未酬；更吁嗟舅姑日夜，抱兒孫難瀉懷思。
吁嗟兩個嬰兒，未周三歲已離母懷；最吁嗟兒孩親老，同心人琴操離鸞。
安能相伴仙壇，孫書寫賣下山助貧；又安得夕晨來往，馬氏羹日上親前。
幾回宴會羣仙，紅袍雨濕金鈿珠零；諸仙女憐情爲訴，奉敕封公主降塵。

不謂悲歡有數，三月初三日，主忽無病而殂，年二十一。主自歸帝鄉，以塵緣未滿，悲念之情不能盡述。羣仙代訴於上帝，封爲「柳杏公主」，仍許下塵。

別來倏忽兩春，大祥適至慈親來房；簾高挂晚風披拂，户長扃斜日寂寥。
壁間蛛織玉簫，塵封鏡匣香銷筆臺；初睹物徘徊曷既，忽思人倒墜難禁。
寧知主已來臨，玉鈎抱起鸞音進辭；謂咄咄女兒在此，願母親無事相思。
睁看喜喜悲悲，吾兒何處何時得來；信息下竹梅一室，寒暄中膠漆兩情〔四〕。
始將心事題明，塵寰謫滿帝庭召歸；念鞠育惘斯未報，故今兹言告歸寧。
三魂雖暫回生，已非九魄難停此間；爺娘共仙班名列，日下還金闕相逢。
萬般不盡匈匈，忽間鶴已騰空何時。

主奉命歸鄉，則已二祥矣。太婆正來主房，睹物思人，慟悒於地。主遽入抱曰：「孩兒在此。」太婆睜目曰：「兒何來？毋乃不死乎？」主但涕泣而已。三家隨集，主各致寒暄，便欲辭去。陳公苦留之。曰：「兒是第二仙宫，今謫期已滿，復侍帝庭。但以念切劬勞，暫來候問，三魂雖在，九魄已非，不能常住人間矣。爺娘曾有陰功，異日必當完聚，何必悲乎！」遂騰雲而去。

良人自别離此後，絜孩兒隨父上京；　孤齋日日常扃，愁堆經笥悶生文房。
秋夜静寒窗雨滴，景如撩旅客殘魂；　抱雛暗拂淚痕，感懷二絶七言偶成。

桃生自斷弦之後，絜子隨父上京。悶處孤齋，旅况交迫，抱子獨坐，感懷二絶云。其一：「塵劫嗟余浪此生，前緣暗想不勝情。當年司馬求凰曲，變作離鸞别鶴聲。」其二：「孤愁客邸不成眠，况是凄風苦雨天。天若有情應念我，莫教風雨過窗前。」

低吟不敢聲聞外，抱膝空坐對殘燈；　忽聞聲扣柴扉，開門覿面挽衣訴情。
卑人幸此生多福，配瑶姿子育親歡；　那堪甲帳霜寒，天邊落雁雲間飛凰。
今不想他鄉再遇，願相從以副渴塵；　聞言解説殷勤，紅妝約短青雲路長。
况尚有高堂稚子，俯育兼仰事謂何；　三生恩愛猶多，佳期不遠星河再東。
眉案上從容善道，以修齊忠孝爲綱；　京城燎火流光，晨鐘報曙曉裝致辭。
念堂上嚴慈晨夕，望郎君鄰壁分光；　天時寒燠不常〔五〕，情聯半子義償三生。
説不盡丁寧囑咐，恍忽間駕霧騰雲。

吟完，獨坐無聊。忽聞扣扉聲，視之，乃仙主也。生挽衣泣曰：「卑人多福，幸配瑶姿，子女篤生，家

庭有托。詎意中道仳離，孤衿落寞。今不意他鄉再遇，惟願相從，以慰寸心塵渴。」仙主拂面曰：「郎君差矣！鍾情之極，從古有之。但不可牽紅粉之私，墜青雲之志。況尚有高堂稚子，將誰叫靠乎？」生曰：「某非短見，不愛殘生，但抱任子之悲，挂申生之恨，恐不能自保耳。」仙主曰：「妾是天宮仙女，君亦帝所星曹，配匹良緣，莫非前定。然恩情中止，歡愛未酬，後數十年，自當再續前緣，不必傷心也。」一時對語，惟勉生以修齊之學，忠孝之方。五更拂衣而起，語生曰：「故鄉迢遞，舊室凄涼，妾之爺娘懸繫於君厚矣。君當時常訪問，代妾清温，不可忘前日尋子之情也。」言罷，騰空而去。

從兹顯聖隱神，山峯鳳駕海濱鯨車。有時作老婆開肆，有時爲女子吹簫；
伊誰戲慢殃招，伊誰誠敬禱求必靈。時金帛家庭奉事，往來中歷幾春秋；
生成大德已酬，良人隨亦真遊有期。膝下兩尚遺仙種，依家兄亦共有成；
塵緣漸覺輕輕，雲遊四海放情飄然。歷覽盡山川名勝，諒山來一净浮屠；
十分景致優游，松蒼蔽日梅癯傲霜。香火已凄涼幾歷，鼓鐘還寂寞多年；
婆心撫景參禪，松邊幾曲扣弦獨歌。

自此雲遊不定。或假體美姝，品玉簫於月下；或化形老嫗，倚竹杖於道旁。凡人以言辭戲慢者，多被其殃；以財帛禱求者，復蒙其佑。時以金銀緞帛，歸爲家庭之奉。如此者數載。仙主生養父母相繼共登仙録，生亦隨脱塵緣，遺下二子，依兄撫養共成人。仙主心下無掛，始周遊無礙，歷覽名勝，以山爲家。嘗至諒地方高山路畔，隱約一層浮屠，十分有致。但見松衡碧漢，蘭倚青岑，野鶴含花，巖猴供果。殘碑苔掩，不知功德之年；古刹塵生，罕見求緣之客。仙主參禪玩景一回，遂於松下横几而坐，撫

彈歌曰：「孤雲往來兮山岧嶢，幽鳥出入兮林夭喬；花開滿岸兮香飄飄，松鳴萬壑兮聲蕭蕭。四顧無人兮敻塵囂，撫彈長嘯兮獨逍遥，吁嗟山林之樂兮何減靈霄。」

忽門外客何人者，擁節旄駿馬來前；變文瀉景數聯，客纔唱起主連答辭。
聞應對寧知敬服，扣來由將欲問津；客方俯首斂身，擡頭忽已望塵無由。
迦藍裏四周反覆，林徑間一木到横；字題「卯口」分明，「馬冫已走」旁擎硃標。
因字意參求奥義，「卯口」加木是神封；「馬冫」合體是馮，「已走」是告起工修完。
客原是克寬馮姓，北使因奉命途經；細思神意丁寧，祇園唱造使程咏留。
仙迹遍周遊題咏，帝王居復幸東都；長安城外名區，東津玩月西湖賞蓮。
繁花處無緣難遇，遊賞人得路伊誰。

忽路外有人唱曰：「三木森庭，坐著好兮女子。」仙主舉目看時，見一人儒巾闊服，騎一匹駿馬，從者數十，前道旄節一柄，乃應聲曰：「重山出路，走來使者吏人。」其人下馬曰：「娘子何方人物？有此美才。」仙主遥指山中曰：「此處人也。」其人復唱曰：「山人凴一几，莫非仙女臨凡？」仙主復應曰：「文子帶長巾，必是孝生侍帳。」其人聽罷茫然〔六〕，深深作揖，擡頭已無人矣。遍覓寺中，不見踪迹，只見一木倒横當道，細認之，有「卯口公主」四字。木旁立一硃標云：「冫馬已走。」從者請其故，客曰：「『卯口公主』加於木者，柳杏公主也。『冫馬已走』，是待馮姓起工也。」衆人聞言，各吐舌稱異。原來這客是誰？乃是黎朝黄甲，姓馮名克寬。時以侍講奉北使，路經此地，適遇仙主顯神，見應對如流，不勝驚駭。因細繹木標題字，知神意以修起古寺之事，相委責成。公遂召山莊父老，留銀以爲重整祇園

之費，題詩一絕於左廊而去，其詩：「叢林寂寞弗人家，忽聽有人山外歌。歌曲遶雲人不見，滿前山色碧嵯峨。」此後仙主自諒山別後，浪行踪於駕霧乘雲，肆逸興於吟風弄月。四方名山大川，省城寺刹，無不留題絕勝。後復返駕東京，來往長安，間如槐街、報天、橫亭、東津，無日不至，常人莫之測焉。

馮公四牡言歸，鄉曹升任吏司厭煩；因帶兩多年詩契，趁薰風修禊湖西。
風光到處品題，囊收勝賞袖攜奇香；步一步頓忘塵緊，行復行漸至仙洲。
槐陰深處酒樓，花欄插竹黃流釀葡；橫扁寫西湖風月，十字聯對揭兩楹。
疏簾挂下玉扃，紅衣娘子倚屏吹簫；客施禮願求休假，主致辭一坐何妨？
詩神酒聖一堂，觀漁續韻侑觴聯吟；東壁上研尋題話，畫樓前聽解狂歌。
靈心慧性良多，一時屈服大家驚惶。

馮侍講自北使還，因帶詩囊，攜酒壺，並二個少年朋友，一是吳舉人，一是李秀才，直望西湖散步。此日正值初夏，天色晴明，三人轉過一帶山林，復歷許多孤亭水榭，時聞薰風陣陣，將荷香萬斛，橫鼻而來，舉目間已抵西湖岸矣。李喜謂馮曰：「老臺學富五車，才高七步。今逢此良辰好景，能不勃然詩興乎？」馮即吟曰：「名利奔波一片塵，西湖寸步忽閒身。蓬萊方丈皆虛幻，始信仙凡總在人。」吳繼吟云：「瑩然方寸俗塵無，包括乾坤一畫圖。霽月光風隨灑落，目中何處不西湖。」李亦吟曰：「花迎客店柳迎船，盡日西湖盡醉眠。醒起詩談驚四座，此身應是謫神仙。」馮公聽罷〔七〕，欣然曰：「吳兄清奇，李兄放逸，二公氣象大概不同，要之各極其至，真仙才也。」吳、李曰：「老臺沉鬱，是大家風範。晚輩效顰，徒獻賣酒江頭之笑，何敢當仙才過譽乎？雖然廣素云賖，桂枝甚近，姮娥未必不見愛也。」三人相顧

大笑。復沿著湖堤而進，縱目遊觀。忽見槐陰深處露出一座酒樓，屈曲花欄盡是湘江斑竹。樓前朱扁寫出「西湖風月」四個大字，門旁草書紅紙兩對聯云：「壺中閒日月，城下小乾坤。」門内紗窗掩映，有一少年紅衣美人托窗而立。李生前打恭曰：「此處樓臺是何所在？某等足隨興使，誤入蓬瀛，欲借貴莊暫作蘭亭勝會，未恐仙家肯容塵俗否？」美人曰：「此名『柳娘新店』也。諸公既是詩酒韻士，一坐何妨。」因命捲起紗窗。三人整衣而入，對坐於南窗下，飲酒閑玩。果然樓中景色幽雅不凡，檐前鸚鵡聲〔八〕，戲金漿之女使；瓶内蓮花朵朵，和寶鼎之香煙。幾行粉壁盡新詩，數幅錦屏皆古畫。李生引目觀看不已，俄見東壁一絶云：「店方門内照明月，時正人旁立玉圭。客有三星鈎月帶，惠然一木兩人提。」顧馮曰：「公識此意乎？」馮佯爲沉吟不曉之狀。李遂將四句折成十二字云：「店方閒，時正佳，客有心，惠然來。」折罷，乘著酒興向屏内大聲曰：「主人既有惠來之顧，今高朋滿座，豈無一物見惠乎？」言未畢，已見一侍女捧一幅花箋，曰：「主人風味酸寒，無以爲贈，敬將菲題奉上，聊爲侑酒之需。倘諸公不吝一揮，亦遭逢中一佳話也。」李生托接看之，乃《西湖觀漁》排律。連應聲曰：「敢不從命。」馮接語曰：「既承雅意，當即連吟。但巴下里人曲卑調鄙，願得陽春一唱以引之，何如？」侍女返步取出一起云：「西湖别占一壺天」，

李卒然吟曰：「縱目乾坤盡豁然。古樹遶莊青莫莫」，

馮曰：「金牛滑水緑涓涓。生涯何處數間屋」，

吴曰：「活計誰家一隻船。隔竹疏籬聞犬吠」，

李曰：「烹茶敗壁透厨煙。輕輕桂棹手中蕩」，

馮曰：「短短簑衣身上穿。仿佛洞庭遊范蠡」，
吴曰：「依稀碧漢泛張騫。千尋浩蕩諳深淺」，
李曰：「四顧微茫迭後先。欸乃往來紅蓼畔」，
馮曰：「嘔啞出入白蘆邊。沙中狎戲忘機鷺」，
吴曰：「雲外閒看率性鳶。幾曲滄歌聞水國」，
李曰：「一雙白眼傲塵喧。交頭對話依荷蓋」，
馮曰：「伸手相攎戲芡錢。笠放蓮間藏菜嫩」，
吴曰：「籃沉梢底養魚鮮。或將淡酒花叢酌」，
李曰：「時枕長篙柳影眠。醉後笭箵拋水面」，
馮曰：「浴餘校衫曝風前。安花牧子新朋結」，
吴曰：「上苑樵夫舊約堅。抱膝徐吾觀蚌勢」，
李曰：「探頷笑彼没龍淵。網疏每避勢途險」，
馮曰：「鈎直羞將利餌懸。寒渚夏來猶愛日」，
吴曰：「長安冬盡未知年。三公肯把烟霞换」，
李曰：「半點寧容俗慮牽。渭水任符文伯卜」，
馮曰：「桃源好結武陵緣。聞鐘乍覺心爲佛」，
馮吟尚未絶聲，樓中應聲曰：「得月應知我是仙。」



三人齊聲曰：「好結！好結！」

正稱賞間，忽見樓處一個漁人，赤脚焦頭，敝襦短褐，手提竹籃，內有三尾大魚，望斜陽行且歌曰：「我舟中壺酉兮，爾店中星罶兮，誰知占卜道兮。」馮等莫解其意〔九〕。李生曰：「莫非此人有挾君平之術否？」馮心下未定，不意樓中轉出青衣侍女，携酒一壺來遞與漁人。漁人受之，不交一言，懸魚於樓外而去。侍女接入樓中，不半晌間已排下李膺鮮膾矣。三人正適嘉殽旨酒之興，早見紅衣美人娉娉婷婷而去向西壁間，倚於坐下，徐啟朱唇曰：「文人辱臨孤室，几席生光，野味嘉殽，權表嘉魚厚意耳。」吳生曰：「唐突花門，無任惶愧。」李生曰：「曩者漁人歌曲甚爾蹺蹊，不知其中意義，可得聞乎？」美人曰：「這此狂歌有何難解！言『壺酉』者，謂彼壺中乾酒也。言『星罶』者，謂我罶中無魚也。至占卜之言，無非寓《易》意乎。」三人聞言嘆曰：「娘子無乃天上人乎，何其靈心慧性高出尋常乃爾也！」美人曰：「諸公胸藏錦繡，口噴珠璣，足以驚動鬼神矣。頃因構得一對，敢詣教大方。」三人聽之，乃是「三魚鱻膾，樓前會衆款三人」。馮公聽完，止倚窗索興，遥見湖西湧出一輪明月，因應曰：「兩个竹筵，湖上延朋看兩月。」李生見馮先對，技癢才情，復向美人朗誦曰：「一月色澄明，與此只堪成一對。」仙主見他狂歌，莞爾答曰：「三千塵夐隔，望之想已幸三生。」説罷，向三人打一萬福，轉身屏後去了。

西嶺已斜陽影射，客程乘月夜歸來；　桃源再訪後回，茫茫湖水樓臺全非。
槐上聽滿枝蟬噪，樹間留兩道篆題；　靜觀詩骨清奇，舊遊頓悟昔時逢仙。
馮公倏悠然想起，説當年奉使途中；　方知空色色空，神仙非幻遭逢有緣。

三人乘著月色收拾而回。數月重訪舊遊，至則湖水茫茫，樓臺不在，但聞晚蟬一部，噪於槐樹上而

已。三人依槐陰席草而坐，忽見樹間兩行篆字云：「雲作衣裳雨作車，朝遊兜率暮煙霞。世人欲識吾名姓，一大仙人玉瓊花。」李生曰：「玩此詩意，氣格不凡。我等前日之遊，意者瓊花天仙相遇乎？」馮公連連點頭，因將昔日奉使山中所見之事，説與二生。吴公喟然曰：「老臺昔日詩句，以神仙爲虚幻之事，今番此遇，始信羅什僧孺之事，果非虚傳。」各怏怏而去。

仙主自長安别後，乂安城復到朔鄉；　青山碧水徜徉，紫紅花信笙簧鳥聲。
適有一亭亭佳士，日晚從山裏出身；　原來契闊前因，情緣未了下塵再生。
體貌比冰清玉潤，襟懷同月印水寒；　年花甫及弱冠，才高八斗學殫五車。
不幸早蓼莪流涕，室如懸伉儷未諧；　此間學館中來，寧知路入天台溪頭。
色戒謹難瀫素志，奇逢臨不記前緣。

仙主既離西湖，復駕乂安朔鄉。朔鄉之東，有一帶桃林，碧山襟其南，清溪帶其北，絶有智仁之趣。更遇仲春，樹樹桃花發得精神可愛。仙主遂於樹陰拂一塊白石閑坐，左顧右盼，見溪中落花依水，水緑花紅，蕩漾相映，不減桃源勝景。因步至溪邊，撲花而戲，不覺花落烏啼，時日將晚。忽見山脚一少年書生，神凝水秀，玉潤冰清。原來此生乃仙主前日之配偶也，只因亡於愁鬱，復托生於此。年才弱冠，志邁常人，袖藏墳典之書，胸滿經綸之學；有倚馬之才，有擲果之貌。不幸椿萱雙謝，棠棣孤開，家室未諧，貧寒徹骨。此日肄業，席散而歸，恰與仙主相遇。但生嚴於女戒，不省生前，故拂然不顧而去。

他時重過山邊，桃間適見紅箋留題；
浪涌過低迷惆悵〔一〇〕，嘆異才不讓古人。

多知厚意殷勤，左邊次韻效顰連書；　筆一擲身如夢界，欲相從爭奈未由。
落暉暗促歸途，一番風雨三秋情懷；　深院靜頻催吟興，暗天開再訂前程。
詩箋依舊丹青，玉人不見爲情良難；　坐獨坐盤桓不盡，吟再吟詩韻添新。
誰知聲氣相親，金聲未閡玉真已傳；　雲巖裏金蓮徐動，石几中鏘鳳占辭。
再生舊約不欺，天公作主地祇爲媒。

他日，生復出，見當道桃樹一幅花箋，有詩一律云：

艷質天然不假栽，芳心貞守幾時來。　豈從塵俗等閑見，直待春君次第開。
素女相知長我照，風姨傳信爲誰媒。　早知流水無情戀，莫遣飛紅逐客杯。

看悉，復起憐才之念，慨然曰：「筆力停均，詩詞香艷，不意世間有如此才女！　雖易安復生，淑真再世，亦未知其優劣也。」遂於詩左復賡一律云：

昨見瑶池殿處栽，如何仙種落塵來。　滿前凡草閒無語，獨傍幽蘭空自開。
彤管風光應取笑，朱門狂浪敢通媒。　相逢林下增惆悵，欲醉羅浮一酒杯。

題畢，身如夢境，心似懸旌，欲往林裏相尋，又恐失於造次，只得坐在樹下，徬徨顧望，直至天色傍晚，方勉强言歸。　時春雨淋灕，一連數日，生愈增悵恨，因掇一調題樹以瀉遣懷云：

才何佳，情何好，一片才情撩客惱。　客惱幾時消？　相尋不怕遥。
風忽起，雨忽至，深嗟咫尺成千里。　雨伯風姨太薄情，春愁寂寞户常扃。
幾回夢遶桃源裏，欲把千金買一晴〔一一〕。　右《風雨恨》調。

次日，和風飛柳絮，暖氣拂遊絲，果開得一天曙色。生行且想曰：「我之前詩，必爲風雨所敗，不知曾得美人一賞鑑否？」比至，則桃花依舊，墨迹宛新，惟玉人不知何處耳。復將前詩讀過一遍，對詩快悒若難爲情。再題一首云：

萬種相思盡日栽，尋芳忍負此番來。數行錦字人如在，一陣春風花正開。垂顧多知人有意，愆期錯恨我無媒。吁嗟奇遇感烏有，愁海茫茫幾度杯〔一二〕。

題完，遥聞林中有聲曰：「君子復至此乎？」生見仙主，喜出望外，向前施禮曰：「前蒙青眼，深感盛心，自念荒疏不堪，仰附語意，諄諄不棄，辱荷鍾情。雖曹子之遇江妃，鄭生之逢溪女，未足以仿佛其萬一也。是以不慚形穢，妄自續貂，抱春悶以空回，悵芳塵之未絶。自念寒儒福薄，貧士緣慳，今日幸得遭逢，不知何修至此也？」仙主於石上請生就坐，曰：「妾縣旁之官家女也，怙恃雙亡，門庭冷落，欲效十年之待字，深虞多露之見欺。昨者泯迹繁花，移居林内，見君翩翩吉士，灑灑真儒，故動起摽梅之思，自冒投桃之恥。倘君子不嫌聲迹，許結絲羅，安知不是三生香火姻緣也。」生大喜曰：「多謝垂憐，容求作伐。」仙主笑曰：「丈夫行事，何若是其執也。妾之與君，上無父母之可告，下無親戚之可依。知己相逢，一言爲禮，天地神祇實已鑑之，奚取蹇修爲哉！」復吟曰：

萬樹桃花後度栽，劉郎何幸又重來。百年緣債還收拾，萬斛幽愁盡擺開。誰謂赤繩徒浪語，應知紅葉是良媒，藁砧自古多前定，莫怨天庭墜玉杯。

生曰：「『天庭玉杯』是何説話？」仙主曰：「後日便知，不必問也。」生遂續吟曰：

藍璧何年敢種栽，喜逢佳偶自天來。昔年秋夜銀橋隔，今日春閨玉鎖開〔一三〕。昌世已符飛鳳

卜，語冰不假令狐媒。寒儒遙報，今何以，願把新詩賞謝杯。

子家往敬哉守職，閨門修四德兼全；唱酬月下花間，雞鳴勗敬睢關颺和。

熊夢應承家望慰，龍門登筮仕心酬。

吟罷，緩步至家，望月訂盟，朝天拜謝，遂成琴瑟之樂。起居出入，相敬如賓。生自此在春閨之日多，出雪門之日少。一夕，仙主夜織未罷，見生帶月而歸，因設坐庭前，焚香對飲。生四顧良久，帶酒言曰：「秋色澄明，月輪瑩徹，二十八宿分明，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仙主見生放蕩，常欲勉止，因生之言，遂以二十八宿疊成一律云：

女顏誰謂遠書房，畢把危心自主張。鄰軫室虛分壁熠，月低昴角借樓光。柳文星炳須參究，箕傳牛毛要井詳。觜吐奎翰爭鬼斗，禹門翼尾赴陽亢。

生見詩知有諷己勤學之意，即倒和曰：

呑牛掘井志方亢，箕授參傳已畢詳。斗室壁題驚鬼膽，危樓奎咏動星光。角才誰謂低唐柳，翼昴多心尾漢張〔一四〕。素女清虛應軫我，桂枝月觜送文房。

仙主得詩，謂生曰：「夫所謂儒老，窮經致用，學古入官。始雖文翰而進官，終則經綸而濟世。若徒争奇鬥艷以爲才，尋章摘句以爲能，而欲竊儒者之名，不亦遠乎？」生再三謝曰：「小生少負微才，生於狂放，今承金誨，銘刻在心，不敢更蹈前非也。」仙主聞生之言，歡慰不勝。居歲餘，生一子，穎悟非常。生喜其萬事已足，學業日增。明年，一舉連捷，官居翰苑。衙静吏稀，終日與仙主唱酬，曲盡人間之樂。

公堂夜值深秋，金罍對酌香爐辟寒；主不覺潸湍淚汛，生失驚問訊情頭。

顰眉訴盡消耗〔一五〕，玉杯往事碧桃前緣；　來還往自天素定，合而離撫景難排。

許多款曲徘徊，家單誰共兒孩何依？

一夕殘冬，寒威相逼，擁爐對酌，仙主潸然下淚。生驚問其故，主顰眉曰：「妾非凡間之客，乃上界之仙，只因誤墜玉杯，暫逢謫譴。與君作合，誠匪偶然，曾諧宿世之芥針，再執此生之箕箒。今謫期已滿，復命霄廷。念君子之枕席誰供，憐嬰兒之幼冲何恃；　悲歡常事，離合由天，雖淚灑紅冰，愁生白髮，亦何益乎？」

生見說噭噭留戀，主隨方解勸從容；　三更漏滴銅龍，遞兒拜別上空飛翔。

門外恍悠揚仙樂，天中猶錯落紅雲。

生愕然失色，曰：「仙凡懸隔，幸得聯姻，夫婦綱常，豈堪渺忽。今甫契尋芳之約，忍寒同穴之盟，桂落中天，花殘上苑，何其締合易而分散不難也？」仙主曰：「事君有年，豈不相諒？妾非貪紫薇之樂，而忘荊布之恩；　非重蓬閬之遊，而棄糟糠之誼。但恨歸期已促，難可少留，亦事出無奈耳。」生聞言，悽愴可掬，淚眼交流。三更末，遞兒與生，前拜而別，執生之手，似有不忍相捨之狀。俄而，鸞車玉佩之聲漸逼門外，復勸解數語而去。生急欲挽之，只見香風頻來，祥雲四合，已失所在矣。

翰林自隔仙塵，積愁萬斛傷神連章；　身雖在玉堂金馬，志空隨鶴駕鸞車。

病骸早脫宦波，桃林舊處煙霞棲身；　侍下子成人繼業，天上人望愜心寬。

生昏悶移時，自是公務荒疏，形容銷瘦。但有月照疏簾，風吹寒帳，遊燕雙飛巢舊壘，征鴻獨叫渡簫關，生則强起憑欄，寄情筆紙，哀怨之辭，不能盡記。惟留一篇云：

書齋盡日掩柴扉，獨掩柴扉淚暗垂。垂淚千行斑似竹，衷腸百結亂如絲。
寒窗自古多憂患，落魄嗟予更可悲。徒壁龍鍾何所倚，出門潦倒有誰知。
誰知一見蒙相愛，萍水藍橋如有待。反側何須夢好逑，團圓想已酬緣債。
殷勤林下對花談，付囑庭前朝月拜。願爲年年並蒂蓮，願爲劫劫同心帶。
同心並蒂矢無他，一旦分離將奈何。炊臼徘徊驚舊夢，鼓盆慷慨吐新歌。
雲收雨散巫山瘦，橋斷烏飛銀漢斜。愛海無端成悵海，恩波何事起愁波。
愁波悵海應難涸，恩愛已隨霜葉薄。錦帳香銷重愴悽，妝臺影去長寥寞。
水流南澗藻空生，風動西園花自落。焉得琴弦再續鸞？焉得華表重來鶴？
離鸞別鶴何凄涼，永念伊人枉斷腸。桃水自深情自淺，柳條偏短恨偏長。
長卿渴病應難療，奉倩癡心祇自傷。昔日庭前祈禱處，而今惟有月茫茫。
茫茫月色如前度，月色不知人思苦。早識仙人易別離，當初莫入天台路。
天台路隔幾千重，前度劉郎那得通。何日再伸前日約，今生已負他生同。
齊眉行義移星北，結髮恩情逝水東。海誓山盟無處覓，可憐好事轉頭空。
轉頭不見光陰換，綠暗紅稀春又晚。燕子傷心舞不成，鶯兒惜影情如怨。
誰家梅笛弄黃昏，何處玉簫吹夜半。况復深秋滯雨時，隔岸寒砧聲續斷。
寒砧隔岸搗深秋，不搗深秋搗客愁。獨坐殘燈常作伴，失眠長漏久爲仇。
半氈冷淡紅塵鎖，孤枕凄涼白雪浮。已矣佳人難再得，北堂惟有樹忘憂。

此後生纏身病骨，懶於宦情。嘗自嘆曰：「凡人之求仕者，或爲國，則以輔世長民爲志；或爲家，則以仰事俯育爲圖。今我既乏經世之才，又無親眷之累，豈能爲一身哺啜，久縻於名利之場乎？」遂上乞骸一本，謝事歸鄉。築居桃林舊處，終身不娶，教子成名，惟托興煙霞，放情詩酒而已。

主從歸侍玉班，南遊樂否天顏判傳；承清問俯宣丹悃，公案完私款未忘。
惟祈陟降無常，逍遥自在以償夙緣；奉玉帝陛前允旨，帶仙娘二位同行。
遥瞻水秀山清，清華浦葛協靈臨塵；妙法力聖神顯現，禍淫而福善不差。
一方受福孔偕，歲時歌舞樓臺巍峩；或有指爲邪道者，請朝廷撤下靈祠。
王威誰敢遲違，豈知仙法最奇最靈；自靈殿一經荒廢，此方民疫癘流行。
仰承降示分明，舊祠不起生靈無存；聞神命鄉村雷動，叩帝閽大衆同辭。
九重俯察民依，禡鑛對敕廟祠重新；仍准一方民奉事，有事求稔著英靈。
平戎默助天兵，大王登秩廟庭增修；至今遍寰區香火，仙府皆佛座同尊。
靈聲播滿乾坤，保民護國功存千秋；凡仙迹舊遊此地，尤顯靈著異倍常。
蓋由孝順肝腸，金剛不壞桑滄等閒；自不必金丹煮白，自不須玉液燒紅。
自能上下天宫，自能玉女金童往來；能變化丹臺紫府，能逍遥玉宇瓊樓。
能令雨散雲收，能馴虎豹能驅龍蛇；能禍殺淫邪惡類，能福生孝義善人。
能令魑魅潛身，能令八部鬼神敬欽；能消散重陰黑氣，能豁開大地昏衢。
上能翊贊皇圖，下能保佑明都清平；翼軫下河清海晏，嵬崇間地遠天長。

讚文謹述一章，巍巍大德煌煌有臨。瞻天仰聖無任。

仙主回謁靈霄。上帝問曰：「南國之遊樂乎？」對曰：「五紀之期，已完公案；三生之想，獨伴私心。惟願陟降不常，往來無礙，庶得覓塵寰舊遊也。」帝許之。仙主乃帶桂、瑞二娘，直指清華庯葛地方，騰空而下。這地方山岑秀麗，花草清幽。玉井鍾靈，湧出陰陽之水；雲衢有蕩，通來南北之人。仙主每於此處，大顯福善禍淫手段。方民震懼，相率祠而奉之。黎裕宗景治年間，朝廷聞知，遂命羽林衛士、方外法人，大爲勦除之舉。此時象馬喧闐，鼓鐘振動。有張弓、有發砲，聲似雷霆；或擲印、或飛符，勢如風雨。霎時間山川變色，鳥獸驚惶，竟將一座靈祠成灰燼矣。誰知王威誠大，仙法更神。數月之後，疫染一方，殃遺六畜，日甚一日。鄉人愈不能堪，結壇致禱。忽然衆人叢裏，躍出一人，跳坐三層壇上，厲聲曰：「我乃上天仙女，顯聖凡間。汝能請命朝廷，重新廟宇，我當除災降福，轉禍爲祥。否則，使汝一方，終無噍類矣。」鄉人如神降所言，詣闕叩訴。朝廷靈異其事，即重創廟宇於葛庯山中，敕封「禡鑜公主」。方民祈禱，報應如響。後來王師平寇，大有默護之功，加贈「制勝保和妙大王」，榮列祀典。至今家家畫像，處處構祠，萬古不絶云。

返性堂生舉人陳田之奉述，廕生陳次之奉書。

維新五年辛亥春月之吉恭鐫

顯靈殿乩生阮居安奉候校

邏性堂、保福堂鐫，經生等奉鐫。



質寶：

玉鈎　漢武帝鈎弋夫人手搆，惟帝能伸之。

絳雪　趙雲容問申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丹，死不壞，百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雲容果再生。

玄霜　裴秀才航下第，舟過襄漢，遇雲翹樊夫人，獻詩求達。夫人使侍婢持詩與裴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一六]。藍橋便是神仙路，何必崎嶇上玉京[一七]。」後裴抵藍橋遇雲英，求得玉杵臼搗藥。百日丹成，與雲英仙去[一八]。

留麥　唐李荃上驪山逢一老母，敝衣扶杖，神狀甚異。荃拜母共坐石上，説《陰符》之義。日晡，曰：「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瓢，令荃取水。及還，失老母所在，但留麥於石上。荃食之，氣血不衰，後訪道不知所之。

釀花　餘杭姥嫁於西湖農家，善采百花釀酒。麻姑至蔡經，酒盡，就餘杭嫗沽酒，得一油囊，酒五斗。後有人過洞庭，見賣百花酒者即嫗也。

乘鵞　高化劉安士女育於雍熙，初，至九齡，與羽人説道，得度世之術。及笄，許娶何氏子。劉氏送之，忽有一白鵞自空而下，劉女乘之而去。

駕鹿　魯女生，本長樂人，初餌胡麻，乃絶穀十餘年，顏如桃花。一日入華山。後五十年，相識者見女乘白鹿而去。

馬氏羹　唐光化間，馬氏女既嫁，家貧，養姑尤謹。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傭織，去家百里。食有羹，即以笠浮還，薦於姑，頃之復回。人知其不凡，呼爲馬大仙。

孫書寫韻　吳彩鸞，吳猛女也。與書生文簫爲夫婦，携手下山，歸鍾陵。簫貧不能自給，彩鸞寫孫愐《唐韻》，運筆如

飛，日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後往新吳縣越王山，□□□□□□□□□□。

【校勘記】

〔一〕「適見紅衣娘子捧玉杯祝壽」，「祝」原作「土」，據文意改。
〔二〕「公覺醒時」，「時」字，乃越南避諱本書中多寫作「旹」，今改正，下同。
〔三〕「叢裏黃鶯睍睆」，「睍睆」原訛作「晛晥」，據文意改。
〔四〕「寒暄中膠漆兩情」，「漆」原作「膝」，據文意改。
〔五〕「天時寒燠不常」，「時」原作「辰」，受避諱影響，越南晚期「時」、「辰」二字通用，今改回，下同。
〔六〕「其人聽罷」，「聽」原作「咱」，爲「聽」字之越南俗體，今改正，下同。
〔七〕「馮公聽罷」，原作「馬公咱罷」，「咱」字從前注改正，「馬」字爲「馮」字之誤。
〔八〕「檐前鸚鵡聲聲」，「檐」原作「詹」，據文意改。
〔九〕「馮等莫解其意」，「等」原作「静」，據文意改。
〔一〇〕「浪涌過低迷惆悵」，「涌」原作「誦」，據文意改。
〔一一〕「欲把千金買一晴」，「晴」原訛作「睛」，據文意改。
〔一二〕「愁海茫茫幾度杯」，「度」原作「渡」，據文意改。
〔一三〕「今日春閨玉鎖開」，「閨」原作「圍」，據《雲葛神女古録》和文意改。
〔一四〕「翼昴多心尾漢」，「昴」原作「卯」，據文意改。

〔一五〕「颦眉訴盡消耗」，「訴」原作「訢」，據文意改。

〔一六〕「玄霜搗盡見雲英」，「玄」原作「元」，據上文詞條改。

〔一七〕「何必崎嶇上玉京」，「何必」原作「必何」，據文意及《太平廣記》卷五十「裴航」改。

〔一八〕「與雲英仙去」，「仙」原作「先」，據文意改。

佚名◇撰

雲葛神女古録

附：海口靈祠古録

顧鳴塘◎校點



提要

[越] 阮氏金鶯 [中] 朱旭強 撰

《雲葛神女古録》,不題撰人及時代。今知存抄本一種,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 1927。37葉,頁面尺寸爲29×17公分,每半葉8行,行19字,行書。無序跋。本書乃《雲葛神女古録》與《海口靈祠古録》的合訂本。

本書是越南民間信仰中最主要的女神,四不朽之一柳杏公主的神跡。柳杏公主的事跡頗見於其他文獻,如:《興安省誌》(漢喃研究院藏書,編號A. 963,人物古跡目)中雲葛神女故事有近一百字的簡略記載。本集成所録《聽聞異録》、《續傳奇録》亦有相關故事,可往參看。本書是情節最爲豐富的一個本子。

據書中有法國遠東博古學院的鈐記,可以推測此書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遠東學院搜集漢喃資料過程中,從某地祠廟中所存的神跡文獻重抄的。而其原本可追溯到黎朝陶舉、阮寶、黎嵩、阮炳等搜尋,記載並整理百神事跡所撰成的神譜。遠東博古學院曾經主持將神跡玉譜謄抄成537集,現存於漢喃研究院

圖書館。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先略述神女故事，約有1 300字； 之後又將神女事跡詳述一次，有6 500字，疑是對不同神跡異本的合抄。

雲葛神女故事略云： 天庭第二仙女瓊娘由於殿前遺落玉杯而被放塵間，於天祐元年(1557)托生於雲葛鄉天本縣黎氏家，命名曰降仙。后嫁給桃郎，育有一子。21歲謫放期滿，得歸天庭。后來因留戀塵世，上帝加封爲柳杏公主，重返下界，拜訪故鄉，與桃郎後身結婚。兩年后復歸天庭。此後她四處顯靈，降福除灾，得人廟祭。甚至，她還襄助王師平定寇亂，受封爲禡鍠公主，加贈制勝神妙大王(據《雲葛神女古録》)。她也常常閒遊山水，有時改樣爲一個賣酒村女，與名士馮克寬等在河内西湖畔詠詩唱和，作成一段文章佳話云云。

附訂的《海口靈祠古録》，與雲葛神女的故事並無關聯，當時某處祠廟合祀而抄録在同一册中。內容略云陳睿宗(1373—1377年在位)的姬妾阮碧珠，以文才得寵，曾見國事舛駁，草《雞鳴》十策以獻。帝弗聽，征伐扶南，姬扈從之。帝船到奇華海口被南溟蛟都督所阻，姬自願爲國捐軀。後得封神云云。其故事並見於《續傳奇録》，情節更加完整，可往參看。

本次整理，因其孤本，徑以迻録標點，而他校以《續傳奇録》等書。在整理過程中，孫遜、陳慶浩先後審讀了校樣。

雲葛神女古録

丁巳，黎英宗天祐元年〔一〕，莫福源光寶四年，明嘉靖三十六年。雲葛神女生。神女，天庭第二仙瓊娘也。是歲降生，爲天本雲葛黎太公子。黎太妃懷姙時〔二〕，惟愛香嗜花而已；及生，異香滿室，祥光照窗，意必仙人降生，乃命名絳仙。隔壁有官家，晚年無子，步月花衢，得一嬰兒於碧桃樹下，因收養之，喚名桃郎，問娶焉。纔三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一，於三月初三日，無病而殂。自歸帝鄉之後，以塵緣未斷，愁鎖春眉，淚殫玉臉，羣仙爲之訴於上帝。上帝封爲柳杏公主，仍許下塵，奉命歸鄉，則已二祥矣。時常陟降，定省父母，安慰桃生，隨復騰空而去。數年後，仙主四親繼没，桃生亦卒，其兄撫育諸子，仙主心下無挂，自此雲遊不定，或托迹於諒山、於西湖。屬河内城西。

其在諒山，參禪玩景，於三松下撫琴，忽見儒服騎駿馬帶節毛，從者數十，經過唱云：「三木森庭，坐着好兮女子。」仙主應曰：「重山出路，走來使者吏人。」其人復唱曰：「山人憑一几，莫非仙女臨凡？」復應曰：「文子帶長巾，必是學生侍帳。」其人聽罷作揖，擡頭已無人矣。遍尋寺中，只見一木横

倒當道，有「卯口公主」四字，從者請其故，使者云：「卯口公主加於木上，柳杏公主也。」

其在西湖，樓前朱扁題「西湖風月」四大字，兩對聯云：「壼中閑日月，城下小乾坤。」一日夏天，馮侍講、吴舉人、李秀才三人乘興散步西湖，見東壁有一絶云：

店方門内照明月，時正人傍立土圭，客有三星鈎月帶，惠然一木兩人提。

李折成十二字云：「店方開、時正佳、客有心、惠然來。」折罷，乘着酒興，索以嘉殽。忽見侍女捧排鮮膾，紅衣美人向請：「野味薄殽，權表嘉魚厚意。偶因得句，請教諸大方。」見花箋題云：「三魚鱻膾，樓前會衆款三人。」適明月一輪遥昭湖上，馮應聲曰：「兩个竹筵，湖上延朋看兩月。」李向美人朗誦云：「一月色澄明，與此只堪成一對。」仙主見他狂放，莞爾笑曰：「三千塵夐隔，望之想已幸三生。」説罷，轉身後屏去。三人興了，閑看槐街，忽見樹間兩行篆字云：「雲作衣裳風作車，朝遊兜率暮煙霞。世人欲識吾名姓，一大仙人玉夐花。」知是天仙，各各解散。

仙主嗣而仙遊不定，一日於乂安槊山一帶，桃林花開可愛，於樹陰閑坐。遇一書生，年纔弱冠，這書生乃仙主前日之配匹也，只因亡於愁鬱，復托生於此，但不省生前事。仙主吟云：

千樹桃花後度栽[三]，劉郎何幸又重來。百年緣債還收拾，萬斛幽愁盡擺開。誰謂赤繩徒浪語，應知紅葉是良媒。藁砧自古多前定，莫怨天庭墜玉杯。

生問：「『天庭墜玉杯』是何説話？」仙主曰：「後日便知，不必問也。」生遂吟曰：

藍璧何緣敢種栽，喜逢佳偶自天來。昔年秋夜銀橋隔，今日春閨玉鎖開[四]。昌世已符飛鳳卜，語冰不假令狐媒。寒儒瑶報將何以，願把新詩作謝杯。

詩成，結爲夫婦。歲餘，生獲一男。生明年選應擢進士第，官居翰苑〔五〕，日與仙主唱酬，曲盡人間之樂。一夕，仙主謂生曰：「妾乃天庭仙女，因墜玉杯被謫〔六〕，與君作合，莫匪前緣。今謫期已滿，復命霄庭。」言訖，香氣徐來，祥雲四合，已失所在矣。生返歸桃林舊處，終身不娶，教子成名，托興雲霞，放情樂焉耳。

後復得請陟降塵寰，乃帶桂、柿二娘，直指清化庯葛地方，騰空而下。仙主大顯善福禍淫手眼，方民震懼，立祠奉之。玄宗景治年間，朝命武林衛士火化勦除。嗣而一方染疫，六畜遭殃，鄉人立壇祈禱。忽一人躍出，跳坐三層壇上，厲聲曰：「我天仙顯聖凡間，作速請命朝廷重新廟宇，我當除災降福，否則，死喪無遺矣。」朝廷靈異其事，即命廟於庯葛山中，敕封禡黄公主，祈禱即應。後來王師平寇，大有默護之功，加贈「制勝和妙天王」，至今家家畫像，處處構祠。雲葛祠遞年三月忌日，前後數日，所在天本縣及四方青童男女，向祠歌舞拜禱。一天都會，協辦大學士張國用云：「皇朝明命年間，文明殿大學士鄧文和言協鎮清化日，部發神敕到鎮，有從祀一村迎敕。鄧因言『柳杏公主最靈異，今有徵應否？』言訖，庭中忽閃電光，方午盛暑，風雲颯起，俄頃而散，其靈應類如此。」

卻說神女傳最多奇事：

安泰雲葛天本鄉，其水秀，其地平，樹木疏而茂，風俗樸而純。内有黎太公，晚嗣，旦夕焚香，以事上帝，雖家事冗雜，未常少虧；至於周施一事，尤所樂願。年登不惑，甫育一子。逮天祐年間，太婆懷姙逾期，偶接一疾，掩心獨卧，惟愛香嗜花而已。家人疑其花妖月祟，延師設醮，殆無虚日；然病勢轉劇，茫然不應。後中秋夜月色如畫，門外有一人葛巾緼袍，以拜章之術求進。昏者不納，其人挂衣笑曰：「我有降龍伏虎之奇，出幽入冥之妙，聞爾邁於種德，特來相助，何乃當面錯遇也？」太公聞之，遂請延

入，探其袖，則法物盡無，但有玉斧一柄而已。道人披髮登壇，密念通天咒語，將斧向地一擲，太公應手而倒。果見數員力士引去，路上一層高一層，天色朦朧，有同月淡。忽至一所，金城屹立，玉門大開。力士換衣，與公歷九重門而入。停立廡下，偷見紅雲一朵，持笏執圭者百數，捧珠着冕者兩班，初奏《鈞》《韶》音〔七〕，繼舞《霓裳》之曲。琉璃盤内〔八〕，供王母之蟠桃；馬腦壺中，獻老君之丹藥。瀾羅貢玉樹，洞庭薦驪珠，玩好珍奇，非人間所有。俄有紅衣娘子，奉玉杯上壽，失手墜地，缺其一角。左班中閃出一人〔九〕，手披玉簿，約書數十字。良久，雷霆震怒曰：「爾薄文明之地耶？」繼後使者兩員、侍女數輩，擁這紅衣從南而出，前引一金牌，牌上是「敕降」字，中有兩「南」字，下乃「缺」字。太公問力士曰：「此何爲者也？」曰：「此乃第二仙主瓊娘也。此行必被謫矣。」廡下一人叱曰：「何物冗員在此嘈雜〔一〇〕？」力士曰：「我是五雷神兵候旨。」因曳公而歸。公漸漸覺醒，則太婆神舒體快，已生下一位女子矣。是夕異香滿室，祥光照窗。喧喜間，道人忽不見，公想必是仙人降生，因以絳仙名。

及長，膚白凝脂，髮光可鑑，眉彎新月，目湛秋波，古詩「比花花解語〔一一〕，比玉玉生香」，亦未足以形容其美也。常静居一室，學字觀書，竊湘妃之妙技，占弄玉之高才。每見春光明媚，鶯燕爭啼；夏景清凉，楷荷鬥艷；秋夜姮娥開寶鏡，冬天玉女撒銀花；則對景生情，拈弄筆墨。常作四季詞各一闋，備於管弦以自娱云〔一二〕。

其一春詞《春光好》格〔一三〕

春月盡，暖風微，愛日遲。桃花含笑柳舒眉，蝶亂飛。　叢裏黄鶯晛睆，梁頭紫燕喃呢。浩

蕩春閨不自持，綴新詞。

其二夏詞 用《步步蜂》格

乾坤增鬱燠，草裡青蛙鬧，枝頭寒蟬噪。聲聲杜宇惱，嚶嚶黄鶯老，頻相告。春生今歸了，如何好，這般景色，添起一番潦倒。幸祝融君，鼓一曲南薰操，親送荷春到。前番傷心，隨風盡掃。

其三秋詞 用《大綱步步蟬》格

水面藍浮山削玉，金風剪剪敲寒竹。蘆花萬里自依依，樹色霜凝紅染緑。瑩徹蟾宫娥獨宿，瑶階獨步秋懷促。不如徑來東籬下〔一四〕，菊花間坐撫瓠彈一曲。

其四冬詞 用《一剪梅》格

玄冥播令滿關山，鴻已南還，雁已南還。朔風凛冽雪漫漫，遍倚欄杆，倦倚欄杆。擁爐向火覺青顔，坐怎能安？卧怎能安？起觀姑射落塵間，花不知寒，人不知寒。

一日，太公經過，聞琴聲響亮，曲調清新，傾耳聽之〔一五〕，反以爲憂，遂與志友陳公拜爲義父。陳公乃陳朝遺派，寓籍于此，太公因構樓於陳公之苑園，移女居之。不意隔壁有一官家，晚年無嗣，步月花園，得一嬰兒於碧桃樹下，因收養之，唤名桃郎，至是日已成矣。見女言行有則，姿質不凡，遂有附喬之願。二公亦喜其同鄉，欣然許諾。六禮既成，女歸夫家，事公姑以孝，處良人以順。明年，遞有熊羆吉夢，

後有門楣吉慶，光陰遲速，斗柄已三冬指矣。時三月三日，女忽無病而終，□年纔二十一。三家不勝哀感，備禮合葬。

女自歸帝鄉之後，頗憶塵寰，侍靈霄則愁鎖翠眉，會瑶池則淚和玉臉。羣仙見而憐之，訴於上帝，遂封爲柳杏公主，仍許下塵。仙主奉命歸家，則已二祥矣。時老婆正苦思兒，往來舊房，見其晚風捲簾，斜陽入户，牙彈珠織，玉管壼生，壁上詩歌，盡被烏龍捲字；卓前器皿，惟餘老鼠欺人。老婆見物興悲，慟絶於地。仙主遽入抱母曰：「孩兒在此，母心不必悲傷。」老婆舉目曰：「吾兒何故得來，毋乃不死乎？」仙主摇首，但流涕而已。太公、陳公及其兄去來，驚喜交集。仙主泣曰：「孩兒失孝，累及雙親，願少減孩兒之罪耳。」復顧其兄，囑以奉親之事，且曰：「妾是第一仙宫，有事被謫，今辭塵世，復侍帝庭，但以念切劬勞，暫來候問。雖三魂仍在，然九魄已非，更不能常住人間矣。爺娘曾有陰德，已得入地仙簿籍，異日必當完聚，保無虞矣。」言訖不見。

且説桃郎自斷弦之後，挈子隨父赴京，僻居孤房，懷愁惹恨。一日初秋時節，景色凄凉，雨滴空階，偏入愁人之耳；風鳴蕉葉，易驚慘客之魂。偶吟《感懷》二絶句云：

其一

前劫吁嗟浪此生，前緣暗想不勝情。當年司馬求凰曲，變作離鸞别鶴聲。

其二

孤愁客店不成眠，況又淒凉苦雨天。天若有情應助我，莫教風雨過窗前。

吟完，盤膝而坐，愈覺無聊。卒然冷氣適來，寒燈半明半滅〔一六〕，俄聞柴扉外叩聲，生啓而視之，乃仙主也。生挽衣泣曰：「異人多福，得配瑤姿，豈意中道仳離，半生契濶，折鴛行於雪夜，返鳳侶於雲中，惟願相從，以慰塵心渴也。」仙主曰：「君不可牽紅粉之私而墜青雲之志。妾是天仙宫女，君亦帝所星曹，後數十年當得續樊娘之緣，滿麗貞之願也。」遂夫妻就寢，惟勉生以忠孝爲心。五更左側，仙主披衣而起，語生曰：「故鄉迢遞，舊景淒凉，妾爺娘懸命於君厚矣。不可忘昔日半子之情。」言罷，騰空而去。自是雲遊不定，變幻靡常，或假體美姝，或化形老嫗。凡人以言辭戲慢者，多被其殃；以財幣禳求蒙其惠〔一七〕，所得錢財，皆載歸以爲家庭之奉，如此者數載。仙主父母相繼而没，次年，生亦尋卒，仙主心下無掛，始周遊天下。

嘗至諒山地方，見高山路畔，隱約一座浮屠，十分景致，但見千歲喬松，上衝碧漢；數間蘭若，半倚青岑。庭前野鳥含花，案下巖猴供菓。殘碑苔掩，莫知功德之年；古寺塵生，罕見求緣之客。仙主參禪玩景一廻，坐於一槐樹下，横几而坐，撫彈歌曰：

孤雲來往兮山岧嶢，幽鳥出入兮林夭喬。花開滿岑兮香飄飄，松鳴萬壑兮聲蕭蕭。四顧無人兮蔓塵囂，撫彈長嘯兮獨逍遥。吁嗟乎！山林之樂兮何減靈霄。

歌竟，忽聞路外有人唱曰：「三木森庭，坐著好兮女子。」仙主舉目看時，見一人儒衣濶服，騎一匹

駿馬，從者數十，前有節旄一柄。主因應聲曰：「重山出路，走來使者吏人。」其人下馬曰：「娘子何方人？竟有此美才〔一八〕。」仙主遥指山中曰：「此處人也。」其人唱曰：「山人憑一几，莫非仙女臨凡？」仙主復應曰：「文子帶長巾，必是學生侍帳。」其人聽罷，擡頭已無人矣。遍尋寺中，不見踪迹，只見一大松木，横倒當道，細認之有「卯口公主」四字，木傍立一樹標云〔一九〕：「冰馬已走。」從者請問其故，公曰：「『卯口公主』加於『木』上者，此必柳杏公主也。『冰馬已走』者，是待我馮姓起程也。」衆皆吐舌稱異，公召山莊父老，留銀錢以爲重整祇園之費，題詩一絶於左廊而去。詩云：

忽見有人山外歌，一曲遠雲人不見，滿前山色碧嵯峩。

此後，仙主浪行迹於駕霧騰雲，肆逸志於吟風弄月，常往來於長安間，如槐街、報天、横亭、東洋，無日不至，常人莫之測焉。

時侍講歷自北使，充入鄉曹，終身甚覺不耐，嘗憶岑樓子云：「簑笠五湖榮佩印，桑麻翳野勝封侯。」因帶持囊詩携酒壺，招二個少年朋友，一是吴舉子，一是李秀才，直望西湖散步。轉過一帶小村，歷許多孤亭少樹，時南風陣陣，荷香萬斛撲鼻而來〔二〇〕，舉目間已抵西湖岸矣。李喜謂馮曰：「公學富五車，才高七步，今值此良辰好景，能不興詩乎？」

馮先吟曰：

瑩然方寸俗塵無，包括乾坤一畫圖。霽月光風隨灑落，目中何處不西湖？

吴繼吟曰：

名利奔波一片塵，西湖寸步忽閒來。蓬萊方丈皆虛幻，始是仙凡總是人。

李繼吟曰：

花迎客店柳迎船，盡日西湖盡醉眠。醒起談詩驚四座，此身應是謫神仙[二二]。

馮公聽罷，欣然曰：「吳兄清奇，李兄放逸，氣象不同，要之皆仙才也。」吳、李曰：「老才沉默，自是大家風範；晚輩效顰，徒取買江水頭之笑，何敢當仙才之過譽也。雖然，廣寒云賒，桂枝已近，姮娥未必不見愛也」。三人相顧大笑，復沿著湖堤而進。縱目遊觀，忽見槐陰深處，露出一座酒樓，屈曲花欄，盡是湖江斑竹，樓前朱扁寫着「西湖風月」四個金字，門傍草字紅紙兩對聯：「壺中閒日月，城外小乾坤。」門内紗簾晻映，有少年紅衣侍女，托腮而立，李生向前打恭曰：「此是何處？吾等誤入蓬萊，暫作蘭亭勝會，未審仙家肯容塵客否？」美人曰：「此名柳娘新店也，諸公既有詩酒興，一坐何妨？」因命捲起紗簾，果然景色不凡：簷前鸚鵡聲聲，戲金鬟之使女；屏内蓮花朵朵，和寶鼎之香煙。幾行粉壁盡新詩，數幅錦屏皆古畫。東壁有一絶句云：

店方門内開明月，時正人傍立土圭。客有三星釣月帶，惠人一木兩人題。

李顧馮曰：「公識此意乎？」馮佯爲沉吟不曉之狀，李遂將四句折成十二字云：

店方閒，時正佳。客有心，惠然來。

折罷，乘着酒興，向屏内大聲曰：「主人既有惠然之願，今高朋滿座，豈無一物見惠乎？」言未畢，已見二女捧出花箋曰：「主人風味酸寒，無以爲贈，敬將菲題奉獻，聊爲侑酒之需；倘諸公不吝一揮，亦遭逢中一佳話也。」李生忙接看之，乃西湖觀魚排律，連應聲曰：「敢不從命。」馮曰：「既承鈞意，當作連吟，但已下俚巴人，曲卑調鄙，願得陽春，以一唱以引之，如何？」侍女返即出，一起云：

西湖別占一壺天〔二二〕，縱目乾坤盡豁然。

李卒吟：

古樹遠莊青漠漠，金牛闊水緑涓涓。

馮即吟：

生涯何處數間屋，活計誰家一隻船。

吴繼吟：

隔竹疏籬聞犬吠，烹茶敗壁透厨煙。

李續吟：

輕輕桂棹手中蕩〔二三〕，短短簑衣身上穿。

馮再吟：

彷彿洞庭遊范蠡，依稀碧漢泛張騫〔二四〕。

吴繼吟：

千尋浩蕩諳深淺，四顧微惱迭後先。

李續吟：

欸乃往來紅蓼畔，啞嘔出入白雲邊。

馮再吟：

沙中狎戲忘機鷺，雲外閒觀率性鳶。



吴繼吟：

幾回滄浪閒水國，一雙白眼傲塵喧。

李續吟：

交頭對話依荷蓋，伸手相招戲芡錢。

馮再吟：

笠放蓬間藏菜嫩，籃沉梢底養魚鮮〔二五〕。

吴繼吟：

或將淡酒花叢約，時枕長蒿柳影眠。

李續吟：

醉後笠踪浮水面，浴餘衩礿曝風前。

馮再吟：

安華牧子新用結，上宛樵夫舊約堅。

吴繼吟：

網疏每避世途險，鈎直羞將利餌懸。

李續吟：

寒渚夏來猶愛日，長安冬盡不知年。

馮再吟：



三公肯把煙霞换，半點寧容俗累牽。

吴繼吟：

渭水任符文伯卜，桃源徯我武陵緣。

李續吟：

聞鐘乍覺心如佛，得月應知我是仙。

三人齊曰：「好結！好結！」

稱賞間，見樓外一個漁人，赤脚、蕉頭、短褐，手提竹籃〔二六〕，内有三尾大魚，望斜陽行且歌曰：「我舟中壺酉兮，爾店中星罶兮，誰知占卜道兮。」馮静聽，莫解其意。李曰：「莫非此人有挾君平之術否？」馮心未定，不意樓中轉出青衣侍女，携酒一壺來，遞與漁人。漁人受之，不交一言，携魚於樓外而去。侍女接入樓内，不半晌間，已排下李膺鮮鱠矣。三人正值嘉殽旨酒之興，早見紅衣美人娉娉婷婷而出，向西壁間倚卓子而坐，徐啓朱唇曰：「文人辱臨蔀室，几席生香，片味薄殽，權表嘉魚厚意耳。」吴生曰：「唐突花門，無任惶愧。」李生曰：「曩者漁人歌曲，甚耳蹊蹺，不知其中意義可得聞乎？」美人曰：「這此狂歌，又何難辨。言『壺中酉』者，謂壺中乾酒也；言『星罶』者，謂我罶中無魚也；『占卜』之言無非寓《易》意乎。」三人聞言嘆曰：「娘子得非天上人，其何靈心慧性也。」美人曰：「諸公胸藏錦繡，口噴珠璣，足可驚動鬼神矣。願借得一對，復請教大方。」三人聽之，乃是「三魚鮮鱠，樓中會衆款三人」。馮聽完，正倚窗索興，遥見湖上湧出一輪明月，因應曰：「兩个竹筵，湖上延朋看兩月。」

李見他先對，技癢才情，復向美人浪誦曰：「一片月澄明，輿此只堪成一對。」仙主見他狂放，莞然

答曰：「三千塵夢隔，望之想已幸三生。」說罷，向三人打一萬福，轉身屏後去了。

三人乘月而回。數月，重訪舊遊，至則湖水茫茫，臺樓不在。三人倚槐陰席草而坐，忽見樹間有兩行篆字云：

雲作衣裳風作車，朝遊兜率暮煙霞。世間欲識吾名姓，一大仙人玉夐花〔二七〕。即天仙瓊花也。

李曰：「玩此詩意，氣格不凡〔二八〕，我等前日必與天仙相遇。」各怏怏而去〔二九〕。

且說仙主既離西湖，復駕乂安朔鄉之東，有一帶桃林，碧山襟其南，青水遶其北，絕有仁智之趣。仙主遂於樹陰拂一塊白石閒坐，左顧右盼，所欠者漁郎同津耳。步至溪邊，日將晚矣。忽山脚有一少年書生，神凝體秀，玉潤冰清，直投西山而往。仙主遥謂書生曰：「妾欲踏香看花，遠來迷路。君家何處？借宿一宵，願勿執魯君子之所偏，效惠人君之自信，則妾不勝戴頂矣。」這少年疑是懷春遊女，佯爲不聞而去。原來此生乃仙主前日之配匹也，只因亡於愁鬱，復托生於此。年纔弱冠，志邁常人，有倚馬之才，有擲果之貌。不幸椿萱雙謝，棠棣孤開，家室未諧，貧寒徹骨。此日肄業，席散而歸，恰與仙主相遇，但生嚴於女戒，不省前生，故確然見拒。他日復出，見當道松木有一幅雲箋，題詩一律云：

艷質天然不假裁，芳心持守幾年來。豈容塵俗等閑見，直待春君次第開。素女相知長照我，風姨傳信爲誰媒。早知流水無情戀，莫遣飛紅逐客杯〔三〇〕。

生看畢，慨然嘆獎，復於詩後賡一律云：

昨見瑶池殿外栽，如何仙種落塵來。滿前花草閒無語，獨伴幽蘭空自開。玄館清光應取笑，朱門狂浪敢通媒。相逢林下增惆悵，欲醉羅浮一酒杯。

題罷，身如夢鏡，心似懸旌，欲往村裏相尋，又恐失於造次，直待天晚而歸。復綴成一詞，以寫出幽懷云：

才何佳，情何好，一片才情撩客惱。客惱幾時消，相尋不怕遥。風忽起，雨忽至，吁嗟咫尺成千里。伯雨姨風太薄情，春愁寂寞户常扃。幾廻夢繞桃源裏，欲把千金買一情。

次日，天開曙色，生復至此，將前詩過一遍，則鐵石心腸易碎矣。遂題一句：

吁嗟奇遇成烏得，愁海茫茫渺渡杯。

題畢，聞山中有聲曰：「君子復至此乎？」生見仙主露出，向前施禮曰：「前蒙青眼〔三一〕，深感盛心。自念荒疏，不能俯仰，詎意諄諄不棄，辱顧鍾情；自念寒儒福薄，貧士緣慳，今日有幸重逢，不知何修至此也？」仙主乃請生就坐曰：「妾，縣傍之官家女也，岵屺雙亡，門庭冷落，欲效十年之待字，深虞多露之見欺。昨者浪迹繁花，隱居林内，倘君子不嫌聲迹，許結絲蘿，安知不是三生香火姻緣也？」生喜曰：「多謝垂憐，容求作伐。」仙主曰：「丈夫行事〔三二〕，若是其執乎？夫文君識貨，而談者獨美其行權；紅拂愛才，而後世不疵其越禮。妾之與君，上無父母之可告，下無親戚之可依，知已相逢，一言爲禮，奚求蹇修爲哉！」復吟曰：

千樹桃花後度栽〔三三〕，劉郎何幸又重來。百年緣債還收拾，萬斛幽愁盡擺開。孰謂赤繩徒浪説，應知紅葉是良媒。藁砧自古多前定，莫恨天庭墜玉杯。

生曰：「『天庭玉杯』，是何説話？」仙主曰：「後日便知。」生遂續吟之曰：

藍碧何緣敢植栽〔三四〕，喜逢佳偶自天來。昔年秋夜銀橋隔，今日春閨玉鎖開。昌世已符飛鳳卜，語冰不假令狐媒。寒儒遥執將何以，願把新詩當謝杯。

詩成，二人緩步而歸。至家，望月訂盟，朝天拜謝，遂成琴瑟之樂，起居出入，相敬如賓。生自此樂春閨之時多，在雪門之時少。

一日，仙主夜織未罷，見生戴月而歸，因設坐庭前，焚香對飲。生回顧良久，帶酒言曰：「秋色澄明，月輪瑩徹，二十八宿分明，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仙主見生放浪，常欲勉正，因生之言，遂以二十八宿疊成一律云：

女顏誰謂遠書房，畢把危心定主張。鄰軫室虛浮壁焰，月低昴角借樓光〔三五〕。柳文星炳須參究，箕傳牛毛要井詳，觜吐奎翰争斗鬼，禹門翼尾趁陽亢。

生見詩，知勸學之意，即倒和曰：

吞牛掘井志方亢，箕授參傳已畢詳。斗室壁題驚鬼膽，危樓奎咏動星光。角才誰謂低唐柳，翼昴多心尾漢張。素女清虛多軫我，桂枝月觜選文房。

仙主得詩，復勉生；生再三致謝，月落斗斜，方纔就寢。歲餘，生得一男，穎悟非常。生喜其萬事已足，學業日增。明年一舉連捷，官至翰苑。街静吏希，終日與仙主唱酬，曲盡人間之樂。

一日冬殘，寒威相迫，二人擁爐向火，仙主潸然下淚〔三六〕。生驚問其故，仙主顰眉曰：「妾非凡間之女，乃上界之仙，只因誤墜玉杯，暫遭謫遣。與君作合，誠匪偶然，曾諧夙世之姻緣，再執此生之箕箒。今謫期已滿，復命霄庭，念君子之枕席誰供，憐嬰兒之幼冲何恃。悲歌常事，離合由天，雖淚灑紅冰，愁生白髮，亦何益乎？」生愕然失色曰：「夫婦綱常，豈容渺忽。今甫契尋芳之約，遽忍寒同穴之盟，桂落中天，花殘上苑〔三七〕，何其分散之易耶？」仙主曰：「事君有年，豈不相諒。妾非貪紫微之樂，而忘荆布

之恩；非重蓬浪之遊，而輕糟糠之誼。但限期已促，難可少留，亦出無奈矣。」生聞言悽愴可掬，淚眼雙流。三更末，仙主遞兒與生，前拜爲別，執生之手，似有不忍相捨之狀。俄而，鸞車玉佩之聲漸通門外，復勸諍數語而去。生挽之，只見香風頻來，祥雲四集，已失所在矣。

生昏悶移時，自是公務荒疏，形容消瘦。但有月照疏簾，風吹寒帳，遊燕雙飛巢舊侶，征鴻獨戾過蕭關，則强起憑欄，寄情筆紙，哀怨之辭，不能盡述，惟留述一篇云：

書齋盡日掩柴扉，獨掩柴扉暗淚垂。垂淚千行斑似竹，愁腸有結亂如絲。寒儒自古多憂慮，落魄嗟予更可悲。從壁龍鍾何所恃，出門潦倒誰相知。誰知一見蒙相愛，萍水藍橋如有待。反側何須夢好逑，團圓想已酬緣債。殷勤林下對花談，叮囑庭前朝月拜。願爲年年並蒂蓮，願爲刼刼同心帶。同心並蒂矢無他，一旦參商將奈何。炊臼徘徊驚客夢，鼓盆慷慨拊莊歌。雲收雨散巫山瘦，橋斷烏飛銀漢斜。愛海無端成悵海，恩波何事起愁波。愁波悵海應難涸，恩愛已隨霜葉落。錦帳香消重慘悽，粧臺影去長寂寞。水流南澗藻空生〔三八〕，風動西垣花自落。安得琴弦再續鸞，安得華表重歸鶴。離鸞別鶴何凄凉，永念伊人枉斷腸。桃水自深情自淺，柳條偏短恨偏長。長卿病渴應難療，奉倩痴心只自傷。昔日庭前拜禱處，祇今惟有月茫茫。茫茫月色如前度，月色不知人思苦。早識仙人易別離，當初莫入天臺路。天臺路隔幾千重，前度劉郎那得通。何日再申平日約，今生已負死生情。齊眉行義高山仰，結髮恩情逝水東。海誓山盟無處覓，可憐好事轉頭空。轉頭不覺光陰换，緑暗紅晞春又挽。燕子傷春舞不成，鶯兒惜景歌如怨〔三九〕。誰家梅笛弄黄昏，何處玉簫吹夜半。况復深秋春雨時，隔岸寒砧聲續斷。寒砧隔岸擣深秋，不擣深秋擣客愁。獨坐寒燈常作伴，失

眠長夜久爲仇。半氊冷落紅塵鎖，孤枕凄涼白雪浮。已矣佳人難再得，北堂惟有草忘憂。

此後生纏綿病骨，懶於宦情，遂上疏乞骸骨，謝事歸鄉，築居桃林舊處，終身不娶，教子成名，惟托興煙霞，傲情詩酒而已。

卻説仙主拜謁靈霄之時，上帝問曰：「南國之遊樂乎？」對曰：「五紀之期，已完公菓；三生之想，猶絆私心。惟願陟降無常，傲遊不測，庶得覓塵寰舊遊。」帝許之。仙主乃帶桂、槐二娘直指清華墉葛地名，騰空而下。這地方名岑秀麗，花草清幽。玉井鍾靈，湧出陰陽之水；雲衢有蕩，通來南北之人。仙主每於此方大顯福善禍淫，方民震懼，相率祠而奉之。景治年間，朝庭聞知，遽命武林衛士，得方外法人，大爲勦除之舉。此時象馬喧鬧，鐘鼓震動，弧矢發炮，聲似雷霆，擲印飛符，勢如風雨。霎時間〔四〇〕，山川變色，鳥獸驚惶，竟時一座靈祠，成灰燼矣。誰知王威誠大，仙法更神，數月之間，發染一方，殃遺六畜，比前日十分猖獗，鄉民愈不能堪，結壇致禱。忽然，衆人叢裏躍出一人〔四一〕，跳坐三層上，厲聲曰：「我乃上天仙女，顯聖凡間，汝能請命朝庭，重修我廟，我當除災降福，轉禍爲祥；否則，使汝一方，終無噍類矣。」鄉人知神降所言，詣闕叩訴，朝廷靈異其事，即命重廟宇於庯葛山中〔四二〕，敕封爲禡黄公主，方民有所祈禱者，輒報應如影響。後來王師平寇，大有默扶，加贈制勝神妙大王，棨列祀典，至今家家畫像，處處禱祠，以介景福云。

《雲葛神女傳》終

【校勘記】

〔一〕「黎英宗天祐元年」，「宗」，原作「尊」，蓋越南常見諱字，今據文意改回，下同不詳。

〔二〕「黎太妃懷姙時」，「時」，原作「辰」，蓋越南近世文獻常見諱字，避阮宗朝阮朝翼宗嗣德帝福時（1848—1883年在位）的名字。本書絶大部分的「時」字俱作「辰」，今據文意改回，下同不詳。

〔三〕「千樹桃花後度栽」，「千樹」前原衍「千雲」二字，據後文删。

〔四〕「今日春閨玉鎖開」，「閨」原作「圍」，據後文和文意改。

〔五〕「官居翰苑」，「苑」原作「宛」，據文意改。

〔六〕「因墜玉杯被謫」，「謫」原作「摘」，據文意改。

〔七〕「初奏《鈞》《韶》之音」，「鈞」原作「鈎」，據文意改。

〔八〕「琉璃盤内」，「内」原作「肉」，據文意改。

〔九〕「左班中閃出一人」，「閃」原作「囚」，據文意改。

〔一〇〕「何物冗員在此嘈雜」，「嘈」原作「蹧」，據文意改。

〔一一〕「古詩『比花花解語』」，「古詩」原作「古法」，據文意改。「花」下原缺一「花」字，據下句「比玉玉生香」增補。

〔一二〕「以自娱云」，「娱」原作「誤」，據文意改。

〔一三〕「《春光好》格」，「春」原作「日」，據文意改。

〔一四〕「不如徑來東籬下」，「東」原作「車」，據文意改。

〔一五〕「曲調清新，傾耳聽之」，「清」原作「青」，據文意改。「聽」原作「咱」，爲越南俗字，今改正。下文不再一一出校。

〔一六〕「寒燈半明半滅」，「滅」原作「減」，據文意改。

〔一七〕「以財幣禳求蒙其惠」，「禳」原作「裉」，據文意改。
〔一八〕「竟有此美才」，「竟」原作「意」，據文意改。
〔一九〕「一樹標云」，「云」原作「去」，據文意改。
〔二〇〕「荷香萬斛撲鼻而來」，「撲」原作「朴」，據文意改。
〔二一〕「此身應是謫神仙」，「謫」原作「滴」，據文意改。
〔二二〕「西湖別占一壺天」，「湖」原作「壺」，「壺」原作「湖」，據文意改。
〔二三〕「輕輕桂棹手中蕩」，「棹」原作「掉」，據文意改。
〔二四〕「依稀碧漢泛張騫」，「張」原作「孤」，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改。
〔二五〕「籃沉梢底養魚鮮」，「籃沉梢」原作「藍浮稍」，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改。
〔二六〕「手提竹籃」，「籃」原作「藍」，據文意改。
〔二七〕「一大仙人玉叟花」，「仙人」原作「人山」，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改。
〔二八〕「氣格不凡」，「氣」原作「長」，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改。
〔二九〕「各怏怏而去」，「怏怏」原作「快快」，據文意改。
〔三〇〕「莫遣飛紅逐客杯」，「杯」原作「环」，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改，下同。
〔三一〕「前蒙青眼」，「青」原作「前」，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改。
〔三二〕「丈夫行事」，「丈」原作「大」，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改。
〔三三〕「千樹桃花後度栽」，「後度」二字原作乙文，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改。
〔三四〕「藍碧何緣敢植栽」詩，本文詩作前後多有重複異同，如本詩，「藍碧」亦作「藍璧」，「春閨」亦作「春圍」，「遥執」

亦作「瑶執」，「當謝杯」亦作「作謝杯」，凡可通一仍其舊，不再一一出校。
〔三五〕「月低昴角借樓光」，「昴」原作「昂」，據二十八宿名改。
〔三六〕「仙主潸然下淚」，「潸」原作「潛」，據文意改。
〔三七〕「花殘上苑」，「殘」原作「裁」，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改。
〔三八〕「水流南澗藻空生」，「藻」上原衍一「草」字，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删。
〔三九〕「鶯兒惜景歌如怨」，「惜」原作「借」，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改。
〔四〇〕「霎時間」，「霎」原作「霫」，據文意改。
〔四一〕「衆人叢裏躍出一人」，「衆人」原作「衆大」，「躍」原作「蹺」，據《天本雲卿黎朝聖母玉譜》改。
〔四二〕「即命重廟宇於庯葛山中」，「庯」原作「埔」，據上文改。

海口靈祠古録

陳朝阮姬者，官家女也。小字碧珠，性格軒昂，姿容嬌艷，精梨園音律，躐芸苑文辭。睿宗聞名，隸入宫籍。一日中秋佳節，帝倚朱欄，偶興一聯云：秋天畫閣掛銀燈，月中丹桂。吟哦半晌間，顧謂姬曰：「汝能一和乎？」姬輕移蓮步，微啓朱唇，徐應聲曰：「春色妝樓開寶鏡，水底芙蓉。」帝嘆獎移時，因以芙蓉名，自是寵隆金屋。姬見國事舛駁，草《雞鳴》十策以獻。其略曰：

竊聞曲突徙薪，制治須從未亂；徹桑綢户，居安要審思危。蓋人情易溺於宴安，而治道難常於平治。是以進無怠無荒之戒，皋陶先自曰都；當不血不刃之時，賈傳預爲太息。是乃愛君而防漸，實非違衆以唱奇。賤妾碧珠。少自蓬門，長陪椒屋；賞賜屢蒙於燕幸，眷憐累荷於龍知。補虞后之衣裳，敢擬鬚眉男子；脱姜妃之簪珥，願先冠帶庭臣。謹具十條，謬陳一得。欠十策。夫惟數事，實切時宜；冒陳暴白之孤忠，伏冀芻蕘之廣納。善必行，弊必去，帝其念哉！國以治、民以安，妾之願也。

迨會隆四年，鎮將軍杜子平宣言有南陲之急，帝將鳴劍於扶南。姬復作表文以進諫，其略曰：

竊聞玁狁之憑凌孔熾，從古已然；匈奴之桀驁不臣，近來愈甚。蓋爲寇乃蠻夷之常態，而用兵非王者之本心。蕞爾占城，僻居海島。戎兵昔年嘶珥水，本知我國有疵；鼓鼙今日動邊塵，祇爲吾民初定。猶敢逞蠅羣舞草，自不知螳臂當車。然聖人常垢納汙藏，豈可與犬羊而較勢。蓋治道貴本先末後，願且休虢虎以息民。理灼明柔可制剛，言審擇德惟届遠。舞干羽於虞殿，七旬何患不來苗；藏琴瑟於夏宮，期月自然能致扈。允也策斯爲上，伏惟宸斷自衷。

表上，帝不能用。姬見言不聽，堅請扈從，帝許之。至日發兵，順流而進，直抵奇花地界，父老擁道奏曰：「前面廟神極顯靈應，凡客往來，有謁自然順水輕風，否則，隻櫓片帆，沉碎於水鄉矣。」遂應而遣之，遂宿三軍於白濱洲畔。時正冬天殘氣，雪雨初晴，月色蒼茫，風清蕭颯，遊魚吸寒梅之影，歸鳥啼古樹之陰。姬捲起繡簾，憑欄獨坐，仰觀天象，見星指之曰：「此星乃我曹妃嬪之分，甚處妖氛，敢來干犯，爾謂無鮑老之劍乎？」因掩窗就寢。俄聞前後戰船，更鼓已敲四矣。翌日軍達海口，忽然旋風一陣，捲入御舟，獵獵旌旗，都向乾方飄去。姬曰：「異哉風也！其聲蓬勃而不定，其色則寒慘而無光，毋乃奸邪風乎？」帝曰：「何謂也？」姬曰：「妾自幼讀書，頗知風角，水窮辰位，木極未方，水性智，智極而爲邪；木性仁，仁窮而傍行。今時在未，而風從辰起，只恐有利害淫賊之事〔一〕，急住戰船以避一時水勢。」三更末，見一人鬚牙撩亂，面貌猙獰，頭戴絳幘流星，身穿細鱗大錦，曲行而闊步，俛首而傾身，擺擺摇摇，直向帝前而參禮。帝詰之曰：「子何人也？夜深至此，必有高談。」其人曰：「某乃南溟蛟都督也，江湖遠宦，蘋藻無人。聞王女謁甚盛，偶爾相逢，故特扇狂波，聊代華堂麗句耳。誠肯以紫雲見惠，

誓敢忘結草相酬，苟耽耳目之私，予亦不肯捨矣。」帝頷之，猛然驚醒，急召妃嬪語以夢中之事。諸姬默然失色，但相視而已。中有一人汪汪含淚，咽咽吞聲，跪請上前曰：「靈應之祠，曾稽衆論；風波之驗，足應前徵。妾不敢惜蒲柳之殘容，以了此日前債矣。」帝蹙然曰：「吉凶有命，禍福由天，朕豈信此蠱惑，以累及夫人乎？」姬再懇曰：「事已到頭，勢非得已，倘或遲延不決，只恐變起無常。且軍旅之際，以將士爲重，恩愛爲輕，古之殺妻投兒，亦窮中之計耳。」帝聞，倍加悽慘。時風聲捲起，浪勢滔天，龍舟幾覆者再。姬拜泣曰：「陪枕倚衾，三生有幸，捨生取義，一死何辭。既非垓帳含冤，亦豈嵬庭有恨。但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徒爲遺憾耳。」言罷，望水一跳，風狂浪捲，尚聞聲曰：「多謝君王，從今永訣，不能復侍左右矣。」帝與諸姬，愴惶失措，舉皆號慟。俄而雲飛霧静，海不揚波，急命入水搜尋，已不知玉人踪迹矣。欠祭文一道。

其後陰剥陽復，否極泰來，天眷我朝，已别成一新世界矣。傳至黎聖宗出治，洪德年間，林邑復起邊陲之釁，帝謂左右曰：「葛伯仇餉，亳邑徂征；密人不恭，岐周整旅。今占城扇虐，吾當救此一方民。」遂刻日發兵，帝親帥舟師而進。時春光明媚，天氣暄和，錦帆迎楊柳之風，龍舟駕桃花之浪，夾岸黄鶯調畫角，横江鷺鷺聽征笳。帝縱然遠眺，慨然有吞吐宇宙、包括乾坤之志，朗吟一律云：

虎旅身提出珥河，滿天春色護征舸。朱旗拂盡長空翳，粉棹揮澄萬頃波。
林邑維罹多我徯，圉槃魚息敢誰何？鸞弓高掛扶桑外，直把遐陬作一家。

一浹民間，早已到奇華彼岸矣。驟晦冥風雨，振動波濤。帝下令諸軍依次而往，遂望隔岸木陰蔽地，妖氣連天，移船近之，乃古廟也。只見檀香馥馥，芳草茸茸，狐兔出没於蔓叢，鳥雀喧啼於蘆葦。江

邊古樹，掛行客之紙錢；祠畔西廂，迎鄉人之畫艇。帝詢問鄉人，備道知悉，乃指廟宣聲曰：「聞爾所行，久多醜行，今朕經過，猶自猖狂。雖幽顯不通，然刑法在吾掌握，豈不見木怪石妖之事乎？當悔舊改過，克蓋前愆，否則，一岸遺炭，踏爲平地矣。」言悉，潮聲越急，俄而兔見烏歸，時聞漁子狂歌於小港柳陰間。帝盤桓不寐，静坐觀書，將近鷄鳴，假憩龍案，見一少年女子從水中出來，拜且泣曰：「妾乃陳朝宦女、睿宗宫人，不逢妬婦之津，非遇漸臺之水。只因命途多紊，時運不濟，以致隻影惸惸，落於妖蛟之手，一自委身水國，泯迹腥膻，愧爲孤婦之心，反累楚囚之苦。何幸適逢聖上，冒耻登聞，但願垂入井之仁心，展翻江之妙手，使仰憑聖德，永脱沉淪，此陛下再生之洪福也。」帝曰：「夫人寃同柳氏，義若曹娥，千載聞之，亦莫不傷心而切齒矣。但以幽明勢隔，水陸路懸，雖有劍樹刀山，未審計將安出？」其人對曰：「易事耳。陛下信義充溢，可及魚豚。彼之罪惡貫盈，海波難盡。此滄溟之外有廣利王，乃彼之統攝。陛下誠能投以咫尺之書，責以防閑之咎，彼自不能不加刑矣。」因出明珠徑寸曰：「此珠唤名『徹海』，照見幽明。今日獻之，聊代太真牛渚犀也。」言訖不見。帝伸手拾之而覺，則點已催曉矣。遽命侍臣阮仲慤修書一幅，射於海外，懸明珠以照之〔一〕，果得珠樓寶殿，金城湯池，龍子龍孫，金鞭轎馬，往來城外，驛路不絶。適有鯨校尉巡檢而回，拾得御書，封緘甚密，忙奔入奏聞。時廣利王正在宣德殿視事，乃命閣臣龍尚書拆讀之，其辭曰：

竊聞福其善而禍其淫，天道若鼓桴之速；賞者善而罰者惡，王政如金玉之堅。上下同符，古今一理。肆予小子，承祖宗基業之正傳，伐彼占城，乃天地神人之共憤。百萬之舟師大發，三千之水陸兼行。黄鉞揚而魚鼈驚沉，物亦知約束；白旄指而風雲變色，誰不畏簡書。胡乃王鷲害之

臣，敢阻朕鷹揚之衆。與妖作怪，曾刦冤陳帝之宮人； 索賂求財，又擾害我民之性命。諒彼之桀傲如是，何王之尸位默然。倘明以燭奸，豈致混珍之魚目； 如勇於斷事，盍嚴懲惡之象刑。謹下獵書，翹候回復。

廣利王聽完，龍顏變色曰：「此處地方，何人掌管？」鰲御史班中躍出曰：「此乃海中鮫都督也，以椒房之親，受方面之寄，專事遊挾，自任強明。」王大怒：「寡人不德，委任非人。衆爾臣僚肆爲阿黨，卒使舞弄條憲，貽笑塵寰，始信同惡四凶，連珠五狗，誠可畏也。宜速置諸鼎鑊，以徇貪饕。」傍有鯤丞相允伸奏曰：「此員穢德，水陸彰聞，苟私以刑法治之，未快旁人耳目。莫若修書回答，遣將捕擒，與衆棄之，以明我之憲條不疏也。」廣利王然之，乃命鱷總兵、鼈從事帶甲冑數十，前去勦除。復命鯉翰林修詞，龍閣臣潤色，龜督陲充爲江使，賫上頭江。帝命學士梁世榮拾之，乃鮫綃文素。帝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

蓋聞陽春有脚，未必先寒谷之中； 震曜無私，豈能照覆盆之下。蓋天道猶多所憾，而造化亦有不齊。某猥以駑才，慚非龍德。兢惕謹淵深冰履，啓沃求作雨之真賢； 玄默存高拱深居，輔弼賴非彲之良佐。漸被擬同於四海，仁恩思扇於群方。自知無黨無偏，王道之周流蕩蕩； 豈意似忠似良〔三〕，權奸之壅蔽滔滔。致令遐壤之分符，尚有強臣之拔扈。已矣四聰不達，信輿薪細甚於秋毫； 嗟乎重門未開，覺堂上遠同於千里。知過幸承寄鯉，聖譏彌切命龍，雖兩間之幽顯各殊，苟可私於醜類？ 然三尺之公平具在，尚容致於深刑。潦草濤箋，仰祈青監。

帝看悉，遍示羣臣，皆注耳以待。只見鯨總兵前去，衆鱗甲後隨，如雷如霆，蹈入蛟龍深宅。鼈從事

厲聲宣旨曰：「蛟某猥以瑣尾之庸才，當雄藩之重寄，不思介直，只逞黿淫，財非已而自趨，色不波而易溺。本加以魚肉之重律，用正五刑；姑念其汗馬之微勞，且寬入議，竄諸陸地，任自逃生。欽哉。」

鮫神聽罷，目光如電，鬚樹爪戟曰：「忍壞萬里長城。」遂跳入後堂，半餉方出。衆皆軍法催之，蛟遂翻身一躍，泝水而上〔四〕，正是蛟龍失勢，與蚯蚓同。三軍齊力驅之，須臾低尾而逝〔五〕。霎時波濤帖碧，峻屹争清，前日明珠不明何處去，但見波深掩映，浮出香骸，艷麗宛然，不改生時國色。帝命以皇后之禮葬之，權創草祠，自行蒭奠御製一律，題於左壁間云：

> 本是熙陵宫裏人，臨危爲國獨忘身。妖風一陣桃花浪，春夢三更杜若濱。
> 寒水無端埋楚婦，香魂何處吊湘君。吁嗟百萬熊貔旅，不及書生一檄文。

題畢，整旅前往，所至之地，恰似秋風之摧枯，泰山之壓卵，虜其酋長茶全而還。日正黄昏，復經故處，因住足於祠下，是夕月朗星稀，水天一色，帝想起當時之事，喟然見嘆。已而銀燭斜明，銅壺半涸，復見夫人淡妝素服，前致禮曰：「深蒙聖德，超出纍魂，今已羽化翰生，已瀟灑於白雲鄉矣。上帝憐念忠耿，敕降塵寰，得司一方禍福。妾常披山籍，陛下是霄殿仙童，他日相逢，容銜環面謝，以報此天高海闊之洪福也。但壁間玉律最後一聯，則於君臣夫婦之間，妾心有所未安也。」帝乃點頭曰：「夫人念不忘君，其是女中文岳，當爲夫人改之。」摸筆欲寫而醒，乃是華胥一夢。明日即傳塗寫云：「綱常萬古應無愧，祠下雎鳩戲水文。」命大起嚴祠，給加皂隸，敕封「制勝」二字，至今香火不絶，大有靈應云。

《海口靈祠傳》畢

【校勘記】

〔一〕「只恐有利害淫賊之事」，「利」原作「刮」，據文意改。

〔二〕「懸明珠以照之」，「珠」下原衍「已」字，據文意刪。

〔三〕「豈意似忠似良」，「似良」原作「似忠」，與前二字重，據文意及對句改。

〔四〕「泝水而上」，「泝」原作「沂」，據文意改。

〔五〕「須臾低尾而逝」，「臾」原作「叟」，據文意改。



裴仲璧◇撰

黎郡公古傳始末

顧鳴塘◎校點



提要

［越］阮氏銀　撰

《黎郡公古傳始末》六段，裴仲璧記録整理。今知存抄本一種，原爲法國遠東博古學院藏本，現存於越南漢喃研究院，編號A. 2619，13葉，每半葉8行，行20字。書前有裴仲璧所撰小引。

裴仲璧爲二十世紀早期的越南文人，爲設在河内的法國遠東博古學院服務。據小引，本書爲庚申歲六月（1920）他奉遠東博古學院正監督官令，前往清化省轄搜尋抄記古碑及百神古跡、各社民古俗、古紙等地方古典文獻資料時，在東山縣廣炤總安獲社鋭村（俗號廊耒，今清化省紹化縣）與村中年最老者夜談，聽其口述故老相傳的神靈事跡而記録下來的。

小説梗概如下：東山安獲阮滿自幼孤苦無依，離鄉去往京城，路上並有婚合。在升龍，阮滿常往來作傭，後得禁闕寵臣薦他于朝作太監充職。時宣、高等處常有蠻寇，阮滿請命出師，累立奇功，嘉獎公爵，頒賜國姓。黎郡公遂榮歸故里。後朝廷命公進討莫氏，不幸陣亡，帝敕立祠祀之，加封福神云云。

按高平莫氏被滅於1677年，那麼這位黎郡公去世的時間當在此之前。

本書1997年被譯成現代越文，阮文原譯，陳義解題，收在《越南漢文小説總集》第二集，河内世界出版社出版。

本次整理，因無他本可校，徑以抄本迻録。在整理過程中，徐寶餘審讀了校樣。

目録



清化省紹化府東山縣廣炤總安獲社鋭村《黎郡公别傳》并「小引」

皇朝啓定五年，庚申歲六月日，遠東博古學堂從事，某裴仲璧奉本堂正監督官令，往清化省轄搜尋抄記古碑，及百神古迹，各社民古俗古紙等項。某往抵東山縣廣炤總安獲社鋭村俗號廊耒亭所，召問里豪，搜抄各項古俗古紙，自早及暮，庶事清還。

晚六點，某就伊村豪家寓焉。是夜，伊村里豪與村叟五六人，齊就豪家與某話叙。某因公暇時〔一〕，問伊村諸老叟云：「我來斯土，凡貴村古俗古紙，某已得聞而抄録矣。至如貴村古來何時代有何古人、何古事，村翁得之口傳，而碑稿猶懸鈌點者，諸公何吝喉吻間數點工夫，而不與我聞之乎？」斯時同坐中有一翁，年最老者，白髪皤皤，笑聲呵呵，以手掀髯，向某笑曰：「有是哉！君誠學古中人也，無愧乎博古學堂記事中人也。吾不知學堂派往北圻列省紀録諸貴員，果能笑談文章，猶存古意如君者幾何人？好問博古開我目的如君者幾何人？吾聞君之問辭，觀君之眸子之人格心術，是誠欲與古人居，與古人稽其大宗旨，固異乎飯袋書童，四方糊口其人也，亦異乎專事毛椎，以求潤筆資其人也。吾所恨者，吾年

已古稀矣,筋力已就衰矣,安得携小童,伸脚力,遍歷我邦最古代諸名區,閲古朝碑,考古人迹,以與君談古事哉? 吾今人非古也,君以古問吾,安能知? 雖然古之人吾目未得而見,而古人之事迹行狀,吾亦僅得之傳聞。今君既有心效古,則吾安敢而河漢予言! 若夫吾中圻、驩愛二州,凡諸名山古峒、神迹仙踪,考之我南人物地輿記,其人其事,想已瞭然在人耳目前也。惟吾村有黎郡公古迹,國史未得而載,國人未得而聞,而吾得聞於吾村祖父傳聞之下者,吾願口以傳之,而君筆以記之,庶乎我黎郡公行狀,將來尊置學堂中,可堪補入我南傳奇,增一古傳云耳!」老翁語竟,某乃伸紙磨墨,揮毫不停,雞聲報曉,古傳編成。老翁坐久體倦,辭某以歸來,某與是翁携手,雙雙笑向豪門古樹間,回首望之,不覺東方既白。

【校勘記】

〔一〕因公暇時 「時」,原作「辰」,蓋越南近世文獻常見諱字,避阮朝翼宗嗣德帝福時(1848—1883年在位)的名字。本書絶大部分的「時」字俱作「辰」,今徑改回,下同不注。

第一段

公姓黎公姓阮，黎朝賜國姓諱滿，清華鎮今改清化紹天府今改紹化東山縣安獲社銳村人。家貧，父母早没，謂他人昆，無所倚賴，常爲村人傭顧，聊以度活。時公年二十餘歲，家無擔石，身不完衣，踽踽隻身，而窮措大之名已噪於鄉村矣。

是年，公於鄉例至次受化，其禮品齋盤，買損錢千倣三十貫上下，始能足例。公自念：鄉例如此，而吾則錢無一文，米無一合，雖東馳西鶩，亦未如何。乃計就心生：棄彼鄉村，逃爲上策。即於事神前一二日，親詣本村大富豪家，拜請許借三十歲大銅堝一件，以便煮作齋盤器用，豪家憐而許之。再至中豪家，辭如前請，中豪家亦許之。公即携二堝將回，誑謂鄰人曰：「我已借得二堝，以備來朝齋盤器用，可無憂矣！」是夜更深，鄰人酣睡，公取竹繩擡二銅堝，雞鳴逃去。此間公本意蓋以二堝擡去〔一〕，逃出北城，以爲衣食之資，而不復有回鄉之念矣。

【校勘記】

〔一〕「此間公本意蓋以二堝擡去」「堝」字脱漏，據文意補。



第二段

却說公肩擡二銅堝，直從官路往至清外今寧平省甘蔗庯。時天已黎明，路上艱闢，載饑載渴，公遂於伊庯館投止焉。

伊館有一老翁老婆，夫婦生得一女。家綦貧，日常以茶水餅果邀請往來行客，歲月生涯。見公入，呵呵笑曰：「君將何之，而擡堝早來吾館若是耶？」公對曰：「某將往北城商賣營生，跋涉來茲，腹疲足餒，敢問太翁有飯乎？盍將餉我？」老翁笑曰：「我非漂母，安能有飯以惠王孫乎？雖然，一飲一啄，無非前定，老夫與婦女於夜間作得糅米餅數十枚，煮之纔熟矣，君胡爲乎來哉！坦腹適其時矣！」爰告女子取餅十枚，列陳於前，公即取而啗之，須臾殆盡。翁又以芙茶相待，禮意誠篤。

公坐久將行，乃告翁曰：「某是行也，江山千里，囊囊清風，赤體而來，並無長物，惟帶得銅堝二件，以爲行路資耳。某願以一件典替於公，即以還公餅價錢，尚得錢千，以爲遠地客中行贐耳。」翁笑曰：「謂何哉！謂何哉！吾夫婦日夜居此，烹茶賣餅以爲世業，營生度口，以養天年，安得有飛蚨堆積以換



取君家金銅寶器哉？且君既非嗟來之客，吾亦非壟斷之人，餅值幾何？而君戚戚然以投桃報李爲也！」公顧老翁，憮然爲問曰：「翁言及此，感復不淺，但某竊思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某今食公之食，既去之後，安得而憂公之憂乎？」翁笑曰：「君言差矣！吾與吾妻女日夜寓此，烹茶賣客，取一二錢，自食其力，何事可憂？而君欲爲我憂乎已焉哉！路途遥遠，君且行矣，前程遠大。『平安』二字，我願爲君祝之。」公聞老翁言辭，慷慨躊躇，却顧銘感不已，乃謝老翁，擡堝上路而去。

第三段

却説公與老翁拜別之後，日夜兼程，往就昇龍城都投寓，賣一銅堝以謀衣食，常常往來城門市户間，傭顧於人。

一日，公爲人擡水，息肩於城門飯店所，此時有太監某郡公奉命出師，自城中出，前呼後擁，鑼鼓齊鳴，象馬成列。某郡公象樓高坐，金冠戎服，指揮將士，凛凛威風，都下士女，觀者如堵〔一〕。官軍已過，公佇望者久之，不覺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是矣！如吾赳赳武夫，爲傭爲奴，亦虚生耳！」時飯店中有一醉翁，聞公長嘆，乃啞然笑曰：「何事長嘆？爾有爲者亦若是。」公連聲應曰：「翁言過矣！翁言過矣！夫吾人有才有學而欲求富貴焉可也，無才無學而欲求富貴，則烏乎其可哉！古人云：『學優則仕』、『窮經致用』，誠哉是言也！今以某視某，則江山一窮漢，村野一鰥夫；語其才，則力不足以縛一雞；語其學，則目不識一丁字，以此腐陋低劣，而翁謂某敢希望於前呼後擁乎？敢思想於金冠戎服乎？公誠醉矣！」翁復啞然笑曰：「子以吾言爲孟浪乎？以吾言爲嬉戲乎？以醉疑吾，居，吾語

汝：夫古往今來或有匹夫而躋顯宦〔二〕，白屋而發公卿，我人羣中謂其非有文章蓋世，必有勇力過人也，而後可以組織榮華，梯階富貴。宜乎！子以此自量，則子之終身長隕於下流，而無國柱上堦出頭日也。子不知當今太平時代，下流人羣中固有榮顯間途、功名捷徑，吾不忍爲也，而子欲爲乎？子若能爲，不日子之禄位顯揚，亦得君如彼其專也。夫某郡公出身功業，子謂出於螢窗雪案歟？出於長鎗大劍歟？他不過割去四快中一大件事，而畢生之鼎食鐘鳴，吃著不盡也。」「某郡公以此等工夫，致此等富貴，甚易事耳，某所優爲矣，願公提拔焉。」醉翁笑曰：「吾無能爲矣，然吾告子以可爲之路焉。」乃指謂公曰：「城之東門有一座岑樓高閣，車馬盈門者，即禁闕。寵臣某中貴家也，子當投拜焉，可以爲矣。」公曰：「唯唯。」乃謝醉翁，擡水以歸。至晚即往中貴家拜候，賣身爲奴，秣馬膏車，克勤厥職，甚得寵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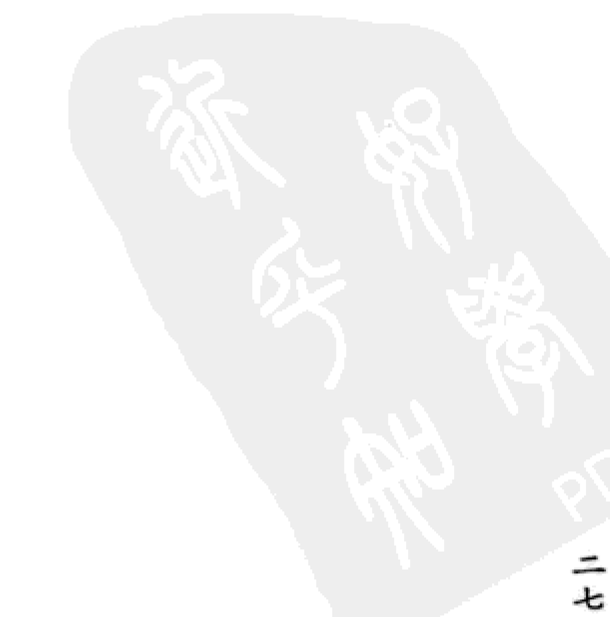
一日，某中貴自朝歸，公侍左右。忽謂公曰：「吾觀爾身不長，爾貌不揚，但爾一點忠誠，堪充腋庭宿衛耳。然人皆有夫婦之愛情，而爾果能斷絶乎？則吾聞於朝，充爾位。」公再拜曰：「萬賴大人提拔，恩同父母，小人銘佩不忘矣。」中貴乃薦公於朝，投入太監充職。自此出入禁庭，親承簡眷。

時宣、高等處常有蠻寇士酋不遵王化，公請命於朝，出師進討，東征北伐，累立奇功。帝命嘉奬，封至公爵，朱門漆户，鳳誥龍章，富貴榮華，至此極矣。

【校勘記】

〔一〕「觀者如堵」，「堵」原作「覩」，據文意改。

〔二〕「夫古往今來或有匹夫而躋顯宦」，「往」原無，據文意補。



第四段

却説公時自念：四方男子，已敷弧矢之心；千里家鄉，乍動錦還之想。公乃陳情王府，疏達帝廷黎帝鄭王，請假告五六個月，還鄉瞻拜家先墳墓。帝命允許，賞賜甚厚。敕諭清華鎮臣：通飭東山縣轄各社民夫役，旗鼓迎接。

鎮臣奉旨録飭，到安獲社鋭村，里豪企長，老幼咸集，衆論沸騰，殊甚驚愕。有曰：「十年前有名滿者逃籍而去，不知何爲而位至郡公？」有曰：「彼離親戚、棄墳墓、盜襲銅堝而去，安得而郡公？」語短説長，紛紛不一。此間有當事里長某，立於亭中，大聲言曰：「磽土錚錚，短蟮有生，古今無是理矣；若有是理，則彼既棄吾鄉、逃吾籍，非吾村中人也，則何用夫役爲？旗鼓爲？亦何用迎接爲？雖然，彼之是非固無足論，而朝廷之命令，更不可違也。」爰擇中男數十人，當前謂曰：「爾等且行，若當途撞遇，則迎之；不遇，則歸焉可矣。」中男等乃與轄内各社民行至含龍渡口，見一位貴官坐於象樓，衣冠雄偉，銅錐鐵鉞，左右林立。鎮臣、府縣諸員當途迎接，各民社里豪、父老丁男，各於兩旁羅拜。公一一慰

問。及問至鋭村，只有中男等人而已。公因質問，中男具以本村里豪之語以對。公冷然笑謂中男曰：「爾等獨念鄉曲之情，遠來迎接，我感情無限矣。」即使中男前導，回至本村亭所。里豪拱立，童叟争迎，男女成羣，眉言耳語。有一父老，跪於公前再拜曰：「何期天將福人發達至此。老等有失迎候，萬望大官量恕。」公起，謂老翁曰：「叟叟請坐。吾村之情叙，某已於中男等聞之矣，某今藉天地生成之德，荷皇王優渥之恩，萍水他鄉，不圖今日之至於斯也！幸得衣錦還鄉，嘉賓式燕，但美酒嘉殽，獨欠土中魚，以備壺觴下酒物耳。」即日明飭轄下社民，誰能捕得短蟮百頭，賜銀壹笏，從此流聲傳播四方，争相獻納，不日至數千頭。公令傳軍士烹煮作數十具，遍請社村，齊就宴樂。酒興方濃，當事里長某，手執壺觴，佯作醉語，向公謝曰：「磽土錚錚，無短蟮生，若其有生，必大其形。某言『信不誣矣』！」公莞爾笑曰：「里長某善於辭令矣，善於文過矣，而吾豈以小嫌介意哉！彼不過以燕雀小心慢覩鴻鵠耳。且古人有釣魚而拜大將，屠狗而封列侯，塵埃中不可以貧賤蔑公侯也。彼已知過，予亦何心！」里長某叩頭拜謝而去。

自此，公留居亭所，時常殺牛置酒，款待鄉村賓客，號召總内。鄰旁父老頒賜金帛有差。廣買田地，修立廟宇，鄰旁九村，每村置田十畝，黄金五笏，以爲身後香火之需。預卜生墳於廟之旁，陵寢四圍俱砌以石，陵前左右置三石陛，兩傍設武士八員，及象馬虎獒各成一對，皆以石爲之；外竪豐碑四大片，屹然天柱，萬古弗磨，姓字貞珉，彰然偉迹。其石碣銘文則同朝榜眼黎相公手筆也。公又問觀風水，見村之前有一高山，山之間有一古峒，四時明月，半壁清風。白石蒼苔，興别羣仙之賞；野花啼鳥，春同騷客之遊。勝景撩人，名山可愛，悠然神往。公若於斯峒有懷焉，爰命工人於峒壁正中刻塑關聖帝君像，左邊塑關平、關興像，右邊塑公平生像，自峒口至平地，鑿五十六級，以便登臨；置田五十六高，以供四時。朔望香燈、芙蕾品菓，百年香火，實式憑焉。

第五段

却説公自回鄉之後，建設陵廟，修葺家祠，祭田祀事各有攸宜，易俗移風，繕成譜記，金銀濟給，内而親戚，外而鄉黨，公私咸受其澤焉。事既告成，公乃置酒，宴會同民，歸朝供職。

行過甘蔗庯，尋問賣餅翁，則翁已回彼家鄉安業矣。公與將士來到伊鄉，就老翁家，則鶴髮龍鍾，餅菓茶甌尚依然前度色也〔一〕。老翁見官軍儀衛徘徊，驚懼莫知所爲。公乃近前執翁手，笑曰：「翁何遽忘乎？昔時擡二銅堝，啗十枚餅，某其人也！」老翁於時欣懼交集，與公同坐，公命將士以金銀幣帛陳列於前，顧謂翁曰：「漂母之恩，千金難報，姑此不腆微誠，聊寫某愚衷矣。」老翁拱手謝曰：「老夫有何大恩，而貴厚情若此！貧賤而一朝獲金，欣幸何如也！但老夫家貧，有女年已長成，倘得附喬，即雨露天恩，泰水清冰，同霑潤澤，則老夫妻一生含結，入地不忘矣！」公聞老言，愀然不樂，仰天長嘆，謂老翁曰：「作合良緣，慚負大德，翁既有心於附鳳，某豈無意於乘龍？惟長情易見，短處難知，某今固堂堂一偉男耳，雄也而雌焉，一世夫妻，千秋嗣續，翁不當以青眼而誤紅顔也！」公當與老翁談次，忽見女

子荆釵布裳，手持芙盒，自閨中出，跪於公前拜謝曰：「辱承大官下顧，恤及老親，惠賜金帛，賤妾没世不忘恩也。昔大官微時，館中投止，嚴堂使妾捧餅以獻，此時情在不言，而東床之願已許之矣。歲月蹉跎，於兹十載，瑟琴在御，猶待知音。宜室宜家，今吉全憑於月老；惟貞惟順，箴規敢背於庭闈？妾雖貧家女，本是禮門人，既聞父母之言，即一世夫妻，百年處女，固不敢以枕席怨英雄也。」公聞女言，顧謂翁曰：「孝哉女也！烈哉女也！某今戴太翁之令德，感貴女之鍾情，雖鐵石肝腸，終成腐爛矣！奇緣會遇，某安得而辭哉！」於是公留住於伊鄉，擇日成禮，椎牛灑酒，宴會賓客。鄰旁父老來賀新郎，日以千數，公乃捐金買置田地，均給各社民，以爲老翁老婆及公夫婦他日享神之所。其陵寢廟祠春秋祀事、禮品各節，繕成譜記，一一如公之舊貫云。

【校勘記】

〔一〕「餅菓茶甌尚依然前度色也」，「甌」原作「歐」，據文意徑改。

第六段

却說婚事既成，公即回朝復命，恪供臣職，禄位高升。

時有莫逆爲仇，命公進討，不覺造物妬全，將星欲隕。公與莫逆相拒於團城，經數十陣，食盡兵疲，墜馬被執。公仰天嘆曰：「時來而屠釣成功，運去而英雄飲恨！吾今日非戰之罪也！」自刎而亡。事聞於朝，帝深嘆惜，詔賜黄金二十笏以行襄事，送回本村安葬。敕諸地方何社村，平日爲公臣子之民者，立祠祀之，加封福神，百年香火，萬代無窮云云。



佚名◇撰

武氏烈女神籙

顧鳴塘◎校點



河南里仁南昌

皇南維新甲寅仲秋奉鐫

禹甸靈祠藏板

提要

[越] 陳氏金英 [中] 楊惠椀、朱旭强 撰

《武氏烈女神籙》,又名《黎朝節婦武娘公主玉譜録》。今知見刊本一種,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1841。是書刻印於維新八年(1914)八月,禹甸靈祠藏版。56葉,頁面尺寸爲25.5×15公分。正文前有署「九天武帝陳朝仁武興道大王乩著」的引文。

本書爲河南省里仁府南昌縣禹甸社(今屬河南省里仁縣)武氏設節婦祠的神跡,正文包括關於禹甸女神武氏設的寶誥、讚文和事跡傳。後附有安堵三元阮勝、解元知府阮耀、舉人潘輝謙、海防督學阮文性等名人的詠詩。並有兩種女神事跡附載:一是關於水晶公主事跡的寶誥和讚文,稱水晶公主從父攻讀兵書,參戰立大功,黎帝頒以食田,後習得飛昇法,輔民討賊,追封爲神云云。其二是鴻憲真猛夫人事跡和李太宗詠鴻憲祠廟的詩篇,稱夫人原占城主乍斗之妃,因有節操,被封神云云。

正文所録女神事跡概述如下:

黎聖宗時,南昌縣禹甸鄉民武順之妻於江邊遇金龜浮出水面,後夢見龍王許龜娘公主翠環爲女。

夢醒果有孕。臨盆前再夢群仙誦詩。生女即武氏設，才貌兼備。後父母雙亡，十九歲時遇災荒，盡散所分家財濟貧。邑下張家見武氏有德，爲其子張玄定配迎婚。新婚甫七日，占寇亂起，張生充軍離家。

週年後，武氏生得一男。夜來思君，抱兒獨坐，顧看壁影謂兒曰「汝父」。占寇平，張生戍滿返家，抱兒而兒驚異不顧，曰父至夜乃來。張生疑，武氏亦難自解，含宛至大黄江邊，作詩題於紅幅並懸於江邊木棉樹上以明志，投江而死。龍王遣赤鯉使者護送至水晶宫。

張生聞知死訊，夜抱兒獨坐。見鄉人弔問者燈影，兒曰：「父何其多也。」始驚覺兒所謂我父，實乃墻間燈影。於是於江邊設招魂解寃壇場。經三夜波間湧出赤鯉車，武氏設遺下雙玉環。後驩州人行船禹甸江遇風雨爲武氏設所救，託言與張生，謝解寃壇場，但陰陽路隔，後遂不通音問。

黎聖宗伐占城時，舟行黄江。遇風浪，武氏設化爲黄龍護駕，托夢聖宗願從王師以蕩占寇。帝親征獲捷，占平後，命增修其廟宇云云。

本書引言託以越南民族英雄陳興道（？—1300）乩筆，增加本書的神聖性，實乃透露了本書撰作的理由與經過。引言中稱：

皇朝甲寅本總同安社陳登三兄弟等因禹甸母貫適來瞻拜，間閲舊譜併稽之《謾録》思欲再整，疏奏遞，遂叶社紙巡總陳文以邀駕就廟所。余閲見其舊譜，辭多古陋，《謾録》頗亦未盡合。閏五月初八日因神古庵狀元白雲程國公，東羅庭元閣老杜福神稽究玉清幽靈神録，再降乩校正舊譜，間仍其原本，參以駢偶稽述國音誥文已完。

按，節婦武氏在黎聖宗朝之前即爲民間立祠奉祀。洪德年間，黎聖宗由狀元梁世榮陪同，曾舟行路

過此祠，停舟觀訪，並留下《吊武娘》國音詩一首，見載於《洪德國音詩集》。本書印本亦録之。但在十五世紀黎聖宗朝，該祠還僅是奉祀一位烈女，而還未成爲後來的上等神祠。當時武氏的故事也僅在民間口傳而已。十六世紀三十年代，阮嶼編撰《傳奇漫録》有《南昌女子録》一篇，即據民間流傳來敘述一位女子的冤屈，但全無神異色彩。直至十七世紀黎神宗朝（1629—1634年），爲了整頓天下祠廟的奉祀，同時也爲採録撰寫國家祀典所需的資料，朝廷令全國各地鄉村開遞本地奉祀祠廟神祇事跡，禮部官員如阮炳等，據之加入一些神秘情節以使人物神聖化，撰成大量神譜。黎聖宗征討占城受到神祇陰助的細節即被加入到許多神譜内容中。武氏設的神譜即引言所謂「舊譜」也許亦始撰於此。但《舊譜》的寫作「辭多古陋」，《南昌女子録》則神祕性尚不足，是以引言稱本書名義上的作者陳興道、阮秉謙、杜輝璙進行了新的改編。這種創作亦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越南盛行扶乩降筆潮流的影響。按阮、杜亦皆史上名人：阮秉謙（1491—1585），字亨甫，號白雲庵，永賴古庵人，莫大正六年（1535）乙未科狀元，官至尚書太傅程國公，民間稱爲狀程，卒後被尊爲福神。杜輝璙（1844—？），字省翁，號新川，南定省大安縣羅岸社（今屬南定省懿安縣）人。嗣德三十二年（1879）已卯科庭元，官至户部辦理，參辦内閣事務。法國占據北圻後告官回鄉。卒後亦被奉祀爲福神。

而引文中提及的陳登三兄弟，當是本書真實的編撰整理者。其生平狀況不詳，惟引言稱他們爲太平省南昌縣同安社人，原籍禹甸鄉。

本次整理，徑從刊文迻録，標點排印。其中有喃文章節，今據體例存其目。在整理過程中，徐寶餘、孫遜審讀了校樣。

目録



目録

禹甸武氏節婦玉譜引

節婦傳古多有之，境遇不同，心迹亦異。雖出於造化之所播弄，實爲今古之所艷傳。亦止「貞」之一字，至今爲烈也。余嘗閲《南昌四怪傳》，見武娘事，自黎朝至今經七百餘載，而州閭香火之，歷代華衮之。噫！可怪也。夫一個女流，而苦節之貞，雖含冤於一時〔一〕，實得伸冤於萬世，寧非天投以難堪之境，而厚以非常之報也耶？嗟乎！片塵寸晷，蒼狗白雲，古來淪落者不少，而禹甸之廟，何以赫靈聲於故郡，顯神迹於黄江，使往來征客肅然敬、惕然畏？然則負薄之情，雖可爲張生恨，而亦不必爲張生恨；誤殺之案，雖不必爲癡子原，而亦可爲癡子原也。夫何怪乎？

皇朝甲寅，本總同安社陳登三兄弟等，因禹甸母貫適來瞻拜，閒閲舊譜，並稽之《謾籙》〔二〕，思欲再整疏奏，遞遂叶社紙遝總陳文，以邀駕就廟所。余閲見其舊譜，辭多古陋，《謾籙》頗亦未盡合。閏五月初八日，因肩神古庵狀元白雲程國公、東羅庭元閣老杜福神稽究玉清幽冥神録再降乩，校正舊譜，間仍

其原本，參以駢偶，再稽述國音誥文。已完，交伊社公民壽梓，不特爲萬年之恒式，亦以補四怪之佳話云。是引。

維新捌年歲次甲寅閏五月初捌日

九天武帝陳朝仁武興道大王乩著

【校勘記】

〔一〕「雖含冤於一時」，「時」原作「辰」，蓋越南近世文獻常見諱字，避阮朝翼宗嗣德帝福時(1848—1883年在位)的名字。本書絶大部分的「時」字俱作「辰」，今徑改回，下同。

〔二〕「並稽之《漫籙》」，「《漫籙》」即《傳奇漫録》。

貞烈神女寶誥

至心頂禮

禹甸名鄉，武家令族，禀大地精英之氣，爲女中貞烈之神。重義輕生，心誓黄江之水；庇民護國，恩覃淥口之波。逍遥十二海門，風飄鳳輦；赫奕千秋廟宇，日焕龍章。大願大慈，至靈至應。管掌水宫列部，敕封謹節貞烈淑妙武娘公主上等神。



祭文

恭惟

尊神仙姿冰玉，花胄簪纓。道參乾始，德合坤貞。一片丹衷，五夜之天披白；千秋素節，三春之水流清。護國而功光祀典，扶王而威振占城。歷朝之華衮聯封，母儀天下；澤國之波瀾重潤，子育群生。茲逢時節，祗薦芳馨。淥水波間，送迓金龜湧出；木綿樹下，偏疑赤鯉重迎。帝旁儼若，乘風靈來不測；草野齊孚，就日神享於誠。尚茲鑑格，錫以和平。脉回禹甸之初，江河不改；俗翕里仁之美，家室攸寧。

武氏貞烈祠讚文（存目）〔一〕

【校勘記】

〔一〕此篇爲越南喃文，正文刪去，僅存目。



黎朝節婦武娘公主玉譜籙

坎支中等第二部國朝禮部正本

昔我粵雄圖餘裔，南國英君，出治禾刀，木石讖書，已定黎家。當聞，我粵世傳記事：

黎聖宗時，有山南上處莅仁府南昌縣禹甸莊之地，有一武家翁，諱順，娶妻本莊下兑甲阮氏藩。武家世豪富有餘，夫婦一班質厚。

一日，太婆出遊津邑江邊，即禹甸莊，濼市店。下津洗足，忽見一金龜浮江水面，太婆捉得將回，置入卧牀下，頃間變失。太婆以爲江神作怪之兆，禍福難詳，言與武公。即日立壇於江邊，行禮送怪。事訖。是夕，太婆入卧，渾然似夢見身下水界，直入龍君宫殿，拜謁皇后。正宫皇后謂曰：「汝家福厚，夫婦一班福德。今有龜娘公主名翠環，許汝家爲子。即付將回。」太婆拜謝，將娘返回。出至玉門外，勃然夢醒，言與武公，暗想捉得金龜之瑞，故有此夢。

百日後，太婆果然有孕。時至壬戌年二月初十日，是日，春風蕩漾[一]，陽氣暄和。太婆於外堂睡去，身如登蓬島之雲巖，見群仙宴會鬥棋。太婆立觀之，見群仙將一詩章看誦，有四句云：「武家人兮

禹甸鄉，仙女應傳降一娘。今月下旬仙自出，可憐一節世留芳。」聲聞貫耳，忽然醒來。至下旬二十日，太婆生下一女，顏色姝姿，容儀窈窕，恰似蓬瀛之女，依然閬苑之嬌。年甫三歲，父母命名武氏設，號曰香娘。八歲通明穎異，承父母命，入學范先生場。涉獵經史，頗知詩律。及年十有三，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父母皆共捐塵。娘兄弟四人行禮寧葬事清，相依生業。

及年十九歲，性好潔淨，尤愛香花。是年時被凶荒，民皆菜色[一]。香娘與兄相謂曰：「我家兄弟，憑於先蔭，富有越人。妹願已分財產，一皆施給人民。」孤貧老弱，咸賴香娘之德。

時地邑下堀，禹甸莊分爲四堀居之。有一張翁家諱誼，娶妻黎氏娟。張公夫婦本是樸厚，一班積善，早應螽斯之瑞，生得五男，皆是長成。張家本是豪目，獨擅一邑之權，見香娘爲人心德，謀與兄議婚，爲二男名張玄。定配。香娘亦一心順承兄命。張公具將聘禮，擇日迎婚回門。

甫得七日，時有占寇，詔選民丁充兵簿，以防邊患。張生備數，即日整裝入戍驩州。入拜父母，纔得與娘洞房一敘。社民催督登程，娘自是一段愁思，三秋別感。雙堂晨夕，藻蘋之孝道無虧；終歲勤勞，冰玉之貞心自在。

光陰荏苒，不覺週年，生得一男，娘盡心養育俯視，兒三歲餘，頗亦能言。寒窗四壁，惟知頭上有天；孤燭三更，不覺妾身爲父。娘夜抱兒兀坐，戲指牆間燈影謂兒曰：「爾父，爾父。」兒亦顧笑。絕憐有氣之身，哀還強樂；豈料無情之物，假弄成真。

是年占寇平，張生戍滿回家，則父母已捐塵矣。別恨終天，空嘆桑榆之景；消愁今夕，好締琴瑟之緣。是夕，生抱兒，驚異不顧。生曰：「我非爾父耶？」兒曰：「非也。我父至夜乃來，我見我母行亦

行，坐亦坐。」生聞兒言，大起疑心，轉生反目。娘亦無以自解，鄉族互來爲娘勸曉，生固不聽〔三〕。

一日，娘衣裳整服，獨行至大黄江邊津邑，此處有木棉樹，即禹甸莊天圓江溪。指願祝曰：「妾身事夫，只有端貞一節。夫君固意疑惹，致使冤情莫訴。江神有識，願證妾言。」祝畢，作詩二律，留題於紅幗云：

人道難知已有天，有天敢願解冤愆。生前未遂三生願，死後將爲水國仙。

又

有其天地有江神，有木綿兮有妾身。數語冤情吾寄汝，誰人來往報郎君。

懸於樹上，遺下平時衣領於江岸，以八月二十日誓心天地，自投江死。紅顔多累，已還運命於化兒；白水有知，應訴衷情於月姊。江神即奏龍宫王，王急遣赤鯉使者護送娘至水晶宫。王靈妃與娘原仙班夙契，方見之後，情好愈篤。娘自是長於水雲鄉矣。

張生聞信後至處，認得紅幗詩並舊衣領，乃知其事，則已過矣，而疑心不解，何其愚也！一夜，生抱兒獨坐。兒思母，啼泣不止，忽見牆間燈影，大驚曰：「我父已來！」此次鄉族多來弔問，處處點燈，兒再喜曰：「我父何其多耶？」生始醒悟，知兒前言「我父」乃牆間燈影，非姦夫也，於是感娘之含冤。鄉族無不感娘之德，咎生之愚者。「德」指前日施給事。遍請寺僧，設招魂解冤壇場於江岸邊。寒波皓月，緲精衛之不來；慘緑愁紅，嘆楚些之莫挽。經三夜，忽見波間湧出赤鯉車，燈燭輝煌之下，生見的是武娘來，隱約徘徊，有欲語不語之狀，瞬息娘乘風去矣。生益感。明日見壇場岸邊遺下雙玉環，的娘生時舊物也。

時驩州人爲渡長，舟過禹甸江分，遭風沉溺。香娘雲行適遇，救甦邀至水雲宫裏，囑曰：「回報我

郎君張生，多謝立壇解冤之惠，但冥陽路隔，不復通音問矣。」另開水許渡長回陽。至禹甸，問張生家，備述娘語。張生益感。後張生不娶，父子相依，不叙。

却説香娘化後，帝庭封爲水宫公主，週行海國，大著靈聲，而黄江尤顯赫，俗言：「海門十二，黄江可畏」，即其事也。黎聖宗伐占城，風濤一陣，將没龍舟。娘化爲黄龍擁駕，風帖波平。夜，聖宗夢有一女〔四〕，自言南昌禹甸人，昨日護駕，願再從王師以蕩占冦。是日，聖宗即親征，直抵占城，大獲克捷。詔省臣飭禹甸、豪洲、富閭、昌後四社增修廟宇奉祀，廣賜祀田，以報神貺。聖宗常與狀元梁世榮等舟過禹甸候渡處，賜民社國音詩，題於本廟云：

煊焠頭岽鎖熄香，廟埃如廟墦扲張。膝畑油吝停瞋穲，宫渃之朱累細娘。
證果㐌堆彙日月，解冤之路尒壇場。過低買别源千意，呵責扲張嗜負傍。〔五〕

至今尚存。歷朝敕封「謹節貞烈淑妙武娘公主上等神」，四時香火，永爲恒式云。

【校勘記】

〔一〕「春風蕩漾」，「漾」原訛作「樣」，據文意改。

〔二〕「民皆菜色」，「菜」原作「采」，據文意改。

〔三〕「生固不聽」，「固」原作「故」，據文意改。

〔四〕「聖宗夢有一女」，「宗」原作「尊」，越南近世避諱字，避阮朝紹治帝小字棉宗諱，今改正，下同。

〔五〕「煊焠頭岽鑕愧香廟塊如廟嬸払張膝畑油吝停䁥穲宮渃之朱累細娘證果㐌堆彙日月解冤之路爾壇場過低買別源干意呵責払張嗐負傍」喃詩。大意爲：霧盤山寺祀張婦，影曳油燈聽稚聲。何累水宮沈女冤？冥冥果證日月明。不堪壇場化前愆，哪解妒子負妻行！嗟彼張郎千載下，箇中憾恨途徑明。

附錄：題禹甸祠武氏烈女神廟詩

契闊三冬一念貞，幽懷分付鬼神明。愚夫難辨無根謗，假父翻教不潔名。
今日江波猶有恨，何年燈影太無情。立祠旌節渾閒事，誰爲佳人寫不平！
道來閨塞迹相殊，鞭石伊誰縮望夫。燈壁笑餘天地泣，壇場解處草花愁。
三生冤債雲還轍，半鏡綱常月燭秋。碧眼依依清廟在，黄江一帶水空流。

右平陸安堵三元阮勝拜題

不是暌離在逆胡，塵郎無分配仙姝。當年燈影偏疑似，萬古雲車半有無。
公案可原兒殺母，果情莫道婦忘夫。依依清廟今猶在，淡月凄風古渡頭。

解元知府阮耀拜題

百年相信忍相疑，結恨埋冤訴向誰。塞外思郎應悼妾，壁間叫父業傳兒。
雪霜别淚孤燈燭，鐵石剛腸一水知。信是天南昌世道，千秋禹甸仰靈祠。

貞豈吾名更得名，生難爲信死爲貞。百年聚散三冬景，半枕悲歡一子情。

東江舉人潘輝謙拜題

影伴燈家燈不照，聲沉水國水能鳴。此生休晦封侯事，歷代葩章疊寵榮。

右同進士原領海防督學阮文性拜題

附籙：水晶公主神迹大同社奉事

水晶公主寶誥[一]

志心頂禮

天潢巨派，帝子前身，配金德於五行，贊玄機於兩大。鸞車縹緲，三湘之風月俱清；桂掖逍遥，七澤之湖山若畫。興雨驅雲之妙，澤潤蒼生；呼神制鬼之方，高超四法。瞬息能飛，赤鯉捍患除災；歷朝疊荷，金章庇民護國。至靈至應，大聖大慈。第三品兼管水宫上等神聰明靈感水源公主



東羅庭元閣老杜福神奉草公主讚文存目〔一〕

【校勘記】

〔一〕此篇爲越南喃文，正文删去，僅存目。



水晶公主玉譜記

主，禁海美具社人，諱淑。父楊廷瑣，武藝絶倫，爲前黎衛尉，封武肅侯。晚年艱嗣，禱於宋天后祠。一日，登美具山，遇道士，賜以吉地，訣曰：「仙人玩月，卯山可栽。」期年，夫人黄氏以四月初九日夢吞月而生主。年方二八，窈窕仙姿〔一〕，堂堂男相，好從父演讀兵書，頗知壬課，實與葛婆神女齊名。同時帷幄，參議削平逆賊有功，黎皇賜以采邑三百户。後，主回鄉，長以修煉爲念，學得飛升之術，凡南國名山大川，莫不歷覽。後，主至瀮口江頭，乘風倏化，實黎天佑年之八月二十三日也。黎皇追封爲「水源公主」。後，我陳水師屯於大黄，與元兵拒戰，主隨與宋后顯，親扶御駕，故後人有「風波一夢默扶陳」之句。元賊已平，加封「淑慎水源仙宫公主」。至今沿江民多奉事之，與禹甸里仁二祠，萬年香火云。

【校勘記】

〔一〕「窈窕仙姿」，「窈窕」原作「窕窈」，據文意改。

附錄：鴻憲真猛夫人神迹

里仁社奉事

鴻憲真猛叶正佑善夫人，本占城國王乍斗之妃也。李太宗時，乍斗失藩臣禮，太宗親南征，結陣於布政門。乍斗尋敗，其妻妾被執，太宗歸之潢江。即里仁江。遣中使内人侍女召故占主乍斗妃，名媚醯，侍於御舟。夫人聞之，不勝憤鬱，辭曰：「蠻妾俚婦，不類姬姜，國破夫亡，自分一死，不知其他。」乞臨江沐浴。密以紅氈自纏，投江而死。每於霜晨月夕，常聞哀哭之聲，靈迹日顯，國人爲之立祠奉事。

後太宗經莅仁江，御龍舟過里仁江，分見廟在江側，問左右，對曰：「此乃媚醯夫人祠也。」太宗曰：「果有貞靈，切須報朕。」是夜三更，見夫人泣於前曰：「妾乃婦人之道，一節從夫。雖乍斗失道，上帝降責，假陛下之手，致令國敗。妾身日夜圖報，無忘一朝，幸遇陛下遣中使送死入水獲全。妾身感恩甚大，更有何術稱靈！」言訖，騰空而去。太宗驚悟，命侍臣殺牲牢粢盛祭之，立即褒封「叶正佑善夫人上等神」。繼至陳朝以來，節蒙歷朝敕贈上等神，護國庇民，稔著靈應。

奉籙李太宗御題媚醯夫人祠詩

紅顔兵革適逢時，一念貞純節不虧。盟誓海山心肯變，肝腸金石志難移。
更深浪靜鯨波去，日曉雲晴虎旅知。今古江津多少恨，惟娘節對日昭垂。



媚醯夫人寶誥

至心頂禮

簪釵閫範，冰玉仙姿。十二仙娘，品格分班於桂殿；三千粉黛，恩榮特厚於楓庭。千重雲水之身，心盟故國；歷代衮華之典，名重南邦。至正至仁，大慈大願。

第一位國母叶正佑善貞烈上等神



祭夫人文

天生麗質，派系金枝。荷九陛之殊恩，李朝特重；表千秋之烈節，南郡興思。佛果仙因，紅絹留題往事；此夫人祕密事。域民棟國，黄江猶迓餘威。歷朝之花衮榮封，永膺晉錫；四美之江山不改，長奠坤維。民等久敦祀事，仰荷鴻慈。閲四怪之遺編，空嗟逝水；問百年之舊塚，尚對斜暉。顧瞻月夕風晨，靈之來兮蔽日；敬酌澗毛潢水，祀之典也有祈。尚憑大德，鑑此共儀。惠我方民，流暢之陽春有脚；受茲介福，照臨之日月無私。

讚文（存目）〔一〕

【校勘記】

〔一〕此文爲喃文，正文删去，僅存目。

東羅福神前二甲進士庭元參辨
內閣事務杜輝璙奉乩賜

欽奉
花亭李祖師嘆美福神真天才也，不負狀元之名。

合翻板刊神譜三迹共十五片
同安社沐思陳氏筐供進
同安小生陳登泰沐手奉寫

佚名◇撰

會真編

孫軼旻◎校點



玉山祠藏板

龍飛庚戌年孟夏重鐫會真編

共貳拾捌片

提要

陳慶浩　撰

《會真編》二卷，不題撰人。今知見刊本一種，藏於越南社會科學院胡志明市分院圖書館。四周雙邊，版框尺寸23.5×15公分。每半頁8行，行24字。有插圖甚多，爲越南版刻之珍品。

《會真編》爲越南仙傳之作，分乾坤兩卷，乾卷爲男仙，計十三傳，坤卷女仙，計十二傳。每傳皆爲神仙成道故事，文末附後人題詩。此書扉頁署「龍飛庚戌年孟夏重鐫《會真編》」，並記「玉山祠藏版」、「共貳拾捌片」。據清和子引庚戌當爲紹治十年（1850）。玉山祠在河内。重刊序署「龍飛辛亥年重九前六日書成，乩於多牛阮櫃君之桃庄，柳山人降乩序」。則此序成於刻書之次年（1851）。柳山人者即柳仙，「重刊序」文後所附之詩所謂「東方生卯木」是也。按坤集首《崇山聖母》傳，謂「聖母號柳杏元君」，則柳山人爲其化名歟？是則此書之序，爲柳杏元君降乩之作。

「重刊序」後有引，署「紹治七年五月端午日，清和子焚香於太極湖北之無妄軒」。紹治十年五月端午爲1847年6月17日，太極湖在河内，清和子除寫此序外，又於乾卷坤卷前署「清和子敬約」，此外二卷

前又有「桂軒子參閲」字樣。此兩人之生平無考。按《乾卷・鹿角真人》中謂「范東野公撰《高平山神祠記》文，有『拽角鹿仙』之句，記其實也。」《坤卷・崇山聖母》「經痛葛至崇山顯跡」句下有雙行夾注曰：「按三月初三乃聖母歸而復降之日，故東野先生撰歸神降祠同日白文者以此」。東野爲范廷琥（1766—1832）之號，范廷琥生平可參見《桑滄偶録》出版説明。《會真編》言及東野事，其作者則應爲同時代或稍後之人。

此書之《重刊序》及《引》，皆言及《雞窗綴拾》一書，正文及註亦多次提及，知《雞窗綴拾》爲越南仙傳最早滙編，清和子引謂其「篇中有記其事而闕其名，有詳其人而遺其姓，生代年辰既無可考，形神相貌亦皆失傳」。因此重編《會真編》。此書「從《雞窗》中再詳其事，狀繁則省之，闕則補之，於每位之下描繪其像，係之以詩。」今《雞窗掇拾》已佚，然自《會真編》中，仍可觀其大略。此書採録，除前引范東野著述外，又有吴洪錫（1722—？）之著述。又採用阮嶼《傳奇漫録》故事多處，皆可參看，大致綴拾諸書及民間傳説以成篇者。

越裔張庭槐曾以此書成博士論文，並於1988年由法國遠東學院出版，可資參考。1992年11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陳益源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二輯。

本次整理，因無他本可校，徑從刊本迻録。並因其插圖極精美，又將其悉數製版影印。在整理過程中，徐寶餘、陳慶浩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坤卷

重刊序

嗟乎，至道之精，幻幻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然窮其理而推之，探其迹而詳之，要不外乎「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我炎郊龍仙孕國，自鴻貉迄今，超類聖神，英靈神女，接踵而出，應期而生，赫赫在人耳目，津津傳人口吻。上下幾千餘年，不可枚舉。然而非盛不傳，非美不彰，不載於國史，不編于野史，即古人之功德韻事，不幾與山河共桑滄乎？不幾與凡庸共湮没乎？《雞窗》、《會真》之作，良有以也。此其間，或現在事迹，或逸孜世次，或編紀訛傳，或殘缺失實，亦安得不深人想像，孤人企慕也哉？

今諸君子，孜孜集善，訪求本國最靈最秀真人品，使南山良玉，不墜深淵；南海明珠，不沉水底。其心闞白日，福菓河沙，上陽列位，上陰列位，冥冥中默鑑其丹府矣。更願廣而訪求焉，得而續編焉。庶幾哉，外人睹此編，聳然我國神靈，凛然我國雄傑，或可挽風會於將來，振頽波於既倒，則勿謂陳迹無憑，空言何補也。幸甚，幸甚！

東方生卯木，聞命降禪林。雲翼仙仙筆，星陳聖聖心。
法花參覺海，佛菓結觀音。千古陰陽鏡，焜煌字字金。

龍飛辛亥年重九前六日書成。
乩於多牛阮櫃君之桃莊，柳山人降乩序。

引

或問：「《雞窗綴拾》一篇，真既會矣，而又别之曰《會真》，不幾於疊床架屋歟？」曰：「不然，是編特爲奉真者設耳。」

夫我國列真，散見於野史久矣，而向來落落，未有以會之。其綴拾於《雞窗》，猶之始會也。篇中有記其事而闕其名，有詳其人而遺其姓。生化年辰，既無可考；形神相貌，亦皆失傳。縱有志于丹青，將何從而殺法之也。噫！鴻爪悠悠，鶴音渺渺，古今耳目，能無憾焉！此《會真》之所以重編，而床屋亦不厭其疊架也。

今聖朝啓運，至道方明。世之有志于道者，或求其書而刊布之，或因古館而崇修之，又或卜新庵而敬祀之，蓋不一而足，其真教將興之會歟！於是從《雞窗》中再詳叙次，其於事狀，繁則省之，闕則補之，於每位之下描繪其像，繫之以詩。庶乎奉之者，瞻依真範；睹之者，感發真機。於以反刓劖僞，復樸回淳，德一風同，真元其會，則是編也，未必非少補云。

敬綴數言，寘之編首。若夫耳目所限，有未至處，將就有道而正焉。

時

紹治七年五月端午日

清和子焚香書於太極湖

北之無妄軒

乾卷

褚道祖

清和子　敬約
桂軒子　參閲

祖，褚舍人，少孤貧，性至孝。孝事詳《雞窗綴拾》，又見下詩。中間配雄王女仙容公主，遊乂安海外。至瓊圃山，遇異人佛光傳道，遂與主雲遊，過丹涯海門之東，丹涯即今會統。登沫山嶺，結庵居之。一日，歸，至夜澤處，天向暮，乃插杖覆笠，化一大城墎，兵馬喧鬨。事聞，雄王疑作亂，將討之。至夜半，風大作，城墎並舉，其地一空。今一夜澤自然洲是遺迹也。

至趙越王拒梁時，設壇於澤中禱之。祖乃乘黄龍下空，脱龍爪授王。王凱還，遂於澤中龜阜上，建祠奉之。按道祖生化日未詳，今多禾及諸邑遁年並以二月、八月初五日迎神，不知有所據否？黎至今登祀典。

後人題詩云：

自甘無褐孝於親，隨遇安貧不有身。竹索木刀時作伴，沙洲水國日相隣。

仙舟邂逅奇機會，瓊島圓成勝果因。道在天南先作祖，緣來一念可通神。

四圖如左：

一「至孝動天」圖　　一「奇因特地」圖

一「夜澤升天」圖　　一「降龍授爪」圖


至孝動天
會眞編
乾卷
褚道祖
六
文江褚舍
聖父墓
米江


奇因特地
琼庵
丹崖海口之東
捧表馳奏使


夜澤昇天
會眞編
乾卷
褚道祖
七
刈禾少女


降龍授爪
坛
趙越王

壓浪真人

姓羅，名援，雄王時道士。王南征至神符海門，阻風月餘。王齋戒，命公前行，海波遂息。凱還迹之，已仙去矣。詔封壓浪真人，祠于神符海口。

古詩有句云：「羅援輕乘壓浪舟」，賦其事也。後人過神符，有懷感一絶，詩云：

萬里乘風一葉舟，鯨鯢静盡壯貔貅。自從鶴去龍歸後，依舊波濤鎮日流。

一「神海渡雄王」圖如左：



神海渡椎王



符契元真人

姓陶，名天活。屬唐時，入中國爲昊天館道士，自號曰符契元。有德行法術，奉道者多歸之。三十餘載始歸國，故舊皆無存者。

時果未熟，有隣里小兒攀緣採之。真人護惜咄嗟，作大怒色。旁道流止之曰：「熟與未熟，同歸摘拾，何苦挂意也？」乃相攜飄然去。蓋真人道成而遊戲也。

後嘗居條山煉藥，尋入京，詣開化坊，訪友馬尚書總方，因與韓侍郎對奕，留連竟日，神色不變。馬、韓皆異之，而不知其已仙矣。

後人題詩云：

故園樹果正初成，戲怒攀童大色聲。摘拾點醒株畔語，青黄意外悟浮生。

一圖如左：

「觀小兒摘果」圖


觀小兒摘菓
道流
道流
會眞編
乾卷
符契元直八
十

通玄真人

李時人，號通玄，與僧阮覺海齊名。

仁皇早年兩耳得怪疾，百方不止，詔真人與覺海同赴蓮花殿涼石上侍。真人奉命先咒之，左一耳愈。帝笑曰：「留一片與沙門乎？」覺海咒，右耳亦愈。帝異之，命設齋宴。宴罷，真人拜辭而出，倏不知所之。

帝乃賦詩一絶云：

覺海心如海，通玄道又玄。神通能變化，一佛一神仙。

後人題詩云：

一仙一釋簡宸知，咒罷蓮花獨謝歸。步步雲端聞笑語，玄機弄了任禪機。

一圖如左：

「辭蓮殿雲遊」圖




辭蓮殿雲遊
蓮花殿
會眞編卷之上 蓮雲眞人 十二

玄雲真人

至靈道士，號玄雲，常隱居鼈山麗奇寺煉丹。陳裕皇召問修煉之法，賜所居號玄天峒。後不復聞。

後人遊至靈，訪真人遺迹有懷，題詩云：

晴泊東津八月舟，乘風拾級上瀛洲。燒丹室倚山三面，洗藥池臨水六頭。
丁鶴未聞重立表，王笙安得再吹緱。陳宮一別天何遠，峒裏孤雲自去留。

一圖如左：

「玄天峒煉丹」圖




玄天洞煉丹
至靈諸山
壘奇寺
鰲山
六頭江
會真編 乾卷 玄天真人 十四

那山真人

叟名修那，陳昌符間得道。常居清化鎮。今寧平省。那山，故號那山叟。終黎之世，或十年、或二十年，猶有遇之者。

明命年間，伊省人有見一叟，約百餘歲，背穹穹然，坐酒店，飲無量而不醉。人方喧傳，倏不之見，始知爲叟云。後人題詩云：

不知其幾春秋叟，二三十年時邂逅。九鼎已飛昌符灰，千鍾猶覆清化酒。
岳樓鶴聽浪吟聲，雲館猿窺牢睡趣。誰到那山那處尋，古今謾説那肥瘦。

一圖如左：

「那山證道」圖




那山證道
清化
會眞編 乾卷 那山眞人 十六

黄山真人

化州人，姓徐，諱式。陳順皇光泰中，尹仙遊縣。時縣旁名刹設看花會，輪蹄翕集。牡丹花下，有一少艾，戲攀數花枝，其朵偶落，爲護花人所繫。徐適過此，解所衣裘贖而遣之。徐素好山水，尋解綬去。遊宋山，經峨山，偶至碧桃峒，石立如壁。詩成，手欲題之，峒忽開，見一童延之入。徐問故，童具述，始知前所遇者乃仙子，號絳香也。尋得道，遺迹今存，其峒故名徐式峒。未幾，出峒，入農貢縣黄山，不知所終。世常稱之曰「黄山羽客」。後人題詩云：

暮栽花罷曉成春，不意中逢分外真。解綬解裘還解俗，遊山遊水忽遊神。
千秋奇話清泉録，萬古高風碧峒賓。石掩扃從雲去後，化州多少問玄津。

二圖如左：

一「貂裘解難」圖　一「桃峒遇真」圖



名刹
僻遊縣旁
着花會
會真編
乾卷
十八


義山縣

道根真人

陳朝至靈縣人。公俗姓陳，名道根，能辟穀。嘗爲人醮，以紙蒙面没入水，少須復出，渾無濕痕。一説云：此得三洞妙法地仙品也。後如萬寧，世罕得見之者。後人題詩云：

雲待東溟駕已排，臨流故洗羽翰來。不然一路清都上，徹底無容半點埃。

一圖如左：

「靈水出頭」圖




靈水出頭
至靈縣大頭江

會真編

道庵主人

道主乃天仙降世，自號天南峒主，别號道庵主人，爲前黎第四帝太宗次子也。光淑吴太后誕時，夢上帝賜玉女配，即長樂皇后；又賚一良弼，即梁狀元。

道主生知而好學，自藩封承大統，年號光順，改洪德，太平制度，爲之一新。常稱爲騷壇元帥，選文臣充騷壇二十八宿之數，與之唱和。宸文睿藻，超卓前代。申仁忠等所作《天南餘暇集》成，主題其集首云：「火鼠千端布，冰蠶五色絲。更求無敵手，裁作衮龍衣。」及所自作詩有「瓊島夢殘春萬頃，寒江詩落月三更」之句。申、陶二公奉評云：「李、杜復生，亦莫能過。」非溢美也。其留筆詩云：「五十年華七尺軀，剛腸如鐵卻成柔。」「風吹窗外黄花謝，露浥庭前緑柳癯。」「碧漢望窮雲杳杳，黄粱夢醒夜悠悠。」「蓬萊山上音容斷，冰玉幽魂入夢無。」皆膾炙人口。所著有《瓊苑九歌》、《古心百咏》、《春雲詩集》、《古今宫詞》傳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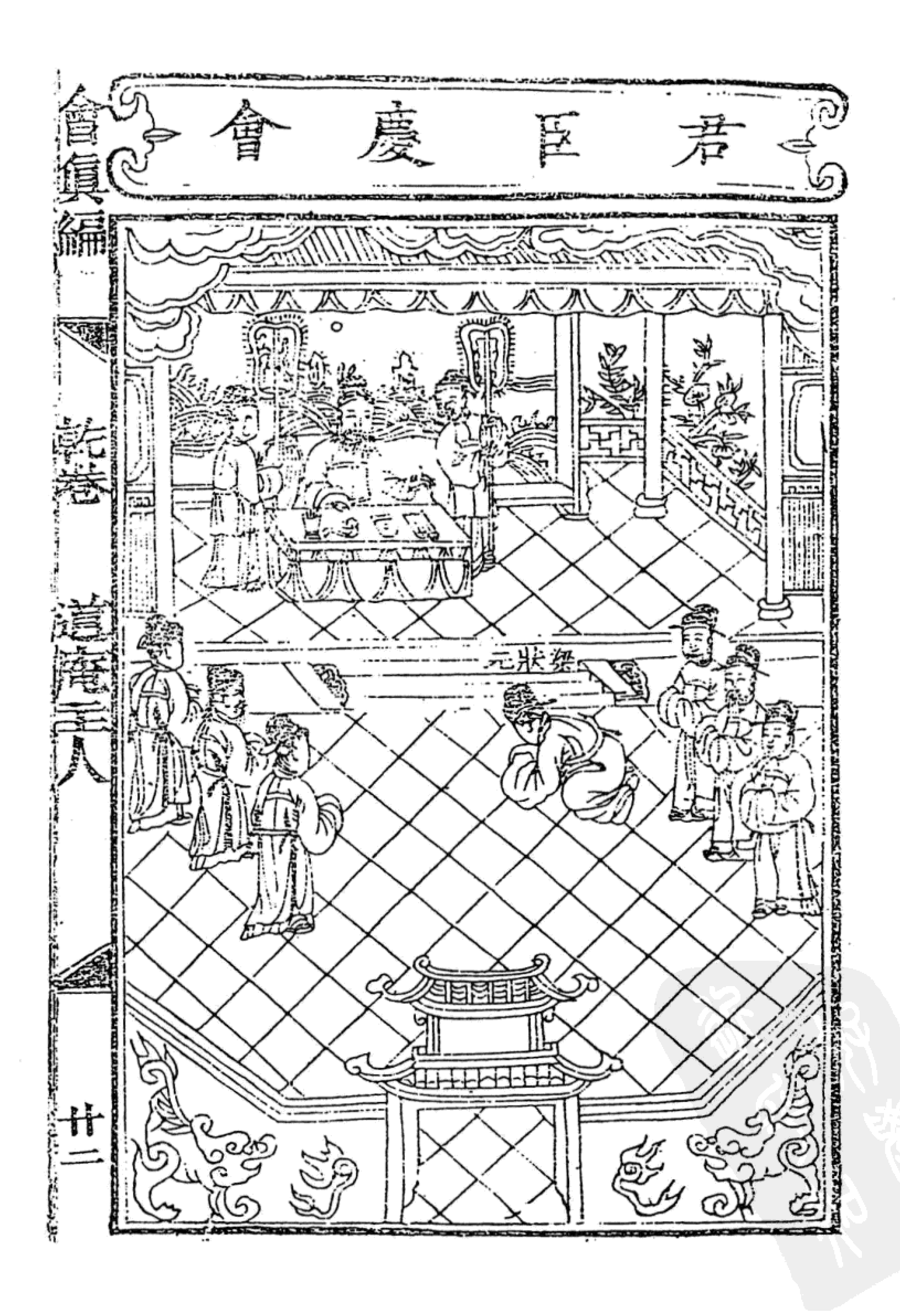
丙辰年十一月三十日仙化，所佩神劍神符俱不見，蓋皆仙去云。壟齡五十八，廟號聖宗。或言夢中

主奉命降塵，嫌南邦地狹，上帝益以占城，故其後開拓順廣，闢地千里，是其驗云。平定省母子山磨崖碑，今存。後人讚曰：

三八乾坤，春雲妙化。包朗一都，華胥四野。
皷吹李陳，笙歌虞夏。李杜清光，歐蘇純雅。
山泛周車，海閒漢駕。瓊島夢回，蓬壺笑破。
世局丹青，古心土苴。玉唾依稀，天南餘暇。

一圖如左：

一「君臣慶會」圖


君臣慶會
梁狀元

安國真人

姓陳，名淵，盛光村人。盛光，今改善光。先考没，家貧，尋於碧溝坊今安宅村金龜堆築書室居焉。後遊玉壺寺，遇一女著紅衣過之，倏不見。公知爲神仙戲，拂袖歸。自是讀書之暇，每以可遇難求爲念。忽一日降庭，狀如前無異。公拜叩之。曰：「我乃霞絳嬌，南岳仙姝也。君有道緣，可傳丹訣，故奉命來助耳。」公遂喜而學焉。

三年道成，二白鶴銜書而下，公與夫人及元子珍，其子乃公所化，非俗産也。白日升舉。人見而異之，即居宅立祠，時二月初四日也。黎聖皇禱之。平占還，詔封「安國」二字。後嘗降筆賜藥以度人云。後人題詩云：

龜山鳳水迥仙塵，笑殺紅霞筆未真。認得同車雲上友，方知從駕鏡中人。

一圖如左：

「龜岳騰雲」圖


雲騰岳龜
會眞編
乾卷
安國眞人
廿四
碧溝坊
鳳池
書室

鹿角真人

公高平府人，逸姓字。家貧，業採薪。性至孝，母嗜鹿乳，公無以供，嘗入山號泣。忽遇一老人曰：「欲得鹿乳，可蒙鹿皮。」乃具一副與之。公如命不輟。

一日，老人來，嘉其孝，授以仙術而秘之。母没後，入山不返。子尋之，見一鹿作人言，囑子曰：「既變形，不可復。今賜一角，繫而拽之，至角挂處墾焉，可以足食。」乃搖頭脱之，倏不見。

子如教，家果豐。地方至今猶能道其事。范東野公撰《高平山神祠記》，文有「拽角鹿仙」之句，紀其實也。後人題詩云：

乳殘玉露得金漿，孝念無端格上蒼。山客至今傳美話，裘隨雲去角猶香。

一圖如左：

「高林脱角」圖


高林脱角
會眞編　乾卷　虛角眞八　廿六

鴻山真人

姓范，諱員，黎朝侍郎公質之子也。東城安排人，號鴻山逸叟。性豪邁，善詩酒，修然有出塵之志。演州山水，足迹殆遍。

後遇一叟，睛有黑光，對日不瞬。公知爲異人，拜問之再四。叟曰：「吾家珥河之北，來此採藥耳。他日過訪於榕樹旁，以中老呼之，當與一話。」公拜而識之。

數歲後，如長安，即升龍。因訪友過河而北，見老榕樹婆娑。欲到時，叟忽於背後莞然曰：「君何遲耶？吾候之久矣！」即以一杖扒石，見樹底圓窟尺許。攜而入，見石潭上有一小庵。叟與烹火，從容曰：「山中無所有，惟古書一囊遺懷耳！」范發而誦之，覺塵骨舒爽。居數月，叟語之曰：「垂白在堂，君且歸去。他日於紫虛峒見之。」乃授《黄庭》一卷，送之出門。范由是得法，神妙莫測。

同縣權中阮興翰，素與公善。翰少穎悟，以神童稱。性疎野，有酒量，每酣飲，與之撫劍而歌，或聚猛虎爲戲，或相攜登山臨水，惟袖中數卷共談，時莫有見焉。



後平浪有樵於鴻山者，見一人跨青驢，自天而下。叩之，曰：「姓范。」問所居，笑而不答，惟在石上觀書。俄頃騰空而去。大興門茶店，有擡夫坐此，見一叟吃茶而囊澀，店主苦索之，擡夫代之償其價。叟感謝，問何業？其人曰：「業賣藍葉，今天旱艸枯，無計矣！」叟曰：「我見一處藍茂甚，能從我採否？」其人喜從之，至則果然。叟出家童數十，各採一擡助之，擡至京，分付其人而去。

清池黄梅酒家女年少，一日晨出沽酒，遇一叟曰：「汝欲厚價，可從我去。」女曰：「唯。」尾之行至其處，則二家有婚事而酒歇，人争買之，價十倍。女問地名，土人曰：「清華安朗營也。」及暮，叟引之還至黄梅，月初出。女道其故，父母即具禮望空拜之。俄於案上得一片紙，有句云：「艸生汜上是吾家。」始知爲真人云。

清漳維紳有姓杜者，好風水，遇諸途。范曰：「子術未妙，吾得楊公法，著書久矣。子能從遊乎？」杜欲叩，輒止之曰：「今有龍吟之行，五日後，當尋吾於鴻嶺第一峯下。」杜如期而往見之，終宵對話，皆語關風水。明日，指堪輿圖以告，因言：「吉地造物所珍，不可挾私妄覬，干冒山靈。古云：『穴在人心不在山。』子其念之。」杜一一拜受。杜後以偷葬東烈山冒禁，臨刑始悔不守真人之戒。

時積雨初霽，范曰：「天氣清凉，佳酒助興可也。」頃有二人，荷冠薜服，一姓陶，一姓梁，鬚眉半白，各乘白羊而至。既延入，隨有頂儒巾者，杖藜而來。三人相顧曰：「權中阮神童至矣！」揖而坐。杜亦與席。范出醂醵，用椰子杯疊酌。梁曰：「我輩盤桓林壑，今遇騷壇老手，又雨後景色鮮焕，可無言以記之乎？」即命賦《山中雨後》。范先吟，次陶，次阮，又次杜。惟梁集古一律，舉座稱豪逸，事實及詩，詳見吳公洪錫所載傳。因扣盤而歌。陶曰：「今日暢飲，少叙暌離。來日南溟之遊，諸兄無惜沉醉。」皆曰：

「諾。」晚各東西去。杜歸，嘗以事語知者。

黎景興年間，真人嘗至富市阮進士家。一日，變容乘紅馬，二白犬尾之，過其門，問閽者曰：「汝師在否？」閽未及對，真人遽出。時阮公方睡，閽入告。公即起，命紙筆，書曰：「不侯不伯不公卿，不語誰知甚姓名。瘦騂一鞍閑轡策，肥驢雙佩戛瓢鈴。」此詩原用國音，云：「極報名黜埃别羌，極卿極相極公侯。駁瘼殳乃跌粞轡，往脿堆猑踴樂瓢。」真人行約未半里，阮公命僕奉詩，急走遞呈，且邀再駕。僕追及之，真人在馬上覽之，笑曰：「汝師未離乎肥瘦之間，的是訥漢。去肥瘦，作紅白，始佳。我改幾字，汝歸以告，今有事且去，他日再訪可也。」言訖，不知所在。

後嘗化一叟，自號呆鄉貢，與諸監生遊，作國語《僻居寧骵賦》，人争誦之，今登梓。黄公五福所得兵書，亦真人授也。真人多奇異，事詳《雞窗綴拾》。後人題詩云：

東城道脈仰冠紳，自出塵來便脱塵。海上桃筵爐授亡，江邊榕樹訣承申。
緑藍黄蘗慈風古，紅馬青驢韻事新。蹤迹如今何處是，鴻山九十九峯春。

六圖如左：

一「捧經出榕窟」圖　一「飲酣戲虎」圖
一「鴻嶺談書」圖　一「跨青驢下雲」圖
一「雨後吟酌」圖　一「乘馬訪阮公」圖


榕樹出經津
珥河津
榕樹
會眞編
卌一


飲酎戲虎
鴻嶺山中
阮祕童


鴻嶺談書
會眞編
乾卷
鴻山眞人
卅二
阮神童


跨青驢下雲
平派標尖


酌吟後雨
梁
阮神童
杜風水
廿三


乘馬訪阮公
宮市阮進士家

會真編

成道真人

公少領卿薦，僞西時，厭舉業，走江湖。遇鴻嶺范真人，從之。名山大川，足迹殆遍。一日，與同輩二人，隨真人入海，洪濤怒浪中，修道一線，屈曲如羊腸。過一山，樹木蓊蔚，桃實大於斗。真人傾壺小憩。人賜桃數枚，戒無懷核，從者諾。酒闌，真人行，公後，幸真人弗覺，寘之懷。紆回半日，不得路。意懷中核故，探投之，出山。真人在前途坐酌，笑曰：「來何遲？」出秘録授之。攜從者飄然去。公返，放浪山水間，自號成道子。

時有一人得心病，符藥久不效，公訪而治之。其人問理〔一〕，公曰：「無他，屋脊鬼刺病人心爾。今懸一蟾蜍嚇之可也。」其人依言，病愈。厚謝之，公不受而去。彜登收精山，秉燭入谷，燭滅失去路，噍谷中石髓得不餒。久之，出谷，幾三載矣。後不知所終。後人題詩云：

桃杯醉醒海中仙，秘録無端得別傳。一自收精嘗石髓，蟾蜍不復爲人懸。

一「海嶠陪桃酒」圖如左：

【校勘記】

〔一〕「其人問理」，「理」字原作「禮」，據文義改。




海上陪樵酒
二從者

坤卷

崇山聖母

清和子　敬約
桂軒子　參閲

聖母號柳杏元君，爲第二宫仙主，玉帝次女也。黎神皇永祚年間，八月望夜，本國諸奉處，於此日俱無慶祝者，蓋未考耳。今當依日致敬爲妥。降生天本雲葛安泰村黎姓之家。夫人自懷胎至此，病似祟，治無效。將誕時，有一道人來，爲之登壇行法，把玉斧一擲，倏不見，已而誕焉。是夜，異香祥光滿室，因名之曰降仙。尋爲陳門義養，此降塵初度也。

及長，容德絶代，琴瑟既諧，年二十有一而化，時玄皇景治年間，三月初三日也。玉帝以謫期未滿，準再降爲福神，受人間供養，仍賜桂、柿二仙從駕。今崇山祠有事，惟左右二位顯應，蓋母既升天故也。母即日拜命而行，直指清化地方[一]，經甫葛，至崇山顯迹。按三月初三乃聖母歸而復降之日，故東野先生撰《歸神降神仝日白文》者以此。

母既下山，上童示號，土人由是依山廟焉。其本邑安泰祠，亦始於此間者。愚俗以女神多弗遜，母

不獲已，顯大威靈，其英聲較宋后、徵王百倍。此降塵後度也。鄭帥聞之，疑爲妖，請命飭法術高者制之，不得。朝臣有知爲母顯聖，奏乞封贈修祠宇，詔可。此土遂安。嗣是，四方芹曝無虛日。

厥後，母嘗經遊北河諸勝，隱見往來。人或有見之者，如高山輞日、高平牧馬山祠，今存。美沼浴雲不拔富美邑祠，今存。及白衣晚化，試豪郡之法門；唐豪易使古廟，今存。隻棹宵來，度瀘江之善士。白鶴縣瀘江，右四事詳《雞窗綴拾》。其神通遊戲，類多如此。累朝有戎事，恒致禱焉，功成進王爵。其前後所封美字，已詳諸祠敕中，今不載。有黎以來，經過祠前，自一品官以下，莫不俯首鞠躬而屏息焉。數百年間，禍福不一，靈聲既著，慈德亦宜，人皆稱爲聖母。

黎末有一散官，年外八十，有德行，夢見天下喧傳，聖母整裝上朝，有二千玉女奉帝命，具旌旗車蓋，分兩道迎之，樂音振天，仰瞻乃覺，時二月廿二日也。官常以夢語人，識者曰：「謫滿升天之期也。」西亡，至今祠滿國內，諸禪寺亦造像奉焉。

明命年間，東野范先生撰奉事一聯，云：「紫極降神，雲葛春秋標祀典；閻浮顯聖，日南今古仰英聲。」此句見《日用必需》。又別撰一聯恭進于劍湖祠，云：「成物如地，生物如天，陶鎔物類，如大造之難得名言，歷代衮華昭懿鑠；出世爲仙，降世爲佛，普度世人，爲慈母之憫斯鬻子，萬方芹曝樂尊親。」或曰：「此四十六字，方見聖母本來面目。」蓋母乃三千大千世界之母，非只一界母也。後有人繡是聯，奉于崇山祠，今存。

又我國牡丹，惟崇山一株，花極紅大，母素愛之。故凡祈禱者，必用色紙作牡丹花一枝爲禮，蓋亦從先生之教云。後人題詩云：

萬古慈雲遍大千，人空疑佛又疑仙。崇山乍解威靈輞，葛水俄撐濟度船。

環珮香飄銀桂地，曝芹夢遶玉丹天。徽風懿德光穹壤，莫道傳奇筆倒顛。

一「自崇山升朝」圖如左：

【校勘記】

〔一〕「直指清化地方」，「直」原作「真」，據文意改。


自崇山昇朝
梅仙
桂仙

仙容公主

公主，雄王愛女也。時年少，將擇配，誓不肯，王亦聽之。性喜遊山水，後與諸公渡乂安海，至沫山，結庵修道。道成，並於夜澤昇舉。時諸邑建廟奉者，凡七十有二。歷代主陳，香火愈盛。

黎太祖在藍山晦迹時，阮公廌等獲見之者，主所教也。此事略見《雞窗綴拾》，詳在《別録》。黎以來，國致祭壽昌東河祠，時有顯應。

嘉隆年間，旁近夜遇火者，常於祠樓上，現一白衣人，扇之患息。祠至今滿宇內。後人題詩云：

海外鸞車返澤林，誰知玉闕待綸音。秦簫遊戲何年夢，半晌樓臺醒古今。

一圖如左：

「沫嶺修真」圖




涂嶺修真
乂安海丹崖門
之東
會真編
中卷
仙容公主
四十

長樂元妃

元妃，天宫玉女也。黎太和間，光淑太后夢上帝命配道主，即聖宗。嗣而降生濟文阮侯宗人家。自幼不語。年十七八，没入教坊，人以爲啞，事按拍而已。暨聖宗立，累求未獲。

一日，宫宴奏樂，元妃預其列，忽執拍而歌，其聲妙絶。上異之，召見，容止非凡，與夢無異，遂納之，是爲長樂皇后。後人題詩云：

香車自别紫雲城，十八年中始一聲。意者知音猶未遇，不妨絶調擱瑶笙。

一圖如左：

「仙墀圓夢」圖




仙𡍚圓夢
會眞編 坤卷 長樂元妃 四二

刈禾少女

西蓟縣今東安東景邑農家子也，年約十五六。仙主與道祖飛升時，天已曉，女方刈禾，仰見之，即捨禾而從之仙去。遠近喧傳，家鄉未之信。

後有祠子，俗號「丐厭」。女所常服者，飛至家，鄉人見之驚異，遂立祠奉焉。今東杲邑祠中奉道祖，左仙容，右仙女是也。後人題詩云：

旱擲腰鐮擁羽輪，雲泥頃刻聳青春。休將白地疑丹府，瓜豆多生積善因。

一「雲外飛祠」圖如左：


雲外飛祠
東杲邑祠

玉仙仙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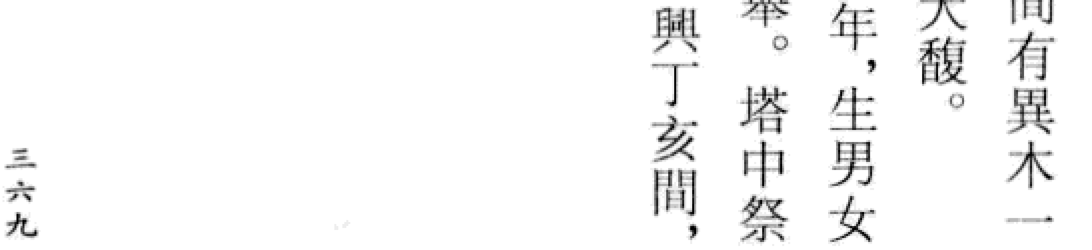
玉仙，不知何許人。延慶府今廣南虬牢山，山下有潭通海。陳、黎以前，其地屬占城。時間有異木一株，浮海至此，雲氣蓋其上，衆以爲異，挽之不動。占王子試拽之即上岸，於是命移入城，香氣大馥。

忽月夕，有一美女至此盤桓，體光如玉，因號玉仙。事聞，占王具禮迎之，爲太子配。數年，生男女各一。已而，自言謫滿將去，命工即山間建塔，用前木作像四，安于塔，付土人奉之，遂同升舉。塔中祭器，皆真金銀，衆不敢犯。山潭間鱷魚惡獸甚多，未嘗爲人物害。祈禱稔應，至今猶然。黎景興丁亥間，有敕免奉事民徭役。後人題詩云：

異株何日結香雲，換盡腥膻作苾芬。妙色不隨陵谷變，虬山仰聖海鮫神〔一〕。

一圖如左：

「虬海留芳」圖



【校勘記】

〔一〕「虬山仰聖海鮫神」，「鮫」原作「蛟」，據文意改。




虬海留芳
虬山
會眞編 坤卷 玉仙仙王 四五

絳香仙子

峨山碧桃峒仙，號絳香，昔於村寺攀花被難時，乃仙子遊戲以試人也。後徐公遊山，偶至峒，遇之，遂得道。事見《徐真人傳》。阮公《漫録》載仙婚事，設辭也，不可信。後人題詩云：

桃峒閑雲掩石扉，戲看花去插花歸。縱然青眼未能解，究竟紅塵安可縻。

一「簪花歸碧峒」圖如左：




簪花歸碧峒
峨山碧桃峒
名刹

絳嬌仙子

南岳仙也，號霞絳嬌。常著紅衣，手白羽扇，遊玉壺寺。陳真人遇之，倏不見，尋降其家，助行丹道，道成並升。事詳《碧溝道館録》。後人題詩云：

廣德陰功格大環，故承玉旨贊金丹。不然驂向蓬瀛去，何必龜山鳳水間。

一圖如左：

「掩扇過禪關」圖




捨扇遇禪關
無遮大會
玉壺寺

出水二仙

奇華縣盤度山，山下有潭，水清冽。土人常見二娘從潭中出，或沐浴，或遊戲，頃復入焉。黎聖皇南征過此，詩有句云：「水仙潭上煙霞古」，蓋指此也。後人題詩云：

日月壺中托羽儀，芳名并入聖君詩。棲雲未謝鮫宮去，正俟桃香報玉池。

一「清潭浴月」圖如左：




清潭浴月

陪輦仙娘

黎洪德年間，一女仙過玉壺寺。時聖宗遊幸，還至此，遇之，命陪御輦。回至城大興門，女騰空而去。即命於門上建樓，名「望仙」，以寄慨焉。後人題詩云：

何處飛來忽飛去，九重未及交一語。車迴只建望仙樓，樓上幾時延鶴御。

一「興門振羽」圖如左：




興門振羽
龍城
大興門

製衣仙子

碧桃峒有一女仙，黎中興初，常爲人間製衣，綾羅布帛，無所不可，其長短尺寸，各隨所願。屆期，具香酒至，衣已在峒口矣。後事泄，遂絶。至今舟船過山下，常聞歌管音，人聲動即止。後人題詩云：

綺羅無用玉壺中，度世隨緣一線工。詎向人間誇絶技，婆心正擬覆蒼穹。

一「碧峒縫雲」圖如左：




碧岩縫雲
具布帛人捧香至
為貧苦者製衣

賞會雙仙

黎景興初年，帝嘗於城南金甌湖上湖今屬永昌村開勝會，百戲具焉。四方士女，觀者如堵。帝悅，忽謂左右曰：「我會中有仙降，汝等知否？」左右矚之良久，奏：「臣愚，弗能曉。」帝笑而指之，曰：「二紅衣憑肩而立者是也。」言訖，二者即騰雲而上，人皆異之。會清，命即其地建寺，號「仙迹」，以誌奇云。後人題詩云：

南海樂清平，下雲看勝會。龍麟笑一場，鸞鳳翔雙蓋。
佩影謝金甌，鞋痕留玉刹。滄桑局幾經，猶且傳奇話。

一圖如左：

「金甌遺影」圖




金甌遺影
龍城南勝會
仙跡寺
黎承帝
金甌湖
會真編　坤卷　賞會雙仙　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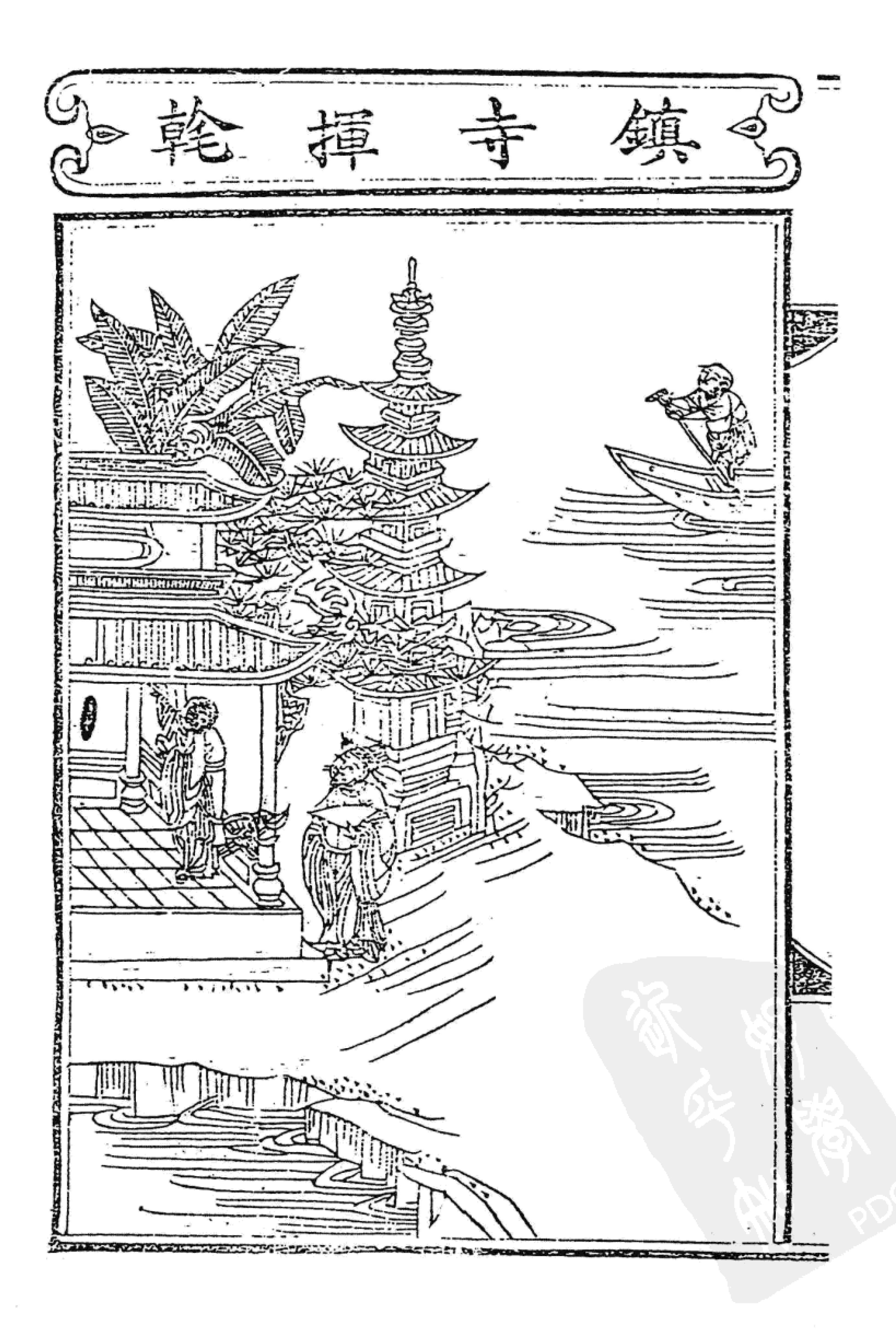
題詩仙女

黎朝景興中，有一女仙遊西湖鎮國寺，今改鎮北。手題壁上，詩首句云：「五百年前此地遊，白蘋紅蓼滿江洲。」時進士吳公福臨過此，親見之，倏不知所在。後人題詩云：

西渚何年戲夢場，筆端喚醒幾桑滄。松風別後桃花浪，古刹時聞翰墨香。

一「鎮寺揮翰」圖如左：




鎮寺揮乾

異人略志

佚　名◇撰

顧鳴塘◎校點



提要

［越］阮氏銀　［中］朱旭强　撰

《異人略志》，不署撰人及時代。今知見抄本一種，現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編號爲A. 1710。本書共22葉，頁面尺寸爲32×21公分。每半葉9行，行19字，字跡工整，無句逗。無序跋。封面題「異人略誌」，頁芯同。

本書輯録了短篇故事十六則，其中：

《幔川社廟神事跡》記載幔川社廟之雄王時代睿王朝「占城舉隘大王」阮明事跡，出自十六世紀阮炳所撰越南諸神神蹟文本，今可見諸《占城舉隘大王神跡》(收入《興安省快州府東安縣個社神跡》一書，漢喃研究院藏書編號爲AE. a3/4）。

《孔子項槖問答書》：即有關項槖難孔子的傳説故事，越南漢喃古籍中至少有此處及《諸史解疑》一書所録《昔仲尼師項槖》篇和《各調喝古越南吧没數排詩》一書所録無題篇章等三種孔子項槖傳説，據學者研究，中國與越南諸本最爲接近的中國版本爲《小兒論》，其中《各調喝古越南吧没數排詩》無題篇章

與《小兒論》最是相似，本書載《孔子項橐問答書》次之，而《昔仲尼師項橐》的文字差别較多（見吴依珊：《〈異人略誌〉初探》，收入《東亞文化研究》第七集，東亞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30—31頁）。

《平民社狀元事跡》、《阮堯咨事跡》、《范敦禮事跡》、《杜禮謙事跡》、《黎益沐事録》、《嚴瑗事録》等六則均爲黎朝、莫朝之科舉人物事跡，有因襲潘輝温《科榜標奇》的痕跡，該書今輯入本集成出版，可往參看。

《武有事跡》、《武豐事跡》、《武功道事跡》、《梁富豐事録》、《武瓊事記》、《黎鼏事録》、《阮公得事記》、《甲海事跡》等八則抄録武方堤《公餘捷記》中的名臣名儒故事，該書今亦輯入本集成，可往參攷。

由此可見，《異人略誌》係雜録諸書而成，尤其是《公餘捷記》，所占比重達全書的一半。本書絶大部分篇章的具有文人傳奇性質，而占城舉隘大王神跡和中國孔子項橐傳説則更傾向於民間傳説的色彩。儘管是雜録，本書依然有其統籌的意圖：各篇的主題均如書名所示爲「異人」，而敍述方式也較爲統一，有「略誌」的特色。其異人主題，並不在於情節之怪誕繁雜，而在於人物之神異不凡。那些圍繞着異人的夢兆、托胎、風水或異才情節因此都被編者薈萃於此。

《異人略誌》所録詩歌也值得注意。早在十八世紀武方堤《公餘捷記》裡，引用咏史詩尤其是黎光賁（1504—？）的作品來評價人物已經成爲越南漢文小説的傳統，而本書其半出自《公餘捷記》，當然不免受其影響。即使是另一半篇目，也有引詩，如《孔子項橐問答書》文末所引「休欺年少聰明子，廣大英雄智過人。談論世界無限事，分明古聖現前身。」《幔川社廟神事跡》文末也附有廟詩與對聯，包括裴文桂（1837—？）和朱孟楨（1861—1905）詩各一首。

根據朱孟楨作品的題款「壬辰科進士原按察使竹雲朱孟楨拜題」，我們還能知道，《異人略誌》編定的年代絶不會早於壬辰年（1892），而很有可能於二十世紀初所成。

本書《幔川社廟神事跡》、《孔子項橐問答書》及《平民社狀元事跡》三則曾由阮氏銀譯成現代越文，並收於《越南漢文小説總集》第二集（河内： 世界出版社1997年）出版。

因無他本可校，本次整理徑從抄本迻録，文字不通處據《公餘捷記》及《科榜標奇》相關篇章加以參校。本書原無目録，此次出版，按書篇次編訂總目，並加編號，置於書首，以便翻檢。在整理過程中，查清華、孫菊園、孫遜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幔川社廟神事迹

雄王朝睿王宇宙叁年初，愛州雷陽縣人，姓阮名明。公父母早没，少時孤貧，及至年十八，身長七尺，氣宇軒昂，性尚豪俠，縣轄豪士多往遊之。村内有富家翁生一女，花顔美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色，意欲招公爲婿。公深鄙之，不納，遂以惡名加以脅公。公怒棄家鄉，遂周遊至東安縣東結總幔川社莊。路上凈館，迨日暮，公止宿於此。是夜，莊内家家染得傷寒吐瀉之症，疾病暴作，諸鄉中父老皆夢見金神報謂：「館外有一大人卧在此，盍往來迎之。」日方平明，父老人人携手相與出看，果然見公睡卧在此，鼻息如雷，齊齊拜求。忽猛醒，發一大聲如霹靂，半天落下，鄉村莊内人病已然皆得平愈，遂奉迎回莊供養。公教民以禮讓、耕田、讀書，爰成俗美風醇，靄然可想。

及長，時有占賊侵擾我國。國朝遣使往募求能平占賊者。公聞聲，即投身應募。使者遂引公陛見，召入廷對，王擢爲甲科。王有衆女〔一〕，其長女嫁與傘圓公，第二女仙容公主嫁與褚童子，以第三女玉娘公主嫁與公。王令與傘圓公同率兵伐占賊，平之，封公爲鎮占城𨶏隘大將軍〔二〕。方春月，公回鄉住兵

三關處，宴樂三日。公就職後，以年老回莊，至四月，夫人公主往小川處沐浴，入水不返。公思慕不已，立醮祭壇通七日夜。至第七日，見公主立於水上，謂曰：「妾乃水宫仙主，與公聚首配合有期，不須傷感。」忽然不見。至六月，公再往川處洗浴，只見虹光一道，望公不見，惟存玉帶金冠在岸上。朝廷以奏聞，王令大興廟宇，敕封占城𨷯隘大王，許民祀事，甚其莊嚴。及後，黎中尉將兵平莫，行過廟前，有一大蛇當道，前軍不敢行，中尉知是靈祠，立即親往候拜。將兵討賊，所向風靡，卒成大功。平定之後，復奏朝廷，加封爲上等福神，重修廟宇，非徒爲粉飭之虚文，用以表尊崇之實意，千古烝嘗，春祀秋嘗，歲時饗祀焉。並述□□詩、對聯一句。

湯郡鍾靈挺異人，生爲良將没爲神。深宵入夢傳遺迹，闔邑回春沐至仁。
平寇功成宜世貴，如賓禮重比皇親。增光祀典千餘載，仿佛龍淵上馭塵。

乙丑科副榜、户部右參知、署理南義、順廣等省地方巡撫使裴文桂拜題

豪氣凌凌萬丈虹，九真曠世出英雄。郊原一夜徵神夢，書券千秋壽戰功。
桂海風雲餘玉壘，鏡湖煙月捧珠宫。乘龍争羡陶唐館，圓傘山西褚舍東。

壬辰科進士、原按察使竹雲朱孟貞拜題

南塞風聲大刀白馬，前川月色玉帶金冠。

探花官即阮貫道

【校勘記】

〔一〕「王有衆女」，「王」後原衍一「有」字，今删之。

〔二〕「封公爲鎮占城𨷈隘大將軍」，「𨷈」爲喃字，意爲「門」。

平民社狀元事記

狀元姓阮，諱琦，生前中鄉貢。父子同往昇龍城會試，子中探花。其父文如錦繡，美若珠璣，筆亦潤色，仍父不中。後，父回家，懷慚自忿，上牛欄自盡。未得一年，再托生於陽澤社人。其父母甚貧賤，以賣芙蓉茶水爲生涯之計，晚生得一男子，四五歲不能言。一日，探花官往陽澤社尋吉地，改葬其父墓。童子忽然出言，謂母曰：「此何人也？」母異之，曰：「平民社探花官也。」曰：「母，第使人請」探花官來，使子一說。」母甚喜，子能言而甚異之。及父還，母具以事告父，父曰：「宜詳呈鄉中耆老。」具述所由，耆老共言曰：「此事宜辦禮，就呈探花官方可。」其伊父與民鄉耆老同就呈探花官，曰：「亦異事也。」探花官曰：「甚奇，甚奇！來日我往看之。」伊父仍回。家有方函一件，木板一件，與各布席。探花官未至，童子坐於木板，及探花官至，童子上方函兀坐，指示探花官坐於木板。探花官曰：「聞民社言，童子四五歲始能言，甚爲異事。同請我來，何爲而失禮若是？」童子曰：「姑坐。」少語曰：「探花官曾記試中之文否乎？」探花官愕然未答。童子具言其文如此如此，且言：「我乃汝父。我生前試中鄉貢，不中

大科，心甚不滿，因上牛欄自盡。不意天庭使我投胎，再生於陽世，以濟世救民。」探花聞言大驚，下地拜之，因請童子回家奉養。父母不許，曰：「我夫妻年高始得一男，重於金寶，不許。」探花曰：「的是我父復生，豈宜恝然於心安乎？」遂請父母與復生同歸平民社奉養。

係諱日設二具，一具祭，一具先上復生父。其父年七歲〔一〕，不學而能，應試二科不中。忽一夜，夢神人告曰：「今科奇魁天下。」因改名曰琦。是科，果中狀元。仕莫朝，莫亡，從莫入內地。今據守舊墓，在平民社厨總後處。

此事俗言曰：「生𡥵耒買生吒生，𡥙𡨹茹耒買生翁〔二〕。」

【校勘記】

〔一〕「其父年七歲」，「年七」二字原重出，據文意删。

〔二〕「生𡥵耒買生吒生，𡥙𡨹茹耒買生翁」，喃文，大意爲：先生子而後生父，有孫子守家後才生祖父。

孔子項橐問答書

孔子名丘，説教於魯國之西。一日，率諸弟子登車出遊，路逢數兒嬉戲。中有一兒，方七歲，坐而不戲。孔子乃駐車問曰：「獨汝不戲，何也？」小兒答曰：「凡戲無益，衣破難縫，上辱父母，下及宗門，必有爭鬥，勞而無功，豈爲好事？故乃不戲。」遂低顔以瓦片行作城。孔子責之曰：「何不避車？」小兒答曰：「自古及今，爲當車避城，不當城避於車也。」孔子乃勒車論道，下車而問之曰：「汝年尚幼，何多詐乎？」小兒答曰：「人生三歲，分別父母；兔生三歲，走他畎畝；魚生三日，游投江湖。天生自然，何謂詐乎？」孔子曰：「汝居何鄉、何里？何姓、何名、何字？」小兒答曰：「吾居敝鄉賤也，姓項名橐，未有字也。」孔子曰：「吾欲共汝同遊，汝意下如何？」小兒答曰：「家有嚴父，須當事之；家有慈母，須當養之；家有慈兄，須當順之；家有弱弟，須當教之；家有嚴師，須當學之。何暇同遊也？」孔子曰：「吾車中有三十二棋子，與汝博奕，汝意下如何？」小兒答曰：「天子好博，四海不理；諸侯好奕，有妨政紀；儒士好博，學業廢弛；小兒好博，却轉家計；奴婢好博，必受鞭撲；農夫好博，耕

種失時。是故不博也。」孔子曰：「吾欲與汝平脚天下，汝意下如何？」小兒答曰：「天下不可平。或有高山，或有江湖，魚鱉無歸。除脚王侯，民多是非；絶脚奴婢，君子是誰？天下蕩蕩，當可平乎？」孔子曰：「汝知天下，何火無煙？何水無魚？何山無石？何樹無枝？何人無婦？何婦無夫？何牛無犢？何馬無駒？何雄無雌？何雌無雄？何爲君子？何爲小人？何爲不足？何爲有餘？何城無市？何人無字？」小兒答曰：「螢火無煙，甘泉無魚，土山無石，枯樹無枝，仙人無婦，玉女無夫，土牛無犢，水馬無駒，孤雄無雌，孤雌無雄，賢爲君子，愚爲小人，冬日不足，夏日有餘，皇城無市，小人無字。」孔子曰：「汝知天地之維紀，陰陽之始終？何爲左？何爲右？何爲表？何爲裏？何爲父？何爲母？何爲夫？何爲婦？風從何來？霧從何處？雨從何至？雲從何出？天地相去幾千里？」小兒答曰：「九九還歸八十一，是天地之維紀。八九七十二，是陰陽之始終。天爲父，地爲母，日爲夫，月爲婦，東爲左，西爲右，外爲表，内爲裏，風從蒼梧，霧從地起，雨從郊市，雲從山出。天地相去千千萬萬餘里，東西南北皆有寄耳。」孔子問曰：「汝言父母是親？夫婦是親？」小兒答曰：「父母至親，夫婦無親。」孔子曰：「夫婦生則同衾，死則同穴，何謂不親？」小兒答曰：「人生無婦，如車無輪，無輪再造，必得其新；婦死更索，又得其親。賢家之女，必配貴夫；十間之屋，必得棟樑。三窗六備，不如一户之光；衆星藹藹，不如孤月獨明。父子之恩，不可失也。」孔子嘆曰：「賢哉，賢哉！」小兒問孔子曰：「近來問橐，橐一一答之。橐今欲求教於夫子一言，明以誨橐，幸請勿棄。」小兒曰：「鵝鴨何以能浮？鴻鳩何以能鳴？松柏何以冬青？」孔子答曰：「鵝鴨能浮，皆由足方；鴻鳩能鳴，皆由頸長；松柏冬青，皆由心堅。」小兒曰：「不然。魚鱉能浮，豈皆足方；蝦蟆能鳴，豈皆頸長；緑於冬

青，豈皆心堅。」又問孔子曰：「天上零零有幾星？地下碌碌有幾屋？」孔子曰：「且論眼前之事，何必談天説地。」小兒曰：「若眼前之事，眉上有幾毛，可得知乎？」孔子不答。小兒曰：「若論眼前之事，何爲而不答？」孔子顧謂諸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於是登車而去。

又述一詩云：

休歎年少聰明子，廣大英才智過人。談論世間無限事，分明古聖現前身。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相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禍將及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毛不折，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生事事生，省事事省。柔弱護身之本，剛强惹禍之由。」

武有事迹

武有，堯佐之曾孫。其父伯謙，領歸化路安撫使，多有陰德，生五男一女，舉世並以貴顯稱。堂前有喬松古樹，亭亭特立，松軒公目爲慕澤鄉八景之一，咏詩云：

徂來遺種異凡英，香火庭前得地生。翠蓋參天滋黛色，怒濤十里樹風聲。

高標挺特爲人望，大器軒昂屬老成〔一〕。猶欠二句

光順癸未科，有中黄甲，升户部尚書。常自述曰：「荏苒周年官歷踐，宰牛曾有乏牛耕。」其清介如此。年七十致仕，常作凉臺燠館，優遊山水，以樂天年，所居名曰「鳳池」。後國朝贈封太保。光貴有詩云〔二〕：

豪傑初由進士科，曰勤曰慎一無嗟。諸曹迭試功名著，同列咸推德業加。

唐相守文欣璟宋，晋朝博物羨張華。門庭清翠相輝映，餘慶從來積善家。

其後典兵武豫，殺潘敏二賊，宫廷爲肅清，仍迎立聖宗嗣統。朝護有功，進封明義功臣知禮伯。光



貢詩云：

蚤負才名一代豪，唐安知禮擅稱褒。幼承孔鯉趨庭訓，長得曹彬世受韜。

許載武途曾踐歷，百年汗簡記勳勞。又嫌世道多坷坎，門望巍巍我獨高。

按，有之後，良中進士，廷臨中黄甲，仲程、廷恩並中進士。子孫繼世貴盛，世生武將文臣，不可勝數。

【校勘記】

〔一〕按：《南天珍異集·武有》載末二句爲：「福蔭綿洪培厚澤，故家喬木永留名。」

〔二〕「光貢有詩云」，原稿有旁注：「黎光貢，武公瓊外孫。」

武豐事迹

武豐，有之弟也，相五短，少善交跌。聖宗時，御駕遊觀長安，皇上因御朝，試看勇力何如。約門日，親御觀之，兩邊相對，公潛沙手中，揮手突入，尋放沙於力士面。力士眼不能開，措手不及，公用穿肘格擲倒於地。皇上嘉其勇，即以所封力士者授之。人言唐安四狀，慕澤兼之，蓋指黎鼒爲「字狀」，又「飯狀」；武喧爲「棋狀」；公爲「交跌狀」。公兄弟五人，兼有爵秩，而公與兄有兩支貴盛，繼世登科。光賁有詩云：

五短曾孫相貌奇，桑蓬張矢好男兒。一門伯仲光前業，千載明良結主知。
應變達才施有政，稱平令譽播於時。子孫貴顯端非偶，種德臯陶是我師。

武公道事迹

武公道，其父爲安富侯，少時通睿。時有老儒名衮，指庭前甘蔗，出一句云：「庭前有蔗，皆著紫衣。」父對云：「池下生蓮，仝張青蓋。」衮大稱賀：「識者，知其子孫必有科目同登之兆。」厥後果然。



梁富豐事録

愛州梁富豐爲一方甲族，其先祖生下三子，不能相養而使糊口四方。矢口成詩，揮毫作賦，爲資身之計。一日，過三岐盧江渡頭，忽逢五六梵僧，椀果盛於篋内，見公有飢色，因與以數個。公却之曰：「貧儒辟穀終日，幸遇大菩薩，每謂捨施不慳，乃爾與少，何堪潤口？」老僧笑曰：「好是。既稱爲儒，當倣儒僧同舟詩，期以到岸成詩。」公即吟詩曰：「橐中經史篋金剛，我爾今同泛一航。會侈優曇卿灑落，位登臺閣我趨翔。遺編爾尚尤韓愈，往事我猶恨始皇。一旦相逢隨餞別，爾成善果我榮昌。」舟未到岸詩成，老僧傾囊與之。

時莫開科取士，應試八場日，四期並第一，而薊溪第二，然公乃清華人，仍點第二。

阮堯咨事迹

公號松溪，北寧慈山武江縣扶良人。少受業於菊坡先生武夢原，仙遊東山人，潤胡朝太學生，仕黎，爲國子司業。黎仁宗太和六年戊辰科狀元。是年，御夢猪中狀元。及放榜，公名第一，帝詢之，知公以亥年亥月生，父命名猪。時有語云〔一〕：「龍頭猪阮堯咨。」初授翰林直學士，遷新興路安撫使，充如明正使，歷掌六部尚書。

【校勘記】

〔一〕「時有語云」，「時」原作「辰」，蓋越南近世文獻常見諱字，避阮朝翼宗嗣德帝福時（1848—1883 年在位）的名字。本書絶大部分的「時」字俱作「辰」，今徑改回，下同不詳。

武瓊事記

武瓊，慕澤人，洪德戊戌科黄甲。公博學好古，爲世宗師，仕至尚書，時有賊至遇害。其婿狀元黎鼐有祭文曰：「惟先生道而德，宏學淹而貫。挺仙凡道骨之姿，爲君子善人之冠。射行而口不言，孝稱而人無間。行惠之和，而合孔之時；得參也魯，而非由也喭。冉顏德行粹然，美玉之無瑕；游夏文章渾然，人朴之未散。光風霽月兮滿襟懷，攪海翻江兮何影澣。洪德中策舉中進士，時先生峻擢危科，馳名臺諫；景統初詔求遺逸，時則先生首應義旗，蜚名史館。窮通隨所遇而安，著述異乎人之撰。通考記元舊史，得經中史之規模；耕籍侍學諸詩，得史中經之體段。師儒希楊震之鱣堂，政事邁李玹之山判。莅東海，則以恩信撫輯乎邊氓；殿北平，則以恬静順安乎邊患。暨聖皇圖任舊人，越朋輩躐登顯宦。榮曳履於桃宸，作元龍於芹泮。其入侍經筵也，堂堂乎輔成君道之程頤；其總裁國史也，孜孜乎志修《春秋》之胡旦。一心忠義兮有天知，萬古太平兮思日賛。陰功多在於斯文，陽報斯延於永算。胡皇天不假於慭遺，致暮夜逃羅於寇難。夢易纏地下之魂，筆難寫帶中之讃；頽梁興多士之嗟，忘鑑起九重

之嘆。問喪之中使再三，慰吊之金錢巨萬。吁嗟先生之不幸，乃史書之不幸，必使天下之人，凡目睹而耳聞，莫不痛心而扼腕。况某也，義重生三，情深子半；憫一别之長終，恨百年之莫换。訃聞此日，僅得視含襚而正衣冠；在擯權時，不得報几筵而進酒饌。魯城廬墓兮恨無由，花屋丘墟兮增感嘆。將欲述先生之遺稾，則某也文章倥偬，硯筆之疏，不能集昌黎之遺文而爲唐之李漢；將欲衍先生之道派，則某也見聞淺陋，政事紛冗，不能揭考亭之餘波而爲宋之黄幹〔一〕。永清風度兮想無忘，萬里凄迷兮空望斷。憑一酹以將忱，瀉百年之哀怨。」

黎朝《嘯咏詩集》有云：

儒科早擢際明時，道德尊爲後學師。越考一編真可法，休談《摭怪》謾傳奇。

光賁有詩云：

堂堂聖世一鴻儒，仕止隨時任所由。天上衢仙稱骨相，人間活佛見心頭。

嘉言善行諸賢冠，大冊高文萬古留。斯道巍然山嶽在，後人無不企前修。

公之弟幹，景統戊戌科黄甲，仕至禮部尚書。

光賁有詩云：

早擢危科副上求，文章德業作師模。半千載上扶興運，三十年餘歷要途。

鶖冕躬圭聯好爵，青燈黄卷舊寒儒。清貧誰識爲家計，恁地詩書有道搜。

【校勘記】

〔一〕「不能揭考亭之餘波而爲宋之黄幹」，「幹」原作「澣」據《宋史》、《晦庵集》、《朱子語類》改。

范敦禮事迹

公，興安新興今先興。御天縣今興仁。海潮人。屋金華清閑。初，公母夢蛇吐玉精而生，才學兼富。年二十七，黎聖宗洪德十二年辛丑科狀元。是科廷試以理數問。鄉舉至廷試皆第一。榮回日，帝賜良馬寵異之，官至侍郎贈尚書。



黎鼐事録

黎鼐，慕澤人。少力於學，鮮元時二十七，同邑尚書武瓊以女女焉。出贅後，終日閒居，不以書籍爲意。瓊怪問之，常賛曰：「慕澤先生，以食爲名，十八鉢飯，二十鉢羹，魁元及第，名冠羣英。畜之也鉅，發之也宏。」瑞景乙丑科會試第一，廷試第一，狀元。仕至户部侍郎。

其子光賁有詩云：

局量寬洪操履純，天才定下早逢時。曾將名望魁天下，又挹詩書澤萬民。
陰德足徵來世及，危科繼擢一門春。永留君子無窮慶，多羡于公采竇鈞。

弟鼎以神童稱，乙丑科入第一場，鼎有錯誤處，以問於公，公答之曰：「今番正與弟試，若以相告，更與誰試？」鼎怒曰：「今科讓兄先籌！」撤籠而出，即日歸本鄉。致家時已三鼓矣，不敢叩門，因憩卧於軒之擔外。其母夢神人謂曰：「軒前有黄甲在，何不開門接入？」俄母醒覺，私自忖曰〔二〕：「今日二子皆之京會試，却有甚黄甲在我家軒？」試出視焉，見檐外有人熟睡，唤而起之，乃鼎也。母愕然問其



故，鼎以實對，母曰：「由爾學未到處，再勉加工。」鼎隨即點燈，索書觀之。母笑而言曰：「恰纔落第歸，故爾憤激，祇恐其志難持，尋復荒廢。」鼎再拜曰：「謹受教。」自是日夜攻書。既而鼎中狀元，帝命爲冑監講官，作成多士。鼎尋赴京，公即款語之曰：「弟之才何足憂於高遠，不宜如此其放浪。」鼎乃謝兄輟歸。辛未科中第二甲，常以不得大科爲恨，仕至吏部給事中終。

其侄光賁有詩云：

礌砢奇男負壯懷，一門兄弟應奎開。青錢果中登高選，赭案曾趨與密培。

幼學壯行初得遂，有才無壽盡堪哀。九重莫謂三光滿，已選文星八夜臺。

【校勘記】

〔一〕「私自忖曰」，「忖」原作「肘」，據文意改。

杜履謙事迹

公，山南今太平。建昌舒池縣外朗社人。黎憲宗景統二年己未科狀元，官副都御史，充明使道卒。

附録：公母有賢德，家貧，嘗於道旁煮茶度活。適地師左沏經過，糧絶，語衆曰：「此有狀元地，守穴神曰白鶴，纔化爲白鷺飛作怪。有能資我者，許之。」衆不應，母起曰：「妾家資僅可，誠無所惜，今茶錢只一緡六陌，請以奉。」師曰：「真誠婦人也。一緡亦可留，六陌許買堝代棺，貯先骸，我爲葬之。」母依言歸語公父。師即茶館旁葬下，課云：「此地筆榜重見，兄弟同朝，但嫌馬不回頭，他鄉客死。」一日晚，公母汲井水，見巨星落水埕中，母曰：「吉兆也，可留獨飲。」遂生公與鍌，事業如地課云。

阮公得事記

阮公得，唐安舉人也。洪德間充號兵，常守殿前剗草。適中御朝閒侍，夜月昏翳，御題《御中無月》詩，班列中索吟未竟，公得詩先成，跪而上之，在坐笑曰：「號兵亦能詩乎？毋乃雷門擊鼓。」命取觀之，落句若曰：「莫睹今番閒視月，來秋望月月彌高。」觀者嘆服，仍具奏，赦回。壬辰科二十三歲，一舉中榜眼。公榮歸未幾，適遇家憂，時法制孔嚴，係憂中妾婦孕者不齒士類。公守制三年，不敢近女色，免喪尋卒，無嗣。皇上聞而憐之，除居喪產畜之禁。

光賁有詩云：

粹然美玉出塵沙，莫狀良工妙琢磨。辛苦一年劬力學，黌緣一舉擢魁科。

方施心事經綸用，詎測喪中哀怨多。地下修文知有命，豐才嗇壽奈天何。

黎益沐事録

公，海陽荆門水棠縣清朗社人。黎憲宗景統五年壬戌科狀元。初，公年晚未第，嘗借居延福寺讀書，課暇輒遍閲釋教。是科廷試，制策全用佛經發問，公文辭意充溢，記憶無遺，擢首選，官左侍郎致仕。卒後，邑人於寺旁廟祀之，有遺像儼雅，可敬可慕。青威具溪黎柏堂，即公所居。

題詩云：

龍山山上越川旁，况是先生舊講堂。一甲雄文開景統，三冬舊學到《金剛》。
松邊置偈經殘雨，花外疏鐘送夕陽。今古鼎元聲價重，愧生燕越兩元鄉。

甲海事迹

狀元甲海，其母文江縣公論社人也，居於路旁，以待往來過客。適有北客人夜宿，遺棄銀一囊，去半月餘復來問。母盡以付還。客人許其半，母曰：「妾本爲財所累，故單寒至此，不願取其非有，時留此以還君耳。」固却不受。客人深德之，曰：「先人墳墓安在？」母遂引父墳，客人即擇地葬之，囑曰：「後有人急難，救之必有獲報。」

纔半年間，適有鉢塲社人，家貧，爲人貸佐，忽一夜風雨大作，其人冒寒而來，衣體相濕，幾不能言。叩門來宿，母即爇火燎之，再將飯與乞。其人苦寒，家有一席覆之。母亦寒不可忍，因同席覆而卧。奈事勢相迫，遂與之通。其人寒濕遇房，須臾氣絶而死。母大駭，夜半曳出廬後墓地處，掘土埋之，不知身已受胎矣。居數月間，客人復來問，母以實對。客人曰：「埋在何處？」母即引就處，客人對看，良久曰：「這是天葬吉穴，如果有孕，必生下狀元。」

居期年，生得男子，風骨異常，四五歲遊於江渚，適有鳯眼縣郢計社人，舟行過此，見之因竊負去，母

以爲爲水所溺。鄧計人自得公之後，甚鍾愛之，爲之求師受業，公天資穎異，號稱「神童」。年二十三，大正戊戌科中狀元。榮歸日，邑人供役煩擾，其人私語曰：「何處人到此，勞我方民？」公聞之。一日，看先人墳墓，無一局可做魁元者，公甚疑之，因問諸所親，有吐實以告，公大加傷感，即往公論探問。見一老婦，年六十餘，因使人叩問老嫗：「甚處人？有夫君否？」母答曰：「年前生一男子，年四五時，羣小兒遊，不知下落何處。妾隻身懸望，今則資身無計矣。」公聞言，意必生母，因謂之曰：「年老無人省視，其令收養如何？」母曰：「若得大人見憐，是生死而骨肉矣！」遂帶回，使人饘粥之。公足舊有赤痣，常閒居露出，母見之，頻頻注視，目不轉睛。家奴責之曰：「尊爺貴體，老嫗何得如此？」母曰：「老生一子，亦這模樣，今見尊體酷似，有感於心，故不覺其熟視。」家奴以此言達公。公喚母來，獨問之，母具道其詳。公愀然嘆息曰：「我一生浪度，不知有母，今幸得相見，莫匪由天？自非同氣相求，何能致此？」遂晨昏奉養之，後以吏部尚書策國公致仕。詩一首，用進退格：

五世於茲弼聖明，徒然玩愒歷霜星。撑扶敢謂擎天力，精白惟昭貫日誠。
一德罔居殷相疏，四留不盡宋參銘。喬松歲月華勛旦，衆太平身亦太平。

嚴瑗事録

公，北寧慈山桂陽縣蓬萊社錦幢村人。原名猨，黎聖宗洪德二十七年丙辰科狀元。是科殿試策，公文與榜眼阮勣武江金堆人相等，帝夢虎食人頭，悉召中格進士入金鑾殿廷，親訾其容貌。見公鬚面虎相，又寅歲，擢首選，賜改名瑗。尚公主榮回後，談中毒卒，未及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3
作者=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
页数=419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2
SS号=12774218
DX号=000007658102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58102&d=A9BFB22A1886AF7983F95252503F6C14&fenlei=0904&sw=%D4%BD%C4%CF%BA%BA%CE%C4%D0%A1%CB%B5%BC%AF%B3%C9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